

列传二百二

黄翼升 丁义方 王吉 吴家榜 李成谋
李朝斌 江福山 刘培元

黄翼升，字昌岐，湖南长沙人。少孤，育於邓氏，冒其姓，入长沙协标充队长。咸丰初，从征广西，曾国藩创水师，调为哨长。四年，从杨岳斌下岳州，叙千总。战於城陵矶，贼以十馀舟来诱，翼升知其诈，追至擂鼓台、荆河脑，伏贼突出，翼升驾舢板奋击，后队继之，贼大败。转战至金口，值贼下游被围，力战卻之。积功擢守备。克武汉后，进攻蕲州，翼升自蒜花 出战败贼，焚其舟，擢都司。复蕲州，拔充营官。

攻湖口，毁贼船十馀艘。冲入内湖，贼塞隘口不得退，泊姑塘，迭战於都昌县河、鸡公湖，焚贼舟。时水师在内湖者无大船，既与外江阻绝，曾国藩令添造，并拨江西长龙、快蟹诸船，以翼升及萧捷三分领之，各为一军。五年，屡会诸军攻湖口，未克，萧捷三战死，翼升大愤，冲入贼卡，尽毁下钟岩贼船。夜出奇兵数惊贼，贼不出，仍驻军姑塘。

六年，贼犯抚州，南昌戒严，翼升奉檄泊吴城镇，卫省城。湖口之贼尾至，结土匪窥吴城，翼升分兵由前河包钞，自赴后河击陆路之贼，走之。会彭玉麟至军，令翼升专攻陆路，败贼於涂家埠，毁浮桥二、船百馀。贼复冒民船来犯，翼升合军围击，败之。追至德河口，遂会攻南康，直薄城下，火贼船，城贼遁走。

七年，授直隶提标左营游击。杨岳斌师至九江，彭玉麟与

约夹攻湖口，军分六队，翼升率内湖右营当其冲，转斗而前。砲丸冒船过，他营失利，贼逐之，翼升待其还，纵击，斩杀过当。贼复乘夜劫营，灭炬待之，歼贼无算，尽毁梅家洲贼船。东岸诸军亦断湖口铁锁，遂克湖口，内外水师复合。越日，进夺彭泽贼舟，破小孤山，擢副将。

九年，池州守城贼韦志俊投诚，彭玉麟令翼升往受降，贼酋古隆贤、杨辅清等来争，击却之。旋有奸人内应，池州复陷。

十年，曾国藩规江南，奏设淮阳水师，荐翼升领之，即授淮阳镇总兵。十一年，破贼於黄盆镇，又败之方村。进攻铜陵，决城东北堤，从决口入据之。又进攻无为州，毁泥汉口、神塘河贼垒，无为、铜陵同复，赐号刚勇巴图鲁。偕王明山循沿江郡县，克池州，铜陵亦失而复得。运漕镇滨江通湖，贼踞之以通接济。翼升进击，诸军乘之，焚贼舟，贼遁铜城傍。又偕陈湜攻东关，克之，加提督衔。

同治元年，追贼入巢湖，贼聚湖口以遏归路，翼升掘堤岸引船出，反拊贼背夹击，大败之，城贼遁。进克含山、和州。四月，会攻金柱关，李朝斌临上游，翼升等遏下游，贼牵於水师，不暇内顾。曾国荃袭克太平，并趋金柱关合攻。翼升夜督队逾壕，纵火焚西门，贼突出，挥士卒登岸短兵接，立克金柱关。袭东梁山，一鼓下之。移师攻芜湖，贼弃城走。又击贼清水河，俘馘千计，以提督记名。

五月，克秣陵关、江心洲诸隘，血战夺九洑洲，军声大振。时李鸿章至上海，规苏、常，翼升移师会剿，诏署江南水师提督，松江、上海诸水军悉归节制。翼升所部十营，分二营驻浦口，四营驻扬州，亲率四营，六月，抵松江，就上海增造舢板、飞划诸船，移守青浦。贼酋谭绍光合嘉、湖、苏、昆诸贼图犯上海，屡扑青浦，翼升与陆军合击走之。贼绕犯北新泾大营，

又走吴淞，翼升驶往，相持至夜，毁贼营七。贼犯嘉定及青浦、张堰，分队往援，且战且进，至白鹤江，毁桥而还。翼升兵少，调扬州驻营来会剿。鸿章约合攻黄渡，翼升由赵屯桥截击，追至三江口，尽平沿岸桥、垒。

十月，破贼芦墟、尤家庄、汾湖、三官塘，进距苏州三十里。常熟守贼骆国忠以城降，谭绍光来争，陷福山，翼升赴援，进攻河西、白茅、徐六泾诸口。二年正月，翼升会常胜军克福山，骆国忠见西山火起，突围出，围乃解。杨舍汛为沿江冲要，贼守之以蔽江阴，翼升沿江兜剿，迭破援贼，克之。乃会攻江阴，迭破蠡口、陈市。贼酋陈坤书来援，翼升扼江干诱贼出战，与郭松林、刘铭传合击，大破之。克江阴，赐黄马褂。九月，由无锡进攻苏州，诏翼升赴临淮会剿苗沛霖，鸿章疏留勿遣。诸军合围苏州，薄城下，当齐门、阊门之间，截贼窜路，城贼乞降，予云骑尉世职。是年冬，再克无锡，率五营赴临淮，苗沛霖寻走死，馀党瓦解，翼升仍回江苏。

三年，陈坤书犯常熟，偕郭松林等合击，贼败走。遣部将王东华等助攻常州，克之，被优叙，诏授江南水师提督。曾国藩奏：“江南额设提督一员，兼辖水陆。翼升所授，当是新设，请敕部铸颁新印。”从之。会杨岳斌督师江西，翼升接统外江水师。江宁复，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四年，诏翼升赴清江浦防捻匪，至则贼已败窜山东，进驻邳、宿之间。会僧格林沁战歿，捻氛益炽，犯雒河，翼升驶援，贼又走。五年，回驻江宁。六年，调守清江，东捻赖文光败窜淮安，翼升督诸军追击，文光为道员吴毓兰所擒。东捻平，论功，被珍赉。七年，西捻张总愚窜畿辅，诸军为长围困之，鸿章调翼升率师船入运河设防。六月，乘伏汛入张秋口，至德州。张总愚奔至，冒官军唤渡，翼升部将徐道奎察其伪，轰击之，

大军环集，总愚溺水死。西捻平，加云骑尉世职，合并为三等男爵。

长江水师营制定，仍以翼升为提督。彭玉麟终制回籍，长江事宜悉付翼升主之。十一年，诏起玉麟巡阅，劾不职将弁百余人。翼升以伤病请代奏乞退，诏斥驭军不严，滥收候补将弁二百余人之多，念前功，从宽免议，许其开缺回籍养病。光绪十五年，皇太后归政，以翼升旧勋，予议叙，绘像紫光阁。十八年，复授长江水师提督，入觐，赐紫禁城骑马。二十年，皇太后万寿庆典，加尚书衔。日本兵事起，翼升由岳州赴江宁筹江防，卒於军，赐恤，谥武靖，立功地建专祠。子宗炎，袭男爵，官广西桂平梧盐法道。

丁义方，湖南益阳人。入水师，隶彭玉麟部下，积功至守备。咸丰八年，克九江，擢都司。十年，克建德，赐花翎。寻建德复陷，贼数万上犯湖口，势甚张。义方收建德溃兵，简精壮五百人，分布守御，自率水师驻西北门。贼乘锐攻城，义方登陴躬自搏战，会副将成发翔来援，贼引去。曾国藩疏言义方胆识过人，部署迅速，诏超擢参将，加副将衔。十一年，驻防小池口，贼自兴国来犯，击却之。驰援都昌，解其围。同治元年，从彭玉麟迭克沿江诸隘，擢副将。二年，要击都昌败贼，毁其舟，寻解青阳围，以总兵记名，赐号壮勇巴图鲁。七年，授湖口镇总兵。光绪十九年，卒官。

王吉，湖南衡阳人。由马兵累擢守备。咸丰九年，入水师，隶彭玉麟部下。从屯黄石矶，击芜湖贼，战蠓矶、殷家汇、枞阳，皆有功，擢都司。十一年，从克孝感，战最力，擢游击，赐号猛勇巴图鲁。克德安、黄州，累擢副将。同治元年，金柱关之战，吉率队蛇行而进，跃上堤埂，破贼垒，以总兵记名。寻贼复由太平来犯，多方窥伺，吉驾飞划入湖迎击，又登岸驰

逐。经月馀，贼踪始净。援无为州，率水勇登陆，会诸军夹击败贼。破铜城傍水卡，结小划船为桥以济陆师。复破陶家嘴、大甲村、岷山冈贼垒。二年，曾国藩、彭玉麟合疏荐吉勇敢诚朴，堪胜总兵之任，授狼山镇总兵。从克江浦、浦口，夺下关、草鞋峡、燕子矶诸隘，进拔九袱洲，以提督记名。八年，水师凯撤，乞假修墓，乃赴狼山镇任。光绪七年，卒，赐恤。

吴家榜，湖南益阳人。入水师，初隶杨岳斌营。咸丰十年，从黄翼升破贼殷家汇，枞阳，遂归其部下。菱湖、铜陵、泥汉口、运漕镇、东关诸战，皆有功，累擢守备。同治元年，从攻金柱关、东梁山、芜湖，擢都司。从黄翼升援上海，迭破贼北新泾、四江口，败援贼於江阴，赐号敢勇巴图鲁。领淮阳水师前营，克无锡，擢副将。三年，江宁复，录功，以总兵记名。四年，追叙克宜兴、荆溪、溧阳功，以提督记名。七年，从黄翼升赴直隶防运河。擒匪平，晋号讷恩登额巴图鲁，授瓜洲镇总兵。光绪二年，兼署长江水师提督。十八年，卒，附祀彭玉麟祠。

李成谋，字与吾，湖南芷江人。咸丰四年，投效水师充哨长。从杨岳斌克湘潭、岳州，叙千总。转战湖北，败贼於倒口，拔沿江木栅，毁盐关贼船。克武汉，擢守备。从克田家镇，成谋追贼，上至武穴，下至龙坪，往来击贼，歼毙甚众，擢都司。五年，从战塘角，焚贼舟二百馀，乘风夜抵武昌城下，砲击贼船，擢游击。攻金口，循北岸进拔贼垒。又连破贼於坛角、鲇鱼套，擢参将，赐号锐勇巴图鲁。

成谋身長八尺，力能一手竖大桅，素为胡林翼所器重。至是荐其每战冲锋，廉明爱士，堪胜水陆方镇之任，诏记名，俟军事稍閒，送部引见。

六年，扼沙口，断贼粮道，破贼小河口、青山，燔其辎重。

转战蕲州、黄州、广济、武穴，下至九江，毁贼舟数百，获粮械以资军用。武汉复，擢副将。七年，会攻九江，追贼至湖口，前队锐进失利，成谋突入阵中，夺回所失四艘。寻授江苏太湖协副将。既克湖口，从杨岳斌顺流而下，登陆克望江、东流，疾趋安庆，复铜陵，会江南水师於峡口。红单船方攻泥汊贼垒不能下，岳斌令成谋急棹薄垒，掷火焚其火药库，贼遁走，获其粮械船舰。胡林翼奏“肃清江面，成谋之功为最，平日事亲孝”，特给二品封典。八年，擢福建漳镇总兵。

十年，进攻池州，拔殷家汇，毁城外贼垒，破枞阳伪城，加提督衔。十一年，陈玉成围枞阳，击却之。同治元年，会陆师拔巢县、雍家镇，薄西梁山，断横江铁锁，夺回要隘，以提督记名。破贼於鲁港、采石矶，克金柱关、芜湖，赐黄马褂。三年，援湖北，破捻匪於罗田。五年，署福建水师提督，寻实授。

时军事渐定，整顿营制，会奏裁金门镇总兵，改为水师副将。裁左营游击，移右营驻湄州，归提标统辖。徙前营游击驻浔口，后营游击驻镗门。变通巡哨章程。十一年，彭玉麟整顿长江水师，罢提督黄翼升，荐成谋朴诚堪膺重任，即以代之。光绪二年，丁母忧，夺情留任。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请江南兵轮悉归成谋统辖。十六年，万寿推恩，加太子少保。十八年，以病乞归，寻卒。诏嘉其在任十馀年，驭军有法，江面乂安。赐恤，建专祠，谥勇恪。

李朝斌，字质堂，湖南善化人。由行伍隶长沙协标。咸丰四年，曾国藩调充水师中营哨官，从杨岳斌克武昌、田家镇各城隘，累功擢至参将。六年，会内湖水师攻克湖口及梅家洲，从杨岳斌乘胜循下游，埽荡江面，擢副将。八年，会攻九江，朝斌以水师登陆助战，克之。复从杨岳斌进攻安庆，拔枞阳、

铜陵贼垒，赐号固勇巴图鲁。十年冬，间道援南陵，回军攻克东流。十一年，下茯苓洲、白茅嘴贼垒，会陆军克无为州，以总兵记名。再复铜陵，迭克泥汊、神塘河、运漕镇、东关，加提督衔，授湖北竹山协副将。同治元年，擢浙江处州镇总兵。

彭玉麟督水师会陆军进规沿江要隘，令朝斌率所部游奕上下游，兜剿环攻，连克金柱关、芜湖、东梁山，以提督记名。曾国藩奏设太湖水师，以朝斌将，令赴湖南造船募勇。二年，成军东下，会诸军克江浦、浦口，连破草鞋峡、燕子矶贼屯，战九洑洲，功最，赐黄马褂。

朝斌一师，原为规复江、浙而设，九洑洲既克，会黄翼升淮扬水师同援上海，由长江直下，与总兵程学启会师夹浦，督水师百艘攻沿湖贼垒，下之，进破澹台湖贼垒；直逼苏州，破盘门外贼垒。贼酋李秀成率众七八万夺宝带桥，朝斌会陆师合击，血战挫之，贼始退。破援贼於叶泽湖，截窜贼於觅渡桥。会克五龙桥贼垒，分攻葑门、阊门，昼夜轰击，李秀成先逸，馀党以城降。李鸿章奏捷，言朝斌迭次苦战，谋勇兼优，予云骑尉世职。

是年冬，会陆师剿贼江、浙之交，克平望镇，又破贼九里桥，署江南提督。三年，偕程学启会攻嘉兴，朝斌水师由官塘进，破其七垒。湖州援贼图窜盛泽以牵围师，为朝斌所扼，不得逞，遂克嘉兴，实授江南提督。进规湖州，由夹浦逼长兴，贼众数万，依山筑垒，杨鼎勋、刘士奇等与之相持，朝斌督水师登陆袭贼后，夹击之，尽毁西北沿水贼垒。乘胜克长兴，复湖州，被珍赉。

五年，移驻苏州。军事甫平，江、浙湖荡盗多出没，捕著匪卜小二诛之，辖境晏然。八年，请设经制水师，著为成例，移驻松江。光绪四年，两江总督沈葆楨疏请以外洋兵轮统归朝

斌节制，允之。十二年，以病乞归。二十年，卒於家，赐恤，建专祠。

朝斌本姓王氏，父正儒，生子四，朝斌最幼，襁褓育於李氏。朝斌官江南提督时，牒请归宗，曾国藩引金史张诗事，谓：“朝斌所处相同，定例出嗣之子，亦视所继父母有无子嗣为断。今若准归宗，王氏不过於三子外又增一子，李氏竟至斩焉不祀。参考古礼今律，朝斌应於李氏别立一宗，於王氏不通婚姻。一以报顾复之恩，一以别族属之义。王氏本生父母由朝斌奉养残年，庶为两全之道。”诏如议行。

江福山，湖南清泉人。咸丰五年，应募入水师，积功叙把总。十一年，克赤冈岭、菱湖贼垒。安庆复，累擢游击。同治元年，改隶太湖水师，从李朝斌回籍造船，领前营。浦口、下关、草鞋峡、燕子矶、九袱洲诸战皆有功，擢参将。从援上海，破贼於枫泾、乌泾塘。苏州复，擢副将，赐号强勇巴图鲁。三年，从攻嘉兴，砲穿左臂，裹创而进，克郡城，擒贼酋，以总兵记名。攻太湖夹浦镇，砲断左手指，奋击破之。进攻湖州久不下，郡东晟舍贼垒最坚，请以偏师往攻，使贼互救，然后大军乘之。福山首先跃壕而入，诸军继进，悉毁贼垒。援贼大至，福山摧锋直前，中砲洞腹，歿於阵。事闻，诏视提督例赐恤，死事地建专祠，入祀京师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烈。

刘培元，湖南长沙人。咸丰初，以武生入水师，从克湘潭、岳州，叙千总。战金口，沉贼船，登岸纵击，斩贼酋一人。克嘉鱼、蒲圻，擢守备。战田家镇，培元率十舟穷追四十馀里，毁贼船，擢都司。会攻湖口，斧断锁筏，毁湖口贼船。五年，回援武汉，击贼鮎鱼套，又会鲍超攻小河口，毁贼舟二百有奇。

六年，改陆军，领长字营，从刘长佑援江西。由浏阳攻万

载，破贼荆树铺、栗树坳，驻大桥。贼潜来袭，培元出奇兵击之，斩级八百。又破援贼於高城、竹埠。克万载，营西门外，贼数路来争，多於官军数倍。培元开壁大战，斩级千计，擢游击。进攻袁州，破南门岭上贼垒，会萧启江破吉安临江援贼，城贼遁走。克袁州，以参将留湖南补用。七年，会攻吉安，偕曾国荃迎击援贼於三曲滩，追至朱山槽，贼援复集，夹击破之，擢副将。八年，水陆合攻吉安，贼结大筏冲官军浮桥，培元督师船截击，砲伤胸，裹创血战，尽毁其筏。寻克吉安，以总兵记名。是年冬，军中大疫，培元病，回籍。

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培元率千人扼桂阳，众寡不敌，桂阳遂陷。寻率师船溯资水进援宝庆，会诸军扼河而战，数破贼，宝庆围解，援浙江处州镇总兵，仍留湖南领水师。

十一年，左宗棠进规浙江，立衢州水师，疏荐培元熟谙水陆军事，请以署衢州镇，募勇三千赴浙。同治元年，培元率安武水陆全军驻常山，控衢州北路，进江山，破大洲贼营。贼窜龙游，会攻之，贼酋李侍贤大股来援，培元与诸军合击，贼败走。二年，克汤溪、龙游，毙贼酋陈廷秀，加提督衔，赐号锐勇巴图鲁。迭克桐庐、富阳，会攻杭州，破贼於万松岭，攻清泰门外观音堂，平其垒。城贼出战，败之。舁舳板入西湖，砲击杭城。左宗棠以衢州后路要冲，令培元返镇，其所部水师留攻杭州。三年，杭州复。培元丁母忧归，遂不出。光绪十七年，卒。湖南巡抚陈宝箴疏陈培元战绩，赐恤。

论曰：自湘军水师兴，而后得平寇要领。后又设淮扬、太湖两水师，平吴及浙西赖其力。黄翼升、李朝斌当其任。其后设长江水师为经制，翼升与李成谋迭相更代，为东南重镇。平浙东专在陆师，故水师仅有衢州一军。刘培元亦彭、杨旧部，战绩可称，用并列之。

列传二百三

程学启 何安泰 郑国魁 刘铭传 张树珊 弟树屏 周盛波

程学启，字方忠，安徽桐城人。初陷贼中，陈玉成奇其勇，使佐叶芸来守安庆。咸丰十一年，率三百人自拔来归。曾国荃使领一营，战辄请先。安庆北门石垒三最坚，学启力攻拔之，绝贼粮道。未几，遂克安庆，学启功最，擢游击，赐花翎。从国荃克无为、铜陵诸城，擢参将。

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规江苏，请於曾国藩，以学启隶麾下。濒行，国藩勉之曰：“江南人誉张国樑不去口，汝好为之，亦一国樑也！”三月，抵上海，立开字营，凡千人，最为劲旅。屯虹桥，贼猝至，败之。次日又至，击退，追至七里堡，大破之，会诸军克南镇桥。五月，从鸿章援松江，军於泗泾，贼酋陈炳文纠悍党突营，分股绕攻上海，学启营被围，力御，毙贼无算，仍不退。学启开壁冲突，贼披靡，与诸军夹攻，乃大溃。松江围解，擢副将，赐号勃勇巴图鲁。进破贼於青浦东北，复其城。八月，贼酋谭绍光由苏州来犯，败之七宝镇，进战北新泾，平其垒数十，以总兵记名。

九月，绍光复大举窥上海，围水陆各营於四江口，学启会诸军进击，贼扼桥布阵。学启陷阵，截断贼队，胸受砲伤，裹创疾斗，贼卻走，未渡河者悉歼之。三路围击，歼毙落水者数万，尽毁贼营，以总兵记名加提督衔，授江西南赣镇总兵。自虹桥、泗泾、四江口三捷，皆以少击众，於是增军至三千人。

二年，进规苏州，偕鸿章弟鹤章及英将戈登克太仓，贼酋

蔡元隆诈降，击歼之。鸿章令学启总统诸军，学启曰：“昆山三面阻水，一面陆路达苏州，先断其陆，乃可克。”偕郭松林破苏州援贼於正仪镇，遂克昆山，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连拔花泾、同里，克吴江。贼凭太湖结寨，学启扼飞虹桥，歼其酋徐尚友，乘胜破湖贼，悉平洞庭东山诸垒。

七月，直抵苏州娄门外永定桥驻军。苏州城大，四面阻水，宝带桥为太湖锁钥，贼死力争拒，合水陆军大破之，平其垒，亲督军扼守。李秀成自江宁率众来援，大战竟日，击走之。城贼数万复来争，亦击退。进破五龙桥贼垒，留营驻守，分兵破嘉、湖援贼於百龙桥、八坼，逐北至平望。

十月，李秀成纠李侍贤同踞无锡以为援，为刘铭传、李鹤章所缀，学启督战益急，连破贼於蠡口、黄埭，攻破浒墅关及十里亭、虎丘贼垒，於是苏州之围遂合。贼自盘门至娄门连垒十馀里，号曰“长城”，亦悉破。秀成知不可为，又江宁被围急，遂以城守付其党谭绍光，自出走。

贼酋郜云官与副将郑国魁旧识，密介通款，学启与国魁及戈登单舸见云官於洋澄湖，令斩绍光为信。秀成行三日，绍光会诸酋议事，云官即座上杀之，开齐门降。明日，学启入城，贼酋列名者八人，云官外，曰伍贵文、汪安均、周文佳、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皆歃血为誓，然未薙发，乞总兵副将官职，署其众为二十营，划半城为屯。学启佯许，密请李鸿章诛之。鸿章谓杀降不祥，且坚他贼死拒心，未决。学启曰：“今贼众尚不下二十万，多吾军数倍，徒以战败畏死乞降，心故未服。分城而处，变在肘腋，何以善其后？”鸿章乃许之。次日，诸酋出城谒鸿章，留宴军中。酒半，健卒百馀挺矛入，刺八人皆死。学启严阵入城，以云官等首示众众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贼党惊扰，杀其悍者数百人，馀不问，分别

遣留，皆帖服，苏州平。乘胜偕李朝斌水师克平望，复嘉善。

三年春，进规嘉兴，薄城下，破西门、北门贼垒七，分兵克秋泾、吴泾、合欢桥诸贼垒，逼贼筑砲台。贼自盛泽、新塍来援，皆击走之，围攻匝月，毁贼砲台二十馀。发地雷，裂城百丈，挥军肉薄而登，忽中枪贯脑，踣而复起，部将刘士奇继之，遂克嘉兴。捷闻，诏嘉其身受重伤，攻拔坚城，命安心医治，颁赏珍品。寻以创重卒於军。李鸿章疏陈其两年之间，复江、浙名城十数，克苏州为东南第一战功。优诏赐恤，称其谋勇兼优，赠太子太保，特遣员赐祭一坛，安庆、苏州、嘉兴建专祠，谥忠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又加恩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为三等男爵。初学启投诚时，妻子皆为贼杀，以弟子建勋嗣，袭爵。

何安泰，安徽舒城人。少为佣，陷贼，从学启来归，转战，无役不从。积功至记名总兵，加提督衔。从攻嘉兴，履冰薄城，跃登中枪，死之，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世职。嘉兴人哀之，为祠以祀。

郑国魁，安徽合肥人。咸丰十年，两江总督何桂清令募勇屯无锡高桥，桂清弃军走，国魁从提督曾秉忠於上海。初李鸿章督师江苏，檄领亲兵水师后营，四江口、昆山、宝带桥诸战，功皆最，累擢至副将。苏州既合围，郜云官与谭绍光不协，国魁遣人说之降，从程学启会云官，许云官等二品武职，折箭誓不杀降，云官如约献城。国魁先往宣谕，次日，大军始入。既而云官等骈诛，国魁涕泣不食，自谓负约，辞不居功，仍以总兵记名，赐号勃勇巴图鲁。从克嘉兴、江阴、常州，予一品封典。同治五年，从剿东捻，驻防山东峄县。捻平，以提督记名。光绪中，署天津镇总兵。卒，附祀学启专祠，苏州士民思其功，建祠祀之。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少有大志。咸丰四年，粤匪陷庐州，乡团筑堡自卫。其父惠世为他堡豪者所辱，铭传年十八，追数里杀之，自是为诸团所推重。从官军克六安，援寿州，奖叙千总。

同治元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铭传率练勇从至上海，号铭字营。招抚南汇降贼吴建瀛、刘玉林众四千人，简精锐隶其军。贼由川沙来犯，击败之，连克奉贤、金山卫，累功擢参将，赐号骠勇巴图鲁。又破贼野鸡墩、四江口，擢副将。常熟守贼以城降，被围。二年春，铭传会诸军克福山，大破贼，解常熟围，以总兵记名。进规江阴，杨厘为沿江要冲，悍贼坚守，铭传会黄翼升水师进攻，贼由无锡、江阴两路来援，迭受创退。李秀成纠众十馀万分水陆复来援，铭传力战败之。七月，乘胜攻江阴，擒斩二万，克其城，以提督记名。寻复无锡，加头品顶戴。是年冬，进攻常州，败贼於奔牛镇。贼目邵小双降，令扼丹阳。援贼以轮舟至，犯奔牛，以掣围城之师，奋击，破三十馀垒，毁其舟。三年春，合围，破闾而入，擒斩贼首陈坤书，克常州，赐黄马褂。进屯句容，江宁寻下，馀党拥洪福瑱踞广德，会诸军击走之。

四年，曾国藩督师剿捻匪，主用淮军。淮军自程学启歿后，铭传为诸将冠。调驻济宁，寻分重兵为四镇。铭传移驻周家口，迭破贼瓦店、南顿、扶沟，改为移击之师，擢直隶提督。援湖北，克黄陂，追贼至颍州，大败之。铭传建议平原追贼不能制其死命，乃筑长堤，自河南至山东运河，驱贼沙河以南蹙之。工甫竣，豫军防地为贼所破，乃分军追剿，破之於钜野。捻酋张总愚窜陕西，任柱、赖文光留山东，自此分为东西。

李鸿章代国藩督师，铭传专剿东捻，东至郟城，西至京山，大小数十战。六年春，贼走尹隆河，与鲍超约会击。铭传先

期至，战失利，部将唐殿魁死之。休屯信阳，整军复进，追贼至山东。复议自运河至胶、莱，长围困贼，杜其西趋。时兵、贼俱疲，朝命督战益急，鸿章专倚铭传。八月，解沭阳围。战赣榆，购降贼内应，枪毙任柱於阵，贼大溃。邀击濰县、寿光，薄之洋河、瀾河之间，歼贼几尽。赖文光走扬州就擒，东捻遂平。国藩、鸿章奏捷，论铭传为首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以积劳致疾，乞假去军。

七年春，张总愚突犯畿辅，急起铭传赴援，以迟缓被谴责。及至东昌，会诸军进剿盐山、沧州、德平，仍用长围策，蹙之运河东，纵横合击，歼贼殆尽，总愚走茌平，陷水死。西捻平，锡封一等男爵。诏屯张秋，九月，命督办陕西军务。率唐定奎、滕学义、黄桂兰等搜剿北山回匪，疏陈大势，引病乞罢，归里。

光绪六年，俄罗斯议还伊犁，有违言，急备边。召铭传至京，疏陈兵事，略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其机括则在铁路。铁路之利，不可殫述，於用兵尤为急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防不胜防，铁路一开，南北东西呼吸相通，无徵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从此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兵可得十兵之用。权操自上，不为疆臣所牵制，立自强之基础，杜外人之覬觐，胥在於此。”疏上，虽格未行，中国铁路之兴，实自铭传发之。

十一年，法兰西兵扰粤、闽，诏起铭传，加巡抚衔，督台湾军务。条上海防武备十事，多被采行。抵台湾未一月，法兵至，毁基隆砲台，铭传以无兵舰不能海战，伺登陆，战於山后，歼敌百余人，毙其三酋，复基隆，而终不能守。扼沪尾，调江南兵舰，阻不得达。敌三犯沪尾，又犯月眉山，皆击退，歼敌千馀，相持八阅月。十一年，和议成，法兵始退。初授福建巡抚，寻改台湾为行省，改台湾巡抚。增改郡、州、县，改

澎湖协为镇，檄将吏入山剿抚南、中、北三路，前后山生番，薙发归化。丈田清赋，溢旧额三十六万两有奇，增茶、盐、金、煤、林木诸税。始至，岁入九十馀万，后增至三百万。筑砲台，兴造铁路、电线，防务差具。加太子少保。十六年，加兵部尚书衔，命帮办海军事务。屡因病陈请乞罢，久始允之。

二十一年，朝鲜兵事起，屡召，以病未出。寻卒，诏念前功，赠太子太保，赐恤，建专祠，谥壮肃。

张树珊，字海柯，安徽合肥人。咸丰三年，粤匪入安徽，树珊与兄树声练乡兵自卫，淮军之兴，自张氏始。五年，击贼巢湖，率壮士数十人败贼，擒斩贼目五人，进破巢县贼营，叙外委。六年，复来安，随官军克无为州，擢千总。又克潜山，至太湖，遇贼数万，树珊仅五百人，军粮火药皆尽。贼屯堤上，树珊选死士缘堤下蛇行入贼中，大呼击杀，贼惊溃。七年，败捻首张洛行於官亭。粤匪方与捻相勾结，皖北几无完区，独合肥西乡以团练筑堡差安，时出境从剿贼。九年，克霍山。十年，两解六安围。十一年，赴援寿州，克三河，擢都司，赐花翎。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赴上海，名其军曰树字营。李秀成犯上海，会诸军夹击走之。七月，会克青浦。贼围北新泾，树珊偕程学启力战旬馀，贼始遁，擢游击。进克嘉定，贼大举围四江口，树珊偪贼而营，会诸军奋击，连破二十馀垒，遂解围，擢参将，赐号悍勇巴图鲁。是年冬，常熟及福山贼以城降，而福山贼复叛，围常熟。二年正月，树珊率军航海抵福山西洋港，风潮作，飘舟近贼巢，潮退不得行。树珊曰：“兵法危地则战。”登岸结垒未就，贼大至，树珊疾捣中坚，枪伤左肘不少卻，拔出诸营之被围者，进解常熟之围，擢副将。会诸军进攻江阴，树珊扼南门，断贼去路，城复，贼无得脱者，以总兵记名。进攻无锡，悍酋陈坤书、李世贤方以十万众围大桥角，树珊助剿，

火贼轮船二、砲船十，歼毙甚众，解其围。李秀成复率众数万至，连营数十里，树珊与诸军夹击，贼大溃。会苏州已下，秀成率死党入太湖，结常州贼，水陆分进，援无锡；时铭传专击外援贼，树珊与诸军合围，十一月，拔之，以提督记名。偕兄树声及刘铭传进攻常州，三年四月，克之，予一品封典，授广西右江镇总兵。

四年，曾国藩督师剿捻，驻徐州，以树珊所部为亲军，令援山东，破贼於鱼台。议设四镇，陈州之周家口为最要，初以刘铭传驻之，既改铭传为游击之师，乃令树珊移驻。五年三月，击贼沙河，贼窜扑周家口，回军夹击败之。五月，又败贼於沙河东，树珊以贼骑飘忽靡常，耻株守，请改为游击之师。九月，驰解许州之围。十月，逐贼山东境，连败之丰南、定陶、曹县。十一月，回军周家口。贼窜湖北，偕总兵周盛波追剿。会郭松林败绩於白口，贼焰愈炽，树珊自黄冈追至枣阳，贼窜黄州、德安，树珊驰援。诸将皆言贼悍且众，宜持重，树珊率亲军二百人穷追，抵新家徬。贼横走抄官军后，树珊力战陷阵，至夜半，马立积尸中不能行，下马斗而死。后队据乡庄发枪砲拒贼，贼亦寻退，全军未败。事闻，诏惜其忠勇，从优议恤，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建专祠，谥勇烈。七年，捻平，加赠太子少保。

弟树屏，从诸兄治团练，积劳至千总。从树珊至江苏，转战松江、苏州、常州，屡有功，累擢副将。从剿捻匪，迭破贼於丰县、沛县、鱼台。及树珊战歿德安，树屏分领树字三营驻周家口。东捻平，论功以提督记名，赐号额腾额巴图鲁。

同治六年，山西巡抚李宗羲奏调，令募新军六营分驻大宁、吉州、壶口防回匪。十二年，兼统水陆驻河津，分防归化、包头。光绪二年，甘肃流贼犯河套后山，督军追击，连败之，擒

其渠曹洪照。事平，加头品顶戴。四年，授太原镇总兵，值旱灾，树屏捐运赈粮，出军食之馀平糶济饥民。六年，移防包头。九年，调大同镇。十三年，因伤病乞罢，十七年，卒，以前劳赐恤。

周盛波，字海龄，安徽合肥人。咸丰三年，粤匪陷安庆，皖北土匪纷起，盛波兄弟六人，团练乡勇保卫乡里，屡出杀贼。兄盛华及弟三人皆死事，惟存盛波与弟盛传，以勇名。陈玉成、陈得才等屡扰境，盛波等以练丁二千随方迎敌，相持数年，遂越境出剿近县，饷械皆所自备，累奖守备。

同治元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令盛波就所部选募成军，曰盛字营。从至上海，破贼於北新泾，擢游击。又大破贼於四江口，赐号卓勇巴图鲁。二年，克太仓，进昆山，扼双凤桥，复县城。破麦市桥贼垒，擢副将。进攻江阴，击败援贼。会克县城，以总兵记名。会攻无锡，毁贼船百馀，破惠山石卡，擒贼酋黄子隆，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三年，合围常州，盛波由小南门攻入。贼首就擒，以总兵佟先题奏。时江宁已复，馀党黄文英走踞广德，盛波追之至横山，文英遁走。城贼拒战，败之，复广德，进至宁国境而还，赐黄马褂。

四年，从曾国藩剿捻匪。张总愚围雒河集，盛波赴援，循涡河岸破贼。英翰军突围夹击，围始解。授甘肃凉州镇总兵，败捻匪於宁陵。五年，拔菏泽游庄寨、方埠贼巢，被珍赆。牛洛红窜亳州，截击於白龙王庙，大破之。是年冬，追贼云梦，连败之於两河口、沙河、胡家店。六年，蹙追任柱至信阳，与弟盛传分路蹙之台子畝山中，贼舍骑四窜，追及谈家河，擒贼目汪老魁等。赖文光来援，复击败之。九月，破沭阳程寨贼，又败之於石榴寨、高家寨，追至海州阿胡镇，歼悍党赵天福，东捻寻平。

七年，西捻张总愚窜畿辅，盛波追至陵县土桥，马步合击，贼溃走。五月，盛波驻毛家庄，贼由吴桥来犯，设伏痛击，斩级数千。袭贼於杨丁庄，阵斩总愚之侄张三彪。六月，会击於茌平，总愚走死。西捻平，晋号福龄阿巴图鲁。

军事定，以母老陈请回籍终养，寻以前年所部攻破河南唐县民寨，惨毙多命，为巡抚李鹤年所劾，褫职，交李鸿章按治，以盛波身在前敌，免其科罪。九年，鸿章疏陈盛波功多，复原官。光绪十年，命在淮北选募精壮十营赴天津备防，责司训练。丁母忧，奏，许弟盛传回籍治丧，盛波仍留营。盛传寻卒，所遗湖南提督即以盛波代署，疏辞，不允。服阕，实授。十四年，卒。

李鸿章疏陈战绩，谓其治军严而不苛，人乐为用。善察地势，审贼情，部曲经其指授，辄有家法。防海以来，所部为淮军最大之军，诸军勋望无出其右。诏优恤，建专祠，谥刚敏。

周盛传，字薪如，盛波之弟。盛传偕诸兄集丁壮团练。咸丰三年，粤匪扰合肥，率百余人击败之，擒贼目马千禄。五年，兄盛华阵亡，盛传与盛波分领团从，防战数有功，奖叙把总。十一年，赴援寿州，擢千总。

同治元年，盛波从李鸿章援江苏，盛传充亲兵营哨官，从克嘉定及战四江口，累擢游击。二年，回籍增募勇丁，会攻太仓，贼酋蔡元隆诈降，设伏狙击官军，盛传独严备，不为所挫。越数日，偕诸军一鼓克之，驻军双凤镇，为贼所围，连战三昼夜，破之，克昆山，赐号勋勇巴图鲁。攻江阴，毁东门贼营，城复，擢参将。迭战东亭镇、兴隆桥、鸭城桥、西仓，遂克无锡，功尤多，超擢以总兵记名。进攻常州，三年，进逼郡城南门，贼突出拒，盛传且战且筑营，贼屡抄后路，皆击退。登石桥督战，桥断堕水，又受砲伤，绝而复甦。越数日，裹创会攻，

攀城先登。克常州，诏以总兵遇缺先行题奏，加提督衔。以抚标亲兵三营改为传字营，盛传始独领一军，移防溧阳。寻会铭军克广德州。

四年，调剿捻匪，偕兄盛波援雒河集，自睢宁、宿州转战而前。将至，捻酋任柱以马队突犯，盛传坚阵不动，出奇兵抄贼后，贼始卻，会诸军夹击，贼溃走，以提督记名。移防归德。五年春，迭败贼於考城、钜野、城武、菏泽，诏嘉盛传兄弟苦战，同被珍赉。五月，偕盛波破牛洛红於亳州，洛红被创夜遁，道死。追贼扶沟、鄢陵、许州，扼防周家口。时以长围困贼，盛传筑贾鲁河长墙，檄调为游击之师，解柘城、罗山围。六年，授广西右江镇总兵，偕盛波蹙贼信阳谭家河，斩馘逾万。追贼入山东，至江北海州，捻匪大衰。是年冬，任柱、赖文光均就歼。

七年春，偕盛波渡河会剿张总愚，败贼於山东、直隶之间，守运河长墙。盛传伏炸砲於吴桥毛家庄，合马步逼贼入伏，砲发，贼尸蔽野。既而在平合围，总愚走死，赐黄马褂。盛波乞假养亲，盛传代统全军，从李鸿章移师湖北。

九年，从鸿章赴陕西剿回匪，贼踞宜川山中，督军进剿，破之於河兒川、孔岩寨，分兵於宜、洛、鄜、延之间，以远势兜围，先后擒贼酋马志龙、戴得胜，北山悉平。

是年秋，鸿章移督直隶，疏调盛传率所部屯卫畿辅。十年，移屯青县马厂。十二年，兴修大沽北塘砲台，筑内外土城各一，大砲台三，环置小砲七十有一。兵房、药库、仓廩、义塾及城外沟、河、桥、徬悉备，以所部任其役，捐盛军欠饷以济工费。十三年九月，工竣，诏遇提督缺出先行简放。

时鸿章奉敕兴复京畿水利，盛传任津沽屯田事，履勘天津东南纵横百馀里，沮洳芜废，议疏濬、濬河渠，引淡涤咸，以

变斥鹵。光绪二年，调天津镇，移屯兴工，开南运减河，自靳官屯抵大沽海口，减河两岸各开支河一、横河六，沟洫会河渠悉如法。建桥徬五十馀处，备蓄泄，使淡水咸水不相渗混，成稻田六万馀亩。滨河斥鹵地沾水利，可垦以亿计。至六年工竣。

八年，擢湖南提督，仍留镇训练士卒，悉用西法，著操枪章程十二篇，军中以为法式。

十年，丁母忧，命改署理，予假回籍治丧。盛传事亲孝，未几，以哀毁伤发卒，诏优恤，谥武壮，建专祠。

潘鼎新，字琴轩，安徽庐江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议叙知县。咸丰七年，投效安徽军营，从克霍山，擢同知。十一年，父璞领乡团助剿，被执不屈死。鼎新誓杀贼复仇，请分兵攻三河镇，克之，负父骸归。曾国藩闻而壮之，时方创淮军，令募勇立鼎字营。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上海，连克奉贤、川沙、南汇，以知府用。克金山，又破贼虹桥，擢道员。二年，攻福山镇，鼎新以开花砲炸贼垒，克之，解常熟围，授江苏常镇通海道，以父丧未除，改署任。连破贼於枫泾及嘉善、西塘，加按察使銜。克平湖、乍浦、海盐，获贼银三十馀万两充饷。破贼於兴城、沈荡、新丰。三年，会克嘉兴，战吴淞、南浔，会攻湖州，贼拒守晟舍，攻两昼夜，伤胁，破升山九垒，夺三里桥，直抵城下，克湖州，加布政使銜，赐号敢勇巴图鲁。苏、浙既定，赐黄马褂，驻屯松江。

四年，僧格林沁战歿，捻匪益炽，畿辅震动，诏徵劲旅入卫，李鸿章遣鼎新率砲队航海赴天津。寻命所部十一营移驻济宁，擢山东按察使。击败捻首赖文光於丰县陈家庄，又追败之於沛县、鱼台、定陶。五年，败贼於钜野，解郟城围。筑运河沿岸长墙，开黑风口淤河，引泗水灌之。贼屡败於西华、太康，

窜至油坊冈，鼎新夹击，殄其酋。又追贼郟城、菏泽、曹县、东明，窜入河南境，追击於杞县柿园、嘉祥卧龙山。六年，迁山东布政使。筑新河、濰河长墙，会诸军守之。贼由东军汛地偷渡濰河，冲出南窜，都司董金胜率马队尾追，败之莒州、沭阳。鼎新追至海州石榴桥，据山下击，时贼尚五六万，连战於马陵山、卧龙寨，贼张两翼来犯，鼎新为圆阵，贼不能撼，伺懈突击，斩馘甚众。追败之剡城柴户店、海州上庄，斩级千馀，殄贼目杨天燕、陈天福，其酋李宗世等乞降，加头品顶戴。捻首任柱、赖文光先后就歼擒。

七年，驰援畿辅，鼎新至饶阳，贼趋保定，绕其前迎击，败之。寻破贼於沧州郭桥、柳桥，殄其酋罗六。又战高唐、吴桥，於捷地开减河，筑长墙，抵东昌。迭蹙贼於德平、阳信、商河，与诸军合击。西捻平，予云骑尉世职，晋一等轻车都尉。

寻命从左宗棠剿回匪，鼎新请开缺省亲。九年，丁母忧。服阕，李鸿章奏留办天津海防。十三年，授云南布政使。光绪二年，就擢巡抚，与总督刘长佑不合，三年，命来京另候简用，乞假归。五年，召天津随办防务，七年，回籍。

十年，法越兵事起，起署湖南巡抚，调授广西巡抚。时徐延旭出关兵挫，故以鼎新代之，命按治提督黄桂兰等失律罪，谯拟轻纵，严旨斥责。命督军进谅山，扼屯梅谷、松坚牢诸隘，鼎新奏请诸军归云贵总督岑毓英节制，自为之副，不允。又私谓终归和局，以节饷为主，不得士心。初战船头、纸作社，奏捷。十二月，法兵大举来犯，谅山陷，师退，自请治罪，诏带罪立功。十一年正月，镇南关失守，总兵杨玉科战死，丧提督刘恩河以次十馀员。鼎新伤肘坠马，仓皇失措，退至龙州，诏夺职。法兵由芄封窥龙州，赖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诸军力战，大破之，复镇南关，追蹙连捷，克谅山。和议旋成，鼎新

乃解任回籍。十四年，卒於家。李鸿章疏陈前功，乞恩复原官。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父廷香，在籍治团练，咸丰四年，殉寇难，恤，予云骑尉世职，见忠义传。长庆袭世职，继父领乡团，先后从官军克庐江、舒城，擢守备。十一年，会攻克三河。淮军始创，领五百人，曰庆字营。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至上海，破贼於虹桥，克奉贤、南汇、川沙，又破宝山窜贼，超擢游击。二年，回籍募勇，会李秀成纠众围庐江，长庆登陴固守，出击贼，走之。事定，率新募五营赴上海，进攻枫泾、西塘，克之，毁千窑贼巢，擢副将。规嘉善，破张泾汇贼垒。三年，会攻嘉兴，左臂中枪，督士卒缘城上，克之，以总兵记名，赐号力勇巴图鲁。自是分兵援浙、闽，迭克郡县。五年，追叙以提督总兵俟先题奏。

七年，从李鸿章剿捻匪，转战河南内黄、滑、濬，山东临邑、德州，直隶宁津。捻平，赐黄马褂，晋号瑚敦巴图鲁。调防江北，驻军徐州。八年，鼎军譁变，长庆扼截，斩其倡乱者，众惧服，分别资遣数千人，旬日而定。事闻，予议叙。九年，移驻扬州，丁母忧，予百日假，仍留军濬盐河，兴水利。寻复移屯江浦、江阴。十三年，增募四营筑江阴、江宁砲台。光绪元年，授直隶正定镇总兵，仍留防江南。六合乡民因漕重聚众譁署，长庆驰至谕散，为请奏减漕额。宁国教民白会清不法，激变，毁教堂，构讼。建平人何渚被枉，长庆往按得实，为白於总督沈葆楨，平反之。率士卒濬江浦黑水河、四泉河、玉带河，两年始毕工。六年，擢浙江提督。寻调广东水师提督，未之任，会法越军事起，命帮办山东军务，四镇皆归节制，率所部屯登州。

八年，朝鲜内乱，禁军犯王宫，杀大臣，王妃失踪，燔日本使馆，日本且发兵。命长庆率兵舰三往按治，先日兵至。廉

知事由朝鲜王父大院君李昰应所主，至则昰应尚踞王宫，来谒，留语及暮，遣队拥赴海口，命兵舰致之天津，次日击散乱党，迎复王妃。日本初欲藉故多所要挟，见事已定，气为之沮。诏嘉其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遂留镇汉城。长庆在朝鲜两年，修治道涂，救灾恤民，示以恩信，国人感之。

十年，命移防金州，寻卒。诏优恤，建专祠，谥武壮，予其次子保初主事。保初后官刑部，上书言时政，辞职归。

长庆好读书，爱士，时称儒将。保初亦文雅，有文风。

论曰：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材蔚起，程学启实为之魁，功成身殒，开军遂微。铭军最称劲旅，树军、盛军、鼎军亦各骖靳。粤寇平而捻匪炽，曾国藩欲全湘军末路，主专用淮军，平捻多赖其力。其后北洋筹防，全倚淮军，而以盛军为之中坚。刘铭传才气无双，不居人下，故易退难进。守台治台，自有建树。二张、二周，治军皆有家法。潘鼎新防边失律，不保令名。吴长庆战绩虽亚诸人，朝鲜定乱，能弭大变。及甲午边衅起，宿将彫零，卫汝贵、叶志超等庸才僨事，为全军之玷。后起仅一聂士成，庚子殉难，淮军遂燬。四十年中，盛衰得失，於此见焉。

列传二百四

都兴阿 弟西凌河 福兴 富明阿 舒保 伊兴额 滕家胜 关保

都兴阿，字直夫，郭贝尔氏，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阿那保孙。父博多欢，正黄旗蒙古都统。都兴阿由廕生授三等侍卫，晋二等。咸丰三年，从僧格林沁赴天津剿粤匪，破之於杜家嘴，擢头等侍卫。四年，克独流，追贼阜城，破运河滨贼垒。五年，克连镇，贼首林凤祥就擒，加副都统衔、乾清门行走。寻授京口副都统。

弟西凌阿督师湖北，都兴阿率马队往助剿，复德安，从总督官文进规武汉。时官文军北岸，趋汉阳，巡抚胡林翼军南岸，攻武昌。都兴阿率骑兵护水师，败贼沙口，薄汉阳西门。六年，贼由金铺山上窜，都兴阿挥步队迎击，分马队抄其后，斩馘甚众，焚团风镇屯粮，斩其酋。林翼燔汉阳城外贼艇，贼登岸遁，都兴阿以马队遮歼之，擢江宁将军。襄樊土匪方炽，都兴阿驰援襄阳，解其围。进围武昌，贼粮尽援绝，弃城遁，复武昌、汉阳，乘胜克黄州、兴国、大冶、蕲水、蕲州、广济、黄梅诸城，赐号霍钦巴图鲁。

大军进规九江，南路李续宾主之，北路都兴阿主之。七年，贼由太湖窜窥黄梅，都兴阿空城诱之，尽歼骑贼千馀，其由独山镇来袭者，马步合击，擒斩数千。进攻小池口，令多隆阿等破段窑、枫树坳、独山镇贼巢。陈玉成大举麇至，都兴阿令多隆阿出黄梅，鲍超屯孔垅，自督马步攻渡河桥，平二十馀垒，俘斩数千。会合杨岳斌、李续宾水陆军攻童司牌，尽平贼垒。

进克黄蜡山，先后歼贼万馀，玉成遁走。诏都兴阿帮办官文军务。攻小池口，燔其城，遂会克湖口，破贼彭泽，下望江、东流。八年，会克九江，被优叙。复黄安、麻城，分军破贼弥陀镇、南阳河，复太湖，偕李续宾军会攻石碑，克之，授荆州将军。会水师进规安庆，夺集贤关，薄安庆北门，破贼垒环攻。而李续宾战歿三河，桐城、舒城再失，都兴阿率军退保宿松。多隆阿偕鲍超大破贼於花凉亭，楚师复振。

九年，曾国藩奏请於安徽上游北岸添马步三万人，以都兴阿领其军，会病足，荐多隆阿自代，诏赴荆州本任。十年，江南大营溃，上命都兴阿帅马步援江北，而以曾国藩总督两江。时英法联军犯京师，都兴阿备北援，驰抵寿州。和议成，命赴扬州督办江北军务。十一年，令总兵吴全美率师船攻和州江下关，毁贼垒，破内江口贼船。

都兴阿乐用楚军，胡林翼分其军以畀国藩，扬州兵单，留徐州镇总兵詹启纶从剿，令提督黄开榜焚三河贼船。贼由仪徵犯扬州，都兴阿遣总兵王万清防湖西，自率三百骑出覘贼，贼众万馀，列阵待。都兴阿令骑皆下，自席地坐，贼疑有伏，不敢逼，后军至，奋击破之。贼又纠苏州、句容悍党分犯瓜洲、镇江，都兴阿乘其垒未成，令营总杜嘎尔率马步军冲击，自督队继之，贼大溃。詹启纶乘势踏毁甘泉山贼垒，镇江围解。

调江宁将军，仍驻扬州督江北军，文武悉听调度。令副都统海全等破后石桥贼营，贼由常州窥镇江，总兵黄彬统水师击败之。都兴阿驰抵天长城下，平其垒卡，贼酋龚长春遁走，沿途截杀殆尽。黄彬等破贼船小河口、太平港，平瓜埠贼巢，寻会江南提督李世忠收降六合、天长二城。同治元年，江浦、浦口复陷，贼进犯扬州，北营甘泉山，南亘朴树湾，都兴阿亲督诸军连击，败走之。

时上游诸军连克沿江要隘，进薄江宁，都兴阿令总兵李起高驶至浦口，袭攻观音门、燕子矶为声援，曾国荃大营为援贼所围，遣副将杨心纯率二千五百人赴援，入壕助守，又令黄彬率水师援九洲洲。二年，贼谋入里下河，都兴阿遏之不得逞，别遣副将梁正源会江南军焚中关、下关贼舟，李起高会收江阴。

三年，江宁合围，江北无警，而陕、甘回乱益炽，诏都兴阿赴绥远城督防。时甘肃宁夏汉城陷於贼，满城待援，召都兴阿入觐，调西安将军，督办甘肃军务，署陕甘总督。江宁克复，论功，予骑都尉世职。

六月，都兴阿至定边，奏言回酋马化隆起灵州金积堡，占踞城堡，蔓延千里。定边距离尚远，宜进兵花马池，三路合攻，方期得力。令杜嘎尔等由草地绕石嘴山渡河，攻克姜家村、红柳沟贼巢，追至宝丰，贼三路出扑，击败之，复宝丰，解平罗围。军进渠公堡，都兴阿虑深入无继，奏调荆州将军穆图善会剿。贼首马叱咩踞通成堡，突出战，为杜嘎尔等所败，退踞清水堡。都兴阿移营进逼，绝其粮道，攻克之。进金贵堡、王格庄，去宁夏城二十里，败西路援贼。城贼抄官军后，都兴阿督诸军迎击，贼大溃。四年，列阵城东诱贼出，击败之，拔南路贼圩。盐池、固原窜匪踞安化元城镇，窥宁条梁粮路，都兴阿遣军分防花马池、定边、宁条梁，而靖远南山贼焚堡据坝修堰，将决渠困官军，乃移屯城东南。贼又踞堤筑垒断水道，并击退，不得逞。都兴阿亲督队败贼於金贵堡，分军屯定边、花马池，贼由固原趋平罗、宝丰，截击於金贵堡，败之。杜嘎尔击贼於磴口，毙其酋马生颜，花马池、定边两路同捷，馘贼首孙义和。宁夏贼势渐蹙，诡辞乞抚，计缓兵，而潜决西河水灌官军。都兴阿拒其降，益修战备，进解满城围，克城东贼圩，败之西门桥，分军击走大水坑、吴中堡踞贼，斩回酋马有富，军威颇振。

会奉天马贼猖獗，调都兴阿盛京将军移剿，而以穆图善代之。穆图善主抚，宁夏贼寻降，纳砲械缚渠以献。五年，穆图善劾都兴阿受降入城，仍戮回酋章保立，部下杀掠。诏斥都兴阿剿抚无定见，下议褫职，改留任。都兴阿至奉天，马贼渐平，奏定缉捕章程，搜剿馀匪，寻定。

七年，西捻张总愚窜畿辅，李鸿章、左宗棠率兵入卫，贼流窜直隶、河南、山东，数月未定。诏召都兴阿入京，管理神机营，授钦差大臣，以副都统春寿，提督张曜、宋庆，侍卫陈国瑞四军隶之，列名在鸿章、宗棠上。视师天津，捻匪寻荡平，仍回本任。光绪元年，卒於官，赐恤，赠太子太保，谥清惠。奉天士民请与大学士文祥、将军崇实合建三贤祠，扬州亦请与将军富明阿合祠。

西凌阿，都兴阿弟。由拜唐阿授侍卫。道光中，从扬威将军奕经援浙江，迭晋头等侍卫，累擢察哈尔都统。咸丰三年，率黑龙江骑兵从琦善防浦口，因不能阻粤匪北窜，褫职留营，责令追贼。偕将军托明阿等驰解开封围，又败之汜水。贼渡河围怀庆，援军会集，西凌阿战最力，围解，复原官。追贼，迭战王屋、邵原、平阳、洪洞，由山西入直隶，命帮办胜保军务。至静海，贼踪始定，会军围攻。四年春，贼走阜城，西凌阿追至后康庄，破之。从僧格林沁连破城外贼屯，贼走踞东光、连镇，攻战数月，西凌阿常为军锋，五年正月，克之，擒贼首林凤祥，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赐号伊精阿巴图鲁。又从僧格林沁克冯官屯，俘李开芳，锡封三等男爵，授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初至随州，战不利，命其兄都兴阿往助，寻褫职，以官文代督师。从复德安府城，复原官，原驻以固北防。

六年，僧格林沁荐之，率马队赴河南剿捻匪。七年，复以屡挫，褫职留任，破张洛行白龙王庙老巢，复之。八年，命驻

防山海关。十年，授镶蓝旗蒙古都统，从僧格林沁赴山东剿捻匪，寻命帮办军务。十一年，战菏泽失利，下部严议。破贼於东昌，焚贼巢，克七级镇，进克张秋。又破曹州红川口匪圩，进败贼於刘家桥、大张寺。同治元年，以腿疾回京，授镶蓝旗汉军都统。五年，卒，赐恤，谥勇毅。

福兴，穆尔察氏，满洲正白旗人，都统穆克登布曾孙。以一品廕生授三等侍卫，出为直隶怀安路都司，累擢督标中军副将。咸丰元年，擢广东高州镇总兵。二年，平罗镜匪凌十八及郁林、博白土匪，赐号刚安巴图鲁，擢广西提督。命援湖南，偕向荣分路追贼湖北，以迁延，夺职留营。三年，从援江宁，屯朝阳门外，屡击贼，予三品顶戴，充翼长。偕提督邓绍良破贼东坝，复高淳，会克太平，回军江宁，迭击贼於高桥门、上方桥、通济门、雨花台，晋二品顶戴，署江宁将军。母忧，夺情留军。

六年，授西安将军，帮办向荣军务。偕张国樑援镇江，败贼丁卯桥。江宁大营溃，向荣退保丹阳，上切责诸将，福兴革职留任。荣病卒，命偕张国樑同任防剿。上闻福兴与国樑不和，谕怡良察之，遂命福兴赴江西会办军务。七年，复乐平，攻东乡、金谿。石达开自安庆窜浮梁、乐平，围贵溪。八年正月，福兴至弋阳，贼来犯，福兴兵少，多为疑兵，贼不敢逼，击走之，窜浙江，福兴进屯衢州东关，贼迭来扑，皆击退。回驻玉山，防贼复窜广信。寻又赴衢州，攻东关贼营。福兴右腿受伤，寻以伤重乞假，召回京。十一年，署镶红旗汉军都统。

同治四年，从尚书文祥会剿奉天马贼，战大凌河、北井子，擒斩甚众。进援吉林，迭破贼於张登、望城冈，署盛京将军。五年，擒贼首马傻仔於黄旗堡，诛之。事平，凯旋，授察哈尔都统，调绥远城将军。六年，以旧伤发乞休，光绪四年，卒，

赐恤，谥庄愬。

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洊升参领。

咸丰三年，从钦差大臣琦善军扬州，战於洞清铺，受枪伤，裹创奋斗，斩馘数十，擢协领，特赐玉。四年，破贼瓜洲，赐花翎，管带宁古塔兵。五年，战虹桥，戒所部距贼二十步始发矢，射毙贼酋，分两翼搜伏贼，贼溃走，加副都统衔。六年，署宁古塔副都统，迭败贼於徐家集、砚台山。攻瓜洲，又率队及六合练勇攻江浦，败贼於十里桥，赐号车齐博巴图鲁。又败贼於朴树湾、土桥、五新桥。七年，会攻瓜洲，连败贼富家井、白庙，以副都统记名。是年冬，克瓜洲，诏以副都统佟先题奏。充江北军翼长，进攻江浦。八年春，迭破援贼，复其城。进屯六合，攻滁州，克来安，加头品顶戴。八月，德兴阿兵败浦口，富明阿驰援失利，伤亡几半。退仪徵，收集散卒，复成军，扼万福桥，破贼於运河东，授宁古塔副都统。偕张国樑克扬州、仪徵，又破贼於冶铺桥。

九年，德兴阿以失律罢黜，江北军不署统帅，命归和春节制，别选谋勇可当一面者，和春以富明阿荐，诏帮办和春军务。时六合、浦口皆未复，富明阿督军进攻，迭战百龙庙、李家营及六合城外。既而贼数万扑营，分股绕袭后路，遂大挫。富明阿身被十二创，诏许开缺回旗医治，伤已成残，命以原品休致，食全俸。十一年，召至京，命训练京营。

同治元年，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管理神机营。寻命赴扬州帮办都兴阿军务。江北里下河十馀县未被贼扰，盐场之利如故，偕都兴阿疏请运盐济饷，军用得给。长江下游南北岸要口四十

馀处，排椿驻船，分拨水师扼要驻防，疏陈部署情形，诏特嘉其谙悉地势。贼屡纠捻匪窥伺江北，迭击走之。分军渡江助冯子材守镇江。是年秋，亲率精锐援临淮，会僧格林沁剿苗沛霖，诏帮办军务，令部将詹启纶、克蒙额会陈国瑞等进攻，连破贼，沛霖伏诛。伤发，请假就医清淮，疏陈皖北圩练之弊，诏下僧格林沁、曾国藩议加整顿。

三年春，都兴阿赴陕、甘剿回，诏促富明阿回扬州坐镇，署江宁将军，寻实授。遣詹启纶率兵渡江助剿，克丹阳，赐黄马褂。江宁克复，予骑都尉世职，仍督所部水陆诸军留防江北。於是裁撤红单船，由提督吴全美率回广东，酌裁陆军数千。疏言：“江宁驻防，乱后仅存男妇六百余人，现设官二十七员，兵二百五十八名，稍存营制。京口驻防，尚存四千余人，官兵挑补足额，俸饷不能全支，房屋均已焚毁。请饬拨饷修盖房屋，使有依归。”从之。

四年，因腿伤未痊，请开缺，予假赴京医治，许坐肩舆，至京，仍命管理神机营。伤病久不愈，诏允回旗。五年，起授吉林将军，督剿马贼。力疾进搜山险，遣将分捕，数月肃清。招抚金匪，开辟閒田至数万顷。不及十年，遂开建郡县焉。在任四年，复以伤病陈情乞罢，允之，仍在家食全俸。光绪八年，卒，优恤，谥威勤。吉林、扬州请建祠。

子寿山，官至黑龙江将军，光绪中，俄罗斯犯边，殉难；永山，官三等侍卫，亦於凤皇城拒日本，力战死事：皆自有传。

舒保，字辅廷，舒穆鲁氏，满洲正黄旗人。由护军累擢护军参领。咸丰四年，从僧格林沁剿粤匪，攻围连镇，贼乘大风出窜，舒保截歼之。五年，窜踞冯官屯，引水灌之，功最，贼渠俘获，加副都统衔。荆州将军绵洵奏调赴湖北，率马队破贼德安。六年，迭破黄州李先集、团风贼垒。胡林翼之围武昌也，

官文令舒保率马队三百渡江助战。城贼、援贼分八路来犯，舒保以劲骑驰突，贼大奔。平鲁家港贼垒，又败之沙子岭、小龟山、双凤山。旬日之间，大小二十八战，胡林翼奏称舒保马队之力特多，赐号倭什洪额巴图鲁。偕知府唐训方合剿襄阳土匪，迭败之黄龙桥、余山店，解襄阳围。克樊城、老河口贼巢，复光化、房、竹山三城。雪夜擒匪首高二张家集，诛之，襄阳平。馀匪遁入河南境，陷内乡，七年，舒保蹶至，会豫军歼之。

八年，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舒保方驻防商城，而贼由六安进犯湖北，陷麻城，急回军趋黄州。南勇败於望天畷，为贼追逼，舒保迎击，战一昼夜，贼始退。又偕李续宜破诸蕲水。

时钦差大臣胜保援固始，兵未利，而商城又告警。胜保严檄舒保助剿，胡林翼疏言：“舒保朴讷忠勇，在楚有年，洪山之战，襄阳之役，蕲、黄之捷，实能为人所难为，从无就易避难之意。今以特简二品大员，胜保乃严札驱迫，加以苛辞。师克在和，古有明训。束缚驰骤，必误戎机。挟权任术，馭不肖之将，或可取快一时，若忠良之士，不烦督率而自奋也。臣谓舒保一军，应审楚、豫各路贼势，相机进剿，毋庸强归邻省节制调遣。”上命舒保仍回罗田、麻城剿贼。

固始围解，陈玉成复犯湖北，舒保偕续宜破之麻城。李续宾既克九江，会师攻黄安，下之。既而续宾战歿三河，楚边大震，舒保以所部四百骑自武昌东下。林翼次黄州，增舒保军千人，以新补西丹游牧蕲水、上巴河，而令率旧部赴太湖，为多隆阿声援。会别贼又陷德安、黄州、孝感诸府县，将军都兴阿檄调舒保未至，奏劾其观望，下部议。十一年，偕道员金国琛会攻德安，先克孝感，复会水陆军围攻德安，克之，加都统衔。

同治元年，授护军统领。粤、捻诸匪分两路窜湖北，总兵穆正春击其西路，舒保击其东路，连败之於黄陂、广济、应山，

贼窜回豫境，赐黄马褂。贼复回应山，扑孝感城，舒保启南门奋击，贼已却，突别贼数千潜由北城入，副都统德克登额、署知县韩体震等死之。舒保还战城中，贼复败逸，追杀三十馀里。二年，贼由应城图袭汉口，为官军所却。转扑孝感，舒保迭战李家湾、仓子埠，阵斩老捻千馀，遂引去，被珍赉。三年，击捻匪於德安西，追抵寿山，日暮，层冈深涧，不利骑战，贼来益众，舒保陷重围中，越坎落马，力竭阵亡，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入祀昭忠祠，湖北建专祠，谥贞恪。

伊兴额，原名伊清阿，字松坪，何图哩氏，蒙古正白旗人，吉林驻防。从征喀什噶尔，除骁骑校，选授侍卫。入京召对，宣宗以原名不合清语，命改名伊兴额。道光十九年，擢三等侍卫，改隶满洲。

咸丰三年，自请从军，发扬州大营。琦善令援江浦，初至，示弱不战，斫贼营，大败之柳树坝，破九洲洲，累擢头等侍卫。贼围和州急，伊兴额不待令，督军进击，解其围。驻江浦三年。六年，剿捻匪夏白、任仲勉於澧河北岸，歼贼二千馀，仲勉毙於阵。夏白纠雉河贼党围宿州，伊兴额率千骑往援，四战皆捷，解其围。分军防徐州、宿州，张洛行来犯，偕总兵傅振邦击走之。时颍、亳、蒙、宿诸捻蜂起，徐、宿百里内宴然，耕穫不辍。贼首王广爰、梁振贵众数万聚张七家楼，图北窜。伊兴额选精锐数百，疾驰掩入贼垒，擒王、梁二贼，贼党来援，击走之，以副都统记名，赐花翎。

七年，招降王家墟捻党陈保元五千人，斩其渠李月，赐号额图浑巴图鲁。因病回徐州，胜保劾其不遵调度，报捷不实，褫翎顶。寻率马队攻乔家庙，擒斩捻首梁思住，夜进攻酆家墟，诛贼渠刘大渊，偕总兵史荣椿破贼赵家屯。涡河两岸肃清，复翎顶。八年，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破捻匪於纪家庄，解蒙城

围。攻薛家湖贼巢，砲伤股，裹创力战，毁其墟，加头品顶戴。寻擒首刘添祥由六安北窜，众号数万，伊兴额以孤军无援，退屯萧县。贼陷丰县，坐夺职。

九年春，起佐傅振邦剿擒，接统袁甲三所部兵，诏复职，督办河南军事。伊兴额率骑千三百赴援，蹙贼商水老湖坡。贼众数倍，列车阵拒战，潜分兵绕贼后夹击之，贼溃走，穷追三昼夜，历沈丘、项城至太和孙家圩，先后毙贼二万馀，被旨嘉奖。时总兵邱联恩战歿舞阳，舞阳去商水二百里，及战胜，舞阳贼闻风遁。

胜保复奏劾：“伊兴额性情乖僻，商水之役，仅击退别股，并未迎剿。舞阳贼众仅六千，而疏报辄称二万三千。”诏夺头品顶戴，交胜保差遣。所请奖老湖坡战胜员弁，下署漕督袁甲三察奏。伊兴额遂谢病回徐州，距复起仅三月。寻诏飭赴甲三营剿贼，称疾不赴。萧县民郑立本等以伊兴额去，贼复炽，叩阊请还镇。德楞额复代奏：“徐州绅民以伊兴额在徐养病，请飭就近治军。”先后谕询伊兴额病状，伊兴额固以笃疾辞，上怒，褫职，勒令回旗。都察院奏上安徽监生张鸿文呈，言伊兴额前功，恳令总办讨贼事宜，不报。

十年，僧格林沁疏荐，予六品顶戴，寻加三品，敕办徐、宿团练。伊兴额再起，其旧部多不隶麾下，所将五百骑未及训练，以贼窜曹州，僧格林沁趣援。十一年春，偕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率骑二千驰往，击贼於东平、汶上，累捷。追至卧虎冈，风霾忽作，急退杨柳集。伏起，家胜马蹶，歿於阵。伊兴额挥百馀骑冲入贼中，索之不得，突围出，从骑仅随者十余人，贼围之数匝，力竭死之。诏复原官，予骑都尉世职，谥壮愍，建祠徐州、汶上、宿州、永城。

滕家胜，湖南乾州人。由行伍从江忠源剿贼湖北，累擢

游击。继从袁甲三剿捻於皖、豫之间，擢参将，赐号伊博格巴图鲁。胜保荐其少年勇敢，超授四川川北镇总兵，调徐州镇，帮办徐、宿军务。家胜旧隶伊兴额部下，至是同战歿，赠提督，予骑都尉并云骑尉世职，谥武烈。

关保，乌扎拉氏，满洲正黄旗人，吉林驻防。道光初，从征喀什噶尔有功，洊升三姓佐领。咸丰三年，随侍郎恩华剿粤匪，解怀庆围，追败之平阳，屯正定。胜保檄充营总，剿贼於深州、静海，攻独流镇，擢协领。四年，从僧格林沁战阜城三里庄，枪伤额，奋击破贼，赐号年昌阿巴图鲁。从胜保援临清，追贼至丰县，歼之，以总管升用。五年，从僧格林沁克冯官屯，从西凌阿赴湖北，寻调河南，又调安徽，从和春克庐州，加二品衔。六年，偕副都统麟瑞破贼五河，毙黄衣贼目二人，歼贼千馀，败邳州援贼，解寿州围。击贼颍上，五战皆捷，所部马队，各省争欲得之助剿。寻隶河南巡抚英桂军，败贼马村桥，进亳州双沟，遇贼姬桥，歼之。又连败贼三丈口、旧县集，安徽巡抚福济疏调赴蒙城，英桂仍请留河南，诏令和衷商榷，先赴所急。其冬，率军趋怀远，越境败捻匪於徐州。漕运总督邵灿疏请留徐州，报允。

七年，偕总兵史荣椿攻永城岳家集，擒首李月先遁，焚其巢，寻以病归。八年，命率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兵千八百赴袁甲三徐州营。九年，会攻澧北擒首曹金斗，破其圩，乘胜击擒首张宝全，破之。张洛行陷泗州，踞草沟民寨，关保率民团夺圩外砲台，毁其寨，贼分窜，自相践踏。馀贼窜五河双渡口，夺船争渡，追殪过半，擒贼目张起等，以副都统记名。命帮办傅振邦三省剿匪事，斩擒首张添福，进捣任乾毕圩，圩民内应斩乾，馀党尽歼。接统伊兴额军，命督办河南防务，佐振邦剿匪三省如故。

授黑龙江副都统。破亳州窜匪，擒首孙葵心聚党永城，图分窜，诏勿令拦入山东边境。饬关保截贼西路，逼之归巢。已而贼众二万分扰商丘、柘城，围睢州，开封戒严，上命由鹿邑赴援。贼趋兰仪，分扰通许、尉氏，关保驰抵陈留，合诸军夹击，贼南走。驰援许州，遣副将王凤翔率骑兵败贼洪河北岸，又败之临颍城下，阵擒葵心亲属孙套。夜，简精骑劫贼营，斩馘无算，拔难民千馀，贼东奔，侦别贼窜扶沟、太康，要击之王隆集。沿途搜捕，豫境肃清。十年，命胜保督办河南军务，关保仍副之。贼扰虞、夏邑、鹿邑，遣将击走之，俄又大至，逼近省垣，诏诘责。寻转战汝宁、确山皆捷，分兵破贼鹿邑刘集，解丘集围。贼复纠党来攻，击走之。伤发，予假调理。同治元年，赴黑龙江任，八年卒。

论曰：都兴阿雅量宽闲，知兵容众，胡林翼称其有丰、镐故家遗风，当时满洲诸名将，半出部下。舒保亦以朴勇为林翼所倚重，及林翼歿，无人善用，仓卒殒寇，世咸惜之。富明阿始终江北军事，其勋劳出托明阿、德兴阿之上，晚膺边寄，亦称贤帅。伊兴额剿捻尽瘁，最得民心，为骄帅齟齬，未竟其用。关保善将骑，群帅争相引重，其遭际为独幸焉。

列传二百五

袁甲三 子保恆 毛昶熙

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三十年，迁御史、给事中，疏劾广西巡抚郑祖琛慈柔酿乱，又劾江西巡抚陈阡贿赂交通，皆罢之。户部复捐例，疏请收回成命。咸丰元年，粤匪起，南河丰北决口，上疏极论时事，皆切中利弊。二年，粤匪窜湖南，疏言：“总督程裔采为守土之臣，责无旁贷。若复令赛尚阿持节移军，诚恐诿过争功，互相掣肘。请命赛尚阿回京，专责程裔采便宜行事，如有疏虞，按律定罪。”并言：“湖北巡抚龚裕闻贼入境，托疾乞休，尤宜严惩，以昭炯戒。”又列款奏劾定郡王载铨卖弄横势，擅作威福，及刑部侍郎书元贪鄙险诈，谄事载铨状，诏诘载铨所收门生实据，疏请飭呈出所绘息肩图，事皆得实。载铨坐罚王俸，夺领侍卫大臣兼官，书元及尚书恆春降调，题图者降谪罚俸有差。於是直声震中外。

三年，命赴安徽佐侍郎吕贤基军务。粤匪陷凤阳府，踞明淮关，煽动土匪，连陷蒙城、怀远。甲三至军，疏言：“贼势未遽北犯，请飭诸臣勿涉张皇，急图制贼。”命权庐凤道。汉回相関，围颍州，遣兵解散，诛首乱，事即定。会漕运总督周天爵卒於亳州，命代领其军。时土匪合五十八捻为一，势甚张。甲三至王市集，收散勇，整民团，击贼高公庙，破之，加三品卿衔。命署布政使，疏辞不赴，请专治兵事，允之；命专剿捻匪，破贼标里铺，擒其渠邓大俊。乡团先后擒献者二千馀，悉

置之法。

十月，粤匪由安庆窜踞桐城，寻陷舒城，吕贤基死之。上命移军桐城，甲三疏言：“擒首张茂踞怀、蒙间，窥庐郡，请先赴蒙、亳为诸郡声援。”时擒匪麇聚雒河集，甲三令县丞徐晓峰击破之，擒贼渠孙重伦。分兵击败临湖铺窜匪，擒贼渠官步云、马九，并其目数十人。令游击钱朝举、知县米镇攻怀远，大破之，张茂负伤遁。十二月，贼陷庐州，巡抚江忠源战歿。甲三劾陕甘总督舒兴阿拥兵坐视，褫其职；并请拨兵防寿州、六安以杜旁扰。

四年二月，粤匪陷六安，窜蒙城，甲三进捣蒙城。贼走永城，甲三恐其趋宿、徐，阻粮道，急蹙之，贼已济河，不及而还。贼寻复南窜，连败之颍州、正阳关，馀贼退六安。还军蒙、亳剿擒匪，捣临湖铺，进徇雒河集。贼空巢诱官军，甲三侦知，尽泊船南岸，令知州张家驹阵河干，参将朱连泰、李成虎败贼马家楼，迫之涡河，歼贼殆尽，遂破义门集，擒首张捷三遁去。

甲三移屯临淮，地数被兵，比户凋敝。既至，讨军实，抚残黎，众皆乐为之用，超擢左副都御史。疏言：“皖军以克复庐州为急，宜出偏师赴南路断贼接济。”寻以贼陷和州，窥江浦，将北窜。分遣将扼关山，赴滁河鸠团练为声援。十月，北路擒匪复炽，令张家驹、朱连泰率军破之於寺觉集。粤匪踞乌江，令庐凤道张吉第击败之。贼夜结五垒於驻马河，乘其初至薄之，歼擒甚众。令参将刘玉豹、举人臧纆青规桐城，连夺大小关，击走庐江援贼。纆青战甚锐，进攻桐城西门，贼由安庆、潜山来援，城贼出应之，纆青战死，玉豹收馀众退保六安。

五年，疏陈军事，略曰：“北路以临淮为要，正阳次之。臣驻临淮，牛鉴扼正阳，以防贼北渡。庐州为中路，和春、福济师老力疲，久攻不下。西路蕲、黄无处非贼，兵力过单。东

路沿江针鱼嘴、西梁山，贼船贼垒，来去无常。张光第等分军进攻，然无水师夹击，终难收效。目下悍贼力争江路，群聚上游，庐州有机可乘，请益厚兵力，分扼庐城东南，或增兵并剿舒、巢，俾其应接不暇，庶可一鼓而下。”

时淮北官吏，甲三欲有更调，和春、福济意不合，甲三专奏，诏仍饬会衔。於是和春、福济疏劾甲三坚执己见，并劾其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裁饷银，冒销肥己。召回京，部议褫职。甲三呈诉被诬，下两江总督按治，事得白。甲三在淮北得军民心，其去也，军民泣留者塞道。未几，擒首张洛行勾结皖、豫诸捻，势益炽。怀远民胡文忠鬻子女，徒步京师，控都察院求以甲三回镇，格不达，怀状自缢。言官孙观、曹登庸、宗稷辰先后疏请起用；疆臣怡良、吉尔杭阿、何桂清亦交章论荐。

六年二月，命随同英桂剿捻河南。甲三赴归德，招集旧部，三战三捷，进解亳州之围，毁白龙王庙砦，破燕家小楼贼数万，直捣雒河集，擒苏天福，洛行仅身免，特诏嘉奖，命以三品京堂候补。洛行寻复纠党犯颍州，击走之，又踞雒河集。七年，平王、邓、宋、姚诸圩，诛捻渠李寅等百余人，授太仆寺卿，赐花翎。胜保督师攻张洛行於正阳关，久不下，奏请甲三合剿，令部将朱连泰、史荣椿攻韩圩，克之。八年，偕胜保解固始之围，复六安。史荣椿破捻匪於铜山，斩其渠孙大旺。移军宿州，袭贼王家圩，诛贼首王绍堂等，乘胜复七圩。七月，命代胜保督办三省剿匪事宜。张洛行方踞陈家庄，击走之，分兵复丰县。未几，蒙、亳诸捻入归德，窥周家口，甲三令子保恆偕总兵傅振邦驰援。贼遽趋西北，偏开封，振邦追贼，及之太和、李兴集。保恆集团勇扼桥口，马步合击，大破之，歼毙数千，逐贼出河南境，赐号伊勒图巴图鲁。疏言：“兵分则势孤，合则势盛。捻匪踞地千馀里，臣兵不过数千，不能制贼死命。请敕各督抚

合力大举，为扫穴擒渠之计。”

九年正月，击张洛行於草沟，破其巢，追至沱河，多溺水死，反击之双渡口，洛行泅水免。胜保与甲三意不合，屡疏诋之，诏斥“甲三督剿半载，但防徐、宿，不捣贼巢，日久无效”。召回京，入觐，面陈军事。四月，命署漕运总督。寻胜保以母忧归，命署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实授漕运总督。进攻临淮关，军南岸，断其粮道，降捻内应，斩关而入，生擒贼首顾大陇等，遂克之。

十年，进规凤阳，屡战皆捷。邓正明以府城乞降，张元隆犹据县城，诱出诛之，并诛悍贼三百余人。未匝月，拔两城，诏嘉调度有方，赐黄马褂，命其子保恆赴军差遣。

捻匪陷清江浦，窥淮安，令道员张学醇击走之，乘胜复全椒。粤匪陈玉成来援，分扰滁州，令李世忠夹击走之。是时江北无统帅，扬州叛将薛成良拥众剽掠，亟发舟师扼高、宝诸湖。成良走依李世忠，甲三责以大义，即缚献成良，斩之以徇。令保恆合总兵张得胜、副都统花尚阿各军围定远，陈玉成纠众来援，会合捻匪扑凤阳，据九华诸山，连营数十里。城中食且尽，甲三令参将黄国瑞潜率锐卒四百夜薄九华山，跃入垒，城上发砲应之，贼大乱，弃营走，围乃解。

是年秋，英法联军入京师，车驾幸热河，甲三请率兵入卫，诏以临淮为南北筦钥，止勿行。和议定，条上四事，曰：慎采纳，节糜费，精训练，选将才，下所司议行。复疏请还京，泰西诸国欲助兵讨贼，甲三力陈非策，皆报闻。十一年，张洛行屯聚涡河北，令李世忠击走之。

练总苗沛霖者，凤台诸生，健猾为闾里雄。以团练功累擢川北道，加布政使衔，然不冠服，令其下称“先生”。所平贼圩辄置长，收其田租。缘道设关隘，垄断公私。涡河、澶、颍

之间，跋扈自恣。甲三屡羁縻之，用以牵制捻匪。胜保尤信用沛霖，沛霖亦深与结纳，内怀反侧，惮威不敢猝发。至是藉口其练勇被害，据怀远，围寿州，巡抚翁同书为所劫持，杀寿州团练徐立壮；囚孙家泰，亦自尽，而寿州之围仍不撤；遣其党苟憬开犯河南，受粤匪封职，令练众蓄发，四出扰掠。於是诏褫沛霖职，命甲三会诸军进剿，同书罢去，贾臻代署巡抚，复於颍州被围。会张洛行大举渡淮，甲三移军击之，洛行败走。甲三屯长淮卫，解散沛霖属圩二百馀处。十一月，保恆偕总兵张得胜等克定远，粤匪遁走，进拔六合、天长。

同治元年，会克江浦、浦口，移军会多隆阿军攻庐州，克之。陈玉成走寿州投苗沛霖，执送胜保军，诛之。於是胜保为沛霖乞恩免罪，责剿捻自效，佯奉命而倔僵如故。甲三策沛霖终为患，疏陈大势，先剿群捻，次沛霖。荐李续宜抚皖，而自移师会僧格林沁军击捻匪，上报可。寻以病剧乞罢，允之。前因寿州失陷，部议革职，特诏宽免。

既受代，行至归德，疏陈四事，请崇圣学；议政亲臣专心国事；用人宜审；听言宜断；上嘉纳之。复奏苗练终难就抚。二年春，沛霖复叛，围蒙城，群捻助之，诏甲三在籍会筹防剿。临淮军苦饥乏。甲三奉命急筹接济，乃倡捐募敢死士出问道，运至蒙城。捻匪两犯陈州，甲三病已亟，榻前授将吏方略，击走之。寻卒，优诏赐恤，谥端敏。擢其子保恆侍讲学士，保龄内阁中书。陈州、临淮、淮安并建专祠。后淮安请祀名宦，河南请祀乡贤。

子保恆，字小午，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从父军中，咸丰五年，诏允留军差遣。七年，从解亳州围，拔白龙王庙、寺兒集、雒河集贼垒，进攻三圩，战最力。胜保以闻，加侍讲衔，赐花翎。八年，会攻怀远捻首李大喜，夺其辎

重，又大破孙葵心、刘狗於太和，赐号伊勒图巴图鲁。九年，甲三罢军事，保恆回京供职。十年，复命保恆赴甲三军，破贼定远，帮办军务穆腾阿上其功，甲三力辞，上谕甲三不必引嫌。十一年，破苗沛霖党张士端於怀远，会克定远。同治元年，连擢侍讲、侍读、庶子。甲三以病解职，命保恆仍留军。寻丁继母忧，归。二年，从甲三督治陈州团防。甲三寻卒，恤典推恩，命保恆以侍讲学士即补。

淮北初平，保恆疏陈善后八策，请以逆产、绝产募民屯垦，整顿两淮盐务，以济屯田经费；又密陈李世忠骄恣难制，请加裁抑。三年，保恆以屯田议未即行，请诣京与廷臣面议。诏斥不谙体制，下部议降一级，以鸿胪寺少卿候补。服阙赴京，廷臣交荐其才。七年，捻匪犯畿辅，保恆自请效力戎行，命赴李鸿章军委用。捻平，加三品衔，授侍讲学士。从陕甘总督左宗棠赴陕西，八年，命筦西征粮台，许专摺奏事。十一年，迁詹事。肃州克复，加头品顶戴。十三年，连擢内阁学士、户部侍郎。保恆督饷凡五载，诸军欠饷纠鞫，腾挪无缺。及大军出关，诏襄办左宗棠转饷事，进驻肃州。保恆请入覲，未许。光绪元年，召回京，兼署吏部侍郎。二年，调刑部侍郎。

保恆久历兵间，审於世变，屡上疏论时事，请辨人材，厉士气，收人心，言甚切直。又言：“历观各国情形，惟俄为最强最狡，往往不动声色，布局於数十年以前，肆毒於数十年以后。履霜有象，桑土宜先。伏原特简久经战阵熟习韬略之治兵重臣，专办东三省练兵事务。凡属兵马饷糈边防之事，悉以属之。重以事权，宽以岁月，无事则可消觊觎之萌，有事则可为撻伐之助。用以拱卫神京，慑服他族。根本至计，未可委之一二不相统辖之武臣，谓可威强邻而弥外患也。福建之台湾，僻处海澨，物产丰饶，民、番逼处。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孚

以威信，举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事实力整顿，未易为功。若以福建巡抚每岁半载驻台，恐闽中全省之政务，道路悬隔，而转就抛荒。台湾甫定之规模，去住无常，而终为具文。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驻台湾，而以总督办福建全省事，各专责成。”疏入，下部议行。

三年，河南大旱，命保恆襄办赈务。既至，疏陈沿途流民状，先令州县停徵。四年，奏请截留江南漕粮九万石，不许；请借直隶平糶馱米三万石，许之。又请借用江苏义仓积穀及台湾捐修铁路洋银五十万圆，下部议。令筹归还之法。保恆请缓禁川盐行楚，加抽盐釐，备抵赈需，为两全之计。疏入，仍下部议。保恆查赈所至，屏绝供张，服食粗粝，刊赈章二十二则颁行，就孔道设粥厂，就食省城者凡十馀万人，栖息得所。时亲视察，感疫病卒，优诏赐恤，谥文诚。河南省城建专祠，附祀陈州、临淮甲三祠。

毛昶熙，字旭初，河南武陟人。父树棠，官至户部侍郎。昶熙，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咸丰五年，迁御史，转给事中。屡上疏论军事吏治，劾步军统领联顺徇私废治，罢之，甚负清望。八年，授顺天府丞，胡林翼密疏荐之。十年，加左副都御史衔，命督办河南团练，至则规画全局，定条规十二事：筑堡寨，扼要隘，择首事，选团丁，筹公费，互救援，定约束，申号令，公赏罚，诘奸宄，旌忠义，而终之以实力奉行；并疏陈调练民勇苦累之弊，亟宜改办乡团，以纾民力。寻命督办剿匪事宜，驻军归德。亳州捻匪犯鹿邑，督练勇击走之，分路驰剿，九战皆捷。

十一年，疏言：“捻骑逾万，官军马队过单，皖、豫交界之区，皆平原旷野，步队无以制贼死命。今豫境修筑寨堡，已有成效，应责令寨长各选壮丁一名、马一匹，投效来营。归、

陈两属，约可得马队三四百名。”上命推广其法行之。擒匪偏省城，围通许，昶熙檄军援之，围立解。因疏言：“军令不一，将士无所适从，宜会合抚臣以一事权。”上命巡抚严树森督办河南剿匪事宜，昶熙副之，仍兼办团练。三月，克唐县。擒匪赵国良犯光州，陈大喜犯汝阳，并击走之。寻以误用逃犯李占标，降三级调用，暂免开缺。大河以南府、州、县团练皆成立，屡败贼，诏开复处分。连擢顺天府尹、太仆寺卿、内阁学士，仍留军。

穆宗即位，昶熙请谒文宗梓宫，面陈机要，未许，命以军事密疏入告。疏上制擒要策，略曰：“年来剿擒未得要领，其误有二：一在专言防堵。颍、徐、归、陈，平原千里，无险可扼，擒数路同发，分而愈多。官军分堵则兵单，合堵则力疏，犹之院无墙垣，徒守门户，不能遏盗也。一在无成算而轻战。贼众数倍於我，马则十倍过之。我无必胜之术，侥幸一战，一旦败溃，贼焰愈张。至会师捣老巢，实为平贼要策。皖擒虽以张洛行为主，而陈、宋、颍、寿、淮、徐方数百里，无处非贼巢，即无处无贼首。官军即能次第扫除，势难刻期净尽。若绕过小擒，径捣大擒老巢，舍近攻远，而近贼袭我於后，我必不支，此会捣老巢之难遽奏效也。然擒匪与粤匪不同，粤匪蜂屯蚁聚，其势合；擒匪散处各圩，其势分。其出窜也，必须装旗纠合各圩贼目，约期会举，常十馀日始得出。其窜山东者，每会於保安山、龙山；窜汴梁者，会於小奈集、大寺集；窜陈州者，会於南十字河、张信溜；地皆偏近亳州，亳州者，贼之吭也。计莫若择重臣素有威望者，统步队数万、马队数千，屯军於此。用伍员多方误楚之法，分所部为数起，此归彼出，此出彼归，循环驰突於各擒贼圩之间，使大擒无从勾结，小擒声息不通，惴惴焉日防官兵之至，自不能装旗出窜，四出打粮。俟

其饥困，然后以重兵次第围剿。贼无外援，则小股胆落，大股易平，招抚兼施，立可解散，不必尽烦兵力矣。夫防贼於既出之后，何如遏贼於未出之先？剿贼於既聚之余，何如蹙贼以难聚之势？而又无劳师袭远之危、轻进损威之失，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是也。今日大计，以卫畿辅固根本为先。豫东者，畿辅之门户也。亳州者，豫东之贼源也。亳州之贼不除，则豫东之匪难绝，即畿辅之地不安。重兵驻豫，不能兼顾东省，驻东亦不能兼顾豫防。惟亳为诸捻汇处之区，拔本塞源，实在於此。且蒙、亳百姓，祇以偏处贼巢，呼诉无门，不得不苟全性命，非尽甘心为逆也。若官军声势一振，随抚随剿，不但忠义良民同心杀贼，即附贼之堡寨，亦相率就抚，辅助官兵。彼久经兵革之地，人习战争，附贼则为悍贼，反正则为劲兵，夺贼焰而益军威，计无便於此者。前胜保、袁甲三累获大胜，皆由屯驻亳州，扼其要害，并赖关保、德楞额马队之力，是以所向有功。前事不远，可为券证。”奏入，上韪之。

时粤、捻合扰颍州，命昶熙出境会剿。昶熙兵仅五千，且无马队，疏请调总兵李续焘等募精壮六千来豫，以厚兵力，如所请行。上复敕西安将军托明阿选西安马队一千赴豫。

同治元年春，亳捻刘大渊纠党趋河南，昶熙在省闻警，驰至杞县，贼已围城，会僧格林沁军自山东进至，败贼许冈，昶熙会所部合击之，克复所占民圩，斩馘逾万，余贼引去。檄诸路团勇截杀之，还驻归德，扼贼归路。四月，会同僧军合击金楼教匪杨玉骢，尽歼其众，授礼部侍郎，仍命督团剿贼，归僧格林沁节制。赴汝宁督兵团剿陈大喜诸匪，克正阳，收寨、圩多处。二年，诛贼首张凤林、张福林，克邢集、尚店贼巢，陈大喜窜湖北，汝宁、陈州所属踞贼，歼除殆尽。调吏部。亳捻犯陈州，为官军所扼击，四窜。昶熙屯鹿邑，尽平亳北贼寨。

是年冬，苗沛霖伏诛，淮北肃清。诏：“昶熙部勇原助兵力所不足，今兵力足敷应用，饬散遣归农。”命昶熙回京供职。会陈大喜勾结苗练馀党趋汝南，陷正阳、信阳、新蔡、息县各民寨，乃暂留剿贼。三年，进屯息县，擒诛擒首赵国良、徐文田十馀名，尽复诸寨。十一月，僧格林沁败陈大喜、张总愚於光山，贼西窜，徧南阳。昶熙调张曜回屯唐县，知府汤聘珍扼宛南。四年，僧格林沁战歿曹州，诸军并被谴，坐革职留任，诏回京。六年，调户部。七年，擢左都御史，兼署工部尚书。

时捻匪戡定，疏陈军务渐平，宜益思寅畏，略曰：“功成而喜者，常人之同情；功成而惧者，圣人之远虑。今日巨寇甫平，兵戈未息，滇、黔、秦、陇，烽火惊心；皖、豫、直、东，疮痍满目。戡乱安民，一一尚烦宸虑，敬肆之机，间不容发。万一大捷之馀，偶忘乾惕，则患机之萌，恐有伏於无形者。今之所急：一在勤圣学。皇上春秋鼎盛，典学日新。但恐亲师讲学，为时无多，还宫之后，左右近习，或以功业日盛，间进谀词，意气渐盈，懋修或懈。昔宋庄献皇后临朝，仁宗听内侍之言，欲观宝玩，庄献太后为言祖宗创业之艰。臣亦伏原皇太后於皇上还宫之馀，殷殷以时事艰难，勤加启迪。至於近侍，尤宜择老成有识之人，服事起居，将见养正之功，日臻坚定矣。一在崇节俭。今寇乱虽平，而流离之民，未尽归农，荒芜之田，尚多未垦。非力加撙节，不足以广积储而备缓急。臣前管三库事务，见内务府借拨部库银两，逐岁加增。窃恐中原底定，踵事增华，财源未开，财流不节，度支告匮，为患匪轻。伏原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为天下先。一切不急之务，可罢则罢之，可缓则缓之，庶国用可充，而风俗亦渐归质厚矣。一在饬吏治。发、捻之祸，实由不肖州县所激而成。正供之外，百计诛求；私派私罚，自营囊橐，以致民气不伸，酿成巨患。用兵以来，

此风尤甚。即如釐金一项，奉行不善，百弊丛生。病商病民，莫此为甚。今日之封疆大吏，以地方多事，喜用精明强幹之员，而不求恺悌循良之吏。斯民元气，剥削愈甚，其祸遂不可胜言。今东南初定，畿甸甫清，兵燹遗黎，不堪再扰。应令各省督抚慎选良吏，与民休息，以复富庶之旧。一在固根本。陕西回逆、土匪，麇聚北山，现闻大军乘胜西征，恐至穷而思窜。其或由晋省扑河，或由草地北扰宣、大，畿辅兵单地广，在在须防。直隶提督刘铭传谋勇兼优，应令迅回本任，并带所部万人，留直屯守，以壮声威。并将绿营兵丁，练成劲旅，庶诸贼不敢萌心北扰，而诸将亦得专意西征矣。”疏入，上嘉其言剴切，优诏答之。

八年，授工部尚书，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九年，天津民、教构衅，命偕直隶总督曾国藩按治，暂署三口通商大臣。事定回京，请裁归总督兼理，从之。十一年，调吏部。十二年，上谒东陵，命留京办事。十三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光绪四年，丁母忧，服阕，命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八年，授兵部尚书。寻卒，优诏赐恤，赠太子少保，谥文达。

昶熙屡掌文衡，两典会试，凡朝、殿考试，阅卷历二十余次，士论归之。

论曰：袁甲三、毛昶熙并以謇谔著声，出膺军寄。甲三孤军支柱淮壖，与捻事相终始，骄帅倾排，狡寇反覆，卒能保障岩疆，其坚毅不可及也。昶熙事权未专，同时疆吏非办贼才，补苴之功，亦不可没。所陈平捻方略，具得要领。贼平之后，黜黜以寅畏纳谏，老成谋国，於斯见之。保恆济美戎行，立朝侃侃，家英国幹，郁有风规已。

列传二百六

刘长佑 刘岳昭 岑毓英 弟毓宝

刘长佑，字印渠，湖南新宁人。道光二十九年拔贡。与同县江忠源友。咸丰二年，忠源率乡勇赴广西助剿，长佑从。粤匪自桂林走湖南，忠源破之於蓑衣渡，长佑有赞画功，奖叙教谕。又从破浏阳徵义堂会匪，擢知县。三年，平衡山土匪，擢同知直隶州。忠源援湖北，遇贼崇、通间，长佑自长沙驰援，战於通城，大破之，自是独领一军。忠源守南昌，长佑偕罗泽南赴援，解吉安围，分兵克泰和，擢知府。忠源殉庐州，长佑偕忠源弟忠濬率千人驰援弗及，大愤，誓灭贼。

五年，江忠淑剿东安贼不利，骆秉章以长佑兼统其众，所部始盛。克东安，追破之新宁。六年，复郴州，擢道员。江西贼方炽，秉章奏以长佑率萧启江等诸军赴援，克萍乡，加按察使銜。遣启江复万载，进围袁州，屡击败援贼。十一月，降贼李能通为内应，克袁州。七年二月，进屯太平墟。贼由吉安大举来袭，列阵二十馀里，以骁骑冲突，将士多死亡，全军败溃。长佑下马引佩刀欲自裁，营务处刘坤一拥之上马，退保分宜。近县士民争运粮械济之，溃卒皆来归，军势复振。

进规临江，八月，石达开自抚州率二十万众来援，总兵普承尧战峡江不利，贼薄太平墟。长佑乘其营垒未定，约萧启江、田兴恕合战，江忠义、李明惠先陷阵，卢秀峰绕其后，纵击，大破之，遂围郡城。捷闻，诏嘉其奋勇，赐号齐普图巴图鲁。十二月，克临江，歼贼酋张发纪，加布政使銜。八年，长佑病

归，以刘坤一代统其众，萧启江自为一军，合克新淦、崇仁，进克抚州。是年夏，长佑复至军，屯建昌，迭败贼於新城、金谿，败入福建界。江西边境肃清，记名遇江西道员缺简放。

九年，回军湖南剿郴、桂贼，解永州围，记名以按察使题奏。石达开围宝庆，长佑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贼败走，长佑追破之九巩桥、白杨埔、大临桥、芦洪司，遂窜广西，陷兴安、灵州，直扑桂林。长佑倍道赴援，贼不虞其骤至，走庆远，追击之，所向皆捷，授广西按察使，逾月，擢布政使。攻柳州，拔之。

十年，擢广西巡抚。四月，克庆远，破达开於思恩，又破之兴安，乃遁窜。时广西土匪犹蔓延，大者踞郡县，小者千百为群，倏兵倏贼。长佑莅任，整饬吏治，兴练水师，匪氛渐戢。商货流通，税釐增倍。军事饷事差能自固，不尽仰资邻省。十一年，遣刘坤一剿柳州土匪，斩其渠伍声扬，馀党就抚。调水陆军剿浔州艇匪，克府城，斩其渠陈开。贵州匪首黄金义投诚复叛，擒斩之。同治元年，长佑亲赴浔州督防，分军进剿，迭克要隘。寻擢两广总督，以所部楚军付刘坤一接统，留剿广西诸匪。

未几，调直隶总督。时降捻张锡珠、宋景诗先后叛，畿辅骚动。二年春，长佑航海至天津，即赴衡水督师。三月，破贼束鹿，歼张锡珠。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剿匪事宜。宋景诗踞刘贯寨、甘官屯，合山东军攻之，以迟延降级留任。九月，破贼张秋镇，歼贼目杨殿一，景诗逸走，乃罢军。

四年，僧格林沁战歿曹州，捻匪益炽，畿南戒严，长佑遣兵自开州至张秋扼河防。奉天马贼入喜峰口，坐疏防议处。八月，捻匪窜山东濮、范南岸，长佑驰赴大名，击走之。疏请直隶分练六军，议定营制，加练二军，下部议行。

六年，沧州梟匪张六等劫庆云、盐山、宁津、南皮四县盐场，山东教匪应之，保定、天津、河间三府属皆骚动。长佑檄前籓司唐训方屯齐河，臬司张树声屯张秋，防捻。自率兵剿捕盐梟，贼乘虚北走，过滹沱河，众增至千馀，窜扰涿州、固安、永清、霸州，逼近京师，诏褫长佑职，以大学士官文代之。命下数日而梟匪平，予三品顶戴，率所部回籍。寻东捻平，诏念前劳，晋二品顶戴。

十年，起授广东巡抚，寻调广西。初，奸民出关劫掠越南，官兵不能制。悍酋吴终伏诛，而苏国汉复起。九年，广西提督冯子材进军龙州，国汉旋乞抚於两广总督瑞麟，仍招纳亡命，匪首邓建新、曾亚日，分路肆扰。至是总兵刘玉成擒亚日於上林社，诛之。复会广东军攻克旧街，乘胜抵海宁，匪多散亡，国汉奔东兴，亦就擒。长佑奏言：“论越南大局，则宜直捣河阳，一劳永逸。然河阳距关二千馀里，穷兵劳费，讨捕为难。今拟芟荡海阳、太原，即回师列戍，以固籓篱。庶可分助越之众，协剿黔苗；抽出关之兵，先清土莽。”十月，副将陈得贵、游击李扬才克越南从化府，遂会刘玉成克通化、白通，破琼山、北山匪巢。十一年正月，复败匪於三星山，擒其酋何三等，馀党悉平。长佑檄刘玉成暂屯镇抚，咨越南国王遣兵换防，久之不至；又以营弁滋事，暴兵非计，七月，乃撤入关内，搜捕沿边伏匪。

时匪酋黄崇英犹踞越南河阳，结白苗攻保乐，扰我镇安边。十二年春，长佑檄关内外军击走之，密奏：“越南贫弱，版章日蹙，法国蚕食於滨海，黎裔虎视於横山，桶冈则白苗跳梁，峒奔则黄酋雄踞。近闻其国君臣输款法人，黄崇英受职黎裔，虽系道听之言，亦系意中之事。臣窃谓黎裔为患，越南受之；法国为患，不仅越南受之。今欲拯敝扶衰，必须大举深入。若

合两粤之力，宽以数年之期，步步设防，节节进剿，庶交夷可期复振，而他族不至生心。否则惟有慎固边防，严杜勾结而已。“是时防越诸军尚八千人，长佑檄刘玉成引军北还，以六营屯关外诸隘，四营屯归顺、龙州，令覃远璉八营分驻关内。

十月，法人攻陷河内，黄崇英等乘机袭太原，潜与之通。山西奸民响应，北宁戒严。越南乞援，乃令刘玉成统十营进太原为左军，道员赵沃统十营分部镇安为右军。法人寻与越南议和，黄崇英为越将刘永福所败，潜伏河阳，遣党陈亚水攻保乐。十三年十月，长佑阅兵南宁，令赵沃、刘玉成进军。光绪元年二月，赵沃右军由龙澜渡河克同文，白苗弃巢遁，沃抚之为助，遂攻底定、襄安，皆克之。刘玉成左军败贼白通，阵斩邓志雄。崇英闻师至，嗾周建新拒左军，陈亚水守猛法，自当右军，凭险拒守。五月，沃军克浚台，直薄河阳，崇英败走。右军复败陆之平援众，进攻猛法。陈亚水惶惧，乞为内应，河阳、安边同日降。崇英遁走，捕获诛之。刘玉成左军亦克通化、白通，斩周建新，合攻者岩，克之。陆之平遁，宣光、金沙江上下肃清。凯撤入关。

擢云贵总督，二年，抵任。先是，滇边野番杀英人马加理，为交涉钜案，及议定，允於云南设埠通商。诏下其议，长佑疏言：“云南山川深阻，种人犷悍成性，剽掠行旅。本地绅练，恃众横行，挟制官长。上下猜忌，法令不行。万一防护不及，致有同於前案，或更甚於前案，其有害於云南一隅犹小，其有挠於中夏全局甚大。且洋人知前案难办，有免其既往之议；知后患难防，有保其将来之议。臣恐滇省官民，於已往者不以为幸免，而以为得计；将来者不引为前鉴，或敢於效尤。洋人通商，意在图利，亦断不思远害之理。应俟三五年内外官民稍稍安定，遣员商办。”长佑以滇事渐定，屡疏引病乞罢，优诏

慰留。

四年，腾越徼外土目耿荣高等攻陷耿马，长佑遣将讨之，荣高降；又剿平临安、开化、广南土匪。初，腾越苏关先之乱，其党刘宝玉逃之野山。野山在滇、缅之交，其夷自为君长，不隶羸属。刘宝玉纠野贯十三种及盖达赉夷伏罗坤山，时出劫掠。会缅甸遣官诣腾越，持图说约由野山通道列戍。长佑檄熊昭镜赴腾越，召诸土司、野贯申禁约，诱诛宝玉於千崖，诸野夷皆解散。

七年，法兵窥越南东京，诏滇、粤备边。长佑疏言：“法人自据嘉定以来，越南四境皆有商埠、教堂，胁其君臣，渔其财力。取越与否，非有甚异。其所以处心积虑，乃在通商云南。与其既失越境，为守边之计，不若乘其始动，为弭衅之谋。滇、粤三省，与越接壤，东西几二千里，要害与共，劳费殊甚。若自三江口以至海阳，东西仅数百里，以中国兵力为之御敌，兵聚而力省。以视防守滇、粤边境，劳逸悬殊。请以广西兵二万为中路，广东、云南各以万人相犄角。广东之兵自钦、连而入，云南之兵出洮江而东。别以轮船守广东顺化港口，断其首尾，法人必无自全之理。”又力言刘永福可御敌，请密谕越王给其兵食。疏入，诏下廷议。

八年，法兵陷东京，越匪纷起，广西援兵至太原，长佑檄道员沈寿榕率军出关，与为声援。长佑屡以病乞罢，慰留未许。八月，入觐，予假两月，九年，乃许开缺回籍。寻坐云南报销失察，降三级。十三年，卒於家。诏念前功，嘉其端谨老成，开复处分，仍依总督例议恤，谥武慎。广西、云南、湖南并立专祠。

刘岳昭，字荇臣，湖南湘乡人。以文童投效湘军。咸丰六年，从萧启江援江西，转战积功，累擢以知县用。启江器其才，

使领果后营。七年，破贼高安莺哥岭，连拔彭家村贼巢。进攻临江，击败援贼於太平墟。寻克临江府城，擢同知。八年，从剿抚州贼，大捷於何家村、香溪诸处。崇仁贼踞白陂墟，又破之。由上顿渡进偪抚州，贼开东门逸，复其城，擢知府，赐花翎。九年，援南康，克新城墟，进捣池江。前军溃，岳昭殿后，毙贼甚众，克南安，援信丰，解其围，加道员衔。石达开由江西拥众犯湖南，岳昭移军茶陵备之，而贼已趋宝庆，奉檄驰援。至柳家桥，遏东路，贼六万馀扑营，岳昭偕副将余星元、杨恆升等鏖战三日，毙贼数千，援军大集，贼解围而遁。是役岳昭战最力，名始显。

十年，屯江华，贼酋陈金刚踞广西贺县，阻山为固，岳昭招降其党。进拔莲塘县，破河东街贼屯，合蒋益澧军克县城，以道员记名，加按察使衔。是年冬，连破窜匪於道州、宜章，湘境肃清，赐号鼓勇巴图鲁。

十一年，骆秉章赴四川督师，疏请岳昭率所部从行。中途闻粤匪陈玉成犯湖北，陷随州，秉章令岳昭回军赴援，会诸军克之，以按察使记名。石达开由龙山犯宣恩，窥伺施南，岳昭迎击走之。而黔匪陷来凤，同治元年春，岳昭进军克其城，分军截剿，迭捷於散毛河、白兰坝两河口，抵黑洞，斩馘尤多。石达开窜四川，围涪州，岳昭会知府唐辅、副将唐有耕破之仰天窝。渡江重庆截击，解涪州围。贼败踞长宁，攻克之，复追败之先市寨、得用坝、丁子场。贼寻踞叙州双龙场，约降贼郭集益内应，破其营，殪贼近二万。贵州巡抚张亮基疏荐其才，请擢用，二年，授云南按察使；三年，迁布政使；皆未之任，留四川治军。

骆秉章奏遣援黔，九月，克仁怀，连败马汜滩踞匪。四年，克正安，追贼至清溪河，斩其渠。五年，擢云南巡抚，进规绥

阳。天台山最为城北险隘，列阵缀其前，从山后攻入，平其垒，投诚者三百馀寨。绥阳城贼吴元彪乞降，黔西北路始通。由温水进剿，平萁竹山老巢，收降铁匠坪、九仓坝及被胁岩洞二十馀处。六年，破沙窝踞贼，解大定围。拔大屯朵坝贼垒，会滇军平猪拱箐苗，又拔平远牛场屯苗巢。黔西肃清。

七年，疏陈云南军事，命赴本任。寻擢云贵总督，驻军曲靖。进攻寻甸，破七星桥木城，扼文笔山、法鼓山要冲，剽平附近村庄贼垒。收复果马，叠捷於塘子、张徐湾诸处。援贼大至，围攻果马，各营皆陷，革职留任。八年，解马龙围，进逼寻甸，贼首马天顺、李芳园乞抚，遂复其城。

云南捻乱已久，各军惟布政使岑毓英所部最强，而毓英素尚意气，岳昭开诚专任，调发进止悉听之。毓英寻擢巡抚，和衷无牵制，军事日有起色。九年，克丽江，复威远、姚州，复永北、鹤庆、镇南、邓川、浪穹，拔凤羽白米庄贼巢，平弥勒县竹园踞匪。十年，平永善蛮匪，拔宾州贼巢，平香炉山槓匪，连克河西之大东沟、小东沟及临安之五山夷寨。十一年，复贵州兴义新城，先后克永平、云南及赵州、蒙化各城。攻大理上下两关，复大理府城，诛大酋杜文秀，诏复原职。十二年，滇省肃清，赐黄马褂，疏请陛见。

光绪元年，以入覲迁延，御史李廷箫劾其规避，下部议褫职。九年，卒。署湖南巡抚庞际云疏陈：“岳昭统兵十馀年，建功之地，黔属为多；任事之艰，云南为最；请复原官。”诏允之。

岳昭之规寻甸也，杜文秀遣党万馀，战不利。从弟岳峻请岳昭速还曲靖，以固根本。贼果分党往袭，以有备不得逞。岳峻守马龙，贼围之，伺懈出击，走之。固守数月，练兵得三千人，会攻寻甸，破七星桥要隘，贼蹙乞降，犹怀反侧，岳峻率

三十人入城，示以坦白，人心始定。次日，毓英兵亦至，服其胆略。岳峻先以积功擢至道员，岳昭至滇后，专任毓英滇军，其旧部多遣去云。

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诸生。治乡团，击土匪，以功叙县丞。咸丰六年，率勇赴云南迤西助剿回匪。九年，克宜良，权县事。十年，克路南，署州事，擢同知直隶州。进攻澂江，兼署知府。十一年，克澂江贼垒，破昆阳海口贼，迤西回匪连陷楚雄、广通、禄丰，省城戒严。毓英赴援，同治元年，破贼大树营。时总督张亮基引疾去，巡抚徐之铭主抚，回酋马如龙通款，毓英往谕顺逆，如龙献所踞新兴等八城，之铭奏以毓英摄布政使。寻以安抚功，加按察使衔，赐花翎。二年，回弁马荣叛，戕总督潘铎，毓英率所部粤勇一千，与弟毓宝等守藩署。之铭微服诣毓英，司道皆集，分兵守东、南门，密召马如龙入援。如龙至，诛乱党，马荣跳走南宁，合马联升踞曲靖八属。诏嘉毓英守城功，擢道员。

率师西剿，复富民、安宁、罗次、高明、禄丰、武定、禄劝、广通、陆凉、南安诸城，及黑、元、永三盐井，进捣楚雄。会东路有警，之铭檄回省，分兵克霑益、平彝。赴楚雄督攻，克其城。进复大姚、云南、赵州、宾川、邓川、浪穹、鹤庆，分道进规大理上下关。三年，克定远，围攻镇南，大破援贼於普棚。马联升复陷霑益，犯马龙，回军破之於天生关。进攻曲靖，复马龙、霑益。进克寻甸，擒马荣、马兴才，克曲靖，擒马联升，并诛之。尚书赵光疏呈滇绅公启，言毓英所向有功，特诏嘉勉，下总督劳崇光据实保奏。四年，肃清迤东，加布政使衔，赐号勉勇巴图鲁。

西路自毓英军移去，所克诸城多复陷，仅存楚雄未失。毓英驻军曲靖，护省城运道。五年，命署布政使，劳崇光至是始

至滇受事，奏以提督马如龙专办西路，令毓英督剿猪拱箐苗。猪拱箐隶贵州威宁州，与海马姑相犄角，山溪阻深，苗酋陶新春、陶三春分据之。纠聚苗、教诸匪及粤匪石达开馀党，凡十数万人，迭扰滇之镇雄、彝良、大关、昭通，黔之大定、黔西、威宁、毕节，且及川疆，三省会剿久无功。毓英上书骆秉章，谓权不一则军不用命，原率滇军独任，期百二十日覆其巢，授迤西道，署布政使如故。

六年，擢布政使。二月，师抵猪拱箐，令张保和、林守怀领二千人，由大溜口出二龙关后，掩袭吴家屯，自督三千人攻关。贼倾巢出战，关后砲发，贼回救，毓英挥军夹击，三隘皆下，遂夺吴家屯，擒斩数千。贼自海马姑来援，截击之，斩其酋，馀贼反奔。令蔡标、刘重庆分军围剿海马姑，克红岩、尖山，贼援乃断，遂逼猪拱箐老巢。贼以巨石自山颠坠下，驱牛马突营，将士多伤亡，毓英督军搏战，斩悍酋，贼始卻。於营前掘深坎，贼所发石尽陷坎内，诱降倮人，得贼虚实，选敢死士二千，填壕以进，连破木城二，直捣其巢，纵火焚之，斩馘二万，擒陶新春及其死党，磔之，拔山男妇四万馀人。乘胜合攻海马姑，伏兵山前后，进毁贼垒三十馀，以喷筒环烧，擒陶三春及悍酋二百馀人，皆斩之，贼悉平。计自进兵至是，仅逾期四日，加头品顶戴。

马如龙剿迤西屡失利，劳崇光病歿，杜文秀大举东犯，连陷二十馀城，省垣告急。是年冬，毓英自猪拱箐凯旋曲靖，先遣弟毓宝助省防。七年春，扬言师出陆凉，而取道宜凉、七甸，连破大小石坝、小板桥、古庭庵、金马寺贼垒，进屯大树营。马如龙来会，人心始定。昆阳匪首杨震鹏夜渡昆明池袭省城，毓宝击败之，震鹏负创遁。进攻杨林，毓英鼻受枪伤，回军省城，连破石虎关贼垒，擒贼渠李洪勋，擢授巡抚。附省贼垒犹

繁，与之相持。总督刘岳昭初至滇，由马龙进剿寻甸，失利，贼势复炽。

毓英疏陈军事、饷事，略曰：“杜文秀窃踞迤西十有三载，根深蒂固。今拟三路进兵，一出迤南牵贼势，一出三姚、永北断贼援，大军由楚雄、镇南直捣中坚，使贼面面受敌，不能兼顾。臣选精锐六万，更番战守，既无停兵之时，亦免师老之患。兵勇无须外募，以本省兵剿本省贼，既习地利，复熟贼情。现在滇省兵勇乡团已调集八万有奇，拟俟附省逆垒肃清，认真裁汰，选定精锐，以资得力。滇省绿营额设马步兵三万七千数百名，承平日久，训练多疏，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仓卒有事，则募勇以代兵；饷需支绌，不能不后兵而先勇。於是兵丁愈困，营务益弛。通省营兵所存不及十一，臣拟即此六万人中，择补营额，目前仍令随征，事竣再饬归伍。既有常业，自有恆心，责以成功，收效必速。滇省近年用兵，多藉乡勇之力，拟按州县之大小，定徵调之多寡，共编乡勇四十营，分两班随营征讨，饷银仍由各地筹捐。两年之内，迤西肃清，即可裁撤归农。滇省兵勇，向於饷银之外，每名月支米三斗。现拟用兵六万，每年共需米二十馀万石，为数甚钜。历年皆按成熟田亩酌抽釐穀，约十分取其一二，资助军食，与川之津贴，黔之义穀，名异实同。今请照旧抽收，并将近年可徵地丁抽粮，全数改徵粮米，如不敷用，再行筹价采买接济，一俟军事肃清，分别裁止。滇省绿营官兵俸饷，有闰之年，需银七十万两有奇，无闰需银六十四万数千两。现既易勇为兵，则饷银较勇粮稍厚。倘因筹饷维艰，每月先给半饷，加以赏需军火各费，约共需银八万两。盐课、地丁、釐税之外，每月所短不过三四万两，应由外省协拨，较之向例协饷，有减无增。若发全饷，则每月应由外省拨银六万，较常例所增亦属无几。现在部臣指拨各省协滇军饷，

如浙江、广东、江西，距滇较远，筹拨起解，往返经年，缓难济急。请饬改作京饷，另由川、楚等省应解京饷，改拨济滇，两无窒碍。至於选任镇将，宜不拘资格，不惜情面，凡有能将三千兵以上，才当一面者，虽其名位尚卑，亦宜委署要职。其谋勇平常，仅止熟习营务，纵系实缺，另予差遣，勿使幸位。“疏入，下部如所议行。

八年春，贼酋杨荣率众数万踞杨林长坡，分党踞小偏桥、十里铺、羊芳凹、牛街、兴福寺，省城大震。毓英督诸军分剿，夺回小偏桥诸处，复连败之於萧家山、鸚鵡山，擒斩逾万，划除省东贼垒百馀。西北两方贼仍负隅拒守，毓英令副将杨玉科、总兵李维述等规迤西，与腾越义兵约期并进。於是副将张保和等克富民、昆阳，总兵马忠等克呈贡、晋宁、易门、澂江、禄丰，玉科等克武定、禄劝、元谋、罗次、定远、大姚，维述等克广通、楚雄、南安及黑琅、元水诸井。凡悍酋剧匪，擒斩殆尽，省城解严，被诏嘉奖。

九年，澂江回复叛，踞府城，毓英率军往剿，围其郭，十年二月，克之。并拔竹园、江那诸贼巢，迤西军亦克丽江、剑川、永北、鹤庆、宾川、姚州、镇南诸城。疏言：“滇省前事之误，东南未定，遽议西征，屡致丧师失地。今通筹全局，必先扫荡东南两迤，然后全军西上，方无后顾之忧。”

十一年，迤东、迤西两路悉平，西军亦先后克复永昌、邓川、浪穹、赵州、云南、永平、蒙化及上下两关，而大理贼犹坚守，恃腾越、顺宁互为应援。十一月，毓英亲往督战，先断贼援，直薄城下，掘隧道，陷城垣数十丈，夺东南两门入。贼守内城，昼夜环攻，守陴贼多死。杜文秀穷蹙服毒，其党舁之出城诈降，斩首传示，勒缴军械，贼党犹请缓期。毓英令杨玉科率壮士二百入城受降，布重兵城外夹击之，斩酋目三百馀名，

生擒杨荣、蔡廷栋、马仲山，磔於市。大理肃清，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十二年，顺宁、云州、腾越皆下，全滇底定，加太子少保，晋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十三年，兼署云贵总督。光绪二年，丁继母忧。五年，服阕，授贵州巡抚，加兵部尚书衔。七年，调福建督办台湾防务，开山抚番，濬大甲溪，筑台北城。八年，署云贵总督，九年，实授。

法越兵事起，自请出关赴前敌，屯兴化。十年，命节制关外粤、楚各军。会广西军溃於北宁、太原，毓英全师退屯保胜，以未奉命，降二级留任。七月，命进军决战，连复越南馆司、镇安、清波、夏和诸县，屯馆司关，规取河内诸省。令丁槐、何秀林攻宣光，以地雷毁其城，擒斩甚众。十一年，京察，开复降级处分，令覃修纲攻克緬旺、清水、清山。法兵援宣光，掘地营延袤十馀里扼之。破法兵於临洮府，夺梅枝关。连克不拔、广威、永祥，进捣山西、河内，广西军亦收复谅山。越南兴安、宁平、南定、兴化、太原各省闻风响应。会和议成，诏班师。五月，回驻边关。十二年，会勘边界，兼署巡抚。十三年，剿顺宁倮黑夷匪张登发，平之。十四年，京察，议叙。十五年，皇太后归政，晋太子太保。寻卒，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云南、贵州建专祠，谥襄勤。子春煊，官至四川总督。

弟毓宝，从毓英转战云南，功最著，累擢道员，赐号额图琿巴图鲁。光绪十年，出关援剿宣光、临洮，旋克广威府、不拔县、梅枝关，赐黄马褂。十四年，授福建盐法道，擢云南按察使，权布政使，护巡抚，兼护总督。二十一年，调贵州布政使，未行，复调云南。毓宝勇於战阵，不谙文法，御史溥松劾其护总督时，任用私人，政刑失当，坐夺职，卒於家。云贵总督崧蕃疏陈毓宝战功，诏复原官。

论曰：刘长佑朴诚廉毅，老於军事，时病其失之慈柔。自言：“於是非邪正，不自欺以欺人。”非饰辞也。滇、粤筹边，尤有远见。刘岳昭治滇，能屈己以听岑毓英。毓英与滇事相始终，跋扈霸才，竟成戡定伟绩，信乎识时之杰，能自树立者已。

列传二百七

韩超 田兴恕 曾璧光 席宝田

韩超，字南溪，直隶昌黎人。道光十四年，副贡。二十二年，天津治海防，超诣军门献策，事平，奖叙州判。寻以府经历拣发贵州，历署三角屯州同、独山知州。独山多盗，号难治。超募勇训练，用土民为乡导，擒其渠。胡林翼守黎平，深倚重之，言之巡抚蒋霨远，超由是知名。

咸丰元年，乌沙苗倡乱，超从林翼进剿，驰风雪中，先后斩获数百人，馀党悉平。论功，以知县用。二年，署清江通判。知黔将乱，捐俸募勇士八十人，练成劲卒。四年，独山土匪结粤匪内犯，超率兵练迎击，分军出贼后，攻其不备，擒贼首杨元保，复深入广西南丹州境，击诸匪平之，加同知衔，赐花翎。桐梓匪杨凤窜永宁，合黔西匪王三扎巴连陷数城，围遵义，超驰至，败贼南关，阵斩王三扎巴，立解城围。复追败诸葛章司河，擒杨凤斩之，馀党尽歼，擢知府。五年，苗乱蔓延，超驰援台拱，解黄平、平越围；转战至施秉、镇远，贼堑山断道，以阻官军。超以孤军驰突其间，大小数十战，补石阡知府。

超性刚直，有胆略，每与上官争执是非，上官责以剿贼而靳其饷，饥师转战，往往求协助於邻省。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交章论荐，侍郎王茂蔭亦疏荐之，诏下巡抚问状，以道员记名。九年，授贵州粮储道。时苗、教各匪连陷诸郡县，驻军工口水汛，扼其中，使苗、教不得合，且遏其下窜湖南之路。贼出全力扑之，超约楚军夹击，贼大溃。剿思州响鼓坪，

施秉土地坪，镇远金鼎、锋严、唐家营诸贼巢，擒贼目张东山、欧光义等，镇远所属皆平。

民团旧以十户养一壮丁，超因其意稍变通之，官募士而民输粮；又籍叛产分授降众、流人，以田代饷；行之二年，得兵三千人。自军兴，协饷不至，地方官吏争抽取釐金以为补助。超建议釐金统一，一抽之后，不复再抽，商无滞累，饷用差给。十年，命帮办贵州剿匪事。十一年，署按察使。提督田兴恕疏陈超前后战功，加布政使衔，赐号武勇巴图鲁。诏予二品顶戴，署贵州巡抚。田兴恕方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超久在行间，亦以肃清全黔为己任。

同治元年，田兴恕罢，乃命超办理防剿事宜。时尚大坪、玉华山两处为贼巢，遵义、安顺、思南、大定、铜仁、石阡诸府所在皆贼，五月，回匪陷兴义，云南叛回溃勇扰境，粤匪亦由川窜至正阳、庙堂并桐梓、松坎诸地。超令总兵吴安康进剿，用内应夜纵火攻破贼巢，擒匪首倪老帽斩之，出难民二千余人。六月，闵家场踞贼纠集苗、教诸党徧江口，天柱匪首亦纠合土匪攻陷县城，分股窜湖南晃州、高寨，陷工白水、青谿两城，谋截楚军粮道。超令总兵罗孝连、道员赵国澍进攻安顺仲匪，夷其垒，擒斩贼酋韦登凤等。尚大坪贼复约苗、教分掠江内，超令孝连断其归路，国澍等驰军迎击，复令副将赵德元出冷水河、梯子岩进袭尚大坪，立破之，印水汛城同时克复。进平玉华山贼巢，攻拔瓦寨，复天柱县城，特诏嘉奖。道员邓尔巽、总兵李有恆，破王家苗寨、夹马洞诸贼巢，获其酋李玉荣等。黄、白号，教匪窜遵义，知府李德莪击破之於三台山，夺五里坎诸隘口。副将周宏顺进攻石阡，毁老王贼巢，诸就抚。

石阡、铜仁苗匪攻毁镇远营垒，工白水戍军亦溃，遂南掠松桃，北攻天柱。湖南援师至，贼始引去。诏斥超专恃援军，

有负疆寄。云南方议抚回，巡抚徐之铭咨会停剿，而回匪益恣，窜陷安南、兴义，分扰郎岱、永宁、归化，诏原其误信抚议，免议处。石达开自川回窜，分三路，一走遵义，一走黔西，一走桐梓。遣沈宏富、李有恆、余祖凯击之。田兴恕以教案获谴去官，黔军益单。二年，乞病回籍。光绪四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诏念前功，赐恤，谥果靖。贵州请建专祠，并附祀胡林翼祠。

田兴恕，字忠普，湖南镇筴人。年十六，充行伍，隶镇筴镇标。咸丰二年，从守长沙。贼屯湘江西岸，军中募敢死士夜惊贼营，兴恕请行，夜浮小舟往，潜燔贼营，贼骑数百追之，泅水免。巡抚骆秉章奇之，委充哨官。五年，从克郴州。六年，领五百人号虎威营。从萧启江援江西，克万载、袁州。七年，战上高英冈岭，深入被围，左手受创，亡马，步战，他将驰救，得免。是役以少击众，毙贼千数。进攻临江，掘地道轰城，先登，再被创，贼死拒未下。援贼大至，启江议暂退，兴恕不可，曰：“兵在精不在多，原为前锋。”率所部直贯贼阵，贼张左右翼围之，后军望见兴恕旗指东麾西，贼皆披靡，夹击，贼大败窜走，遂复临江。八年，克崇仁、乐安、宜黄、南丰，积功至副将，加总兵衔，赐号尚勇、挚勇两巴图鲁。

贵州苗、教匪炽，黎平府被围久。兴恕奉檄赴援，至即攻破贼营，连战三日而围解，进克古州、永从，署古州镇总兵。九年，石达开围宝庆，兴恕率四千五百人赴援，扼九巩桥，无日不战，历月馀，粮药将罄，选死士欲以一战决胜负，会李续宜援军至，内外夹击，毁附城营三，连日攻下，势如破竹。达开窜广西，遂移军靖州防黔边，命署贵州提督，督办贵州军务，增军盈二万。十年，道铜仁，取印江，分军略思南、石阡，进克猫猫山贼巢。

石达开由广西入贵州，连陷数县，省城大震。巡抚刘源灏趣赴援，兴恕奏言：“黔省上游道路分歧，贼若以一军扰黔，一军入蜀，道远兵单，断难兼顾。已檄韩超防镇远，沈宏富守湄潭，刘义方进松桃，臣驻石阡，居中调度。贼如上窜，则亲会川军以攻之；窥楚，即驰还靖州。”时兴恕已实授提督，诏授钦差大臣，命援省城。师至，部署省防，督军赴定番迎剿，贼弃城而走。

十一年，兼署巡抚。时回、仲、苗、教诸匪分扰，上下游几无完土。兴恕分兵援剿，战屡捷。招抚匪首唐天佑、贾福保、陈大六、柳天成等，克复归化、荔波、定番、广顺、独山诸城，疏通驿路，军威渐振。兴恕年甫二十有四，骤膺疆寄，恃功而骄，又不谙文法，左右用事，屡被论劾，乃罢兼职，以韩超代之。

同治元年，罢钦差大臣。会法国教士文乃尔传教入黔，因事龃，兴恕恶其倔强，杀之，坐褫职，赴四川听候查办。经遵义旺超，值云贵总督劳崇光为贼所困。兴恕骤马冲入，大呼：“田某在此！”贼惊溃，翼崇光出。寻论罪遣戍新疆，行至甘肃，总督左宗棠奏请留防秦州。十二年，释归。光绪三年，卒於家。

曾璧光，字枢垣，四川洪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记名御史。入直上书房，授恭亲王奕訢、醇郡王奕𪚩读。咸丰九年，出为贵州镇远知府。同治元年，署贵东道。二年，剿平铜仁踞贼萧文魁，赐花翎。云贵总督劳崇光荐其才，迭署粮道、按察使、布政使。

六年，予二品顶戴，署贵州巡抚。七年，实授。贵州地瘠乱久，北境接四川，东境接湖南，军事悉倚邻援，本省饷既艰窘，将多骄蹇。总兵林自清劾罢后，戕兴义县令，率所部万人

扰川境。八年，璧光密遣提督陈希祥擒斩之，令吴宗兰剿青山余匪，克普安、安南。时席宝田军已由东路进规台拱，省城附近诸匪糅杂，出没无常。九年，周达武调任贵州提督，率川军至贵阳，渐次勘定。自军兴乡试久停，至是年始补行，人心益定。与达武议增兵扼要驻守，令道员蹇闾破遵义贼，擒其酋吴三；令提督刘士奇克都匀，殪其酋吴章。

十年，令提督锺有思等进剿上游，克永宁、威宁，下游诸军擒悍贼潘得洪，收复八寨等城。又收复上江、下江、三角各城，平上游镇宁、归化贼巢，殪永城踞贼侯大五，斩郎岱金家砦踞贼金大七，盘江北岸肃清。又破毕节、威宁诸匪，清八寨、三角余贼，毁其巢。令总兵何世华击斩安南贼酋潘么，进克贞丰，西路悉平。十一年，周达武率所部会楚军定苗疆，诏嘉调度有方，予优叙。

十二年，会滇军克新城老巢，全省肃清，加太子少保、头品顶戴，予云骑尉世职。寻新城防军索饷譁变，匪首何玉亭攻新城，遣其党黎正关攻兴义，分军驰剿，捕诛其渠，事旋定。光绪元年，卒於官，追赠太子太保，依总督例赐恤，谥文诚。四川、贵州请建专祠。

席宝田，字研芑，湖南东安人。诸生。咸丰二年，率乡团杀贼，复县城，奖叙训导。六年，刘长佑援江西，招参军事，遂从转战，积功累擢同知直隶州。九年，石达开由广西犯湖南，宝田从解宝庆围，擢知府。十年，骆秉章令募千人号精毅营，防湖南边。广东贼犯郴州、桂阳，击走之。同治元年，石达开复由广西入境，连败之於黔阳，克来凤，以道员记名，加按察使銜。

二年，粤匪黄文金大举犯江西，命提督江忠义赴援，宝田副之，战饶州桃溪渡，大破之；又迭破之於湖口、洋塘、石门、

青山桥，贼引去，趋池州，围青阳。宝田袭石岭，破贼卡，分军遮其前，命水陆夹击，文金遁走，遂解青阳围，累功赐号业铿额巴图鲁，加布政使衔。江忠义卒於军，宝田代领其众，留防江西。三年，李世贤、黄文金复合犯江西，将以遥掣江宁之师，宝田逆击白沙关，夺枳桥要隘，钞击於大济关、泥岭关，贼窜山谷，复金谿，以按察使记名，授云南按察使。

时杨岳斌初至江西督办军务，檄宝田援南丰，坐迁延被劾，降知府，留军。会大军克江宁，群贼拥洪秀全子福瑱逸出，由开化犯玉山，走泸溪，宝田邀击於新城，进至石城杨家牌，擒洪仁环、洪仁政、黄文英等。福瑱匿山谷中，捕得之，槛送南昌，伏诛。诏复宝田原官，予云骑尉世职，赐黄马褂，授贵州按察使。时馀贼汪海洋等走广东，四年，宝田自平远邀击，降万馀人，又扼铁石岭，降者二万，诸军合击於嘉应州，全数荡平。论功，江西军以宝田为第一，诏以布政使记名，遇缺题奏。军事既定，请回籍终养，允之。

贵州苗、教诸匪构乱十有馀年，东路素倚湖南援军，自粤匪平后，议大举剿平。先是授兆琛为贵州布政使，偕总兵周洪印率师往，积岁无功。李元度围荆竹园，亦久不下。巡抚李瀚章、刘昆先后劾罢兆琛、洪印，元度亦镌级，荐起宝田招集旧部万人入贵州，总统东路诸军。

六年冬，进军石阡，荆竹园为教匪老巢，宝田审视地势高峻，匪砦环列，惟北面平夷可掩入。七年元旦，进攻，部将黄元果先登，诸将肉薄垒下，一日平十八砦，克荆竹园，擒斩匪首萧桂盛、何瑞堂，其旁三十六砦相继攻下。捷闻，被珍赉。夏，进规寨头。寨头为苗疆门户，诸苗帑贿资粮所萃，连拔东西三屯，阵斩苗酋桂金保，破援贼张臭迷，攻下台笠、丁耙塘诸砦，遂克寨头。分军克天柱，斩其酋陈大六。

会丁继母忧，回籍治丧，提督荣维善暂领其众，寻诏夺情趣赴军，进攻台拱。台拱苗最强，踞清江、镇远二城为犄角。宝田请增兵万人，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领之出晃州为北路，宝田自当南路，令荣维善用雕剿法，转战山谷间，破诸苗砦，渐近镇远。润昌、子垣由思州进攻镇远府城，克之。八年二月，维善连破董敖、公鹅两隘，遂克清江城。两军合趋黄飘，山地狭峻，人行顶趾相接，遇伏。维善军疾行先出险，润昌军误以为陷伏中，争道相挤，为贼所乘，润昌、子垣皆战歿。维善闻变，率二百人驰救，被围，为苗所擒，遇害。於是苗氛复炽。

张秀眉犯巴冶，宝田亲督军击走之，进克稿米，令龚继昌、苏元春破苗寨，击走张臭迷等，分军守镇远、施秉。时以宝田军苦战年馀，尚未深入，议罢其军，刘昆仍主专任，复增兵万人，分三路进。九年，会攻施洞，克之。苗走九股河，白洗苗来援，击败之。进攻台拱，破革夷诸砦，薄台拱城下，苗弃城走，克之，加头品顶戴。进军九股河，分别剿抚，凡平黑苗砦二百馀所。鸡讲、丹江苗皆请归化。十年，进攻凯里，一鼓而下。苗溃走雷公山，麇众六七万人，黄茅岭、雷口坪、九眼塘、燕子窝诸寨皆绝险，宝田督诸军冒暑入山，合击张臭迷，斩馘三万，燔其庐舍，剿洗一空。驻军施洞口，宝田遽病风痺，乞假医疗，命部将龚继昌、苏元春、唐本有、谢兰阶分统其军。军事进止机宜，仍禀命於宝田。

十一年，三路进兵，凯北以北悉定。合攻乌雅坡，诸酋皆在，以长围困之。迭战，斩九大白、岩大五於阵，先后降者数万。四月，擒张秀眉、杨大六、金大五等，槛送长沙，伏诛。张臭迷先逸，捕得戮之。诸酋或降或斩，无脱者。苗疆平，诏晋宝田骑都尉世职，家居养痾。光绪十二年，诏以宝田前擒洪

福瑱功，命曾国荃绘其像以进。十五年，卒，赠太子少保，优恤。原籍及江西、贵州建专祠。

论曰：贵州之匪，总名有六：曰苗匪、教匪，曰黄号、白号，其小者曰槓匪、仲匪，其他滥练、游勇、逆回、悍夷，揭竿踵起，不可悉数。始於咸丰四年，无兵无饷，不能制也。韩超有办贼之才，久屈下僚，事权不属。田兴恕入黔，兵威始振，超亦骤起，未久相继去。张亮基治黔数年，亦仅补苴。中原大定，曾国藩乃议以湖南兵力、饷力为平黔根本，而骆秉章亦令刘岳昭剿黔北以保川边。后专倚席宝田，戡定苗疆。自周达武以川兵、川饷济黔之不及，曾璧光赖之以竟全功。盖阅二十年而后大定。古云：“蛮夷之人，先叛后服。”盖以地势使然。然使若韩超者早膺疆寄，其延祸或不致如是之甚。弭乱之道，在得其人，用人之道，必尽其才，固古今不爽者尔。

列传二百八

沈兆霖 曹毓瑛 许乃普 子彭寿 赵光 朱崧
李菡 张祥河 罗惇衍 郑敦谨 庞锺璐

沈兆霖，字朗亭，浙江钱塘人。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九年，大考二等。二十五年，迁司业。二十六年，迁侍讲，入直上书房，授惇郡王读。二十九年，迁侍讲学士，直南书房。历詹事、内阁学士。咸丰二年，擢吏部侍郎，督江西学政。

三年，粤匪自武昌下九江，兆霖请速援南昌。上谕以军事，兆霖奏言：“江西会城虽暂可无虑，贼扰外府，省兵不能兼顾。外府各有团练，如肯齐心协力，何藉分兵？即如抚州乡团不下数万，皆留保本村，官兵祇三百，已调赴会城。如团练不能合力，贼至何以御之？其故皆因坚壁清野，旧议祇守本村，并不出战，不知事与嘉庆间川、楚教匪不同。川、楚教匪劫掠村庄，自以坚守堡寨为是，今贼专攻省会、郡县城池，城既破，乡勇亦相与解散矣。抚州如此，各省各府亦必皆然。乞饬直省当於练勇中精选十之二三，联为乡兵，统以练达有位望之人。遇本县有警，互相救援。其外府、外县仍不得调往，以免扰累。”得旨允行。寻以病乞罢。

五年，病痊，署吏部侍郎，仍直南书房。兆霖疏言：“安徽各郡，江北安、庐、和，江南池、太，皆为贼踞。巡抚驻庐州，东北徽、宁、广三属，几为巡抚号令所不及。事急则向浙江请饷，事平则泄沓如前，不加整饬，旋收旋失，糜饷殃民。

臣察徽、宁二府，山川险固，地皆可守，民亦健奋，歙、休宁二县，尤多富民。宜於皖南设大员，专辖四府、一州，庶以饬吏治，固民心。度险设防，皖抚得专心於江北，浙抚亦不至牵制於皖南。”疏下廷议，改池太道为皖南道，得专摺奏事，如福建台湾道例，从之。寻兼署工、兵二部。

六年，授吏部侍郎，调工部，复调户部。八年，命往通州察覈通济库，奏请如户部三库例，以仓场侍郎兼管，佩印钥，著为令。九年，擢左都御史。十年，署户部尚书。七月，英吉利、法兰西兵内犯，兆霖疏请专讲守御，勿汲汲言抚。九月，授兵部尚书。抚议既定，上犹驻热河，兆霖与诸大臣奏请回銮，上命待明年。兆霖复奏请明年春融，即启蹕还京。寻调户部。

十一年，穆宗回銮即位，命充军机大臣。甘肃西宁撤回为乱，总督乐斌遣提督成瑞率兵讨之，逗挠不进。乐斌用西宁办事大臣多慧议招抚，乱久未定。上命兆霖偕尚书麟魁往按，尽发乐斌等瞻徇贻误状，乐斌戍新疆，成瑞、多慧逮京治罪。同治元年，命兆霖署陕甘总督，亲督兵自碾伯进击撤回，屡败之，撤回乞降。七月，师还，次平番二道岭沟，雨雹，山水骤发，兆霖及从行兵役并没。水退，得兆霖尸，犹端坐舆中。布政使恩麟以闻，上深惜之，赐恤，赠太子太保，谥文忠。

曹毓瑛，字琢如，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七年拔贡，授兵部七品小京官，迁主事，充军机章京。二十三年，举顺天乡试，再迁郎中。咸丰十年，擢鸿胪寺少卿。时江南大营溃，总督何桂清弃常州，苏、常相继陷。毓瑛疏陈军事，略曰：“拯溺救焚，其事宜急而不宜缓。捣虚批亢，其事宜合而不宜分。臣前读都兴阿奏，拟自英山由豫境绕赴徐、宿，以达江北，而曾国藩通筹方略，拟分三路进剿，俟八月大举。窃谓都兴阿由豫境以达江北，程途纡远，非两月不能到。浙江自萧翰庆阵亡，江

长贵自平望退守，锐气尽消。以屡溃之孱兵，御剽悍之勍贼，待至八月，松、太、杭、嘉、湖诸郡势将瓦解，蔓延愈广，规复愈难。为今计者，都兴阿宜自英、霍取道临、凤以抵江北，不过旬日，即由通、泰渡江，直抵江阴，进攻常州、无锡为一路，而以周沐润所募沙勇副之；镇江现有兵万馀，巴栋阿、冯子材、向奎进规丹阳为一路；薛焕在上海增募勇丁万人，由嘉定、太仓、昆山进攻苏州为一路，而命张玉良出嘉兴、平望以副之；曾国藩率楚师由宁国取道广德，进抵嘉、湖为一路，策应诸军，而令米兴朝攻宜兴、溧阳，周天受攻高淳、东坝，曾秉忠督长龙船入太湖以副之。攻贼之所必救，据贼之所必争。俟曾国藩新募勇至，然后分路进剿，庶於事有济。”

英、法两国合兵犯京师，上幸热河，军书旁午，枢臣未全从，上命择章京资深才优者佐诸大臣办事。毓瑛在直久，诸大臣欲举以应，固辞，遂越次用焦祐瀛。十一年，穆宗即位，诸大臣皆谴罢，乃命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迁顺天府丞。同治元年，迁大理寺卿，授军机大臣。二年，擢工部侍郎，调兵部。三年，江南平，加头品顶戴，赐花翎，署兵部尚书。四年，擢左都御史，寻授兵部尚书。五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愍。

方端华、肃顺擅政，毓瑛独不附。及佐枢政，廉慎勿懈，每谓：“军旅大事，患在信任不专，事权不一。古来良将，率以掣肘不能成功。”时以为名言云。

许乃普，字滇生，浙江钱塘人。拔贡，考授七品小京官，充军机章京。嘉庆二十五年，成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道光三年，直南书房。四年，大考二等，擢洗马。五年，督贵州学政，任满回京，仍直南书房，累迁侍读。十三年，复以大考二等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三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擢刑部

侍郎，罢直南书房，专治部事。调吏部，又调户部。二十一年，擢兵部尚书。二十五年，坐事镌五级，补太常寺少卿，迁光禄寺卿。

三十年，文宗御极，命仍直南书房。诏求言，乃普疏言：“方今先务，莫急於正君心，培圣德。请敕馆臣合列朝圣训，依类分门，排日进呈，庶政奉以为宗。恩诏各省保举孝廉方正，请敕下各直省学政考覈学官，学官得人，所举庶几可恃。刑部於致死胞伯叔及胞兄之案，以事关服制，往往夹签声明，并非有心干犯，巧为开脱。请敕下刑部斟情酌理，俾无枉纵。各省绿营弁兵平时宜加意训练，武职到京，兵部验看时，当令兼演火器。”疏上，得旨：“下所司议奏。”复申谕刑部及各督抚，服制案罪名务得实情。咸丰二年，授内阁学士。乃普疏论军营奏报欺饰，得旨，令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督抚力除积习，严为稽察，其朦混掩饰者，据实严参。擢兵部侍郎。三年，粤匪陷九江，扰皖北，觊觎北乡，而庐、凤守御单弱，乃普疏请调黑龙江兵，道山东、江南，径赴安徽，远可张苏、浙之声援，近可固庐、凤之门户。调刑部，寻擢工部尚书，调刑部。

国子监司业崇福奏请豫徵山西咸丰四年钱粮，军机大臣等会议，推及陕西、四川两省，乃普偕侍郎何彤云奏言：“各省情形不一，应由各督抚体察情形。山西被贼各州县及陕西之延安、榆林、绥德、兴安，四川之宁远各府，地瘠民贫，均请免其借徵。至畸零小户，有田数亩或数十亩，仅足糊口，仍令照常例完纳，庶民力不至重困。”又奏言：“时值严寒，用兵尤宜抚恤。闻通永镇兵四百名，去贼最近，而强半尚衣秋衣；重以行营所在，百物昂贵，无钱者往往须取於民，以致负贩裹足，兵士转不免於饥寒。请飭统兵大臣悉心筹度。”从之。又言：“江南大营老师糜饷，皆由琦善等意见不和，舒兴阿自陕赴皖，

所在稽留，沿途需索。今命与江忠源会剿，不独难以和衷，且恐因之掣肘。又方今饷需艰难，军务一日未葺，即度支一日不敷，惟在大师刻日奏功，以纾天下之困。请皇上严加督责，信赏必罚，以振暮气。”疏上，嘉纳之。

四年，刑部主事王式言坐承审命案，听授请托，失入绞罪。事闻，上命裕诚等按治，乃普以式言本门生，奏请回避，弗许。既而裕诚等讞式言仆受賕，上责乃普回护，降补内阁学士，罢直南书房。寻迁礼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六年，迁工部尚书。八年，命督五城团防。九年，调吏部。十年，文宗三旬庆辰，加太子太保。九月，以病乞罢。同治五年，卒，谥文恪。

子彭寿，字仁山。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少詹事。咸丰十一年，文宗崩，命议郊配礼，彭寿偕大理寺少卿潘祖蔭奏言：“臣读大行皇帝圣制甲寅孟夏斋宫即事诗，末句‘以后无须再变更’，注云：‘天坛配享，三祖、五宗为定，永不增配位。恐后代无知故违，则仪文太繁。’臣等仰瞻圣藻，躬悬斋宫，言法行则，非博谦让虚名。弓剑未寒，不忍顿生异议。”礼遂定。

时肃顺等获罪，彭寿请察治党援，旨令指实。奏言侍郎成琦，太仆寺卿德克津泰，候补京堂富绩，侍郎刘昆、黄宗汉。得旨：“纠弹诸事，朕早有闻，特惩一儆百，力挽颓靡。此后不咨既往，诸臣亦毋以党援陈奏，致启讦陷。”于是陈孚恩等谴黜有差。彭寿又以载垣等随事刻深，户部五字官钱案请再清釐，从之。同治初，再迁内阁学士，署礼部左侍郎。五年，卒。

赵光，字蓉舫，云南昆明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转光禄寺少卿，五迁内阁学士。擢兵部侍郎，调户部。

文宗即位，奏陈时务，略言：“安民先察吏，州县为亲民

之官，秩卑责重。捐例屡开，仕涂益杂。幕友招摇，书役播弄，贿嘱情托，靡所不至。正供则挪移侵亏，讼案则株连搁压，偶或参劾，辄筹抵制。大吏虑其噬脐，曲予宽容，同僚相率效尤，成为习惯。应请飭令督、抚、司、道，严行举错，以肃官方。国家糜饷养兵，冀收实用，近日营伍将弁，虚文操演，厮役士卒，养尊处优。空名渔利，器械不修，枪砲无准，而水师尤为窳敝。往往居岸自適，风沙水线，都未研习，洋面不靖，盗劫频闻。前者海疆有事，船远距而弹施，敌近前而药罄，束手无策，栗体先逃。凡诸军备，转为寇贖。甚至轨律尽隳，沿途坐索，长官乞哀，乃始进行。军威不肃，一至於此。夫练兵必先练将，材艺迈众，忠勇无前，如昔时杨遇春辈，渺不可得，缓急何恃？应请飭令将军、督、抚、提、镇，整齐营伍，鼓励人才，以修武备。诘奸除暴，莫如保甲，近来直隶、山东盗贼日众，至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咽匪，广东之土匪，贵州之苗匪，云南之回匪，肆意强横，目无法纪，邪教充斥，名目纷繁。煽诱既众，蹂躏弥多。地方文武，恐滋事端，惟务姑息。胥差既蒙贼纵容，兵弁复得规徇隐。幹吏严拘，则声息潜通，夺犯戕官，酿成巨患。其愚懦者，但期文过，讳盗为窃，避重就轻，以至匪徒益无忌惮，祸不胜数。应请飭令各直省督抚，认真整顿，奉行保甲，缉捕勤能，据实奖励；疲玩者撤参重处，以戢盗风。直省仓库钱粮，各有定额，州县官如果俛数徵解，交代清晰，何至亏空盈千累万？其致此之由，厥有数端：或纨绔而登仕版，习尚奢华；或庸瞶而昵亲随，开销浮滥；或负累已深，官项偿其私债；或交游太广，正款供其应酬。寅支卯粮，东挪西掩，有漕者藉口于帮丁之需索，解库者归咎于粮价之增昂。道府察知，往往碍于情面，曲意弥缝，后任虑招重怨而不敢发，上司恐兴大狱而不敢参，即使查抄，终归无著。是以州县交代，

有历数任而未算结者，有合数十州县而未盘查者。前者钦差大臣会同各督抚清查整理，严定章程，亏短各案，业已分别摊赔。第恐旧亏未完，新亏已续，应请敕令各直省督抚督同司道各官详细查覈，交代未清者，停其委署升补，亏那者严参，以清积弊。”疏入，优诏嘉纳。

三年，擢工部尚书，调刑部。八年，命偕尚书周祖培等督五城团防事宜，历兼署工部、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四年，卒，谥文恪。

朱崧，字致堂，云南通海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御史。道光十二年，畿辅灾，广东副贡生潘仕成捐赆助賑，赐举人。有援案以请者，崧疏言：“仕成本副贡，去举人一间，赐以举人，於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厥后叶元埜、黄立诚次第援请，若因此遂成定例，生富人徼幸，阻寒士进修，於事不便。应请旨飭各督抚，水旱偏灾，捐输应奖，不得援引前案。”上嘉纳之。五迁至内阁学士。十七年，擢兵部侍郎，迭兼署吏、户二部，坐事镌五秩。二十六年，补内阁侍读学士。

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画一，上命各省督抚议奏。崧疏言：“泉布之宝，国专其利，故定赋以粟，而平货以钱。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一轻一重，张弛在官，而权操於上。今出纳以银，钱几置诸无用。虽国宝流通，然流於下而不转於上。於是富商市侩，得乘其乏、操其赢，而任意以为轻重。若使官为定价，且必格而不行。要在因其便使人易从，通其变使人不怨，行其权使人不疑。方今盐务疲敝，皆以银贵钱贱为词，以盐卖钱而不卖银也。卖钱即解钱，人必乐从，长芦盐价可解京充饷。请於东西城建库藏钱，以户、工左右侍郎掌之，按时价

搭放各旗，就近赴库请领，以免其转运，并严禁克扣、短陌、攙杂诸弊。两淮盐价，解备河工岁修。淮上全工，水路皆通，輓运较易，工次雇夫购料，俱系用钱，此两便之道也。农民以钱输赋，天下十居七八。地方官收钱解银，每致赔累。江西抚臣吴文镛前奏：‘本省坐支之项，收钱放钱；解部候拨之款，徵银解银；兵饷役食，请照时价改折。’其言不为未见。惟全行收钱，往返搬运，倍增劳费。通省绝无银币，亦未免偏枯。拟请州县徵收，向来徵银解银者置无论，但照现在收钱者，量钱粮多少，视附近地方兵役众寡，酌减应解银数，以纾其困。除易银解司之外，即以钱抵银，每银一两，折钱若干，酌定数目，按照时价，支放兵饷役食。应有耗羨平馀，仍行提出解司，而本管同城之官俸，本州县之书工、役食、祭祀、驿站，本地方分汛之兵饷，俱准坐支。馀则视道路之远近，解存道、府、藩各库，以放兵饷。时价则视省垣为准，以开徵前十日为定，由藩司通飭遵照，半年一更。饷银每两折钱多不过千七百，少不过千二百，取为定则，不得再减。至文武官廉俸无可坐支者，兵丁屯驻之区，附近州县无收钱者，皆发银如故。官局钱搭放向有成例者亦如故。如是，则虽变而实因，不至纠纷窒碍。至如百姓出粟米麻丝易钱输赋，久已习为故常，向收若干，今折若干，凡自封投櫃者，不遽改折，是於民无扰也。兵丁领银，仍须易钱然后適用。每至兵领饷时，不准铺户抑价，今照定价放给满钱，此於兵无亏也。先时银多，则官以收钱渔利；今时钱贱，则官以易钱赔累。多用钱则少解银，即累亦因而减，迨银价平时，又复可获羨馀，此於官有益也。或谓钱收于上，则廛市一空，恐致钱荒。不知兵役领钱，仍行於市，地方官除存库外，尚有大半必须易银解司，则其钱亦行於市。且今日之弊，不在钱荒而在钱滥，欲救其弊，莫利於收钱，尤莫利於停铸。

当此钱贱之时，暂停鼓铸，以工本之银，发出易钱，实收上库。薄小者汰之，则私铸难行，而官钱日多，钱价可平，而制钱一千准银一两之例，可得而行矣。是知停铸者用钱之转关，平价者绝私之微权也。将欲平价，非使银钱相埒不可，为平价而暂停铸，迨价平而复开炉，所谓欲赢先缩，一张一弛之道也。夫损上必期益下，今钱值日贱，物价日贵，泉府费两钱而成一钱，官兵领一钱则仅当半钱。无益於民，有损於国，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总之可用钱则用钱，必须用银则仍用银。附近则用钱，致远则用银。子母相权，赢缩有制，补偏救弊，无逾于此。惟各省情形不一，因地制宜，随时变通。当责各督抚体察酌议尽善。”疏入，上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行。

历通政副使、内阁学士。二十九年，授仓场侍郎。咸丰四年，病，乞罢。五年，病痊，复授户部侍郎。六年，擢左都御史。迭署兵、礼二部尚书。十一年，又以病乞罢。同治元年，卒，谥文端。

李菡，字丰垣，顺天宝坻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再迁侍讲，大考二等，擢侍讲学士。二十一年，迁少詹事，督安徽学政，累迁通政使。二十五年，擢左副都御史。

咸丰元年，署礼部侍郎，应诏上疏：“请戒饬诸臣：一曰振因循。积习相仍，中外一辙。用兵无可退之理，乃引疾归田，抽身保位，则因循在军旅矣。治水为难缓之功，乃自冬徂夏，漫口未合，则因循在河防矣。雍沙番案，琦善以总督大员，犹复语多狡饰，以至往返鞫讯，则因循在刑法矣。顺天武清县逃犯，竟敢窝藏匪徒，浙江奉化县刁民并敢迫胁官长，则因循又在郡县矣。伏原皇上乾纲独振，力挽颓风，闻嘉谟则立见施行，睹弊政则悉除支蔓。情者责之，勇者奖之，勤者进之，昏者黜之，庶奋庸熙载，百废俱修矣。一曰除欺饰。粤西逆匪，萌蘖

在十数年之前，使抚臣早为奏闻，何难根株立绝？乃养痍成患，讳莫如深。比及有人指陈，势已不可扑灭。年来劳师糜饷，迄无成功，祸首罪魁，实由欺始。夫献可替否，宰相之责也；拾遗补阙，谏官之职也。伏望皇上开诚布公，虚怀善纳，导之使言，言之使尽，执两用中，归於至当。至科道职司言责，尤朝廷耳目之官，风闻偶误，小过可容，庶冀直得效其愚，萋菲莫行其罔，而宸聪四达矣。一曰屏偏私。人之气质，不能无偏，意见少有参差，议论遂多龃。相持不下，教令纷更，属员既无所适从，宵小遂从而谗构。嫌隙日深，乖气致戾。刑部越狱一事，非其明验乎？夫师克在和不在众，两粤会剿，湖南防堵，将帅不应有诿罪争功之见，督抚不可存此疆尔界之私，同德同心，群策效力。苟无隙之可乘，定肤功之克奏。河、漕本属一体，未有河不治而漕治者。从前督臣、漕臣，曾因参劾一员，各执己见，现在漫口不能合龙，漕船何由利济？亿万姓饥民待赈，数百万帑项虚糜，正大臣忧患与共之时。此即屏除嫌怨，共秉公忠，犹恐难以济时屯而纾民患；倘仍芥蒂未化，筹画分歧，不和政庞，咎将谁执？伏读仁宗御制和同论，谆谆以臣下偏私为戒。原皇上一德交孚，与百僚共襄上理焉。一曰防玩法。现今军务、河工，贻误诸臣，厥咎匪细。仰蒙宽典，仅予薄惩，恕其既往之愆，责其将来之报。而且失伍之将弁，准其带罪立功，溃防之河员，许其留工效力，恢宏大度，格外矜全，天下皆晓然於圣人不得已之苦心，与夫通变权宜之计，该大臣等久蒙倚任，渥荷优容，自无不激厉图功，竭忠矢志。第恐奔走御侮，难得贤员，幸泽恃恩，复萌故智。始犹惧罪之不可逭，一旦获宥，遂谓罪有可原矣；初犹虑法之不能逃，幸而苟免，遂谓法止于是矣。伏原皇上奋天锡之勇，播神武之风，宽大之诏，能发而即能收，希冀之恩，可一而不可再。则德威惟畏，玩纵

之萌，不戢自止矣。以上四条，皆臣道之防，实切时之弊，而其本由於得人。进英锐，则因循者退矣；取诚笃，则欺饰者鲜矣。惟在皇上任贤勿疑，用材器使，俾朝无幸位，莫不图易思艰，庶可挽天灾民变之穷，而上副引咎纳言之至意。”疏入，上嘉纳之。

三年，授兵部侍郎，署仓场侍郎。廉得奸人把持仓务，置於法。十年，调工部，复调吏部。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二年，卒，谥文恪。

张祥河，字诗龄，江苏娄县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户部主事，累转郎中。道光十一年，出为山东督粮道。十七年，擢河南按察使，以父忧去官。服除，仍授河南按察使，署布政使。二十二年，祥符决口合龙，赐花翎，诏以河南迭被水灾，始终克勤其事，予优叙。二十四年，迁广西布政使，擢陕西巡抚。西安、同州有刀匪扰害闾阎，祥河饬严捕百余人置诸法，诏嘉之。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请述祖德，守成法，励官方，蠲民欠。疏入，报闻。祥河优於文事，治尚安静，不扰民，言者劾其性耽诗酒。

咸丰二年，东南军事日棘，祥河奏言：“陕西兴安等地毗连楚境，应举行团练，择要防堵。惟乡勇良莠不齐，易聚难散，不如力行保甲，为缉奸良法。”三年，召还京。四年，授内阁学士，寻迁吏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六年，以病罢。病痊，仍授吏部侍郎。八年，擢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十年，加太子太保。十一年，以病乞罢。同治元年，卒，谥温和。

罗惇衍，字椒生，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督四川学政，召对，上以惇衍年少，语多土音，留不遣。二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转通政副使、太仆寺卿。二十六年，督安徽学政，迁通政

使。

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言：“古帝王治天下，根源祇在一心，要在览载籍，勤省察，居敬穷理，以检摄此心。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於存养省察、致知力行，以及人伦性命，皆有程途阶级，其论君道，尤极详备。惟在皇上讲习讨论，身体力行。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於臣工奏摺，指示得失，明见万里。皇上几暇，日阅一二事，凡督抚陈奏，如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即予以褒答；若有饰诈怀私，亦为之指示，庶大吏皆知警戒。他若御纂资政要览、庭训格言诸书，皆本心出治，一以贯之。伏原皇上法祖以修己，推而知人安民，皆得其道。”又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敕直省督抚、提镇、学政皆得犯颜直谏，指陈利病，无所忌讳，籓臬亦许密封由督抚代为呈奏。疏入，上嘉纳之。咸丰元年，疏陈风俗侈靡，民生日困，请崇俭禁奢，以蓄物力。二年，署吏部侍郎，授左副都御史。

三年，擢刑部侍郎，仍兼权吏部。时军需孔亟，户部令京师商民以赁舍金一月纳公家，惇衍以为非政体，疏乞明定限制。又疏荐广东在籍给事中苏廷魁等任筹军饷。江宁既陷，寇氛复溯江上犯，惇衍疏请敕曾国藩练楚勇，自湖南移驻武昌，杜贼窥伺荆襄；苏廷魁募粤勇援江西；袁甲三回河南防捻匪，并会同已革两广总督徐广缙募新兵堵御凤、颖，遏贼北窜诸路；多被采纳。命随同惠亲王巡防京师，调户部。五年，以父忧归。

七年，英吉利兵攻陷广州，八年正月，命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十年，款议定。十一年，召来京，擢左都御史。

同治元年，两广总督劳崇光被劾任用非人，调度乖方，命惇衍偕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按治，崇光坐罢。迁户部尚书，疏言：

“吏治日坏，当奖廉惩贪。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严树森、山西布政使郑敦谨、山东按察使吴廷栋，清操较著，请奖之，以励其馀。”又疏言：“皇上求贤若渴，应诏者寥寥，即有登诸荐牍者，或由他省督抚保举，必待本省给咨，始能赴部，非所以示虚怀延揽之道。且但令封疆大吏保举，而未及京卿，恐驯致外重内轻，不可不防其渐。内阁、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素所亲信，必俾其各举所知，众正盈廷，然后可反危为安，转乱为治。请不必限以时日，拘以人数，但有操守廉洁，才猷卓越者，即许随时疏荐。倘所举之人，将来或犯贪污，罪其举主。”二年，兼署左都御史。

四年，兼管三库，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御史陈廷经先后论劾“陕西布政使林寿图沉湎於酒，巡抚刘蓉未谙公事，举劾悉听寿图”，及“蓉疏奏失体，漏泄密保”。命偕协办大学士瑞常赴陕西按治。惇衍等为疏辨，仅以微过议处，吏议寿图迁调，蓉革职留任。寻蓉复以他事罢，陕民为蓉、寿图讼冤，总督杨岳斌以闻。惇衍等已回京复命覆奏，遂合疏言：“刘蓉秉性朴直，办理甘肃溃勇，不动声色，悉臻妥善。甘肃乱回窜扰，遣兵分布要隘，陕民以安。林寿图身任劳怨，勤奋有为，惟参劾属员，间有轻重失当，致谤毁纷兴，而其廉洁之操，究不能稍加誉议。”诏蓉仍署巡抚，寿图来京候简用。六年，兼署工部。八年，以母忧归。十三年，卒，谥文恪。

惇衍学宗宋儒，立朝正色，抗论时事，章凡数十上，无所顾避。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庸言、孔子集语等书。

郑敦谨，字小山，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山东登州知府，擢河南南汝光道。咸丰元年，泌阳土匪乔建德踞角子山，敦谨与南阳镇总兵图塔布督兵捕获之，被议叙，署布政使。二年，授广东

布政使，仍留署任。

粤匪入湖北，命赴信阳，会南阳镇总兵柏山扼要设防。三年，命河南巡抚陆应穀统兵驻南阳，会城及信阳有事，许敦谨专摺驰奏。钦差大臣琦善督师援安徽，檄敦谨总理信阳粮台。及师屯江北，粮台移设徐州，仍令敦谨往任其事。寻调授河南布政使，留筭粮台如故。四年，光州、陈州捻匪起，巡抚英桂出驻汝阳，诏敦谨赴本任。省城戒严，敦谨督率官绅倡捐经费，兴团练。皖捻犯永城、夏邑，增调兵勇防黄河各渡口，断寇北窜。寻命暂署巡抚。

五年，坐欠解甘肃两年协饷，降调。召还京，以四品京堂候补，授太常寺少卿。八年，督山东学政，累迁大理寺卿。同治元年，署户部侍郎，复出为山西布政使，调署陕西布政使，调授直隶布政使，擢河东河道总督。四年，授湖北巡抚，寻召授户部侍郎。五年，调刑部。

六年，擢左都御史。捻匪渡河入山西境，巡抚赵长龄、按察使陈湜疏防被劾，诏敦谨往按，长龄、湜并坐罢，即命敦谨署山西巡抚。七年，出省治防，移军驻泽州栏车镇，为各路策应。授工部尚书，仍留署巡抚。回匪入河套，近边震动。敦谨移驻宁武督防，别遣兵守榆林、保德下游各隘。增募砲勇，补葺河曲边墙。回匪窥包头镇，沿河堵御，会绥远城将军定安遣队迎剿，总兵张曜自河曲截击，破走之。八年，调兵部尚书，回京。

九年，调刑部。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获凶犯张汶祥，江宁将军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讞，言汶祥为洪秀全余党，其戕新贻，别无主谋者。命敦谨往会鞫，仍以初讞上，论极刑。十年春，敦谨还京，至清江浦，上疏以病乞罢。光绪十一年，卒，谥恪慎。

庞锺璐，字宝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一等，擢庶子，迁侍讲学士，署祭酒。明年，授光禄寺卿。八年，擢内阁学士，署工部侍郎，以父忧归。十年，江南大营溃，苏、常沦陷，督团勇防御。上命锺璐陈奏军事，锺璐疏言：“常、昭三面皆贼，惟恃民团抵御。器械不精，纪律不明，若大兵不速至，恐裹胁愈多，愈难措手。请飭督臣曾国藩迅由祁门统师南下，常、昭库款无存，惟赖捐输充饷，军需浩穰，捐户搜括无遗。并请飭督臣於就近完善之区，筹赈接济。”又奏：“江北惟通州最完善，与常、昭有唇齿之依。在籍布政使徐宗幹廉能素著，请飭令督办通、泰一路捐输，并会筹常、昭防剿。”从之。

寻命督办江南团练。贼由江阴东窜，偪常熟，锺璐率团勇数战，亡其精锐，奏请江北诸军速援。上以水陆各军势难兼顾，温诏慰勉。八月，贼陷常熟，锺璐奏自劾，并请飭荆州将军都兴阿统楚师兼程进驻通州防北窜，上责令规复。锺璐自崇明赴上海，设局劝捐，集团守御。荐上海知县刘郁膏循声卓著，为江南州县之冠，报闻。又以军需饷急，奏请令失守地方官罚鍰免治罪，谕有“捐输巨款、募勇杀贼、随官兵克复城池者，得据实声明请旨”。寻奏言：“贼所胁之众数百万人，何一非皇上赤子？若非设法解散，穷无所归，必铤而走险。请明降谕旨，予以自新，释兵归降者勿杀，薙发投顺者勿杀。又陷贼州县，多设立伪官，迫索钱米，以减轻田赋，摇动人心。历来被兵州县，钱粮均奉恩旨蠲免。此次苏省被贼，户口散亡，收复之后，无从徵收，不如施恩於未复之先，使愚民不为所惑。”诏如所请。

十一年春，贼自平湖、乍浦窥金山，锺璐督团勇进击，斩馘甚众。新埭贼扰大泖港，枫泾贼窥角钩湾，复会官兵破之。

是年冬，以苏、常沦陷，吴民待援，有逾饥渴，复疏请敕曾国藩分兵急取苏、常。与江苏诸士绅贻书国藩，言：“上海饷源重地，请以奇兵万人，一勇将统之，倍道而来，可当十万之用。“国藩乃遣李鸿章率师浮江而东。俄、法两国请助兵讨寇，锺璐奏言：“中国平内乱，原无待藉手外人，而值贼势蔓延，兵力单薄，不能不为从权之计。惟外人助攻，为通商而起，必先自有把握，方裨大局。”谕江苏巡抚薛焕妥筹酌行。

寻裁各省团练大臣，召还京，再授内阁学士。同治元年，迁礼部侍郎，迭署工、吏诸部，督顺天学政。四年，呈所纂文庙祀典考。六年夏，畿辅亢旱，疏陈荒政十事，下部议行。命偕大学士贾桢等督五城团防，历户、兵、吏诸部。九年，擢左都御史，署工部尚书。十年，授刑部尚书。丁母忧，归。光绪二年，卒，谥文恪。

子鸿文，光绪二年进士；鸿书，光绪六年进士：同官翰林院编修。鸿文至通政司副使，鸿书至贵州巡抚。

论曰：同治初政，沈兆霖、曹毓瑛入赞枢府，兆霖暂领陕督，督师定西宁，以死勤事；毓瑛慎密练达，克副简拔。许乃普等皆以清谨负时望，郑敦谨尤易女历有名绩。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覆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於衷欤？

列传二百九

王茂廕 宋晋 袁希祖 文瑞 毓禄 徐继畲 王发桂
廉兆纶 雷以誠 陶樾 吴存义 殷兆镛

王茂廕，字椿年，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咸丰元年，迁御史。疏请振奖人才，乡会试务覈实，殿试、朝考重文义，造就宗室、八旗人才，以有裨实用为贵。户部议开捐纳举人、生员例，茂廕疏争，且言：“筹饷之法，不徒在开源，而在於善用。委诸盗贼之手，靡诸老弱之兵，销诸不肖之员弁，虽日言推广捐输，何济？”又极论：“银票亏商，银号亏国。经国谋猷，下同商贾，体至褻而利实至微。初时亏不能见，及亏折已甚，虽重治其罪，亦复奚补！”其言皆验。

二年，粤匪自长沙趋岳州，茂廕疏言：“安徽防务，以宿松为要冲，小孤山为锁钥。设险非难，得人为难。请起前署广西巡抚周天爵帮办防堵，扼要驻守陆路，令府县劝谕绅民团练守助，用明金声御流贼保乡里之法，最为简易。”武昌既陷，茂廕又疏言：“贼势猖獗，宜急收人心，筹储积，讲训练，求人才。”三年，户部奏试行钞法，上命左都御史花沙纳与茂廕会议，奏行简要章程，并绘钞式以进。疏言：“皖北蒙、亳，捻匪蜂起，万一粤贼勾结，更为心腹巨患。夫欲平盗贼，尤在守令得人。庐、凤、颍诸郡，守令贪鄙者，实繁有徒。请严飭大吏从严劾汰，以治贼之源。”又曰：“两湖、江、皖处处言防，而处处不守。请严飭各督抚专主剿办，一处贼平，则他处

之贼不敢复起；邻省贼灭，则本省之贼无自而来。是不言防而防自固也。”三月，扬州陷，茂廕疏言：“寇氛将偪山东，巡抚以剿贼出省，藩臬漫无布置，城内团丁不满七百。乞特简重臣防守，以固畿南屏蔽。”又言：“陕西设防，兵为民害，请谕飭按治。”茂廕屡上疏，言事侃侃，文宗颇乡用。擢太常寺卿，迁太仆寺卿。

粤匪犯畿辅，参赞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驻师涿州，诸军咸观望不肯前。茂廕疏言：“贼既渡滹沱而北，回翔於深、晋之郊，而不遽北犯者，惧吾兵出也。吾兵出而迁延不进，贼有以知我之勇怯矣。臣窃谓贼自桂林北窜，诸帅丧师左次，皆为一守字所误。贼屯一日，可资休息；我屯一日，锐气日隳。贼所过劫掠，行不裹粮；我军坐食县官，日需钜饷。相持数月，饷绝兵匮，不待交绥而胜负已判。请密飭王大臣等明发号令，按兵拒守，而阴选健将率死士数千，潜师出彼不意，麾兵急击，一鼓可歼。如此，则大河以南，诸贼心怵胆落，不敢复图北犯矣。”

寻命会办京城团防保甲，擢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户部奏铸当十、堂五十大钱，王大臣又请增铸当百、当千，谓之四项大钱。当千者，以二两为率，馀递减。茂廕上疏争之曰：“大钱之铸，意在节省，由汉讫明，行之屡矣。不久即废，未能有经久者，今行大钱，颇见便利，盖喜新厌故，人情一概。及不旋踵，弃如敝屣。稽诸往事，莫非如是。钱法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必速，此人事物理之自然。论者谓国家此制，当十则十，当千则千，孰敢有违？不知官能定钱直而不能定物直，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直百，民不难以为千。自来大钱之废，多由私铸繁兴，物价腾踊。宋沈畸之言曰：‘当十钱铸，召祸导奸，游手之徒，争先私铸。无故而有数倍之息，

虽日斩之，势不可遏。’张方平之议曰：‘奸人盗铸，大钱之用日轻。比年以来，虚高物估，增直於下，取偿於上，有折当之虚名，罹亏损之实害。’大观钱铸自蔡京，而其子绦作国史补叙：‘始之得息流通，继之盗铸多弊，终之改当折阅。’事皆目睹，尤为详尽。古所不能行，而谓可通行於今乎？信者国之宝。大钱钞票，皆属权宜之计，全在持之以信，庶可冀数年之利。今大钱轻重程式，甫经颁行，未及数月，忽尽更变。商民惶恐，群疑朝廷为不可信，此非细故也。或虑铜短停铸，故须及时变通，顾变通欲其能行，不行则亦与不铸等。逆贼一平，不患无铜，若贼不能平，铜不能运，虽俛现有之铜，悉铸当千，恐亦无济，可虑者不仅停铸而已。”上命王大臣及户部秉公定议，王大臣终执原议。

四年，户部会奏推广大钱办法，茂蔭复疏争曰：“臣疏陈大钱利弊，未奉谕旨，臣职司钱法，夙夜思维，实觉难行。当百以上大钱，与原行当五十者无甚分别，此何以贵，彼何以贱，难一；以易市物，则难分折，以易制钱，莫与兑换，难二；大钱虽准交官项，然准交五成者，已有宝钞官票，大钱何能并搭？难三。此犹其小者耳，最大之患，莫如私铸。奸人以铜四两铸大钱两枚，即抵交官银一两，是病国也。盖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镕之可得六十两，以铸当十钱可得三十千。设奸人日销制钱以铸大钱，民间将无制钱可用，是病民也。宝钞官票，其省远过大钱，果能推行尽利，裨益亦非浅鲜，大钱之行，似可已也。”疏入，仍不报。其后大钱终废，如茂蔭言。

又疏论钞法利病，略曰：“上年初用银钞，虽未畅行，亦未滋累。及腊月行钱钞，至今已发百数十万，为累颇多。向来钞法，唐、宋之飞钱、交子、会子，皆有实以运之。元废银钱不用而专用钞，上下通行，为能以虚运实。明专以虚责民，以

实归上，势遂不行。臣元年所奏，皆以实运虚之法。今时势所迫，前法不行，议者虽专於收钞时设法，然京师放多收少，军营有放无收，直省州县有收无放，非有商人运於其间，则皆不行。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能行。”因拟上四事，务在通商情，利转运。奏入，上斥其为商人指使，不关心於国是，命恭亲王奕訢、定郡王载铨覈议。议上，谓茂蔭所论，窒碍难行，严旨切责。寻调兵部。

粤匪踞池州、太平，皖南隔绝，茂蔭奏请以徽州暂归浙江统辖，上命浙江巡抚黄宗汉体察酌行。初，茂蔭疏言：“贼胁良民，驱为前锋。请特降谕旨，自拔来归，均从宽贷。杀贼来献，均加爵赏。”京师久不雨，上命清釐庶狱，减免情节可矜者，茂蔭又疏言：“可矜者莫如贼中逃出之难民，各处捕获难民，指为形迹可疑，严讯楚毒。此辈於法不为无罪，於情实有可矜，请敕暂缓定拟。皇上御极以来，屡诏求言，言或无当，奉旨明斥；斥其无当，非禁使不言也，然言者即因以见少。即如诸路僨军失地之将帅，未败之始，其措置乖方，人言籍籍；而无敢为皇上言者，或虑无实据也，或虽有实据而虑查办时化为子虚也，或虑不用而徒招怨也，或谓圣心自有权衡也，是以皆不敢言。至用人进退之际，臣子每不敢尽言，浅者惧干圣怒而见斥，深者惧激上意而难回。皇上披览奏章，纤悉必邀批示，勤亦至矣。臣以为精神贵於不纷，原务其远者大者，舍其近者小者。明主劳於求贤，而逸於任人。今天下人才不足，此诚可忧。虽然，非无才也。如罗泽南，人不知为将材矣，初不过一贡生耳。湖南一省，既有江忠源兄弟，又有罗泽南诸人，则他省可知。惟贤知贤，惟才爱才，是在圣心之诚求耳。方今武昌未下，江西又复危急，两省之民，向也与贼为仇，今乃竟有从逆者。此中转移之故，宜深思也。列圣仁渐德被，人心断不

能忘。然此时不亟维系，使贼得徐出假仁假义以为市，恐民心将为所摇而难挽矣。”奏入，上嘉纳之。

八年，病免。十一年，穆宗即位，以茂蔭忠直，命俟病痊听候简用。同治元年，上疏陈时政，言：“天象示警，宜廑修省。议政王责任重大，宜专心机务，馀事综其大纲。言官宜加优容。顺天府事繁，府尹石赞清不宜兼部。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司员甫及一年，即得优保，恐各衙门人员皆以营求保送为得计，宜防其渐。”署左副都御史，命偕兵部尚书爱仁往山西按事。授工部侍郎。二年，调吏部。丁继母忧，归。四年，卒於家。

宋晋，字锡蕃，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二十九年，典河南乡试，因命题错误议处，谕不得更与考试差。咸丰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迁光禄寺卿。三年，命会办京城团防保甲，署礼部侍郎。四年正月，疏言：“去冬圜丘大祭，適值圣体违和，礼臣以登降繁縟，於亲诣坛位及奠帛后诸仪节，更加酌定，奏请允行，旋以遣亲王恭代而止。惟详稽典礼，祀天钜典，尤为慎重。偶遇服色不宜，兴居未適，有遣代，无议减。现值祈年大祀，伏原皇上飭停新议，仍遵成宪。”五年，迁宗人府丞。

六年，疏言：“自江宁失陷，上自九江，下及镇江、瓜洲，寇势水陆相援。现闻向荣兵力不支，情形危急，今即分路赴援，仍恐缓不济事。请飭江督、浙抚，雇用轮船载兵，由圖山关入江，焚攻金、焦贼船。再由仪徵溯浦口，与六合诸军相为犄角，则江宁、镇江对岸之贼，节节防我，必不敢离巢东窜。是不特解江南之急，即江北亦愈宁谧。又闻广东新至红单船二十馀艘，请飭德兴阿、向荣将红单船并归一处，力扼芜湖江面。如能克复芜湖，则拊贼之背，宁国不攻自下。”荐道员繆梓、杨裕深、

金安清通达治体，洞悉夷情，请以雇船筹费诸事责成办理。疏上，谕两江总督怡良与向荣、德兴阿酌行。

宣宗实录告成，叙劳，擢内阁学士，迭署户、工二部侍郎。八年，授工部侍郎。文宗频岁抱病，未能亲行祀典，十年，晋疏言：“近年郊坛大祀，圣躬以步履失常，偶缓亲行，而於遣恭代外，仍先期躬诣皇乾殿拈香，仰见寅畏深衷。惟每届大祀，皇上於前一日辰巳间躬诣拈香，即在斋宫祇宿。今则先期即如临事，请於前一日寅卯间先行诣殿拈香，然后还宫办事。臣尤原慎摄圣躬，养元气，节峻伐之味，复健行之常，於下届郊祀大典照常亲行。”上嘉纳之。

十一年，疏言：“江宁失陷已将十载，总督曾国藩经营防剿，与官文、胡林翼会合攻复安庆，惟所部不足二万人。若合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岁入，养兵勇十三万人，以七万分驻防剿，六万大举东征，饷足兵增，庶可一举集事。“又言：“江西首当贼冲，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善皆失人望，请以太常寺卿左宗棠简署巡抚，而於督粮道李桓、前广饶道沈葆楨、浙江道员史致谔三人中简择擢授藩司。”又请以曾国藩总统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督办东征军务。上以所筹不为无见，下官文、国藩等议奏。又疏言：“慕陵規制，俭约朴实，万世可法。定陵工程请仿行勿改。”格於部议，不行。

同治元年，调仓场侍郎。南漕初改海运，岁额三百万石，自天津运京仓，偷漏飞洒，岁损米纂钜。迨军兴，江、浙郡邑沦陷，南漕起运才二十馀万石，而偷漏飞洒如故。十年以来，侍郎及监督官凡数易。晋受事，深悉其弊，因循未奏举。六年，事发，左迁内阁学士，偿米二万石。十二年，迁户部侍郎。十三年，卒。

袁希祖，字荀陔，湖北汉阳人，原籍浙江上虞。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讲。三迁侍讲学士。八年，超擢内阁学士。迭署礼、工、刑诸部侍郎。九年，疏言：“咸丰初以道梗铜少，改铸大钱，未几，当百、当五皆不行，惟当十行之。始直制钱三五，近则以十当一。银直增贵，百物腾踊，民间重困。旗饷月三两，改折钱十五千，致无以自活。向日制钱重一钱二分，大钱重四钱八分，以之当十，赢五钱四分。今以十当一，是反以四钱八分铜作一钱二分用也。民间私镕改铸，百弊丛生。今天下皆用制钱，独京师一隅用大钱，事不画一。请悉复旧规，俾小民易於得食，盗源亦以稍弭。”

十年，疏言军事，略谓：“数年以来，地方军事所谓失守，无所为守也，但听其失。即坐以罪，仅革职留营而已。所谓收复，不见其收，自然而复。俟贼自去，即虚报克捷，上状列保，以树植私人。似此用兵，安有成功之一日？臣愚以为今虽败裂，机尚可转。贼窥苏、常久，一旦得之，子女玉帛，其意已餍，不特金陵老贼全股争趋，即天长、六合之贼，亦涎其利。宜乘彼势方散缓，请特选重臣驻清、淮要地，统筹全局。顷谕旨令曾国藩赴两江署任，规复苏、常，自宁国进兵，前后受敌，非万全之计。莫如令胡林翼自江北进攻，牵制安庆；令杨载福以水师直下大江，互相策应；令李若珠力攻天长、六合，以出江浦，遥立声援。密饬曾国藩潜引锐兵，倍道以取金陵，方为上策。今日劳师糜饷，势无穷已，兼各路统帅散而无纪，其贤者往往深入援绝，血战殒身；其不肖者坐拥厚兵，遇敌辄避；必得重臣领兵统驭，积弊既除，精神乃奋，此转移之机也。”寻署户部侍郎。

时各直省行团练，分遣大臣督办，希祖疏言：“团者一时

可集，练非经久不能。即云团练，非五六千人不可。计口授食，费已不貲。即使练成，而此五六千人制敌不足，骚动有馀，坐食贖，终虞譁溃。且遴往大臣，万一与有司龃，必至互为水火，转胎大局之忧。请颁明谕，使知团练乃以自卫乡间，并不以此科敛，亦不必日给口粮，坐守困耗。否则用多费溢，正供无可挹注，不得不取诸民。轻则聚众，重则返戈，大可虑也。

英、法、俄、美四国合军内犯，天津不守，希祖请暂就和议，迁延旬日，俾部署得以周详。僧格林沁获英官巴夏里，希祖疏请杀之。未几，敌军深入，上巡幸热河。希祖屡疏谏，不报，屡北望痛哭，遂得疾。已而和议成，兼署兵部侍郎。寻卒。

文瑞，字叔安，乌苏氏，满洲镶红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侍讲，五迁至左副都御史。文宗即位求言，文瑞疏陈四事，请选贤才，明赏罚，广听纳，谨调摄，并录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家淦三习一弊疏以进，上嘉之。咸丰三年，粤匪陷武昌东下，疏请於上海、镇江雇用广东红单船，择员统带，以防江面；并密察京师流言，以消逆萌、靖畿辅。上命诸大臣集议增兵筹饷，文瑞疏言：“兵饷为国家大政，遵旨会议，乃大学士等绝无一语及公，言笑晏晏，不知内阁何地，不询会议何事。臣胪举撻持之策，尚书孙瑞珍竟閒辞支吾，自述家私，形同市井。大臣如此，深堪悼叹。”又言：“二月朔为领俸定期，户部款绌，早应筹画。乃於是日清晨请旨，冀以停俸上谕朝廷。又议行钞法，并徵铺税，商民惊惧。请发帑三十万支放春俸，暂可流通，俾商民安业，钞法铺税，暂从缓议。“从之。又疏言：“钞法之弊，放多收少，半为废纸。放少收多，民间钞无从得。若收放必均，是与之甲而取之乙，徒扰无益，非易银钞为钱票不可。拟就道光年间所设官号钱铺五处，分储户、工两局卯钱。京师俸饷，照公费发票之案，按数支給，

以钱代银。”并具条目六事。疏入，议行。

寻兼署大理寺卿，以天变奏请修省，上嘉纳之。刑部罪人刘秋贵死於狱，文瑞奏：“秋贵无病，一夕而死。刑部后四日入奏，改易日期，涂饰操纵，请严饬根究。”山西崞县民妇王刘氏拒奸死，罪人从轻比，刑部题駁，文瑞复奏：“原拟知州失出，请饬山西巡抚严劾。”上并从之。

粤匪入山西境，陷平阳等处，文瑞奏请饬督兵大臣严防入直隶要路。寻自临洺关窜逼天津，命文瑞率兵驻通州。奏言：“通州城垣楼櫓损坏，请集款建复。”谕：“此守土之责，统兵大臣不必兼辖。”擢刑部右侍郎。四年，以病乞罢。

先是文瑞偕克勤郡王庆惠请捐铜铸四项大钱济兵饷，上从其请。及还京，病痊，命仍与庆惠董其事，设局开炉。上命尚书阿灵阿、御史范承典往铜厂查验，文瑞奏劾阿灵阿等擅开炉房，恐有偷漏，上斥其负气任性，降二级调用。同治元年，卒。

毓祿，字晓山，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升郎中，迁御史。军兴，安徽、江苏、山东诸省皆暂停秋审。毓祿奏言：“寇踪所至，每先释狱囚，脱其死而置之生，自必原为贼用。虽有投首减罪之例，而愚顽类多不知大义。闻直隶近因贼扰，将秋审诸囚，酌覈情罪，其谋、故、凶、盗、拒捕、杀人重囚，立即正法。其情有可矜及例应缓决诸囚，即予减等发配，诚为权宜变通之道。现有军务省分，应令一体遵办。”

京师行用大钱，当百、当五十二种壅滞不行，毓祿疏请商民应纳旗租、地丁、关税，於例定收钞五成数内专收当百、当五十大钱二成，部收捐项应交钱票，亦一律纳大钱。七年，擢工科给事中，历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内阁学士。同治三年，擢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五年，奏言：

“宝源局铸当十钱，向系滇省解铜，以铜七铅三配铸。近因滇铜久未解局，市铜低杂，致钱文轻小，例定每钱应重三钱二分。请每届收钱，以三钱为率，不及者即饬改铸。”上斥宝泉、宝源二局不职之两侍郎监督，并下吏议。

徐继畲，字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迭疏劾忻州知州史梦蛟、保德知州林树云营求升迁，登州知府英文诿灾催徵，荣河知县武履中藉事科敛。又疏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

又疏陈政体宜崇简要，略谓：“皇上广开言路，诸臣条奏苟有可取，无不通行训谕，惟是积习疲玩已久，煌煌圣谕，漠不经意，轻褻甚矣。臣以为诸臣条奏，或非大体所关，或非时务所急，原不必悉见明文。若事关切要，圣虑折中，期於必行者，即降谕旨，宜重考成。度其事之难易，限年兴革。如仍前玩视，於本省外重治以违旨之罪。此教令之宜简也。六部则例日增，律不足，求之例；例不足，求之案：陈陈相因，焚乱如丝。论者谓六部之权，全归书吏。非书吏之有权，条例之烦多使然也。臣以为当就现行事例，精审详定，取切於事理者，事省十之五，文省十之七，名曰简明事例，使当事各官得以知其梗概，庶不至听命於书吏。此则例之宜简也。考功、职方，议功议过，使百僚知劝惩也。现行之条，苦於太繁太密，不得大体。尝见各直省州县有莅任不及一年，而罚俸至数年十数年者，左牵右掣，动辄得咎。且议处愈增愈密，规避亦愈出愈奇，彼此相遁，上下相诡，非所以清治道也。臣以为各官处分，凡关於国计民生，官箴品行，不妨从重从严；其事涉细微，无关治体，与夫苛责太深，情势所难者，当准情酌理，大加删削。此处分之宜简也。”疏入，上嘉纳。旋召入对，论时事至为流涕。

十六年，出为广西浔州知府，擢福建延邵道，调署汀漳龙

道。海疆事起，敌舰聚厦门，与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数惊。继畲处以镇定，民赖以安。二十二年，迁两广盐运使，旬日擢广东按察使。二十三年，迁福建布政使。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官，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病乞假，继畲暂兼署总督。福州初通商，英吉利人僦居会城乌石山神光寺，士民大譁，言路以入告，上命韵珂、继畲令其迁徙，久之乃移居道山观。士民以继畲初不力拒，终不慊，言者屡论劾。继畲初入觐，宣宗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退遂编次为书曰瀛寰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崩，言者抨击及之。

咸丰元年，文宗召继畲还京，召对，称其朴实，寻授太仆寺少卿。诏求言，继畲上疏，略谓：“国家崇尚俭朴，大内宫殿，一仍明旧。惟圆明园为三时听政之地，避暑山庄为秋猕驻蹕之地，两处规模，至乾隆间而备。宣宗皇帝暂停秋猕，热河工程一切报罢，惟自正月至十月恆驻圆明园。然三十年中，未尝增一堵一椽，游观不及诸坐落，或报应修，辄令撤去，以故内帑发出外库前后凡千数百万。数年以来，园亭久旷，或谓先朝堂构，不应坐听彫残。方今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亦料无暇及此。将来两事告葺，内库稍充，保无以营缮之说尝试者，伏望皇上坚持，苟非万不得已之工程，一切停罢。至於装修陈设，珍奇玩好，可省则省，无取铺张，此土木之渐宜防也。孔子删诗，以关雎为首，义取摯而有别。匡衡之说有曰：‘情欲之感，无介於容仪；宴安之私，不形於动静。’其言有别，可谓深切著明。第以事涉宫闈，绝於听睹，非臣子之所敢言。虽有折槛之忠，牵裾之直，止能言得失於殿廷，岂能争是非於宫壺？故圣帝明王，即以是为修省最切之地。皇上至刚无欲，迺者释服礼成，将备周官九御之制，衍大雅百男之祥。窃以为圣德日新，肇基於此，此宴安之渐宜防也。自古壅蔽之患，由於言路不通，

然亦有言路既通，而壅蔽转生於不觉者。皇上御极之初，即以开言路为务。自倭仁一疏，手诏褒嘉，言事者纷纷而起。迨因天旱求言，又复谆谆奖诱，举空言塞责、受人指挥、激直沽名三弊为戒。臣庶大半中材，臣以为空言塞责，事出庸愚，一览掷之，无关轻重。激直沽名，由於器小，皇上予以优容，適足以见圣度。至受人指挥，事涉营私，果其确有可凭，必当明正其罪。总之群言淆乱，衷诸圣人，亦在皇上权衡酌量而已。臣窃计在京言事者，约分三等：以章奏陈者，曰九卿、科道；以章奏陈兼得面陈者，曰部院大臣；不以章奏陈而时得面陈者，曰内廷王公。此三者各有所优，亦各有所蔽。九卿、科道，爵秩未崇，少回翔之意，闻见较广，多采访之途，以风节相磨，以弹劾为职，此其所优也；其所蔽则前之三弊是也。部院大臣，久在朝列，受恩效忠，明习时事，此其所优也；然阶级既崇，天颜日接，顾忌矜慎，胸臆所存，莫能倾吐其十一，此则其所蔽也。内廷王公，国家肺腑，外无私交党援之患，内无希幸爵赏之心，此其所优也；然法制綦严，例不与外人交接，廷评舆论，所不尽闻，此则其所蔽也。皇上明目达聪，幽隐毕照，而臣乃鯁鯁过虑者，诚恐言事者限於才识，未能仰副渊衷，致皇上察纳虚怀，不免怅然而思返，此壅蔽之渐宜防也。昔唐臣魏徵有十渐之疏，太宗嘉纳，千古以为美谈。夫渐者，已然之词也。正之於已然，何如防之於未然。臣谨师其意，衍为三防之说，极知迂陋，无补高深，伏冀几馀采纳。”上优诏报之。

咸丰二年，吏部追论继畲在巡抚任逮送罪人迟误，请议处，乃罢归。寻丁母忧。粤匪北犯，攻怀庆，山西巡抚哈芬檄太原总兵乌勒欣泰率兵防泽州，迁延未即赴。贼渡河陷垣曲，哈芬出驻阳城，布政使郭梦龄疏乞援，继畲亦具疏借布政使印驰奏，上为罢哈芬巡抚，以王庆云代之。继畲条举防守诸事以告，寻

奏请令继畲督办防堵。事定，居数年，回、捻交乱，又命督率官绅总办各府州团防。继畲驻潞安年馀，亲历辽州、上党、阳城诸要隘，措置详备，署巡抚沈桂芬甚重之。同治二年，召诣京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寻授太仆寺卿，加二品顶戴。五年，以老疾乞归。

继畲父润第，治陆王之学。继畲承其教，务博览，通时事。在闽、粤久，熟外情，务持重，以恩信约束。在官廉谨。罢归，主平遥书院以自给。寻卒。

王发桂，字笑山，直隶清苑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咸丰三年，上疏言军事，被嘉纳。寻迁御史。

洪秀全既踞江宁，分兵北犯，发桂疏言：“顺德、正定地当冲要，请屯兵扼隘。”并条列六事，曰：谨侦察，严催饷，慎查勘，明晓谕，广抚恤，筹协济。又疏荐贵州道员胡林翼知兵能胜重任，请超擢，俾任军旅，上命林翼留湖北襄军事。迭疏请令各省汰旧伍，练新兵，设乡团，值有事则新军进战，乡团设防，以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训练将士。贼渡河偪近畿辅，疏请蒐简军实，选精锐为后备，并蠲贫民房税，抚流亡以安人心，下所司议行。疏言：“军兴以来，大臣获罪，多以从军自效，位崇性骄，不可任使，坐耗粮糈，无裨军政。且主将曲庇，辄请起用，有罪几同无罪，图功適以冒功。顷副都统达洪阿退缩失律，致知县谢子澄、副都统佟鉴同时死寇。钦差大臣胜保赐以神雀刀，原令便宜行事，乃自入直境，未戮一人；而於获戾大臣，多所论荐，以私废公，抑阻士气。请按治达洪阿以下，行军法。纪律既严，军威自振。”并被采纳。累迁给事中、鸿胪寺卿。

八年，复疏论时事，言：“宜上廉耻，重训练，以求将帅

之才。李续宾、唐训方起自末僚，能自张一军，转战千里。敦朴廉洁，勇往任事之人，随地而有，请飭督抚采访奏闻。物力艰窘，莫甚於湖南；军饷糜费，莫甚於江苏。自湖南得左宗棠，江苏得王有龄，而饷源日裕。夫兴利莫如去蠹，今司计者日言捐饷，而盐、漕、粮税，凡国家自然之利，一任废弛。请下所司议整饬。两广总督黄宗汉赴粤，迁延六月，迟不之官。城沦於敌，巡抚柏贵莫知为计。城东居民杀敌数百，柏贵辄为悬赏缉杀人者。贵州巡抚蒋霨远当叛苗、教匪日久鸱张，未闻有所措施。此皆才力不逮，遂使一方涂炭。圣主恩威并用，尤所仰望。”

历太仆寺卿、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同治二年，署工部侍郎。疏荐户部郎中王正谊守洁才优，以忤肃顺得罪，请复其官，报可。授礼部侍郎，调刑部，又调工部。五年，以疾乞免。九年，卒。

廉兆纶，初名师敏，字葆醇，顺天宁河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宣宗知其贤，将擢用，以父忧归，遗命诸臣可大用者，兆纶与焉。咸丰元年，服除。二年，大考二等。三年，直南书房。四年，授右赞善，超擢翰林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转侍读学士，再擢内阁学士。五年，授工部侍郎。

时粤匪石达开扰江西，侍郎曾国藩率师御之，寇张甚，陷州县五十馀，逼会城。上命兆纶帮办广信、饶州防剿，兆纶奏言：“江西通省募勇计一万五六千人，各不相统属。地方有警，胜则互讦以竞功，败则争溃而不相救。甚且扰民冒饷，乘便营私，其弊不胜枚举。今贼势日张，瑞州、临江相继失守，设有仓卒，以此散而无纪者当之，何恃不恐？惟有将所募之勇，裁去一切名号，并为三四军，每军得四五千，统以监司方面素有威望者，庶可责成功。”

六年三月，兆纶按试广信，贼陷吉安、抚州，进据安仁，兆纶上疏请援，并以练勇千守贵溪。贼窜德兴，陷建昌，广信势益孤，兆纶督诸生集乡团，与广信知府沈葆楨、上饶知县杨升筹防御。遣上饶诸生郭守谦率乡勇三百夜袭金谿，诸生曾守诚奋勇先入城，贼不虞兵至，夺西南门逸，克其城。乘胜会攻建昌，而饶州又陷，官军败绩，广信益危。兆纶与国藩等合疏请截留闽兵一千六百专攻建昌，分檄守谦与在籍道员石景芬防剿。六月，国藩遣都司毕金科复饶州，兆纶饬景芬、守谦等驰攻抚州。会贼连陷广昌、南丰、新城、泸溪四县，八月，守谦军抚州张家桥，三接皆捷，穷追遇伏，力战死。时兆纶方赴铅山，道梗，咨衢州镇总兵饶廷选乞援。廷选率兵二千一百至，兆纶冒雨穿敌垒，复入广信，共谋守御，寇屡攻不下。凡七战，捕斩其渠六，斩六千馀级。廷选与游击穆隆阿、都司赖高翔等又屡击破之。贼走玉山，广信始解严。兆纶防守危城，尽出俸银饷军，贫困至不能自给，寻以病告归。

七年，病痊，仍直南书房，署工部侍郎。八年，授户部侍郎，调仓场侍郎。时军事方急，兆纶疏请责成督抚办贼，略曰：“今於督抚外另设统兵大员，其本省督抚虽有会剿之名，其实专为筹饷之事。统兵者往往以呼应不灵，饷精不给，渐至迁延；而督抚又往往以事权不一，供亿不贍，各生意见。及至城池失守，统兵者无地方之责，或邀宽大之恩，而并未带兵之督抚，转受其咎。名实不符，事多掣肘，贼氛之炽，职此之由。臣惟督抚大吏，类皆朝廷简拔之人，设其人未尽知兵，不妨择统兵大员，畀以督抚之任，使之各清各省，而责其成功。方今川、黔、闽、广，并未另派统兵大员，而本境渐就肃清。湖南、湖北之专任督抚讨贼者，转有馀力助剿邻境。至於江苏一省，统兵者不一而足，而溃败糜烂至今。平心而论，统兵大员中，岂

乏公忠体国之臣？所以然者，抑其所处之地不同，用情亦异，此其故不可不深长思也。清、淮一带，实为南北要冲，漕运总督不兼管地方，宜此时权设江北巡抚，抑或将漕运总督权改斯缺，所有江北各路军务，悉归统制，庶可控扼江、淮，声援汝、颍。不惟江南群逆绝其觊觎之心，即豫东会、捻各匪出没之区，亦可断其一臂矣。”疏上，不报。

九年，英吉利兵北犯，疏请以战为和。十年，英兵掠丰益仓，兆纶疏自劾，上宽之。又疏言：“军兴以来，各省兵不足，因招募乡勇。比来兵日少，勇日增，不可不预为之计。此后勇丁如有技艺精嫻，战阵得力者，请令统兵督抚大臣，即於存营缺额挑选充补。军事既定，原归农者遣散，原效力者分隶各标，序补额兵。”上韪之。兆纶以交河粮商囤积穀秕，遣勇目捕治，粮商诉勇目索诈，辞连兆纶，事上闻，命刑部逮问。同治元年，京察休致。二年，谕责兆纶在任用人不当，夺职衔。

兆纶感知遇，遇事敢言，以是多龃。罢官归，让产诸弟，主问津书院，以修脯自给。六年，卒。

雷以誠，字鹤皋，湖北咸宁人。道光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洊升郎中。迁御史、给事中，擢内阁侍读学士，三迁奉天府府丞。咸丰元年，应诏陈言，请任贤能，覈名实。二年，复授太常寺少卿，屡上疏陈军事。三年，迁左副都御史，命会同河道总督杨以增巡视黄河口岸，迭疏请抚恤茌平、东平、东阿、汶上饥民，撤山东防河兵，省各渡口冗费，皆报可。

粤匪陷扬州，以誠自请讨贼，募勇屯万福桥，扼扬州东南。贼窥里下河，以誠屡击走之，通、泰十馀城赖以保全。授刑部侍郎，帮办军务。与琦善、陈金绶会攻扬州，以誠分兵驻守要隘，焚浦口贼舟。屡会诸军击贼，而扬州久攻不能下，诸将以总兵瞿腾龙最勇敢足恃，诏命援安徽。以誠疏言：“临阵易将，

兵家所忌。”琦善亦以为言，乃留勿遣。其冬，贼陷仪徵，偏运河西岸，官军屡击走之。以誠与浙闽总督慧成合驻军湾头六傍，未几，贼援至，乡勇溃散，琦善奏劾，夺官留军自效。嗣琦善请移湾头大营，以誠与慧成力争，琦善复劾以誠讳饰。上责琦善谗过，飭以誠仍守湾头及万福桥诸隘。贼既自扬州退瓜洲，时来攻，以誠与陈金绶合击败之，加三品顶戴。寻授江苏布政使，屡督砲船渡江会剿，攻北固山，破其土城，乘胜逐至金山，败之。

六年，托明阿兵溃瓜洲，扬州复陷，诏责以誠等拥兵不援。又疏辨冒功，为德兴阿所劾，褫职戍新疆。以誠在戍所，呈请将军扎拉芬代奏，言江北军事。寻赦还，赐四品顶戴，授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入为光禄寺卿。同治元年，京察，休致。光绪五年，以重宴鹿鸣还原衔。八年，又以重宴恩荣，加头品顶戴。十年，卒，年七十九。

以誠在江北，用幕客钱江策，创收釐捐。钱江者，浙江长兴诸生，尝以策干扬威将军奕经，不能用。林则徐戍伊犁，从之出关，以是知名。谒以誠於邵伯，留佐幕，饷绌，江献策，遣官吏分驻水陆要冲，设局卡，行商经过，视货值高下定税率，千取其一，名曰“釐捐”，亦并徵坐贾，岁得钱数千万缗。江与同幕五人赴下河督劝，不从者胁以兵，民间目为“五虎”。江自以为功，累保奖至道员，气矜益盛，以誠不能堪。会饮，江使酒骂坐，以誠执而杀之，以跋扈狂肆、谋不轨闻。后各省皆仿其例以济军需，为岁入大宗焉。

陶樾，字鳧芎，江苏长洲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纂修皇清文颖。十九年，林清之变，逆党阑入禁城，樾方在馆修书，其仆骆升闻警，匿樾於书橱，自当户立，贼刃之，仆，越日事定，樾出，救之甦。仁宗回銮闻之，召樾问状，

曰：“义仆也！”赐之金。

二十一年，以知府发直隶，补永平，调正定。道光四年，擢清河道，署按察使。新城县失过境饷鞘，归罪外委白勤，逮讯，死於刑。上遣尚书松筠、侍郎白镕按治，察其枉，樾坐降四级，捐复知府，留直隶。十二年，补大名知府。十八年，迁湖北荆宜施道，万城堤决，樾复坐降调，捐复。二十二年，补湖南粮储道，调湖北汉黄德道。二十八年，迁甘肃按察使，调山西。二十九年，迁江西布政使。入觐，授太常寺卿。

文宗即位，樾疏言：“宣宗成皇帝天锡智勇，嘉庆十九年八月之变，当时但传发枪毙贼，不知首逆林清姓名地址，亦由宫中讯得，立时遣捕，故渠魁不致远颺，馀孽不致滋蔓。请敕载入实录，以扬圣武。”上从之。咸丰二年，擢内阁学士。四年，迁礼部侍郎。六年，以病乞罢。七年，卒，年八十六。

樾早有文名，曾从侍郎王昶助其纂述。历官所至，提倡风雅，宾接才俊，辑畿辅诗传行世。晚登朝右，时值军兴，耆旧凋落，其犹见乾、嘉文物之盛者，惟大学士祁藻与樾二人，为士林所归仰云。

吴存义，字和甫，江苏泰兴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二年，督云南学政。边徼士风敦朴，存义力为提倡，文风改观。回民煽乱，存义按试永昌竟，出郭数里，城中火起，待学使去而始发也。二十八年，丁母忧归。会江北大水游饥，存义议赈，躬诣富室劝捐，多感其诚，出赀购米穀。存义棹小舟散给饥民，全活甚众。服阕，直南书房，擢侍讲。咸丰五年，典试云南，复留督学政，士益亲之。回乱益棘，围会城，城中兵闕，掠官署民居，独未入学政廨，民间妇孺匿考院避难者千人。存义在云南久，习知民情，比复命奏对，陈变乱始末甚详。累迁侍读学士，署顺天府丞。

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师，上幸热河，京朝官多挈家出走，存义属疾，语家人毋随人妄动。事定，叙城守劳，将入存义名，存义闻之，力疾起，署牍曰：“府丞吴存义抱病家居，干掇诘奸皆无与。今病未愈，不敢冒受赏。”

未几，擢太仆寺卿，迁通政使，署礼部侍郎。存义以文庙从祀位次多舛，奏请审定，绘图颁行。又以诸儒增祀既繁，渐失世用其书、垂诸国胄之义，奏饬中外臣工不得滥请。署刑部侍郎。

同治二年，署工部侍郎，迭署礼、户二部。出督浙江学政，军事甫定，人士离散初归，存义宽大拊循，岁考既周，秀良者始奋於学，乃导以经、史、小学，文风复兴。三年，调吏部，留学政任。六年，任满，以病乞归。七年，卒。

殷兆镛，字谱经，江苏吴江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四年，迁侍讲，直上书房，授惠亲王子奕详等读。擢侍讲学士，命授孚郡王奕碑读，累迁大理寺少卿。八年，英吉利兵犯天津，兆镛力主战，疏请黜邪谋，决不计，诋斥主和诸臣甚力，擢詹事。九年，署兵部侍郎。诏江苏诸省治团练，兆镛疏言其弊，举四害，言甚切。上海欲借英、法人助战，兆镛亦以为不可。

十一年，丁本生母忧，同治元年，服除，仍直上书房。疏言：“江、皖军威既震，大局渐有转机。臣来自灾区，敢就见闻真切关系重大者为皇上陈之：一，宜饬戎行。上海兵勇号称四万，皆不堪用，何以今年经英、法人管带，便成劲旅？华尔亲兵六百，尽中国人，战无不胜。无他，挑选慎，约束严，器械精，赏罚信耳。请敕将帅讲求武备，渐事安攘。提镇中如曾秉忠水师通贼焚掠；马德昭掠苏州、上海；李定泰掠湖州、嘉兴；向奎每战辄败，败辄行劫；冯日坤部兵掠妇女。李恆嵩兵

不行劫，已共推良将。窃谓行师首禁焚掠，克城先谋戍守，否则旋得旋失，民间无子遗矣。一，宜澄吏治。上海诸官吏，惟刘郇膏得民心，已蒙特简。薛焕统驭无能；吴煦精心计，在上海设银号，缴捐者非所出银票不收；新授粮储道杨坊，由洋行担水夫致巨富，为洋人所鄙；浙江布政使林福祥，杭州破后降贼，送王有龄、张锡庚枢至上海。臣意此等悖员，宜分别惩创，稍申宪典。一，宜清釐饷款。上海左近官卡、贼卡、枪船卡林立，卡税之外，釐捐、月捐、船捐、亩捐、房捐日增月益，臣闻官吏绅商皆云日可收银二万，月得六十万。兵勇四万人，日饷三钱，月止三十六万，而当局犹入不敷出。请敕曾国藩、李鸿章严密清釐。苏、松、嘉、湖赋额甲天下，近三十年，年年蠲缓，官民交欠，赋成虚额。现经大乱，田荒户绝，可否俟军务大定，敕督抚覈计，酌留商税，核减农赋，以羨补不足，勿逾定则。一，宜抚恤遗民。江、浙交界莠民设枪船，所至焚掠，此辈视官兵盛衰以为向背，克复时必为内应。请敕督抚从宜处置，或令归农，或籍为兵，勿貽后患。至失守郡县，陷贼士民商贾，苟非出自甘心，仅止偷生畏死，可否援胁从罔治之义，乞恩原宥。一，宜防维外人。上海孤城克保，不得谓非外人之力。自经助剿，所向无前，或云实出义举，或云欲通商贩，或云日后恃功索偿，臣俱不敢逆亿。各处通商，尊奉外人太过。犹幸我国新政清明，未萌觊觎。日久相习，利权尽归，人情益附，而谓狼子必无野心，实难深信。抚御得体，尤在博知外情。请敕各口通商衙门，译述各国新闻有关时事者，书记大则奏闻，藉资豫备。”上以所陈不为无见，下国藩、鸿章等筹画，并将福祥等察劾按治。寻授詹事，迁内阁学士，迭署兵、礼诸部侍郎。

四年，编修蔡寿祺疏劾恭亲王，命大学士倭仁等察奏。兆

镛与左都御史潘祖蔭疏言：“恭亲王辅政以来，功过久蒙睿照，重臣进退，关系安危。尚祈持平用中，熟思审处，察其悔过，予以转圜。庶无紊黜陟大纲，滋天下后世之惑。”上纳其言。六年，督安徽学政。七年，授礼部侍郎，任满，仍直上书房，迭署兵、工二部侍郎。寻授吏部侍郎，调户部，再调礼部。光绪七年，以病乞罢。九年，卒。

论曰：咸丰中四方多故，文宗悒悒，恆抱疾。京师用不足，大钱钞票，法立弊滋。王茂蔭屡进说言，均中利害，清直为一时之最，宋晋亦其次也。袁希祖、文瑞皆有所论列，而徐继畲直箴君德，所举三防，陈义尤高，发桂言军事亦有识。廉兆纶助守江西，雷以誠分防江北，并著事功。陶樾为文学老宿，吴存义、殷兆镛并侍从清望，存义视学滇、浙，能得士心，兆镛慷慨论事，於乡邦疾苦冀有补苴，何言之深也！

列传二百十

宗稷辰 尹耕云 王拯 穆缉香阿 游百川 沈淮

宗稷辰，字涤甫，浙江会稽人。道光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起居注主事，再迁户部员外郎。咸丰元年，迁御史。疏请飭各省实行保甲，略言：“州县宜久任，时日宜宽假，填写门牌当详细核对，董事胥役毋派费累民，酌用丞簿以为襄助，先编巨族以为联属，并可申明读法之典，兼收团练、社仓之益。”诏下直省督抚，各就地体察参酌行之。又疏言通筹出入，宜崇实去伪，举清查、报效、生息三端；又疏请酌改经徵处，分令州县戴罪严催；并下户部覈议。五年，闻上将谒陵，未有旨戒行，稷辰疏言：“畿南州县被水，连岁用兵，民气甫行休息，籥请展缓一年。”上谕曰：“每岁谒陵，事同典礼，如果畿辅民力未逮，亦必权衡时势，暂缓举行。今兹并未降旨何日谒陵，宗稷辰揣度陈奏，徒博敢谏之名而无其实。此风不可长！”下部议处。

寻又奏言：“自粤匪窜据长江，数年以来，文臣武将，能战者稀。如乌兰泰、塔齐布、江忠源皆难得之将，而多不尽其用，且以死殉。如胜保、张亮基、袁甲三皆勇於任事，而亦未尽其用，以罪罢去。近日支持两湖，赖有一二书生，如胡林翼、罗泽南，能以练胆为士卒先。此二人者，实曾国藩有以开之。此时若开文武兼资一科，诚足济当时之急，而臣工多不敢荐举者，一恐其才疏而得过，一恐其遇蹇而罔功。处愁眉焚顶之时，守蹈常习故之辙，见有败衄，动以饷匱为辞。饷固不可不筹，

试思用兵乏人，虽敛金百万，弃如土苴，终归无用。臣闻见隘陋，非能尽识天下之才，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於林翼、泽南。其屡经论荐，难进易退，肝胆经术，实可取材者，有若湖州之姚承舆。其策议深沉，才识过人者，有若常州之周腾虎、管晏，桂林之唐启华，皆关心时务，今尚郁郁伏处田间。诚能破格招贤，连茹并进，则得一人可以平数州，得数人可以清一路。长江虽阻，当不难分道建功，剋日平定。伏乞皇上命内外臣工各举所知，无论已仕未仕，果能文武兼资，皆许徵起，必可网罗而尽得之。“疏入，下各督抚，命以宗棠等加考送部引见。宗棠自此膺简拔，论者谓其知人。

迁给事中。时京师行大钱，商民苦之。稷辰上疏请复用制钱，号曰“祖钱”，而大钱改纯用铁铸，兼行并用。下部议，格不行。又以畿辅水患，疏请急赈，从之。寻授山东运河道，捻匪入境，於济宁牛头河滨筑战墙，北岸六千三百丈，南岸八千六百丈，赖以守御。以功加盐运使銜。同治六年，引疾归，寻卒。

稷辰父霈正，官湖南零陵知县，廉无馀赀。稷辰事母孝。为学宗王守仁、刘宗周。罢官后，主馀姚龙山书院、山阴蕺山书院。官京朝，请祀总兵葛云飞本籍；官山东，请修方孝孺祠，并刻正学集：其振励风教多类此。

尹耕云，字杏农，江苏桃源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咸丰五年，粤匪犯畿辅，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僧格林沁参赞军务，辟耕云佐幕府，上书论防务，为文宗所知。八年，授湖广道监察御史，署户科给事中。时方多事，封章月数上。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坐贻误封疆罢，复起。耕云疏言：“讷尔经额之罪，天下共闻共见，未喻其复行起用之故。

方今江、淮、楚、豫军务未靖，秉钺之臣，星罗棋布，所以奋不顾身，必欲灭此朝食者，固由笃於忠义，亦以国家信赏必罚，有以畏服其心。万一效尤解体，患何可言？昔宣宗起用琦善，以陈庆镛之言而罢。伏原绍述心传，收回成命。”

时粤匪复窥武汉，耕云疏言：“武汉地踞上游，北窥关陕，南胁湖湘，东撼吴越，西制巴蜀，自古南北用兵，皆出死力争之。今贼窥伺楚北，分扰广济、黄冈，逼近省城，抚臣胡林翼兵勇数千，众寡悬绝，江路绵远，首尾不能兼顾。侍郎曾国藩忠勇朴诚，应请授为钦差大臣，率其所部援湖北，较诸他臣事半功倍。”

粤匪陷定远，耕云疏言：“定远失守，粤、捻新合，必谋北窜，恃山东为之屏蔽。抚臣崇恩幸其不戕官据城，於贼退后虚报胜仗，内则巧为弥缝，掩一人耳目；外则恣其腴削，竭万姓脂膏。惟恳俯念藩篱重地，立予罢斥，简大员往代。於洪湖多募水师，兼饬傅振邦全军移驻固镇、灵壁，冀收皖北，以固山东。”及庐州失守，又疏言：“昔人建省安庆，与九江、江宁为犄角，控扼长江。上年徙治庐州，已失形胜，兹并庐州亦不能守。胡林翼等自武汉进逼九江，而安徽之贼，或自英、霍走湖北，牵我上游，或自徽、歙扰浙西，窥我腹地。我军分道救援，罢於奔命。贼有四达之路，我无三面之围，虽日克一城，何益？抚臣福济屡挫损威，候补京堂袁甲三素得民心，如以为巡抚，必奋身图报。”

及国藩进师，疏言：“军兴以来，征调半天下，糜饷数千万，卒未能扫穴擒渠，则以屡后时而数失机也。今曾国藩蓄养精锐，所向克捷。陈玉成、张洛行率悍贼数十万，齐向潜山、太湖抗拒，众寡之数，十倍於我，一有疏虞，关系甚重。此时庐、凤、六合贼势必单，请饬袁甲三、张国樑刻期捣其巢穴，

逼令反顾，或令间道为楚师声援，亦足褫其狂魄。”别疏劾河道总督庚长，请以甲三兼摄；又论云南回匪不宜专意主抚；又陈京师本计，平糶、采买、周恤、蓄积诸事宜并举；又言钱法积弊：诸疏多见采纳。

英、法合军犯天津，耕云专疏者七，会疏者二，力主决战，上命王大臣集议。与郑亲王端华等议不合，耕云抗辩痛哭而罢。耕云初在礼部，肃顺颇重之，乃是为所憎。九年，科场狱起，以科道失纠下吏议，而耕云以充内监试谴独重，镌二级调用。十年，京师戒严，上将幸热河，耕云代团防大臣草疏谏阻，复自以书抵肃顺，卒不听。侍郎文祥提督九门，遇耕云东城，相持哭，因为规画留守诸事。

胡林翼疏荐耕云胸有权略，请起用。会副都御史毛昶熙治河南团练，疏调从军。同治元年，率部卒五千，从僧格林沁平金楼寨教匪，又偕提督张曜克张冈捻巢，以道员记名，赐花翎。三年，署河陕汝道。西征军购粮陕州，市斛小，责属县偿其不足，凡数百万斤，耕云悉请罢之。客军有不法者，斩以徇。境多刀匪，请得节制河、陕兵，馈饷以时，兵咸用命。

四年，张总愚犯畿辅，耕云从巡抚李鹤年进军磁州，建策筑长围断贼归路。两署粮储盐法道，佐治善后事，濬惠济河，塞河决，叙劳加布政使銜。十三年，补河陕汝道。河、陕徭役重，亚於常赋，耕云立定制，严稽覈，民困稍甦。光绪三年，大旱，条上救荒七事，未及行，卒於官。

耕云在言路著直声，出任监司，巡抚张之万、李鹤年皆倚重之，军事多所赞画。卒后，巡抚李庆翱以灾荒被劾，牵及冒领兵饷事，辞连耕云，后终得白云。

王拯，初名锡振，字定甫，广西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大学士赛尚阿视师广西，以拯

从，拯感时多难，慷慨思有所建白。咸丰间，自郎中累迁大理寺少卿。同治二年，降捻宋景诗由陕西还扰直隶、山东，拯奏言：“景诗冈屯砖圩，俨然嵎固，自陕逸回，其党不过数百。崇厚等一再养痍，裹胁逾万。近复於昌邑、莘、聊城、临清四州县，令村庄将所获麦与佃户平分，运送冈屯，是其名为降伏，心迹转益凶悖。请密敕直隶督臣刘长佑计调来营，暴其罪而诛之。若抗违不至，直隶官军犹能越境进剿。景诗既除，如杨蓬岭、程顺书等首恶，皆可骈诛，以除巨憝，以安畿辅。”疏入，未行。其后景诗卒以叛诛。

军事未定，曾国藩议於广东筹饷，劳崇光创办釐金，诸弊丛起。拯疏言：“两粤为肇乱之区，岑溪、容县，数载皆为贼踞。信宜陈金缸尤为巨憝，群贼相为一气，滋蔓难图。劳崇光举办釐金，率令绅商包充垫缴，燃眉剜肉，事何可常？及崇光去任，徵收减少。近乃有釐务委员，或为众所殴伤，或为民间枷号，虽民情顽獷，而官吏恶劣亦可概见。以积年久乱之地，有负嵎圜视之贼，当一切利孔、百方搜剔之时，臣窃恐利未十而害已百。万一两粤复糜烂，更不知何所措手足，岂惟釐金不能办而已？”因荐广东道员唐启蔭、两淮运使郭嵩焘、浙江运使成孙诒。旋用嵩焘督广东釐金，自拯疏发之也。

三年，迁太常寺卿，署左副都御史。疏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侍郎崇纶、恆祺、董恂、薛焕委琐龌龊，通国皆知，窃恐外邦轻侮，以为中朝卿贰之班，大都不过如若曹等，未免为中朝耻辱。就令人材难得，或於总理衙门位置为宜，上应量为裁抑，或处以散职，或畀以虚衔，庶外邦服我旌别之严。四方闻之，亦释然於朝廷宥纳群伦、羈縻彼族之意。”

寻迁通政使，仍署左副都御史。疏言：“近日苏、杭迭克，直、东肃清。臣观从来将兴之业，垂成之功，未有不矢以小心，

而始能底定者。金陵贼窟虽计於三四月间可拔，而丹阳与常州犄角，百战悍贼如李秀成等，麇集死守。杭、嘉既克，馀党归并湖州。其自皖南窜越江西之贼，蔓延玉山、铅山、金谿、建昌二三百里，众号八九万，并有阑入福建境者。又闻李世贤自率巨股由淳安、遂安接踵而至，曾国藩、左宗棠等用兵日久，前此屡陈不亟求功旦夕，同一老谋深计，独於皖、浙毗境豫作防维之策，则国藩意在徽、宁各饬所部分防，宗棠以为不若并力取广德扼贼窜路。两议未及定，贼已由皖窜赣。贼又草窃已久，人数太众，势多不能聚歼而弗使一贼他遁。臣则以此贼人多势剧，一意奔突，前股未痛剿，后股又踵接。万一深入江西腹地，烬馀复炽，又至燎原。且由赣逾闽，可以直走汀、潮，为数年来窜匪熟路。黄文金由此而来，石达开由此而去，前事可为深警。叠蒙谕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及闽、粤各督抚谆谆戒备。当此大功将竟，惟当效力一心，互筹战守，务将分窜诸贼，前截后追，必使所至创夷，日就衰残零落，不得喙息，以成巨患。臣尤有请者，皖、浙诸军与贼相持不为不久，所需饷项，国藩、宗棠等各於江、楚等省自为筹画。国藩奏於江省设立总台，以一省捐釐之数，为皖军十万养命之源。浙军固不能分拨，即国藩所部月饷，传闻亦祇放数成，不得已而筹及广东釐捐，乃又不能遽办。夫民之不能见远而各为其私者，情也。广东有之，江西岂独不然？日前沈葆楨奏请将江西茶税、牙釐等款归本省任收，旋用部议允留其半，在国藩等断不至缺望。惟军前将卒，当枕戈喋血切望成功之时，忽闻军饷来源将减，众心或生疑惧，何以得饱腾而资鼓舞？拟请饬赣、皖、楚、粤各疆臣，值此事机至紧，无论如何变通为难，总当殫竭血诚，同心共济。甘肃回氛未戢，中州馀捻尚存，汝南陈大喜等窜逸湖北，自随、枣逼襄、樊；张总愚自南台山中出窜

内、浙，时虞合并；汉中之贼，全窜宁、陕、商州一路，闻将会齐襄、樊回援金陵，诚亦未可轻忽。目前陕省军务，政出多门，李云麟追贼商於，忽卷旆而西，其在兴安，未能遏贼窜逸，其在汉阴，遇贼避匿，纵勇淫掠，宜量加裁抑。刘蓉素尝学问，怀负非常，汉中之贼，本所专办，而窜扰四出，尤当誓志荡除，方为不负。多隆阿声望最优，众口争传为第一名将，乃近日声望渐损，宜申圣谕训饬。雷正綰所向克捷，谅足当一面之寄，顾全甘官吏，未有一二正人支持其间。现闻兰州与庆阳隔绝，恩麟权督印，不过使令便辟之材，识见陋劣；熙麟坐守庆阳、宁夏一区，又为庆昫种种纒繆所误。臣愚以为亟宜遴简公正有为之大臣，镇抚整饬。今之天下，何易遽言率土奠安，而南北军务渐定，西事再能就绪，亦即为大致之澄清。朝廷者天下之本，宫府清明严肃，与疆场奋迅振拔之气，相感而自通。天下大势日转，而亦正多难钜之事，或遽以为时局清明，事机畅遂，若已治已安者然。人情大抵喜新狃常，畏难而务获，独有当几至诚君子，为能深察而切戒之。昔诸葛亮为三代下一人，史独称之以谨慎。朱子进戒宋孝宗曰：‘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而日长；将卧薪尝胆之志，日远而日忘。’臣不胜私忧过计，冒昧沥陈。”疏入，报闻。寻告归，卒。

穆缉香阿，字居南，满洲镶红旗人。由工部主事再迁郎中。同治四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疏请慎择宦寺，略言：“皇上冲龄御极，圣学日新，知识日开，左右侍从之辈，宜豫加慎选，勿使将来蛊惑圣聪。溯自汉末及前明，朝政之失，半由宦寺。盖宦寺出身之始，每以小忠小信，便捷逢迎，无非售其固宠邀恩之计。及党与已成，则骄肆专横，而箝制其上，虽英明之主，竟有百计不能除之者。当时臣民，切齿痛恨，终归无可如何。我朝列圣相承，远迈前代，不但不准此辈干预政事，虽应对进

退间亦不假以辞色，使无由谗谄面谏，浸润肤受。是以二百馀年，从不为患。虽然如此严防，尚有防不胜防之虑。嘉庆癸酉之变，犹有通贼者，是此辈反覆已有明徵也。今皇太后垂帘听政，洞悉其弊，杜渐防微，有鉴於前，不使宵小蒙蔽。所以知人善任，朝政肃清。即数年后皇上亲政，亦断不致宠任此辈，貽误事机，何待臣下颺颺过虑？然献曝之忱，有不能已者。当此之时，正圣学扩充之际，虽臣工皆能尽心辅佐，而宦寺尤宜加意斟酌。臣以为宦寺之设，无非效奔走、供指使而已，万不可使年轻敏捷之人，常侍左右。请皇太后选忠正老成者为我皇上朝夕侍从，庶将来亲政，必不致受其欺蒙蛊惑，而无疆之圣德，基於此矣！”

五年，疏论大学士曾国藩督师讨捻，日久无功，请量加谴责。上以国藩迭疏引咎，特命回任专办饷糈，虽未葺全功，非貽误军情者可比，斥所奏过当，置不议。出为山西蒲州知府，寻卒。

穆缉香阿通知国故，家藏邸报，自国初以来几备。

游百川，字汇东，山东滨州人。同治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六年，迁御史，巡西城。宗室宽和等所行多不法，奏劾惩治，一时贵近敛迹。七年，捻匪自山东窜直隶，百川奏请饬统兵大臣迅速剿办，又请严禁各省栽种罌粟，上皆采纳。疏论内外官署胥吏积弊，诏通饬严禁。复言：“除吏弊在肃官方，尤在扬士气。请饬部院堂官於每司中择贤俊数员，付以事权，专其责任。察有胥吏舞弊，据实上陈，仍以勤惰定功过。赏罚既明，人才自奋。至外省地方官，本有惩治胥吏之权，严饬各督抚为地择人，毋以人试地。举贤劾不肖，再简廉正大员，以时巡察，遇有贪官蠹吏，列状奏闻。”

黄河北徙，山东郡邑屡被水。百川疏请賑恤，河督文彬、

巡抚丁宝楨请仍挽复淮、徐故道，命廷臣集议。百川疏言：“黄水宜南宜北，必将折衷一是。如议挽复故道，论工程，论经费，引黄济运，有未可遽定者三端：如即以大清河为黄水经流，旧道断不能容，河面必须加宽，民间田庐如何移徙，如何安置，则度地宜审也；且即河面加宽，仍恐万难容纳，别开支河，势不容已，徒骇、马颊、钩盘、鬲津犹可指名，可否开行，有无贻害，则分水宜权也；黄水北行，其事为创，万一不善料理，人情骚动，物议沸腾，则相机宜慎也。请特派大臣履行上下游详勘，然后定策。”

十二年，上亲政，命葺治圆明园，奉皇太后驻蹕。御史沈淮疏请暂缓修理，上特谕宣示孝养两宫之意，专修安佑宫供奉列圣御容，暨皇太后驻蹕之所，治事之地，量从节俭，不事华靡，此外均不必兴修。百川继疏申谏，上召入诘责，百川侃侃正言无所挠，上为动容，一时敢谏之名动朝野。寻以忧归，服除补官，迁给事中。

光绪五年，出为湖南衡永郴桂道，迁四川按察使，擢顺天府尹，迁仓场侍郎。九年，山东河决，被灾者数十州县，命百川往会巡抚陈士杰治工赈。百川轻骑周历河南北岸、上下游，先散急赈。会奏请筑两岸遥堤，复於其内筑缕堤，使黄水不致泛滥；又奏请濬小清河，分黄水入海：如议行。还京，以仓廩被火，罢归。居数年，卒。

淮，字东川，浙江鄞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咸丰十年，文宗狩热河，淮不及从，恸哭欲投井，家人守之不得死。迁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授陕西道监察御史。疏劾户部主事杨鸿典揽权纳贿，下刑部逮治，仅以小过议镌级，及阎敬铭为尚书，始奏劾谴黜。园工兴，淮疏首上，当时与百川齐名。光绪元年，充顺天乡试监试，力疾从事，出

闾，旋卒。家固中人产，官京师，斥卖殆尽，人尤服其清节。

论曰：用兵之际，事机千变，京朝官以传闻有所论列，往往不能切中。宗稷辰归重得人，尹耕云论诸将帅罪，王拯请调和疆吏，一意办贼，为能见其大。拯所言尤详尽，盖直枢廷，见军报，较得诸传闻者异矣。穆缉香阿请慎选宦寺，游百川等阻修圆明园，謇謇负直谏名，良不虚也。

列传二百十一

吴振棫 张亮基 毛鸿宾 张凯嵩

吴振棫，字仲云，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出为云南大理知府，历山东登州、沂州、济南，安徽凤阳知府；山东登莱青道；贵州粮储道；贵州按察使；山西、四川布政使。咸丰二年，擢云南巡抚。寻甸、东川回匪蠢动，粤匪由广西阑入开化、广南境，偕总督吴文镕先后遣将击平之。四年，调陕西巡抚，未行，署云贵总督。贵州兴义、普安匪起，檄安义镇总兵金刚保等剿之。遵义亦被匪围，合滇、黔兵力，迭战获胜，擒匪首杨凤先於石阡葛庄司。五年秋，始抵陕西任。匪首陈通明受粤匪指挥，於潼关纠众谋响应，以计擒之，并获其党张顺、罗吉祥等置诸法，被诏嘉奖。盐课摊归地丁，数倍於昔，奏请改行招贩，先课后盐，民便之。未几，擢四川总督。

七年，调云贵总督。云南汉、回积仇，自中原兵事亟，协饷不至，回乱愈恣。团练跋扈，动相杀掠，省城戒严。前任总督恆春不能制，夫妇同缢，巡抚舒兴阿亦以病求去，惟布政使桑春荣困守危城。文宗知振棫熟悉滇省情形，故以代之。命选川兵三千，携饷五万驰往，调前山东巡抚张亮基帮办军务以副之。振 或至，先驻宣威，进次曲靖。疏言：“先剿后抚，势顺而易，不待智者而知。兵盛饷足，必应如是。前督臣林则徐剿永昌回匪，兵、练万馀，本省有饷可筹；弥渡获胜，匪旋受抚，其地祇迤西一隅中之一隅。此次匪遍三迤，情形迥不相同，

非数千之兵、十数万之饷所能葺事。如率意径行，徒损国威，於事无补。臣初到滇，於汉、回两无嫌怨，惟凭藉兵威，结以恩信，有所申诉，处以公平。省城为根本重地，省回解散，此外渐次筹办，其负隅抗拒者，仍当力剿。匪势渐孤，较易得手。否则不自量度而急乘之，更无转圜地步，祸更烈矣。现在兵无可调，饷无可筹，宵旰焦劳，事非一省。臣为云南一省计，并当为天下全局计，岂容再有贻误，致令徵调无休？故未言剿先言抚，有万不得已之苦衷，虽成败利钝难以逆料，舍此亦别无良策也。”

又奏：“在籍侍郎黄琮、御史窦墉、总兵周凤岐奉命团练，设总局於省城。周凤岐意见不合，引嫌不肯与闻。黄琮、窦墉联衔出示，专主痛剿，民间纷纷集练，回众疑忌日深。地方官苦心解散，汉民往往閤堂塞署，逼官杀回。故团练在他省为要务，在滇省竟为大患。黄琮等每言省团可得六十万，无虞寇警。回匪初至城外，不及千人，团丁招之不来，来即奔溃。近日省练一万馀人，月需饷数万，经费不敷。练头自行管带，不尽官派。回众有求抚之意，梗议者忽用练往剿，妄杀邀功，致可抚者终不能抚。黄琮、窦墉系特派人员，非臣力所能制，请旨定夺。臣已咨桑春荣严覈守城之练，裁汰冗滥，以节糜费。练归官统，如不奉调派，自行出队，即按军法从事，庶一事权而免掣肘。”疏入，诏褫黄琮、窦墉职，许回民悔悟自新，其负固不服者，痛加剿办。汉民借团练为名肆行杀掠者，以军法从事。於是振械遣汉、回委员赴省城晓谕汉、回，解释猜嫌，分画所居街道，拨抵难民遗产，议定章程，遣散归业。先后剿平霑益回匪，歼咸宁土匪李广沅。八年四月，抚局粗定，入驻省城，偕张亮基筹办迤西剿抚事宜。临安回匪攻府城，遣兵击走之，又败之於阿迷州，解河西县之围。

是年冬，以病乞罢，因子春杰官雁平道，就养山西。同治元年，命会同巡抚英桂防河，寻命赴陕西会办军务。十年，卒，诏依例赐恤。

张亮基，字石卿，江苏铜山人。道光十四年举人，入贵为内阁中书。从大学士王鼎赴河南治河，督筑西坝。工竣，赐花翎，擢侍读。二十六年，出为云南临安知府，总督林则徐曾与共事河工，知其才，密荐可大用，调署永昌。边夷滋扰，亮基用土弁左大雄擒匪首，事乃定。超擢云南按察使，就迁布政使。三十年，擢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粤匪渐炽，尝密疏论军事，文宗韪之。

咸丰二年，调湖南巡抚，在途闻贼围长沙，疏请驻守常德。诏趣进解省城之围，至则梯城而入，屡出队与城外援军夹击，贼解围去。破岳州，入湖北，汉阳、武昌相继陷，湖广总督徐广缙以罪罢，命亮基代之，规进剿。亮基疏言宜防贼回窜，意在专顾湖南，诏趣速进。三年春，贼弃武汉东下，亮基抵湖北筹办收复抚恤事宜。通城、崇阳、嘉鱼、广济土匪起，平之。贼自下游分窜江西，亮基督师扼道士袱、黄石港，分兵赴援。秋，贼之分窜河南者，由罗山入湖北黄安、麻城境，水陆夹击，歼之。

调山东巡抚，未行，江西贼由九江来犯，令道员徐丰玉御之於田家镇，战失利，丰玉阵亡，亮基坐降四级留任。时粤匪李开芳等犯畿辅，踞静海。亮基至山东，奉命扼德州，防其南逸。南路贼欲由淮、徐窥伺北犯为应援，令按察使厉恩官率兵驻宿迁之北以防之。四年，贼入山东境，亮基驰扼济宁，杜其北窜。寻陷郟城，扰范县、寿张、东平，绕出贼前截击，败之於临清黑家庄。既奏捷，帮办军务大臣胜保劾其取巧冒功，诏斥亮基欺罔，并追论初赴湖南不急趋长沙，及去湖北时但求自

全，居心狡诈， 职，遣戍军台。逾年，给事中毛鸿宾言临清之役，胜保妄劾，御史宗稷辰亦言亮基能任事，未尽其用，乃释回，发东河差遣，寻命往安徽随办军务。

七年，予五品顶戴，命赴云南帮办剿匪事宜。云南回匪方炽，团练横行省会，总督吴振械初至，驻曲靖，裁抑练勇，招抚回众。霭益回最悍，集众犯宣威，亮基督按察使徐之铭等率兵击走之。八年春，又败之於袁家屯，歼贼甚众，馀党就抚，诏嘉之，授云南巡抚。既而振械乞罢，擢云贵总督，亮基荐徐之铭代为巡抚。临安回匪攻城，扰及阿迷，剿平之。九年，省回就抚后，踞碧鸡关，劫夺近郊，分剿乃散。又剿平彝、安宁、缅甸、楚雄诸匪，武定、罗次、富民、禄丰、禄劝诸州县先后克复。然回、练互相猜忌，乱机时起。

徐之铭既为巡抚，贪纵险狠，与亮基阴不相能，时构煽其间。十年秋，回人掌教马德新、徐元吉，武生马现，率各属回民来省乞抚，住城外江右馆，亮基约之铭同诣抚谕。之铭阴煽已散练丁拥至督署阻挠，谕之不可，杀通海知县雷焱於门，遂逼杀招抚委员绅士马椿龄、孙钧。亮基为所胁持，不敢入告，以病乞罢，命刘源灏代之。源灏久不至，亮基遂去。十一年，至湖北，乃疏陈滇事，劾之铭不法。会布政使邓尔恆升任陕西巡抚，去滇，之铭煽匪戕於路。於是罢源灏，以潘铎署总督，命亮基赴滇查办，督师剿匪。亮基疏请发部照募损充饷，募勇千人然后行，与潘铎先后至四川，欲资其饷力、兵力。四川兵事未定，无以济之。林自清者，亮基之旧部，方署云南提督，与之铭及马如龙等皆不协，回人仇之。闻亮基在四川，擅率所部号万人入川求效用，阻之不听。诏亮基抚谕解散，而之铭煽马如龙等声言拒亮基不使入境，相持久之。同治元年，潘铎先抵任，请暂留之铭以毕抚局，遂改命亮基以总督衔署贵州巡抚。

未几，之铭复阴煽回众为变，铎被戕，而云南之乱愈亟矣。

二年，亮基至贵州，黄号、白号、苗、教诸匪并炽，上下游遍地皆贼。亮基令总兵沈宏富等攻遵义螺螄堰，破之，歼馀匪於上稽场。令总兵刘义方等剿思南教匪，复普安、安南，又连破苗匪於桐梓鼎城及水城 马龙胯，擒匪首何润科等於黔西，降万人。三年，尚大坪匪犯省城，督沈宏富等战於郊，歼贼千计，复修文。总兵林自清、赵德昌克龙里，又复兴义，解清镇之围，收复定番、广顺、长寨诸城，破龙泉、湄潭黄、白号匪老巢，克滇西卫城。四年，克黔西石阡、永宁、荔波，贵州地瘠财匱，饥军索饷，时虞譁噪。亮基抚馭防剿，仅得粗安，而所部诸将多骄蹇，輿论不协，为侍读学士景其濬论劾。亮基乃劾总兵林自清、刘有勋，副将池有连等劫掠扣饷，不听调度，请严治。诏布政使严树森察奏，亮基复具疏自陈，言树森规避贵州，安坐邻省不亲至，於是亮基、树森并褫职。

十年，卒。湖南巡抚王文韶、贵州巡抚曾璧光先后请复原衔，各建专祠。光绪三十四年，湖南、贵州京官合词牖陈功德在民，追谥惠肃。

毛鸿宾，字翊云，山东历城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数上封事论军务。咸丰三年，以尚书孙瑞珍荐，命回籍治团练。四年，劾帮办军务大臣胜保罪状，请严旨查办。五年，授湖北荆宜施道，调安襄郢荆道，历安徽按察使、江苏布政使。

十一年，署湖南巡抚，寻实授。疏言：“湖南地居僻远，向非富强，自前抚臣张亮基、骆秉章等於吏治民风实力讲求，用能削平寇盗，屹为上游重镇，用人之效，有明徵矣。臣以为名将不过收战阵之功，得贤督抚，斯能造封疆之福。如左宗棠识略过人，其才力不在曾国藩、胡林翼之下，今但使之带勇，

殊不足以尽其长，倘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兼顾大局。前任云贵总督张亮基，果决有为，云南壤接边陲，饷糈不给，汉、回仇衅相寻，即令经营尽善，亦仅有益一隅，似不若任以要地，俾展所长。但使东南日有转机，则云、贵游氛无难迅扫，此轻重之机宜审者也。”时湘军所至有功，各省多往召募，鸿宾疏陈招勇流弊，请慎选将领以收实效，并被嘉纳。

石达开窜湖南，鸿宾遣知府席宝田、副将周达武、总兵赵福元分路进击，解会同、黔阳之围。同治元年，进复来凤，贵州提督田兴恕兼署巡抚，军报不实，信用左右，鸿宾疏劾之。遣兵越境剿贵州窜匪，复天柱县城。又剿铜仁张家寨，匪首萧文魁率众降，克大小青两堡。江蓝同知椿龄指团绅为土匪，鸿宾廉知椿龄有酷刑逼借事，劾罢之。椿龄京控，讦鸿宾借贷不遂，鸿宾自请查办，下总督官文鞠讯，得白。

擢两广总督，英德土匪起，令按察使张运兰剿平之。偕巡抚郭嵩焘奏定变通缉捕章程，获大盗者予优擢，允之。

三年，江南既复，浙、赣余氛未靖。鸿宾疏言：“江西南路之防犹有未备，闽、粤交界均无防兵，虑贼上窜，以粤东为尾间。江西当四冲之地，宜合数省兵力，乘大胜余威，聚而歼之。已咨曾国藩调拨劲旅，绕越宁郡、石城一带，扼贼南窜之路，臣派一军於闽、粤交界会同进剿。并请敕曾国藩严守南赣，俾毋窜越。”

四年，坐前在湖南，道员胡镛请咨引见，缴回咨文，委署道缺，降一级调用，回籍。七年，卒。宣统初，山东巡抚袁树勋疏陈鸿宾功绩，复原官，祀乡贤祠。

张凯嵩，字云卿，湖北江夏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广西即用知县，历宣化、怀集、临桂知县。李星沅、劳崇光并荐其能，咸丰五年，擢庆远知府。剿平土匪王得胜等，擢左江道，

调署右江道。庆远失守，革职留任。八年，偕按察使蒋益澧破贼，克庆远，复原官，署按察使，寻实授，迁布政使。同治元年，巡抚刘长佑赴浔州筹剿抚，留凯嵩经画后路。荔浦张皋友陷阳朔，遣兵败贼於鹧鸪岩，复其城，就擢巡抚。诸匪中黄鼎凤、张皋友最猖獗，分陷贵县、阳朔、麇集大鹿滩、马濼，檄总兵李明惠、提督江忠义先剿马濼，进规贵县，破之於桂岭，歼擒贼首张皋友、陈士养。二年，檄布政使刘坤一攻黄鼎凤於登龙桥。贼走覃塘，进围之。信都贼陈金刚等来援，道员蒋泽春逆击败之，进克容县，坤一克覃塘。三年，克天平寨，擒黄鼎凤。贵县平，加头品顶戴。

疏陈左右江积匪未清，议三路进兵，以刘坤一统七营留防浔州，易元泰统十一营由宾州、迁江达思恩，李士恩统水陆八营由横州达南宁，节节进剿。四年，坤一攻克大庙、江口、平茨，斩贼首梁安邦，南宁河道始通。元泰剿上林，平之。坤一擢江西巡抚去，以同知刘培一代领其军，将亲赴南宁督战，会伪康王汪海洋窜粤，将入广西，诏凯嵩驻防浔州。五年，凯嵩至南宁，进攻山泽，督诸军穴地轰城，夺山入，擒伪平章苏仲熙等。孙仁广单骑走旺陇，追斩之。山泽为贼所踞十馀年，至此悉平。

六年，擢云贵总督。自潘铎被戕，滇事益纷。行至巴东，称病，三疏请罢，坐规避，褫职。光绪六年，以五品京堂起用，授通政使参议，迁内阁侍读学士，署顺天府尹，授贵州巡抚。十年，调云南。请於省城设开采五金总局，以兴矿利，偕内阁学士周德润勘越南界务。十二年，卒於官。广西巡抚李秉衡疏陈凯嵩政绩，请建专祠，广西京官论其不当，罢之。子仲炘，光绪三年进士，由翰林御史官至通政司参议，敢言有声。

论曰：云南地居边远，回、汉积仇，中原多故之秋，几为

王灵所不及。吴振棫兼筹剿抚，实体中朝措置之难。张亮基才足有为，误用徐之铭，受其排挤，遂至不可收拾。自潘铎被戕之后，无人敢任其艰危。毛鸿宾疏言内地寇平，边方自靖，诚为确论。张凯嵩因规避黜，后仍以旧劳起用，朝廷固鉴其情已。

列传二百十二

李德 吴棠 英翰 刘蓉 乔松年 钱鼎铭 吴元炳

李德，字惠人，陕西华阴人。道光二年进士，直隶即用知县，补抚宁，调青县。举卓异，历沧州、深州，擢大名知府。调保定，擢大顺广道，迁按察使。二十一年，擢顺天府尹。二十三年，南河决，命偕侍郎成刚驰往督工。二十六年，出为江苏布政使，以病归。三十年，起授甘肃布政使。咸丰元年，擢河南巡抚。长芦盐政疲敝，言官请变通悬岸，德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议改直、豫悬岸，分别官办、商贩。二年，调山东。粤匪由武昌东下趋江宁，德遣精兵二千驰援，亲赴兖、沂、曹诸府察形势，分兵扼隘防守。履行河堤，令黄河渡船悉归曹县刘家口、单县董家口，断他口私渡。檄候补道庆凯等驻兵要隘，搜捕捻匪。

三年，江宁陷，徐州捻、泉诸匪蜂起，德再赴兖、沂、曹诸府督防。未几，扬州陷，德令防军分三路：游击王凤祥等驻郟县红花埠为东南路，总兵百胜等驻峰县韩庄闸及阴平为中路，总兵三星保巡刘家、董家二口，遏贼北窜，为西南路。传驻宿迁迤北，与百胜等犄角。四月，贼自浦口北窜安徽，陷滁州，逼凤阳临淮关。德进驻宿迁，虑徐州守兵弱，请移山西、陕西、绥远诸路援兵策应。五月，贼自亳州经米家集窜河南，陷归德、扰刘家口。德命防军进击，民团继之，毁北岸船，贼不得渡。有由曹河驶入者，乘半渡击沉之，贼败退。寻自河南汜水北渡温县，西路告警，德自曹州分兵驰援，督师继之。比

贼围怀庆，偲会诸军力战，解其围。擒匪扰归德境，毗连曹、单、偲留陕、甘兵九百会剿，自引师回防东路。

自粤匪起，所至各行省皆瓦解，疆吏能御贼不使入境且出境剿贼者，惟偲一人。文宗深嘉之，屡欲擢任总督，以山东为畿辅屏蔽，倚偲为重，故未果。寻卒於官，优诏悼惜，赠总督、太子少保，谥恭毅。子启诏，署湖南桂阳州，殉难，赠道衔。

吴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南河，补桃源。调清河，署邳州。山东捻匪入境，率团勇击走之，还清河。咸丰三年，粤匪陷扬州，时图北窜，棠招集乡勇，分设七十二局，合数万人，联络邻近十余县，合力防御，有声江、淮间。丁母忧，士民攀留，河道总督杨以增疏请令治丧百日后，仍署清河。太常寺少卿王茂蔭疏荐，诏询以增，亦以治绩上，特命以同知直隶州即补，赐花翎。六年，丁父忧，仍留江苏，以剿匪功，累擢以道员即补。十年，补淮徐道，命帮办江北团练。皖北捻匪出入，以徐、宿为孔道，山东土匪时相勾结，一岁数扰，棠督军屡击走之。

十一年，擢江宁布政使，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辖江北镇、道以下，令总兵龚耀伦等破贼於阜宁、山阳，解安东围。漕督旧驻淮安府城，棠以清江浦地当冲要，筑土城驻之。捻匪大举来扑，督军力战击退，贼踞众兴集相持，令骁将陈国瑞进攻，战十日，大破之，贼遁泗州。督属县筑圩寨，坚壁清野，收抚海州，赣榆土匪，先后遣将击捻匪，擒李麻子於曹八集，斩何申元於洞里庄，歼卜里於半截楼，又破山东幅匪於郟城徐家圩、镒阳集、长城等处。

同治二年，实授漕运总督。令陈国瑞进剿沂州，迭歼渠魁，国瑞遂隶僧格林沁军。苗沛霖叛陷寿州，棠令总兵姚庆武、黄开榜水陆赴援。疏言：“欲拯临淮之急，必须一军由宿、蒙直

捣怀远，使苗逆急於回顾，临淮始可保全。削平之策，尤须数道进兵，方能制其死命。”又密陈：“皖北隐患，淮北盐务疲敝，悉由李世忠盘剥把持，其勇队在怀、寿一方盘踞六年，焚掠甚於盗贼。苗平而淮北粗安，李存而淮南仍困，请早为之计。”

“诏下僧格林沁等筹办。

三年，加头品顶戴，署江苏巡抚。四年，调署两广总督。棠疏陈：“江境尚未全平，请收回成命，专办清淮防剿。”诏嘉其不避难就易，仍留漕督任。军事初定，即筹复河运。署两江总督，未几，回任。五年，调闽浙总督。

六年，调四川总督。时蜀中军事久定，养兵尚多，而协济秦、陇、滇、黔，岁饷不贍。棠令道员唐炯剿贵州龙井苗匪，复麻哈州。道员张文玉等克黄平州，疏请遣周达武一军入黔助剿，即调达武贵州提督，饷仍由四川任之。平苗之役，赖其力焉。

八年，云贵总督刘岳昭劾棠赴川时仆从需索属员馈送，言官亦劾道员锺峻等包揽招摇，命湖广总督李鸿章往按。鸿章覆奏：“川省习尚钻营，棠遇事整顿，猾吏造言腾谤。”诏责棠力加整饬，勿稍瞻顾，斥岳昭率奏失实，惟坐失察锺峻等薄谴。十年，署成都将军，奏拨捐输银二十万两赈饥民。十三年，云南、贵州军事先后肃清，以协饷功被优叙。灌县山匪作乱，令提督李有恆剿平之，斩渠余其隆。疏言：“部章新班遇缺先人员补官较易，服官川省者，报捐不惜重利借贷，其中即有可用之才，夙累既重，心有所分，官债虽清，民生必困。请敕部另议变通，俾试用甄别年满、历练较久诸员，得有叙补之期，实於吏治有益。”

光绪元年，剿叙永 匪及雷波叛蛮，平之。以病乞罢。二年，卒，诏优恤，谥勤惠。

英翰，字西林，萨尔图氏，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四年，拣发安徽，以知县用。九年，署合肥。粤匪扰皖北，督乡团击败之。又破贼华子冈、小河湾，擢同知。十一年，署宿州。同治元年，捻匪来犯，英翰偕总兵田在田克高黄山寨，进破湖沟，擢知府，赐花翎。二年，捻首张洛行为僧格林沁大军所败，回老巢，英翰击败之於青甯。会攻克雒河集，英翰授策降人，擒洛行送僧格林沁大营诛之，授颍州知府。巡抚唐训方及袁甲三交章荐英翰沉勇有谋，剿捻会北匪圩功多。苗沛霖复叛，攻蒙城、寿州，英翰督兵攻克蒙城附近贼圩，又击败沛霖所遣攻寿州兵。会总兵姚广武破韩村贼寨，攻狼山，贼弃垒遁，蒙城粮道始通。署庐凤道，擢按察使。复督兵援蒙城，攻蔡家圩，断贼粮道，遣参将程文炳等四出截击，夷贼垒数十。僧格林沁、富明阿诸军先后至，大破贼，沛霖就歼，附沛霖诸圩尽克，赐号格洪额巴图鲁。

三年，粤匪合捻匪由陕南窜湖北，将遥为江宁声援，其锋甚锐。僧格林沁调英翰赴援，贼方围麻城，袭破柏子塔贼屯，贼渠陈得才等自白臬走阎家河，英翰督军迎战，破之。寻以请奖冒滥，夺勇号，降五级留任。贼自松子关窜皖境，巡抚乔松年奏调英翰回援，克金家寨。贼窜六安、青山，会诸军击走之。群贼麇聚英山、霍山，连破之於乐兒岭、土门、黑石渡。时江宁已下，僧格林沁大军进逼，贼皆携贰，陈得才仰药死。马融和有众数万，英翰令郭宝昌招致之。贼首蓝成春亦降，馀小头目纷纷求抚。僧格林沁以成春乃粤中老贼，斩之以徇。未至者遂散走，而张总愚、牛洛红、任柱、赖文光等勾结复炽。论功，英翰复赐号铿僧额巴图鲁，擢安徽布政使。

四年，捻匪自河南窜山东，僧格林沁战歿，遂大举犯安徽，凯复踞蒙、宿旧巢，英翰屯雒河集，为贼所围。道员史念祖佐

英翰且战且守，凡四十五日，援军至，突围夹击，大破之，贼乃解围引去，晋号达春巴图鲁。五年，就擢巡抚。前抚乔松年调陕西，剿西捻张总愚，以皖军郭宝昌从行，其饷仍由英翰筹供。东捻由固始犯皖境，皖军扼之，复窜麻城，英翰率军防六安。六年，贼复由楚、豫入山东，方议就运河筑长围圈贼，英翰分拨皖军，令黄秉钧扼宿迁，张得胜扼猫儿窝滩，程文炳以骑兵备游击，余承先率水师由洪湖入运河，捻势渐蹙。英翰丁父忧，予假一月治丧，改署任。是年冬，捻首任柱为淮军所歼，馀党散扑运河，皖军截击，收降数千人，赖文光走扬州就擒。东捻平，论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再疏请终制，报可，而西捻渡河北犯。七年春，畿辅戒严，英翰率军驰援，命驻河南。英翰奏以所部交河南巡抚李鹤年调遣，请回旗守制，诏慰留之。遂会诸军围贼於运河东，捻众聚歼，加太子少保，辞，不许。八年，回旗营葬，请留京，予假两月，期满仍回任。十年，於亳州捕叛捻宋景诗，诛之。

十三年，擢两广总督。粤匪悍酋杨辅清败逸后，犹潜匿福建晋江，令降将马融和等往捕，至是始就擒，奏请诛之。光绪元年，入觐，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广东闾姓捐奉旨严禁，英翰奏请弛禁助饷，又因随员招摇，为广州将军长善等所劾，召还京，被议，褫职。未几，命还世职，以二品顶戴署乌鲁木齐都统。二年，实授。寻卒，赠太子太保，复勇号，赐恤，谥果敏。安徽省城及凤阳、寿州、宿州、阜阳、蒙城、涡阳并立专祠，赐其母银二千两，人葭六两。无嗣，弟英寿袭世职。

刘蓉，字霞仙，湖南湘乡人。诸生。少有志节，与曾国藩、罗泽南讲学。军事起，佐泽南治团练。咸丰四年，从国藩军中，既克武昌，转战江西。五年，泽南由江西回援湖北，蓉从之，领左营。弟蕃，战歿於蒲圻，蓉送其丧归，遂辞军事。寻丁父

忧，胡林翼奏徵之，不出。十一年，骆秉章督师四川，聘参军事，疏荐其才，诏以知府加三品顶戴，署四川布政使，寻实授。秉章於军事吏治，悉倚蓉赞助，亦时出视师，蓝、李诸匪以次削平。事详秉章传。

同治元年，石达开由滇、黔边境入四川。预调诸军罗布以待，秉章令蓉赴前敌督战，达开不得逞，徘徊於土司地，穷蹙就擒。蓉亲往受俘，槛送成都诛之，被旨嘉奖。时粤、捻诸匪蓝成春、陈得才等窜扰陕南，踞汉中、城固等城，川匪馀孽亦入陕蔓延，势方炽。多隆阿督师关中，注重北路回匪，於南路未能兼顾。官文疏荐蓉堪当一面，於是命蓉督办陕南军务，擢陕西巡抚。秉章分兵四千授蓉，总兵萧庆高、何胜必两军先赴援，亦隶之。又遣将赴湖南增募万人，蓉於十月进屯广元。三年春，汉中粤、捻诸匪因江宁被围急，促其回援，遂自退，趋湖北。蓉入汉中部署屯防，清馀匪。

多隆阿围整屋久未下，闻蓉将至，督攻益急，克之，而多隆阿受重伤。三月，蓉抵省城，多隆阿寻卒於军，其所部雷正綰、陶茂林诸军剿西路回匪，入甘肃；穆图善一军议令赴援湖北。五月，川匪合粤、捻由镇安、孝义突犯省城，蓉集诸军击之於鄠、整屋之间，寻偕穆图善会击於郿县，贼西走略阳，入甘肃，陷阶州，令何胜必等会川军周达武攻之。四年，克阶州，川匪馀孽悉平。雷正綰军譁变，其部将胡士贵率叛兵回扰泾州，蓉遣军扼隘，散其胁从，诛士贵。

会编修蔡寿祺疏劾恭亲王奕訢，牵及蓉，指为夤缘，诏诘蓉令自陈。蓉奏办，自言荐举本末，并讦寿祺前在四川招摇，擅募兵勇，为蓉所阻，挟嫌构陷。复为内阁侍读学士陈廷经所劾，命大学士瑞常、尚书罗惇衍按究，坐漏泄密摺，降调革任。陕甘总督杨岳斌疏言陕西士民为诉枉乞留，诏蓉仍署巡抚。

五年，奏荐贤能牧令龚衡龄等，请予升阶，下部议駁。蓉疏言：“近来登进之途，多出於从军，而究心民瘼者，仍潦倒於下吏。陕西疮痍未起，急应旌举贤能以为之劝。”上特允之。先是，蓉任凤邠道黄辅辰经理回民叛产，设法垦治，岁获穀数百万斛，成效甚著，因奏：“陕西兵后荒芜，以招徠开垦为急务。应视兵灾轻重，荒地多少，以招垦成数为州官吏劝惩。”报可。寻以病乞开缺，上允其请，以乔松年代之，仍留陕西治军。捻匪张总愚入陕，逼省城，蓉与松年议不合，所部楚军三十营，统将无专主，士无战心，屯灞桥，为贼所乘，大溃。诏斥蓉贻误，夺职回籍。十二年，卒。湖南巡抚王文韶疏闻，命复官，陕西请祀名宦祠。

乔松年，字鹤齐，山西徐沟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再迁郎中。咸丰三年，以知府发江苏，除松江，调苏州。会匪刘丽川据上海，省城潮勇潜与通，松年侦知之，白上官诛其为首者。丁父忧，总督怡良奏留，从克上海，擢道员，赐花翎，授常镇通海道。六年，从怡良驻常州，署两淮盐运使。八年，丁本生父忧，总督何桂清复奏留。

九年，授两淮盐运使，兼办江北粮台。十年，奏劾南河河道总督庚长擅提淮北存盐变价充饷，又截留山西解江北粮台饷银；复劾庚长在清江闻警犹演剧设宴，迨寇急，仓皇退守。命侍郎文俊往按得实，庚长褫职逮问。又疏论用勇不如用兵，请发京师护军营暨北五省绿营赴江北防剿。英吉利、法兰西兵入犯，京师戒严，松年请赴畿辅督兵御敌，谕止之。十一年，设江南北两粮台，仍命松年办理。叙劳，以按察使记名。

同治二年，擢江宁布政使，仍留办粮台，擢安徽巡抚。三年，抵任，驻防临淮。时苗匪已平，李世忠亦解兵柄，捻匪窜河南、湖北。松年增募勇千人，就颍、宿间设防，奏请雒河集

地处交冲，当建县设官，从之。又奏苗沛霖馀党自非积恶，请予宽贷；李世忠散遣勇丁，恐流为盗，饬州县整顿捕务。粤、捻诸匪自湖北麻城、罗田东窜入皖境，松年移军寿州，急调英翰自湖北回援，令朱淮森屯正阳关，蒋凝学迎击於英山，克金家寨。英翰等败贼於陶家河、黑石渡，僧格林沁大军追至合击，诸贼穷蹙，纷纷乞降，先后凡十馀万。贼首陈得才后至，为蒋凝学击败，服毒死，获其尸。上饬英翰等移军进剿，松年请留英翰防皖境，郭宝昌援河南，蒋凝学赴湖北。

四年，僧格林沁战歿，上命曾国藩督师山东。松年奏：“国藩久治军务，气体较逊於前。李鸿章才识亚於国藩，而年力正强，如以代国藩督师山东，必能迅奏荡平。”疏上，报闻。时捻匪大举犯皖北，围英翰於雉河集，国藩遣援军至，乃击走之。

五年，调陕西巡抚，前任巡抚刘蓉奉命留陕办理军务。时捻匪张总愚窜入陕境，松年初至，与蓉意见不合，奏劾蓉军政隳坏，留陕无益，蓉亦劾松年掣肘，贪利徇私。十二月，贼逼省城，蓉军溃於灞桥。六年正月，提督刘松山援军至，破贼雨花寨，连战皆捷，省城始安。迭奏请师，鲍超军援陕迄不至，皖军郭宝昌应调来援，偕刘松山转战泾、渭之间，屡捷。总愚窥同州，欲渡河，未得逞，趋陕北。六月，总督左宗棠至陕，军事始有统辖。松山、宝昌等连破贼於北路，至冬，总愚由垣曲渡河，循太行东趋，松山、宝昌尾追。七年春，宗棠率师入卫畿辅，陕西自捻匪出境，西路回氛仍未靖，松年以病乞假归。九年，病痊，授仓场侍郎。

十年，授河东河道总督。奏言：“今日言治河，不外两策：一则堵铜瓦厢决口，复归清江浦故道；一则就黄水现到处筑堤束之，俾不至横流，至利津入海。权衡轻重，以就东境筑堤束

黄为顺水之性，事半功倍。前数年大溜全趋张秋，后又决胡堰、洪川口、霍家桥、新兴屯诸地，黄流穿运，节节梗阻。惟有尽堵旁泄之路，自张秋西南，沙河迤北，就旧堤修补，为黄河北堤；又自张志门起，至沈家口、马山头，筑新堤一百八十馀里，为黄河南堤：俾仍全趋张秋，借以济运。”下廷臣议行。十三年，奏请裁东河总督，以巡抚兼领河工，下部议，格不行。光绪元年，卒，谥勤恪。

钱鼎铭，字调甫，江苏太仓人。父宝琛，湖北巡抚。鼎铭，道光二十六年举人，从宝琛治团练。会匪刘丽川据上海，青浦周立春起应之，陷嘉定，鼎铭与嘉定举人吴林募勇从官军复其城，授赣榆训导。入赏为户部主事，丁父忧归。江南大营再溃，诸郡县沦陷，巡抚薛焕退保上海一隅。曾国藩既克安庆，团练大臣庞鍾璐等议乞援，道路梗阻。鼎铭奋然请行，乘洋商轮船溯江上，至安庆谒国藩，陈吴中百姓阽危，上海中外互市，榷税所入，足运兵数万，不宜弃之资贼。策画数千言，继以痛哭，国藩遂决策济师。时薛焕遣将至湖南募勇万二千，国藩知所募皆各军汰遗，不可用，令鼎铭往解散。遇诸汉口，鼎铭简留精壮九百人，馀悉罢归，无譁者。还上海，筹饷十八万，租船五，复率赴安庆迎师。於是国藩奏令延建邵道李鸿章率淮勇五千人赴之。同治元年三月，至上海，鸿章寻署江苏巡抚，奏请以鼎铭参军事，多所赞画。积功，擢道员，赐花翎，加布政使衔。

五年，鸿章代国藩督师剿捻匪，令鼎铭驻清江浦，主转运粮饷军仗，迄捻匪灭，始终无纒误。鸿章与漕运总督张之万累疏荐。国藩移督直隶，奏调以从。八年，授大顺广道，就迁按察使，又迁布政使。十年，擢河南巡抚。十一年，捻匪馀孽蠢动，鼎铭令总兵崔廷桂剿平之。用直隶练军制，就河南三镇额兵，简其精壮，抽练马步各三营，重其额饷，择驻冲要地训练，

期年成军。修水利，凿贾鲁河故道，南自周家口，北至朱仙镇，又西北至郑州京水寨，疏积沙，补残堤，俾上游无水涝，下游通舟楫。复濬勺金河、丈八沟、馀济河、永丰渠以资灌溉。令诸州县劝民按亩出穀，就乡分仓，择公正绅耆董其事，毋假手胥吏，通省积穀九十馀万石。提督张曜一军出关剿回，全军饷由河南供给无缺。光绪元年，卒，赐恤，谥敏肃。

吴元柄，字子建，河南固始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从团练大臣毛昶熙回籍治团练，从解固始围，击退息县窜匪，擒捻首陈得一。十一年，汝宁捻首陈大喜窜居霍庄寨，元柄偕道员张曜攻克之。同治元年，巡抚严树森奏：“元柄骁捷善战，所向有功，军中最得力，请散馆后仍令回河南。”命免散馆授检讨，仍留河南委用。大喜负固平舆，其党踞李旗屯，元柄偕张曜先平伊庄、陈庄、刘楼贼垒，乘胜下李旗屯，进攻杨楼，破之。旋克平舆，歼捻首张凤林。二年，克张冈贼巢，汝南肃清，擢侍讲。寻攻息县鲍家寨，克之。三年，拔谭家圩，附近贼寨，次第削平。

丁母忧，回籍，巡抚张之万奏起赴军。四年，以汝、光诸地稍定，请终制，允之。六年，补原官。九年，超擢侍讲学士。十年，命署湖南布政使。十二年，擢湖北巡抚，调安徽，再调江苏。光绪二年，疏陈：“银捐新例，新班遇缺先及遇缺两项，得缺最速，流弊亦多，於政体大有关系，不可不严防其弊。请明定章程，变通办理。”下部议行。山东、安徽比岁饥民流及淮、扬，元柄截漕抚恤，并疏高宝河、盐运河，以工代赈。署两江总督者三，兼署江苏学政者一。七年，丁本生母忧，去官。十年，入覲，命察山东河工、海防，授漕运总督。十一年，调安徽巡抚。十二年，卒，赐恤。河南巡抚倪文蔚疏陈元柄战功，遗爱在民，请於汝宁建专祠。

论曰：李德守山东，吴棠保江淮，当时皆负时望。英翰剿捻，战绩最多，及任皖疆，甚得民心。刘蓉抱负非常，佐骆秉章平蜀，优於谋略而短於专将，治陕不竟其功。乔松年在皖倚用英翰而奏绩，在陕不能与刘蓉和衷，徒促债事。钱鼎铭慷慨乞师，为平吴之引导，治豫亦有声。吴元炳以词林事军旅，其际遇特异焉。

列传二百十三

王庆云 谭廷襄 马新贻 李宗羲 徐宗幹
王凯泰 郭柏廕

王庆云，字雁汀，福建闽县人。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读学士，迁通政副使。庆云通知时事，尤究心财政，穷其利病，稽其出入。文宗即位求言，庆云疏请通言路，省例案，宽民力，重国计。其言重国计，略谓：“今岁入四千四五百万，岁出在四千万以下，田赋实徵近止二千八百万。夫旱潦事出偶然，而岁岁轮流请缓；盐课岁额七百四十馀万，实徵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增，而销盐日绌。南河经费，嘉庆时止百馀万，迩来递增至三百五六十万。入少出多，置之不问，思为一切苟且之计，何如取自有之财，详细讲求：地丁何以岁岁请缓？盐课何以处处绌销？河工何以年年报险？必得弊之所在而革除之。”奏入，上深韪焉。

时命中外大臣保荐人材，礼部侍郎曾国藩举庆云以应，诏擢詹事，署顺天府尹。咸丰元年，授户部侍郎，仍署府尹。内务府议令庄头增租，佃户不应，则勒限退地。庆云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援乾隆间停设庄头，嘉庆间奏禁增租夺佃两案，奏请敕内务府不得任意加租。户部请改河东盐政章程，并清查山西州县亏空，命庆云偕浙江布政使联英往按。

寻奏定清查亏空章程，并会山西巡抚那苏图奏言：“晋商赔累，一在盐本钜，一在浮费多，一在运脚重。官盐既贵，私贩遂乘间蔓延。从前盐价每石三五十两，自坐商囤积居奇，畦

地錠票，租典靡常，一业数主，人人牟利。一石之盐，贵百三四十两，运商安得不困？河东盐行三省，酬应繁多，总商分派者号为 摊，散商自送者岁有常例，统计二十六万馀两，几达岁课之半。加以石盐脚费多至百两，因其定价难增，遂至相率为伪，攬沙短秤，民食愈艰。臣等公同商酌，轻盐本必先定池价，革浮费必先行票法，减运脚必先分口岸，将缉私之法并寓其中。盖盐有专商，票无定贩，大要在留商招贩，先课后盐，而后引目不致虚悬，课额无虞短绌。向来坐商昂价，总以缺产为词。臣览池面宽广，涵气醲厚，即雨旸不齐，裒多益寡，足敷五千六百馀石之额。盐贵不在缺产，而在售私。拟定白盐一石贵止六十两，青盐递减，坐商工本外有赢馀。令各商立法互稽，但使盐不旁流，商盐自富，錠票销价，亦复删芟。畦地租典，先尽运商，总期减轻成本，禁卫课官吏浮费，别筹公用。每票徵银七分有奇，随课收发，此外需索，坐赃科罪。其领票、招贩、掣盐、截角诸事，悉仿两淮成例，微为变通，以归简易。河东盐行河南引地，自嘉庆二十四年改为商运民销，以会兴镇为发盐口岸，商民称便。拟将陕西、山西、会兴镇分为三路，不许攬越，盐到发贩随销，亦听商人自运，兼防夹私，力杜作伪。统计河东全纲，比较昔价，裁浮改岸，年省七十馀万。得人守法，商力不疲。即间有歇业，或运商归并，或坐商承充，永绝举商、保商诸弊。”下部议行。

庆云既明习计政，主部事，先后奏请清釐江宁、苏州、安徽三布政司例应入拨、延未造报各款，自道光三年至咸丰元年，凡千五十九款，九百三十六万两。又奏言：“江南赋甲他省，额徵五百二十九万，道光十六年，豁欠五百六十馀万，计十年蠲一年之额；二十六年，豁欠一千馀万，计十年蠲两年。及咸丰二年，豁欠一千三百馀万，十年几蠲三年。请饬江苏督抚，

熟田未完，不得混入次年缓徵。”又奏覆闽浙总督季芝昌等以闽鹺疲累，请展缓匀代额课，言：“闽鹺所以疲累，病在私盐充斥，浮费繁重。芝昌等议停匀代课六万馀，派认续例课二万馀，五年之后，匀代起徵，例课仍纳。朝三暮四，恐无此办法。”又言：“芝昌等但陈料理之难，未筹补救之法，或就场徵课，或按包抽税。应令择一可行之策，另议具奏。”又奏覆江西巡抚张芾请拨粤盐济销，言：“江西借拨粤盐，前明总制陈南金、巡抚王守仁尝行之，所谓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其法至善。应令速筹遵办。”又奏：“滇、黔解运铜铅，道远阻兵。应令於提镇驻扎重兵之处，筹铸制钱，并於附近水次兼铸大钱，运四川、两湖易银，并派民间交纳地丁税课。”又奏：“新疆南、北两路驻兵四万，岁需经费一百三四十万，垂及百年，为数万万。请停陕省官兵换防喀什噶尔等八城，即由伊犁、乌鲁木齐齐满、绿营饬拨，五年更换，可岁省数十万。”又奏请裁东河河督南河河库道并两河 员修防经费，南河不得过百万，东河不得过七八十万，并裁漕督，归南河总督兼管。各疏多如所议行。寻授陕西巡抚。

四年，粤匪扰河南，庆云赴潼关，与提督丰绅、将军扎拉芬筹防御。又自潼关赴商南，遍历各隘。上命丰绅率兵驻襄阳。粤匪陷武昌，庆云请以湖北会城暂移襄阳，山西、四川协筹军饷，保全大局。寻调山西巡抚。

五年，奏言：“潞盐行销山西、陕西、河南三省，陕患盐多，晋苦值贵。拟将陕引匀销晋省三百七十石。晋引则就地远近，公平定价。惟河南官运已觉暢行，拟兼行民运，以广招徕。禁止吉兰泰、花马池盐侵销。”又言：“陕省课归地丁，输纳不前，请仿河南招贩民运，於河东、河西择地设局稽查。”又奏言：“军兴以来，各军营用银出纳，易钱买粮，岁丰银裕，

何便如之！今用兵之地，赋税不全，仰给邻省，完善之区，正供不足，佐以捐输。当此穀贵钱荒，以银易钱，以钱易粮，耗折大半。往时兵饥，得银可饱，恐此后以银亦不可饱，况银且不可常继。拟令州县碾动仓穀，解饷兼用制钱，舟楫可通，宜无不便。”均如所请。

又奏：“山西前明逼近三边郡县，率民筑堡自卫。一县十馀堡至百数十堡，星罗釭布。今惟云中、代、朔，堡寨相连，省南各属，则多残缺，当令缮完。定社规，立义学，化导少壮惰游，合祭赛以联其情，相守望以齐其力。有事则聚守，无事则散居，於无形中寓坚壁清野之法。”又以河南南阳诸地旱蝗，请饬发仓筹赈，俾灾民不为土匪勾胁，以救灾即以弭患。擒匪扰南阳，庆云密陈省南分三路，遣兵巡防。

擢四川总督，贵州思南教匪为乱，庆云遣兵防酉阳秀山，请饬总兵蒋玉龙自镇远规复思南。寻奏四川旧有峒匪，盗案多於他省，饬各属行保甲，立限捕盗。又奏於酉阳设屯田，分设屯兵驻防城乡要隘。又奏：“川省差役捕盗，传证起赃，辄纠多人，持械搜掠，名曰‘扫通’者，此与强盗无异。请照强盗律，不分首从皆斩，兵丁有犯同之。”均下部议行。

寻以黔匪焚掠，渐近綦南，遣兵出境攻层峦山、飞梯岩诸隘，又破胡家坪贼巢。九年，兼署成都将军，调两广总督。行次汉阳，以病乞罢，许之。旋召诣京师，病未即行。十一年，穆宗即位，授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同治元年三月，庆云将力疾赴召，前一日剧病，卒，谥文勤。孙仁堪，循吏有传。

谭廷襄，字竹厓，浙江山阴人。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直隶永平知府，调保定，迁顺天府尹，擢刑部侍郎。咸丰六年，出为陕西巡抚。直省采米运京仓，廷襄疏言：“陕西产米少，转输不便。请改折解款，

由部召余，费节而事集。”七年，署直隶总督。

是时英、法、俄、美四国合军陷广东省城，廷襄疏请封货闭关，恩威并用，上以海运在途，激之生变，虚声无实益，不允。八年四月，英兵北犯，占大沽砲台，窥内河。大沽口外积沙，海舟不能直入，敌舟至，数以小汽船采测。时方议款，不为备，不虞其骤发。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劾廷襄，夺官戍军台。九年，以三品顶戴署陕西巡抚。上命直省禁习天主教，廷襄疏言：“天主教流行中国二百馀年，到处穷搜，转滋骇愕。惟有密饬官吏稽查保甲，列册密记，乘机启导。”时款议未定，或请西巡，偕总督乐斌疏陈三便三难，议乃寝。

十一年，授山东巡抚。频岁军兴，山东诸郡县群盗蜂起，皖捻入境，勾结土匪，滋扰几遍。僧格林沁大军驻山东督剿，廷襄率兵出省协助，并督各郡县团练防剿兼施，具详僧格林沁传。同治元年，兼署河东河道总督。三年，入为刑部侍郎，调工部，又调户部。

五年，湖北巡抚曾国荃疏劾总督官文贪庸骄蹇，并以公使钱餽四川考官胡家玉、张晋裕等，上命尚书绵森及廷襄往按，并诘家玉。家玉言自四川还京，道湖北，官文等餽赈，以道梗改水程，无州县支应，乃受以充费。廷襄等至湖北，疏言：“丁、漕、盐、釐、关税、捐输，实用实支，并无浮滥，惟汉阳竹木捐零星不请奖叙者，凡因公动用，例不报销之项，由此动支，官文餽家玉等是实。”上为罢官文。即令廷襄署总督，家玉等并下吏议。

御史佛尔国春劾国荃，言国荃亦以竹木税治公廩，严责廷襄蒙蔽。廷襄等复疏陈国荃上官未久，无以竹木税治公廩事，因言：“湖北三次陷贼，百端草创，不循例案，诸废具举，随事设施。今以动用官款，加以处分，亦足示警。若更罪及所受

之人，路远给贖，亲丧承贖，皆置吏议。王道本人情，琐屑烦苛，似非政体。”於是诸受餽者皆置不问。六年，上用前事夺官文总督，是冬，国荃亦以病乞罢。

廷襄还京，署吏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再迁刑部尚书，兼署吏部。九年，卒，赠太子少保，谥端恪。

马新貽，字穀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安徽即用知县，除建平，署合肥，以勤明称。咸丰三年，粤匪扰安徽，淮南北群盗并起，新貽常在兵间。五年，从攻庐州巢湖，新貽击败援贼，迭破贼盛家桥、三河镇、柘皋诸贼屯，寻克庐州。积功累擢知府，赐花翎，补庐州。七年，擒匪、粤匪合陷桃镇，分扰上下派河，新貽破贼舒城，记名以道员用。八年，署按察使。贼犯庐州，新貽率练勇出城迎击，贼间道入城，新貽军溃失印，下吏议，革职留任。九年，丁母忧，巡抚翁同书奏请留署。十年，钦差大臣袁甲三为奏请复官。十一年，同书复奏荐，命以道员候补。丁父忧，甲三复奏请留军。同治元年，从克庐州，败贼寿州吴山庙，加按察使衔，署布政使。苗沛霖叛，从署巡抚唐训方守蒙城，屡破贼。二年，授按察使，寻迁布政使。

三年，擢浙江巡抚。浙江新定，民困未苏，新貽至，奏蠲逋赋。四年，复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上从之，命勒石永禁。筑海宁石塘、绍兴东塘，濬三江口。岐海为盗贼窟穴，遣兵捕治，擒其魁。厚於待士，会城诸书院皆兴复，士群至肄业，新貽皆视若子弟，优以资用奖励之。严州、绍兴被水，蠲賑覈实，灾不为害。台州民悍，辄群聚械斗，新貽奏：“地方官惮吏议，瞻顾消弭。请嗣后有讳匿不报者参处；仅止失察，皆宽贷，仍责令捕治。”下部议行。象山、宁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数百里，

环海土寇邱财青等处窟其中，遣兵捕得财青置之法，南田乃安。黄岩总兵刚安泰出海捕盗，为所戕，檄副将张其光等击杀盗五十馀。上以新贻未能豫防，下吏议。嘉兴、湖州北与苏州界，皆水乡，方乱时，民自卫置枪於船，谓之“枪船”，久之聚博行劫为民害。新贻会江苏巡抚郭柏廕督兵擒斩其渠，及悍党数十，枪船害始除。擢闽浙总督。

七年，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奏言：“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编为五营，令总兵刘启发督率缉捕，盗为衰止。宿迁设水、旱两关，淮关於蒋坝设分关，并为商民扰累。新贻奏：“蒋坝为安徽凤阳关辖境，淮关远隔洪泽湖，不应设为子口。当令淮关监督申明旧例，严禁需索。宿迁旱关非旧例，徵数微，请裁撤，专收水关。”从之。幅匪高归等在山东、江苏交界占民圩，行劫，新贻捕诛其渠。

九年七月，新贻赴署西偏箭道阅射，事毕步还署。甫及门，有张汶祥者突出，伪若陈状，抽刀击新贻，伤胁，次日卒。将军魁玉以闻，上震悼，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端愍。命魁玉署总督，严鞫汶祥，词反覆屡变。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根究主使，命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讯。之万等以狱辞上，略言：“汶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盜。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盜，其党多被戮，妻为人所略。新贻阅兵至宁波，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请以大逆定罪。”复命刑部尚书郑敦谨驰往，会总督曾国藩覆讯，仍如原谳，汶祥极刑，并戮其子，上从之。

新贻官安徽、浙江皆得民心，治两江继曾国藩后，长於综覈，镇定不扰。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并建专祠。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安徽

即用知县，历英山、婺源、太平。咸丰三年，粤匪陷安庆，宗羲奉檄诣庐州军督粮械，积功累擢知府。八年，曾国藩进规安徽，调充营务处。九年，署安庆知府，以疾去官。同治元年，河南巡抚严树森疏荐，命送部引见，树森旋抚湖北，又疏调从军。三年，曾国藩督两江，调赴两江筹江北釐金总局，裁定沿江釐捐科则。江宁克复，以道员归两江补用。四年，署两淮盐运使。自军兴，淮南盐艘改道泰兴，宗羲於瓜洲东别濬新河，避长江风涛之险，商民便之。迁安徽按察使，再迁江宁布政使。五年，清水潭决，被灾者七州县，宗羲工赈并行，活民甚众。定招垦荒田酌缓升科限制章程，及江宁七属民卫丁漕折徵等次，民皆称便。

八年，擢山西巡抚，劾布政使胡大任废弛因循，罢之。令按察使李庆翱等率兵分地驻防，陕回乘河冰来犯，三战皆捷；屡自延川、韩城东窜，并击走之。丁母忧去官。

十二年，服阕，擢两江总督。日本方构衅，宗羲治江防，增筑沿江乌龙山、江阴都天庙、象山、焦山、下关砲台。又於吴淞口及江阴北岸浏闻沙、乌龙山北岸沙洲圩次第添筑，使江海相犄角。时诏修圆明园，宗羲疏言：“外侮内患，天时人事，皆有可虑。请省营缮，减服御。”十三年，又疏言：“星变屡见，外患方炽。上年御史沈淮奏请停止园工，臣亦冒贡愚忱。兹复有不能已於言者，时局艰难，度支短绌，特一端耳。今外人入处肘腋，圆明园距京城数十里，既无坚城管钥之固，复少大枝护卫之兵。频年以来，每遇民、教争斗，外人动挟兵船要求。天津朝警，则海淀夕惊。皇上奉皇太后於此，此臣所万分不安者也。如蒙皇上乾纲立断，速谕停工，天下臣民，知皇上有卧薪尝胆之思，必共振敌忾同仇之气。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苟无敬畏之念，则骄肆之心生；苟无忠谏之臣，则

谗谄之人至。近日大学士文祥引疾，侍郎桂清外调，道路颇有惜词。臣窃谓老成忧国者，宜留之左右，以辅成圣德；忠直敢谏者，宜诱之使言，以恢张圣听。”疏入，上嘉纳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议海防六事，下各督抚详议，宗羲上疏曰：“万事根本，以用人为要，而就海防言，尤以求将才为要。宋臣杨万里有言：‘相不厌旧，将不厌新。’盖言用兵忌暮气，宜年壮气锐，素有远志，未建大功之人。至宿将勋臣，帝心简在，固无俟臣下之论列也。古有海防无海战，今练兵仍以水陆兼练为主。水师战舰不及轮船，轮船又不及铁甲，而船之得力与否，仍视乎驾驭之人。今战舰即不能一时尽易，应就弁兵中挑赴轮船学习，仍归水师提督节制。更招集沿海熟习沙线，能耐劳苦之人，参用西法，加以训练。然沿海地广，势不能遍设轮船，若敌乘无备，舍舟登陆，则我船砲皆无所用，故不可不急练陆兵。同治十年，曾国藩议沿海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练陆兵九万，沿江安徽、江西、湖北三省练陆兵三万，合成十二万。以陆兵为御敌之资，以轮船为调兵之用，海道虽极辽远，血脉皆可贯通。今诚踵其议而力行之，各省分定数目，各专责成，贵精不贵多，宜聚不宜散。从前缺额之兵，不必再补，现在已募之勇，更加精练，是在平时之实力讲求矣。西洋火器，日新月异，叠出不穷。今日所谓巧，即后日所谓拙。论中国自强之策，决非专恃火器所能制胜。然风会所趋，有不能不相随转移者。各国新出之砲，现在上海机器局已能如式制造。惟火器不难於用而难於不用。有事试演，尚可经久，无事搁置，立形锈坏。以后购造枪砲，应於操演之后，时时磨洗，不许锈坏，违者罪之，是珍惜巨帑之要义。臣闻自古覩国势者，在人材之盛衰，不在财用之赢绌；在政事之得失，不在兵力之强弱：未闻以器械为重轻也。且西人之所以

强者，其心志和而齐，其法制简而严，其取人必课实用，其任事者无欺诳侵渔之习，其选兵甚精，故临阵勇敢而不畏死。不察其所以强，而徒效其器械，岂足恃哉？自福建创设机器局，上海继之，江宁、天津又继之，皆由枪砲而推及轮船。臣愚以为大沽、吴淞、直、东、闽、广等口，如能各得铁甲一二，蚊子船三四，佐以兵轮，安配重大击远之砲，与砲台相辅，亦足屹成重镇，稍戢戎心。惟泰西各国轮船以百数十计，铁甲船以数十计，大砲以千计，小砲以数千计，即使中国岁筹巨款，多方制造，亦必不能如彼之多且精也。臣谓船砲当量力徐图，而仍以修政事、造人材为本，使各国乡风慕义，或外侮可以稍纾。近年劝捐、收釐、津贴，无法不备，民力竭矣。煤、铁乃中国自然之利，若一一开采，不独造船造砲取之裕如，且可以致富强。现在磁州业已奏明试办，而湖南、福建、江西、山西等省已成之煤、铁厂，扩而行之，果能有效，何必舍近求远，取给外国？为目前权宜计，将各口洋税通提六成，专供海防之用，五年为限，当可集事。若夫节流之法，更非难行。节之必自朝廷始，诚能罢土木之工，省传办之费，减宫中之用，则一岁所省，何啻百万？各省督抚，尽裁不急之费，钱漕税釐，实力稽察，勿使乾没，则一岁所增，何啻百万？请敕下户部，统筹全局，分别出入，於综覈各项之外，指定筹防专款，应用若干，俾中外上下晓然於经费之有限，财用之有制，力求撙节，不必言利，而度支可裕矣。以上皆就原奏四事推广言之，要必得人而后可以言持久。臣周谘博采，事之可行者，尚有三端。沿海各岛，大都土瘠产薄，惟台湾形势雄胜，与厦门相犄角。东南俯瞰噶嚒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实为中国第一门户。其地产有山木，可采以成舟航；有煤铁，可开以资制造。其客民多漳、泉、湖、嘉刚猛耐苦之人，足备水

师之选。如得幹略大员，假以便宜，俾之辑和民、番，兼用西人机器，以取煤铁山木之利，数年后可开制造局；练海师，为沿海各省声援，绝东西各国窥伺。此中国防海之要略，事之可行者一也。海外新嘉坡、檳榔屿、旧金山、新金山各埠，均有闽、广人在彼贸易，每处不下数万人。其为首领者，必有幹济之才，足以提倡全埠。如派领事出洋，物色人才，不论官阶文武大小，有能任此事者，给以虚衔，令前往各埠结纳首领，婉转劝导，由各省督抚奏给职官，派为练首，令其团练壮丁，随时操演。约计经费有限，而获益无穷，事之可行者二也。现在通商各口，外人星罗缸布，中国情事，无一不周知，而彼都情形，中国则皆未深悉。自斌椿、志刚、孙家穀出使后，至今无续往之人。窃谓宜选有才略而明大体者，随时遣使，设有交涉，可辩论者与之辩论，可豫防者密为设防。且於彼国有用之人才，新造之精器，均可随时采访，以为招致购买之地，事之可行者三也。”寻乞病罢归。

光绪四年，东乡民乱，命宗羲按谏。宗羲以知县孙定扬浮收激变，冒昧请兵，提督李有恆妄杀平民千馀，据实入告，狱获平反。六年，召诣京师，以病未愈，疏请乞缓行。十年，卒，赐祭葬。

子方本，举人，兵部郎中。有幹济。总督鹿传霖、锡良先后令董商务、学务。川东旱灾，治赈，被疾，卒，赠太仆寺卿。

徐宗幹，字树人，江苏通州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山东即用知县，除武城，调泰安。在任十年，有政声，迁高唐知州。道光十七年，濰县教匪马刚等作乱，从巡抚经额布剿擒之，议解省下狱候命。宗幹请於巡抚，即其地诛之，众心以定。迁济宁直隶州。金乡民濬彭河，下游诸屯民聚众沮之，殴官伤胥役，势汹汹，宗幹驰往谕使解散。屯民出自首，大吏欲置重典，宗

幹以为民畏水患，非与官敌，聚众本沮工，殴官非本意，力争成为首者七人。署兖州知府，修滋阳河堤。

二十二年，擢四川保宁知府，兼署川北道。擢福建汀漳龙道，属县有械半，案久不结。宗幹率壮勇数十人直入其村，集两造剖其曲直，令同酒食以解之，令献犯惩治，事遂解，一时梟悍皆敛迹。总督刘韵珂密荐。二十五年，丁母忧去官，服阕，起授福建台湾道。咸丰三年，台湾匪洪恭等陷台湾、凤山两县，复扰噶玛兰，宗幹督兵平之。四年，擢按察使，为巡抚王懿德所劾，解任。旋召来京，命赴河南帮办剿匪。六年，复命赴安徽。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布政使，以短解甘饷降调。十年，江苏团练大臣庞鍾璐请以宗幹办理通、泰诸州县团练。

同治元年，擢福建巡抚。三年，粤匪李世贤、汪海洋等由广东入闽境，逼漳州，龙岩、云霄、武平、永定、南靖、平和相继陷，宗幹偕闽浙总督左宗棠以次剿平。五年，卒。宗棠偕将军英桂奏：“宗幹循良著闻，居官廉惠得民，所至有声。”优诏褒恤，谥清惠，祀福建名宦。

王凯泰，初名敦敏，字补帆，江苏宝应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十年，以母丧归。粤匪分犯江北，上命大理寺卿晏端书治江北团练，大学士彭蕴章荐凯泰使佐理。叙劳，累加四品卿衔。同治二年，从巡抚李鸿章军幕。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荐调，命以道员发浙江，署粮道。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交章荐举，五年，擢浙江按察使。绍兴三江闸泄山阴、会稽、萧山三县水入江，岁久沙积，三县民请濬治。凯泰履勘濬治，复旧利。六年，迁广东布政使，裁陋规，省差徭，覈釐捐，丈沙田，濬城中六脉渠，增建应元书院。七年，擢福建巡抚，课吏兴学，禁械斗、火葬、溺女、淫祀旧俗，奏请拨釐金余米二十万石实常平仓。充乡试监临，奏请整饬科场

积弊。台湾狱讼淹滞，奏请勒限清釐。

十二年，应诏陈言，略谓：“宜变通者六事：一，停捐例。自捐俸减折，百馀金得佐杂，千馀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过三四千金。家非素丰，人思躁进，以本求利，其弊何可胜言？今日应以停捐为急务，以江西、湖南北、四川、广东、福建六省釐捐年提数万，又於海关、洋税关拨数万，似可弥京铜局捐项。至外省筹捐虽难周知，而福建自十年至今，收银不过数万，他省可以类推。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得不偿失，请下部覈议。一，汰冗员。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部寺额外司员，少者数十，多则数百，补缺无期，徒耗旅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按例，各省试用佐贰杂职，视各项缺数多寡，酌留十之二。请援照大挑知县名次在后，暂令回籍候咨之例办理。一，限保举。军兴后保案层叠，名器极滥，捷径良多。请下部覈议，此后保举只准得应升之阶及应升之衔，其余班次概予删除。至一品封典，二、三品加衔，皆不得滥请。一，复廉俸。自咸丰间军用浩繁，京外俸廉，分别减成，京员困苦，知县疲累，早荷圣明鉴及。今欲砥砺廉隅，似廉俸复额，亦其一端。福建文职廉额年支十三四万两，计现年徵起钱粮羨耗支抵尚属有赢，道府以下各员，似可照额全支。请中外廉俸改复旧额，或加成支放。一，重学额。近年鼓励捐输，有加广中额学额之制。中额三年一试，无虑滥竽。至一州一县，士风本有不齐，乃以文理浅陋者滥厕其间，甫得一衿，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流弊不堪指数。请嗣后各省捐输，只加中额，不加学额，并敕各省学臣酌覈。如有不能足额，奏明立案，俟文风日上，再行如额取进。一，立练营。营兵皆招自本籍，月饷不足贍八口，势必另习手艺，兼营负贩。每逢操演，不过奉行故事。设有征调，兼旬累月，始克成行。兵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亦不相识，

人各一心，安能制胜？近年削平祸乱，全赖湘、淮各勇。国家养兵，糜帑岁数千百万，竟不得其用，其弊实由於此。往年江宁克复，臣函商曾国藩，备言江宁绿营应稍变通，以现存得胜之勇，改充额兵，设营分部，一洗旧习。国藩未及议行，旋调直隶，即设练军，盖亦采用臣说。左宗棠在闽浙任内，奏准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洵为救时良策。请敕下各省督抚照减兵加饷之说，而以所减之饷加於战兵。按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择地分扎，随时互调，俾卒伍皆离原籍，不致散处市廛。饷不另增，兵有实用，庶化兵为勇，而武备可恃。”疏入，命下部议。

十三年，入觐，行至苏州，疾作，乞罢，予假治疾。日本窥台湾，命凯泰力疾回任。光绪元年，移驻台湾，病剧，还福州。卒，赠太子少保，谥文勤。

郭柏廕，字远堂，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出为甘肃甘凉道。二十三年，户部银库亏帑事发，柏廕为御史稽察，未纠发，夺官分偿，旋授主事。咸丰三年，会办本省团练，以克厦门、防延平功，擢郎中。同治元年，引见，交钦差大臣曾国藩差委。二年，授江苏粮道，擢按察使，迁布政使，护理巡抚。六年，擢广西巡抚，调湖北，仍留署江苏巡抚。方乱时，江、浙交界枪船群聚为匪，柏廕与浙江会捕，获其首卜小二置之法。禁枪船，设牌甲，稽查约束。

是年，赴湖北任，署湖广总督。各省遣散营勇，会匪萧朝翥约党分布黄梅、武穴、龙坪各水次，阻截散勇，偪令从为乱。柏廕遣兵往捕，其党杀朝翥以降。诸县教匪，京山吴世英、蕲水冯和义、沔阳刘维义次第擒诛。七年，奏言：“汉口镇华、洋杂处，散勇游匪厕其间。每遇撤营，散布谣言，勾结入会。

叠经惩办，在武汉、襄樊地方分设遣勇局，凡有在鄂散勇，均令赴局报名，雇船押送回籍，酌给川资，庶无业之徒，可归乡里，不至流而为匪。”又奏言：“淮南盐引，楚岸为大宗。自长江被扰，运道梗阻，改用淮北票私，暂济民食，淮南销路遂滞。请复淮南引地，禁淮北票私，停北盐抽课。襄、郟、德三府前此兼销潞盐，亦一律禁止。”八年，多雨大水，柏廕遣吏分道治赈。九年，再署湖广总督。十年，湖南会匪陷益阳、龙阳，柏廕分兵防守进剿，获其渠。十二年，以病乞罢。光绪十年，卒。

子式昌，举人。从军积功，以知府发浙江。巡抚蒋益澧调赴广东，署肇庆。益澧罢，式昌还浙江，补台州。剧盗黄金满以官吏贪酷，煽乱。式昌扼要隘，令民自守，以严法绳蠹吏，蠲斥苛敛。金满乃诣彭玉麟请降。光绪二十六年，衢州民杀教士，戕西安知县吴德瀟。擢式昌金衢严道，谕士民安堵，得乱首诛之。三十一年，署按察使。卒。

武昌子曾炘，官至礼部侍郎。

论曰：王庆云、谭廷襄并易女历中外，庆云综覈精密，治防井井，尤为可称。马新贻、李宗羲皆以循吏赞画军事，擢任大藩，治绩卓著。宗羲谏园工，筹海防，建言远大。徐宗幹、王凯泰清节惠政，皆有时望。郭柏廕久任疆圉，泽施於后焉。

列传二百十四

王懿德 曾望颜 觉罗耆龄 福济 翁同书 严树森

王懿德，字绍甫，河南祥符人。道光三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湖北襄阳知府，擢山东兖沂曹济道。历山东盐运使、浙江按察使，调山东。三十年，擢陕西布政使。咸丰元年，护巡抚，奏请豁免积年民欠常平仓粮八万馀石，擢福建巡抚。

二年，奏言：“汉患钱乏，造币贍国；宋有交引、钱引、交钞；元、明制钞法，或直千文、五百不等。我朝准岁入为出，因民利而利，帑项夙充，奚庸过虑？自海防多事，销费渐增，粤西军务，河工拨款，不下千数百万，目前已艰，善后何术？捐输虽殷，仅同勺水。督催稍迫，且碍间阎。与其筹画多银，不若改行钞引。历考畿辅、山左以及关东，多用钱票，即福建各属，银钱番票参互行使，便於携取，视同现金，商民亦操纸币信用。况天下之主，国库之重，饬造宝钞，尤易流转。惟钞式宜简，一两为率，颁发籀库，通喻四民，准完丁粮关税，自无窒滞。或疑库银溢出，悉成钞引，银日以少，钞日以贱。岂知朝廷不蓄为宝，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能收能发，自能左右逢源也。”疏入，谕军机大臣同户部议行。兼署闽浙总督。三年，奏福建匪徒纠结滋扰，请宽地方官失察处分，俾获盗自贖，允之。

时会匪四起，突入海澄县劫狱戕官，又掠同安、安溪，遣兵会剿。漳州猝为匪陷，镇、道皆遇害。游击饶廷选方率兵他

出，闻警回援。近城乡民及城中绅士密约，启廷选入，擒匪首谢厚等，歼匪数百，复其城。延平亦被匪攻，副将李寿春击走之。大田、德化有匪阑入，绅士率乡团杀贼数百。永春为匪所踞，游击恩需等会勇破贼，擒其渠，馀党遁走，被诏嘉奖。台湾南路亦有匪扰，懿德奏陈防剿情形，谕曰：“福建绅练素谙大义。前同安县义民杀贼，泉州在籍副将吕大升等自原募勇渡台，是其明验。务当激扬士气，灭此群丑。”寻以海澄、同安、厦门、安溪、仙游相继陷，疏请治罪，下吏议。令参将李煌、都司顾飞熊破贼，尤溪县城失而旋复。水师提督施得高、金门镇总兵孙鼎鼐击贼於金门，破之。厦门、仙游皆复。四年，上游以次定，贼首林俊尚焚毙，实授闽浙总督。

户部议限制行钞，奏言：“钞之能行，不在於发而在於收。内自部库以及各关税务，外则丁耗钱粮、盐典契纸各税，果能悉收钞票，不限成数，且示以非钞不用，则百姓争相买钞。有银之家，以钞轻而易藏；纳课之氓，以率定而无损；贸迁之商，以利运而省费。部臣见未及此，惟恐解钞而不解银，故限以成数。夫以为无用，则钞、银均非可食可衣；以为有用，则钞、银不能畸轻畸重。今於领钞之时，区以一省，由部知照，方能行用。己不自信，人岂可强？徒开藉端渔利之门。请飭部臣及各省督抚，以此发即以收，无论各项度支，示天下非钞不用。新收买钞银两，积於部库、藩库，以为母金。行钞不分畛域，则银日丰而本源厚。”疏入，下部议，格不行。

五年，因病请改京职，不许。七年，粤匪自江西窜入境，陷光泽、汀州，寻先后克复。遣总兵饶廷选进援浙江、江西。八年，京察，诏以懿德攘外安内，布置咸宜，予议叙。粤匪复自江西窜陷浦城、松溪、政和等县，邵武、光泽、连城亦被贼扰。周天培军赴援，贼复回窜江西，诸城皆复。十年，以病乞

罢。十一年，卒，谥靖毅。

曾望颜，字瞻孔，广东香山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十五年，条奏整饬科场凡十四事，皆如所请行。迁给事中，再迁光禄寺少卿。上以望颜遇事敢言，褒勉之，转太常寺少卿。十六年，擢顺天府尹。二十年，出为福建布政使。二十三年，户部银库亏帑事发，望颜尝以御史察库，未纠发，坐夺官分偿。旋授主事。咸丰三年，命以五品京堂候补，补通政司参议。六年，复授顺天府尹，擢陕西巡抚。七年，粤匪自湖北竹山扰陕西平利，望颜遣游击常有等会湖北军克竹山。贼窜均州武当山，又遣总兵龙泽厚会湖北军进剿，歼贼殆尽。八年，粤匪入鸡头关，侵商南，遣兵击走之。

九年，署四川总督。粤匪入四川，攻叙州，寻引去。滇匪蓝朝柱、李永和倡乱，与叙州土匪勾结肆扰。望颜遣兵进攻，斩贼目李祖资等。十年，遣提督孔广顺等攻大岩尖山贼寨，获其渠王带周。滇匪攻犍为，自箭板场窜至河口，将缚筏以渡，提督阜升督兵水陆夹击，走之。望颜又虑贼渡河犯嘉定，遣总兵占泰等截击。贼据观音场，师自黄阁寺进攻，战於罗城铺，败之。贼窜踞贡井、天池寺诸地，为垒数十，饬占泰等剿之。黔匪李志高等据长阡坝诸寨，遣兵攻毁长阡坝。总兵虎嵩林自程家场进攻贡井，又遣兵攻濯水贼，获其渠贺世愚等。诸路虽有斩获，而滇匪势日炽，蓝朝柱扰青神、叙州，李永和攻嘉定，省城戒严。诏斥望颜不能制贼，下吏议。

给事中李培祐疏劾任性妄为，滥保浮销，纵子干预。命陕甘总督乐斌偕署巡抚谭廷襄按治。覆奏望颜尚无赃私，惟举劾属吏多粗率谬误，不能约束子弟仆隶。部议褫职，命暂留署任。复为知府翁祖烈所讦，下将军崇实按治，辞复连子捷魁及其仆，乃命解任，仍留四川。十一年，命回籍。同治元年，召诣京师，

以四品京堂候补。五年，补内阁侍读学士。九年，卒。

觉罗耆龄，字九峰，正黄旗人。初授工部笔帖式，中式道光十七年举人，升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为江西广信知府，调南安。历署建昌、抚州、吉安、袁州诸府。咸丰三年，调赴省城筑官团局。粤匪攻南昌，耆龄佐守御，赐花翎。寻补赣州知府。五年，擢吉南赣宁道。贼窜义宁，耆龄率兵赴援。六年，擢布政使，命驻防饶州，偕毕金科等分屯扼守。贼三路来犯，金科乘胜追贼，而赣军营垒被袭，城遂陷。旋即合攻破贼，复之。奉檄移军南昌。侍郎曾国藩奏：“耆龄在饶州联络乡团，屏障东北。今九江重兵已尽赴省城，耆龄宜仍驻饶州，毋庸移调。”时江西司道多统军，曾国藩及学政廉兆纶皆以耆龄为善，而訾议巡抚文俊。七年，诏罢文俊，擢耆龄为巡抚。

江西郡县半沦於贼，存者惟南昌、广信、饶州、赣州数郡，战事多倚湘军。未几，曾国藩偕弟国荃以奔丧归湖南。围吉安久不下，国荃去后，军无所统，益疲。耆龄奏起国荃仍督吉安军，乃复振。七月，刘腾鸿克瑞州。十二月，刘长佑克临江。八年四月，李续宾克九江，萧启江、刘坤一克抚州。八月，曾国荃克吉安。诏起曾国藩督师规浙江，於九月至南昌。国藩前於五年初至江西，兵饷俱困，地方官吏狎侮掣肘，事多艰阻。至是，耆龄奉令惟谨，主客大和，军事日有起色。九年三月，克南安。六月，克景德镇。江西全境暂告肃清。九月，调广东巡抚。粤匪翟明开自南雄攻江西安远，耆龄遣兵越境解围。十一年，贼自安远败窜平远，入福建，陷武平，耆龄分兵收复。

同治元年，命督军入福建援浙江，擢闽浙总督。粤匪陷处州，耆龄遣总兵秦如虎等分道进攻，直逼城下。贼窜缙云，遂克处州，进收缙云，再进复奉化。二年，复进克汤溪、永康、武义、龙游、兰谿诸县，及金华府城，浙东略定。调福州将军。

寻卒，赐恤，谥恪慎。

福济，字元修，必禄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侍讲，四迁少詹事，大考二等，复三迁兵部侍郎，兼镶白旗蒙古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调工部，复调吏部，兼右翼总兵。二十八年，命偕右庶子骆秉章往河南、江苏、山东按事。归德知府胡希周贪劣，鞫实，论如律。河南贾鲁河工糜费虚报，工竣河复淤，巡抚鄂顺安以下皆坐谴。苏州知府锺殿选等滥刑讳盗，鞫实，论如律。又按山东盐运使韦德成讦巡抚崇恩，勒令开缺，请交刑部逮治。复调户部。二十九年，授正白旗护军统领。命偕刑部侍郎陈孚恩按山西巡抚王兆琛赃污，兆琛坐谴。三十年，转左翼总兵。医士薛执中坐妖言得罪，事牵福济，夺官。寻予四品顶戴，署山西按察使，授山东按察使。咸丰二年，授奉天府尹，擢南河河道总督。三年，调漕运总督，命暂行督办淮北盐务。

时粤匪踞江宁，扰江北，福济会琦善败贼扬州，授安徽巡抚。福济调漕河标兵六百自临淮关赴庐州，疏请饬琦善拨精兵二千扼关山、涧溪，防贼北窜；又请仍兼督淮北盐课，藉济安徽军饷：皆允之。四年，至庐州，土匪陷六安，下部议处。福济奏言：“抵庐后，统计调兵约二万馀，月饷不下十五六万。请饬浙、鲁、秦、晋各抚臣协济。”复请以前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安徽学政孙铭恩会办徽州、宁国、广德三府州防剿，俱从之。提督和春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福济与会师克六安，收英山、霍山。五年十月，克庐州，加太子少保、头品顶戴。於是庐江、巢县、无为相继克复，被优叙，赐御用棉袍、翎管、搬指、荷包。十一月，移军桐城。

七年，无为、庐州附近各县复为贼陷，桐城被围，屡击却之。二月，贼大至，福济率兵溃围出，还驻庐州。诏斥调度无

方，下部议处。未几，六安复陷，福济因病请开巡抚缺，专办军务，不许。时安徽本省无兵，军务实主於和春。贼踞安庆，皖南数郡悬隔，遥辖於浙江。淮北捻匪蔓延，袁甲三任之，巡抚号令所及，仅十馀县。兵后荒芜，赋税无出，饷绌兵譁，遗失巡抚关防，自请严议，上原之，薄谴而已。会江南大营溃，和春移赴督师，惟总兵秦定三、郑魁士两军仍留，倚以战守。粤匪大股由湖北入皖，捻匪纵横於皖、豫之交，省争调定三、魁士二人。奏上，皆报可，福济依违无可否。定三久攻桐城未下，魁士亦奉命而至，两军争饷生嫌，贼乘隙扑营，遂致大溃。八年，滁州、来安、凤阳、怀远相继失陷。福济以病乞假，诏斥日久无功，褫官衔、头品顶戴，命来京。寻授内阁学士，予副都统衔，充西宁办事大臣。九年，以安插投诚野番功，还头品顶戴。十年，授工部侍郎，署陕甘总督，兼正黄旗汉军都统。十一年，授成都将军，调云贵总督。文宗崩，福济奏请谒梓宫，不许，诏斥规避滇、黔军务，褫职，予四品顶戴，仍赴云南，交署总督潘铎差遣。

同治元年，予副都统衔赴西藏查办事件，道梗未往。四年，还京。六年，授科布多帮办大臣，调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八年，授乌里雅苏台将军。九年，回匪陷乌里雅苏台，褫职。十二年，捐银助赈。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陈在安徽前劳，还原衔。光绪元年，卒，依巡抚例赐恤。

翁同书，字药房，江苏常熟人，大学士心存子。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屡列二等，擢中允。咸丰元年，应诏陈四事：请抚恤失业良民；察举洁己爱民守令；兴修江、浙、湖广水利；训练岭海水师。三年，命赴江南佐钦差大臣琦善军事。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迁少詹事。六年，自军中奏言：“安民先足兵，足兵先理财。云南运铜道梗，请於

滇中设局鼓铸，运钱至荆州充军需及河工之用。沿江戒严，淮南盐引不行，请以浙盐行江西，而以苏、常、镇、太四府州改食淮盐。江、浙漕米改由海运，数不及全漕之半，请分米雇民船仍由运河行转搬之法。马政废弛，请令营马量减数成，牧马除借营用，令变价解库。各省营兵应调赴战，请饬将伤病撤回。空粮缺伍，实力整顿。军兴各省州县仓穀或遭蹂躏，或备供亿，实存寡少，请令地方官劝富民纳粟入仓，量予奖励。”又疏陈江防五事，曰：扼要津，联陆路，断岸奸，议火攻，增小船，并下部议行。琦善卒，托明阿为钦差大臣，同书仍留佐军事。粤匪再陷扬州，托明阿坐罢，德兴阿代之，诏同书帮办军务。德兴阿连复扬州、浦口，进规瓜洲、镇江，军事日有起色，多出同书赞画。克瓜洲，命以侍郎候补，赐黄马褂。

八年六月，授安徽巡抚。时庐州再陷，粤匪、捻匪相勾结，淮南北蹂躏殆遍。上命同书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安徽境各军均归节制。同书移军定远，贼自天长犯三河集，击破之，复天长。捻匪扰定远，粤匪亦来犯，同书督兵击却之。九年，捻匪大举陷六安，攻定远，同书与胜保夹击，大破之，复六安。捻匪复合粤匪数万人来犯，定远陷，同书移军寿州，下吏议，革职留任。同书奏：“近来可用之兵，莫如楚师。谍闻楚师顺江而下，已破石牌。倘别遣劲旅间道急趋英、霍，徐图怀、定，此上策也。如楚师转战未能深入，用苗沛霖辅以官军，先拔怀远，此中策也。若二者皆不能行，则以胜保攻明光，李世忠逾清流关以保东路，臣守寿州，与傅振邦、关保相应援，制孙葵心、刘添福二巨捻以保西路，此下策也。”葵心攻颍州，同书遣兵击之，败走，复霍山。十年，遣兵攻炉桥，焚贼垒，进击舒城援贼，破王家海贼圩。胜保议招葵心，上谕同书，同书言师方攻程家圩贼巢，不必曲意招抚。俄拔程家圩。

英法联军犯京师，胜保请召苗沛霖练勇入援，命同书传旨；同书亦自请开巡抚缺，率之同行：寻并谕止之。粤匪陈玉成攻寿州，同书力御，寻退。苗沛霖本怀反侧，见时方多故，益猖恣，因与寿州团练徐立壮、孙家泰等有嫌，会其所部数人为立壮所杀，遂围攻寿州。同书密疏陈沛霖跋扈，诏飭会袁甲三查办。沛霖抗不听命，围攻益急，纵兵四扰。立壮所部多旧捻，素骚扰为民怨，十一年，坐其通捻，杀之。又下孙家泰於狱，家泰自杀。以蒙时中付沛霖，沛霖仍不息兵。召同书还京，以贾臻代署巡抚。同书令署布政使张学鹏劝谕沛霖，始撤围。奏言：“沛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俾袁甲三、贾臻筹办善后事宜。”

同治元年，曾国藩奏劾同书於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复不能妥办，致绅练有仇杀之事。迨寿州城陷，奏报情形前后矛盾，命褫职逮问。王大臣会鞫，拟大辟。父心存病笃，暂释侍汤药。心存卒，复命持服百日仍入狱。二年，改戍新疆。三年，都兴阿请留甘肃军营效力，以花马池战捷，获贼渠孙义保，赐四品顶戴。寻卒，复原官，赠右都御史，谥文勤。

严树森，初名澍森，字渭春，四川新繁人，原籍陕西渭南。道光二十年举人，入赏为内阁中书。改知县，铨授湖北东湖，捐升同知。以防剿功，晋秩知府，署武昌府。巡抚胡林翼荐之，八年，擢荆宜施道，迁按察使。十年，迁布政使，擢河南巡抚。

时皖捻纵横於河南境内，又有汝宁土匪陈大喜、金楼教匪郜永清皆猖獗。十一年正月，捻匪姜台凌自归德犯省城，援军集，遂南趋陷唐县，攻南阳府城，围邓州、裕州，三月，始回巢。孙葵心犯光州、陈州，亦至三月始出境。苗沛霖党勾结陈大喜等扰陈州、汝宁边境。五月，雷彦等围鹿邑，经月始回巢。七月，刘狗大股分黑、白、花三旗扰归德，结金楼教匪攻马牧

寨。树森出驻陈州督剿。八月，刘狗窜朱仙镇，犯省城。树森率兵回援，贼窜汜水、巩县，掠黑石关，回窜郑州，仍由归德回巢。姜台凌亦犯沈丘、裕州，越樊城，复入荆子关，扰南、汝两郡，由柘城、鹿邑回巢。十月，刘狗复大举援金楼寨，为官军所阻，未得逞。时苗沛霖复叛，结张洛行，与汝宁、正阳、息县诸匪联络，将犯河南。树森偕团练大臣毛昶熙合疏请调宜昌镇总兵李续焘及鲍超部将陈由立，各募楚勇三千赴豫，又调吉林马队一千，以资防剿，请增兵之后，山西、陕西月协银各二万两，允之。树森老於吏事，在湖北从胡林翼治兵久，坚愎自是，与毛昶熙不合，事相掣肘。治河南年馀，御贼虽有擒斩，军事不得要领，迄无起色，调湖北巡抚。

同治元年，粤匪陈得才自南阳趋陕边，捻匪窜永宁，延及雒南。树森疏言：“当今贼势，不患其并力南趋，特虑其潜窥陕境。西、同、凤三府为全陕菁华所萃，宜急驱出关，会合夹击，以保完善之区。”五月，贼犯郟西，令总兵何绍彩败之何家店。会道员金国琛赴郟策应，令周凤山分兵剿正阳、罗山，破贼巢，克邢家集、龙井、陡沟、明港。叙、捻诸匪合陷随州，陈大喜陷京山，马融和陷德安，令舒保击败德安贼，穆正春复京山、应城，襄北稍定。因星变，奏劾钦差大臣胜保。又奏言：“藩、臬任重，不得以军功擅请记名。标兵缺额，请以战勇充补。阵亡恤赏欠发，许作子孙捐项，叙给官阶职衔贡监。京官五品以下，官俸实发不折。”下部分别议行。

二年，捻匪窜城，树森赴黄州视师，督舒保、穆正春等击走之。三年，粤、捻诸匪由陕南合趋湖北，诏总督官文出省督师，树森留防省城。官文奏劾树森把持兵柄，旧营悉改隶抚标。上斥其任意妄为，降道员。四年，授广西按察使，贵州巡抚张亮基被劾玩兵侵饷。纵暴殃民诸款，命树森驰往查奏。五年，

授贵州布政使。树森逗遛不进，未至，即奏覆参案。六年，疏请开缺，诏斥其规避取巧，褫职，发往云南差遣委用。十一年，予四品顶戴，署广西按察使。光绪元年，迁布政使，就擢巡抚。二年，卒，赐恤。

论曰：王懿德治闽，悍寇未深入。镇辑萑苻，尚能保境。曾望颜在言路有声，治兵无术，蜀乱遂成。耆龄辑睦湘军，因人成事。安徽兵饷俱绌，四郊多垒，福济固一筹莫展。翁同书亦据蒞终凶。严树森恃才器小，效胡林翼而適得其反者也。

列传二百十五

秦定三 郝光甲 郑魁士 傅振邦 邱联恩 黄开榜
陈国瑞 郭宝昌

秦定三，字竹坡，湖北兴国人。道光六年武进士，授二等侍卫。出为广西桂林营游击，洊擢贵州镇远镇总兵。三十年，平湖南李沅发之乱，赐号恁勇巴图鲁。咸丰元年，率贵州、云南兵赴广西剿匪，克武宣三里墟贼营。进剿象州，以贼窜逸，坐褫花翎，降三级留任。寻连破贼马鞍山、竹园村，复之。偕副都统乌兰泰破贼新墟，又夺双髻山、猪仔峡要隘，被嘉奖。又击贼於永安州，力战受伤。二年，破水窠贼垒，贼弃永安溃围走，擒贼首洪大泉。贼趋桂林，定三偕乌兰泰追之。急不暇结营而战，定三止之，勿听，乌兰泰以伤歿。定三代将其军，克花砦。桂林寻解围，以保守省城被优叙。追贼入湖南，破贼於道州桃花井、五里亭、龙安桥，进援长沙。总兵和春营妙高峰，为贼所围，定三分兵袭贼营，得解。寻贼窜岳州，定三坐不能遏贼，革职留任。进援武昌，战於洪山。三年，贼浮江东下，向荣率大军由陆路追之，令和春及定三为前锋。甫至九江，而江宁已陷。逾月大军始至，迭战城下，贼坚壁以拒。

四年，贼分党陷庐州，和春疏调定三及郑魁士率所部往助剿。时庐州久为贼踞，旁县并陷，定三连战破贼，复六安，屯三角井。会江宁贼分党入安徽，图北犯，以援畿南窜匪，道经舒城；贼首罗大纲、石达开、胡以晄、秦日昌等合众数万，四路来扑。定三所部仅二千，坚守十馀日，阵斩罗大纲，贼始挫，

引去。定三集团勇攻舒城，悉破城外贼垒，又伺贼出截击，连破之。围之数月，六年，贼营火药自焚，乘其乱，薄城奋攻，梯而登，遂复舒城，歼贼四千馀，予骑都尉世职。进屯军铺，贼自庐江、桐城分路来犯，定三往来驰击，大破之，复五河、庐江二县。进规桐城，夺小关、下关、白河岭诸隘，屯陈家铺。是年冬，贼由安庆来援，定三血战十八日，贼乃退。又破贼於桐城北门外，毁其城楼。

捻匪扰河南，诏定三赴蒙城、亳州会剿，以郑魁士代任桐城军事。巡抚福济疏言定三围攻方得手，留之。改以魁士援北路，而魁士军已至。定三初与魁士同列，及和春赴江南督师，魁士会办安徽军务，权位出定三上，又因争饷，定三心不平，上疏劾之。福济所恃惟两军，难左右袒，军饥且涣。七年春，贼又陷庐江，进犯桐城。官军为所围，不战而溃，坐褫翎顶。文宗知定三频年苦战，败非其罪，原之，故薄谴，命赴江南大营，隶和春军，屯句容。大军方攻镇江，令移驻溧水以遏援贼。寻卒於军，诏念前劳，依例赐恤，谥恭武。

郝光甲，直隶任丘人。道光十八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出为山东抚标中军参将，巡抚李德荐之，超擢陕安镇总兵。咸丰三年，率陕、甘兵援山东，从解怀庆围。追贼至山西，破之於平阳。贼入畿辅，光甲从胜保追剿，陕甘总督舒兴阿剿贼河南，互相争调，光甲以擅自移营褫职。寻随舒兴阿援安徽，其军改隶秦定三。战舒城，迭破贼，诏予三品顶戴，署陕安镇总兵。从克庐州，复舒城，复总兵顶戴，赐花翎。寻调赴河南剿捻，误往徐州，被劾，革职留营。击颍州捻匪於江集，擒捻首王凤林。复以调赴蒙城迟延，降二级。七年，援桐城，兵败，歿於阵。诏复原官，依总兵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谥武节。

郑魁士，直隶万全人。由行伍洊擢湖南提标守备。道光三十年，平李沅发之乱，擢镇筴镇标都司。从提督向荣赴广西剿匪，屡捷，赐花翎。擢湖南九谿营游击，以参将升用。咸丰二年，守桂林，援长沙，擢副将，赐号沙拉玛巴图鲁。援武昌，遂从向荣追贼沿江东下。以违军令被劾，褫职留营。寻战江宁有功，给都司翎顶。四年，提督和春调率所部赴庐州，进攻屡捷，复其职。寻署安徽寿春镇总兵。庐州数县皆陷，府城贼众粮足，殊死守。和春一军倚魁士及秦定三二人，定三分兵攻舒城；而庐州军事专恃魁士。围攻历年余，安庆、江宁援贼屡来援，皆击走。至五年冬，攻愈急，魁士潜至城下以云梯登城克之。被优叙，加提督衔。六年春，追贼至三河，焚其巢，而擒匪日炽。魁士率兵赴宿州击破之，乃分路窜入河南境。巡抚英桂疏请魁士赴援永城，和春方倚办皖贼，疏留，令往来策应。於是迭击擒匪於怀远茅塘集、河溜等处，擒其酋褚淀等四十余人。又破之於蒙城，焚其积聚。驻守怀远贼分队来犯，魁士被围，力战，身被二十余创，卒破贼，解围去，诏嘉其勇，赐黄马褂。又督团练败贼於太和。会和春督师江南，诏安徽军务以魁士继任，会同巡抚福济督办，实授寿春镇总兵。迭克舒城、庐江、无为，下部优叙，颁赐御用衣服及珍物。又以魁士躬冒锋镝，被创甚剧，特诏嘉奖，赐药调治。先后分兵复和州、潜山。

先是秦定三攻桐城，贼坚守不下，魁士往会剿，迭战，并击退援贼。时悍贼石达开往来桐城、安庆，势甚张；又勾通擒匪，蔓延皖、豫之间。诏秦定三移兵蒙城剿擒，寻又留攻桐城，以魁士代之，会同河南巡抚英桂节制三省剿擒之兵；而桐城兵事方棘，福济复疏留不遣。值岁荒饷匱，定三军原取给地方捐给，魁士兵至，悉取转供。定三疏争，福济一无措置，两军遂

成水火。诏促魁士速赴蒙城，亦迄未行。

七年春，庐江、潜山连陷，贼由安庆大举来犯，城贼突出，官军饥疲不相顾，不战溃围而走。於是诏褫魁士翎顶，罢其剿捻会办，归福济节制。退保庐州，粤、捻各匪会合来犯，魁士迎击挫之，复翎顶。寻克桃镇、派河，进扼全椒、滁州以杜北窜。八年，调赴江南大营，授浙江提督，督办宁国军务。九年，克湾沚，进剿贵池、南陵。寻命驻防高淳、东坝。

十年，以伤病乞假，诏斥屡次退却，以总兵降补。从漕运总督袁甲三剿贼，授甘肃宁夏镇总兵。十一年，以病罢。寻召来京候简。同治五年，捻匪北犯，命赴直隶东路协剿。六年，署直隶提督。八年，乞病归。十二年，卒。大学士李鸿章疏陈魁士久於军事，坚苦刚毅，叠受重伤，诏依例赐恤，谥忠烈。

傅振邦，山东昌邑人。道光十六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二十三年，出为湖南长沙协中军都司，署镇筴游击。三十年，从平新宁土匪李沅发，受枪伤，赐花翎，实授游击。咸丰二年，赴援桂林。三年，从向荣追贼抵江南，擢湖南抚标中军参将。以围攻江宁功，赐号绰克托巴图鲁。四年，擢贵州定广协副将，署江苏徐州镇总兵。贼由芜湖犯东坝，陷高淳。向荣令迎击败之，复其城。又偕邓绍良克太平府，偪秣陵关，破贼於采石矶。六年，莅徐州署任。捻酋张洛行、夏白、任乾围宿州，振邦败之夹沟、符离，解城围。再败张洛行於瓦子口，毁其巢。击退蒙城贼於滩口。又偕伊兴额破捻酋纪学中、王得六於永城铁佛寺，毁柳集、临涣集贼巢，擒纪学中，实授徐州镇总兵。

会江南大营失利，命振邦驰援。偕总兵明安泰、秦如虎破贼东坝，进攻溧水。七年，克之。又破贼湖墅，追至龙都，偕张国樑克句容，加提督衔。八年，援宁国，拔湾沚、黄池，郡城解严。四月，回军徐州，命帮办袁甲三军务。时捻匪蜂起，

振邦驰逐江北、皖、豫之间，擒石得珍於山套；覆李大喜於符离；蹙孙葵心於茨河，归德、陈州均肃清，以提督记名。九年，命代表甲三督办三省剿匪事，副都统伊兴额副之。寻复命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仍留督办三省剿匪事。

澧北捻渠刘添福纠众三万围团练苗沛霖营，振邦驰救，毁贼垒二十四。乘胜攻澧南，阵斩贼酋任乾，夷其圩，授云南提督。蒙城王家圩诸圩闻任乾死，俱乞降，独淝南板桥集贼陆连科负隅久抗。振邦设计招降黄家圩，李华东为内应，擒陆连科诛之，淝南北六十馀圩悉就抚。六月，贼陷定远，振邦驰援，破贼於宿州。贼窜固镇，破之於方家坎渡口。孙葵心窜唐家寨，窥济宁，截击之，贼退走。

十年，诏袁甲三代胜保为钦差大臣，振邦专任徐、宿剿匪事。捻匪屡窥徐、宿，其老巢袁、徐两圩跨澧南、河北，振邦进剿，连破其冲要临涣、韩村、赵家海、张圩，馀多自拔就抚。遂渡澧河攻袁圩。捻酋刘添福自豫回窜，击败之，再破之褚庄、邱家圩、檀城，五战皆捷，歼贼六千有奇，擒其酋任护、任大牛。东路捻匪扰宿迁、睢宁，振邦战於苗村，大破之。闰三月，偕田在田克阎圩，擒任虎、邓三摩等诛之。复破援贼，擒李大喜。四月，连克澧南解沟、五沟、任圩贼巢，斩贼目李四喜、任友得三十馀名，收抚童亭、藕池四十二圩。五月，会攻袁圩。捻酋刘添祥等大举来援，分军击之；而永城捻万馀直趋童亭，窥孙眈大营，振邦令副将龚耀伦击败其众，擒捻首赵学焕等。七月，拔蒙城西洋集贼圩十四。颍、亳捻首姜台凌等北窜澧南，扼险截击，擒贼目百馀。寻因伤发，请假回籍医治，允之。十一年，命督练民团防堵登、莱、青三府，振邦病未已，疏辞防堵，请专任团练，报可。是年冬，命来京候简。

同治元年，胜保奏调振邦帮办皖、豫军，为山东所留，不

果行。二年，僧格林沁调统前军，从攻淄川、白莲池，援蒙城。三年，从破捻酋张总愚於湖北随州。四年，以疾告归，未几疾愈，留督军青、莱，移扼张秋河防。六年，会剿直隶梟匪，贼降复叛，褫翎顶。寻破贼夏津，复之。五年，西捻平，补直隶提督。光绪六年，调湖北。九年，以伤发回籍，未几，卒於家，赐恤，谥刚勇。

邱联恩，字伟堂，福建同安人，浙江提督良功子。袭男爵，授乾清门侍卫。道光二十三年，出为直隶通州协副将，调河间协。咸丰四年，从胜保剿粤匪於静海李家庄，击败之，又破梁头、孙家庄贼营，擢南阳镇总兵。剿光州捻匪，擒其渠丁心田，赐花翎。五年，捻首李世林败死，其党易添富纠汝阳、息县诸匪，戕乌龙集州判，陷息县，据光山。联恩督兵围攻，贼宵遁，追击，大破之，毙贼千馀，擒斩王党、黄五雷等。

六年，皖捻首张洛行、龚瞎子等扰归德，联恩间道赴援，甫至，贼三路来扑，击走之。寻以进剿迟延，革职留营。连破贼於穀熟集、界沟集，歼毙甚众。进剿亳州五马沟，大破之，歼贼千馀，擒贼目三十馀人，复原官。其冬，襄樊土匪起，入河南，陷邓州、内乡，联恩驰击，复其城，歼贼渠朱中立等，辖境得安。七年春，张洛行拥众掠光州、固始，分据洪河南北。胜保大军扼北岸，联恩率兵千馀击南岸，进攻方家集贼巢。五月，诸军合击，联恩直捣贼垒，破圩而入，乘胜追杀，焚洪河桥，两岸贼皆溃，歼毙三千馀。是役功最，赐号图萨兰巴图鲁。九月，剿角子山捻匪，都统德楞阿败贼确山，联恩乘胜躡击。贼窜沁阳、嵩县诸山中，搜捕数月，贼氛始清。八年，回军援固始，围寻解。粤匪犯湖北，陷麻城。联恩扼沙窝坊、虎头关，防光山、商城一路。十月，捻首孙葵心窜周家口，联恩破之槐店。

九年春，张洛行、龚瞎子复扰归德，联恩驰援，连破之。追至五沟营，贼分为二，其东窜者分兵击溃於商水南，而自躡其西，孤军独进。巡抚恆福劾其追贼迟延，革职留营。贼犯西华，进击解其围。追至舞阳北舞渡，日已暮，人马皆未食，遇贼奋战，进至杀虎桥，贼骑四面兜围。联恩身被重创，马仆，步战，手杀十馀贼，力竭，死之。诏复原官，依提督阵亡例优恤，予骑都尉并一云骑尉世职，谥武烈。南阳、同安并建专祠。无子，以族子嗣，炳忠袭男爵，炳义袭世职。

黄开榜，湖北施南人。初入湘军，从塔齐布战武、汉、蕲、黄间，累擢至都司。咸丰七年，从胜保剿捻匪，克正阳关，擢游击。八年，偕副都统穆腾阿战马头，开榜失利，褫翎顶。复六安，加副将衔。九年正月，会豫军毁颍上南照集贼巢，率水师攻蚌埠、长淮卫，战七昼夜，获贼船百馀，毙贼千馀，又焚贼舟粮，破怀远水路诸卡，毁文昌阁贼垒，杀贼甚众，赐号勤勇巴图鲁。合诸军击退援贼，直抵怀远城下，先登，复怀远，擢副将。十年，袁甲三围凤阳，开榜会攻炉桥，擒首张洛行来援，会诸军夹击破之。贼酋邓正明潜乞降，覘府城虚实，开榜请聚师城外，示以兵威。总兵张得胜诱擒贼首张隆，令缚献贼酋悍党十四人，磔於市。开榜梟张隆首示城贼，贼众缚献其酋乞降，诛悍者三百馀人，馀遣散归业。功最，以总兵记名。偕总兵田在田等破贼王家营，复清江浦，遂驻防。江宁大营溃，降贼薛成良叛入邵伯湖，开榜偕副将刘成元等毁贼船三百馀，歼贼殆尽，成良赴水死。加提督衔，授江西九江镇总兵。十一年，攻天长，叠平贼垒。

同治元年，擒匪窜宝应，开榜督砲船击走之，又败贼於山阳、汧河。偕道员张富年破贼宿州观音寺、仁和集，擒贼酋王春玉於邳州，拔猫兒窝贼栅。僧格林沁劾开榜饰词冒功，下漕

运总督吴棠按究，得白，荐统徐、宿军，兼节制水师。二年，攻长城贼堡，克之，收抚附近诸墟。破郜家花园、孙疃贼巢，以提督记名。

粤匪渡江北犯，开榜扼高邮，贼掠船渡湖犯天长，开榜往援，焚贼筏，军於堤上。贼列阵以拒，开榜令副将龚云福由陆路迎击，参将陈浚家率砲划潜出小河口，转战而前，与长城兵夹击，破贼於三汊河，天长围解。提督杨岳斌复江浦、浦口，开榜破七里洲贼垒，焚船六十馀艘。助攻九洲洲，拔之。开榜奉调赴临淮，偕总兵普承尧平七里河岸贼垒。三年，率所部师船防通州，江宁平。四年，赴九江镇任。十年，卒，谥刚愍。

陈国瑞，字庆云，湖北应城人。年十馀岁陷贼中，出投总兵黄开榜，收为义子，冒姓黄氏。在军每战冲锋。咸丰九年，从攻怀远，率七人夜渡河攀堞先登，掷火燔雉楼，斩悍贼十馀人，师毕登，遂克怀远，自是以勇闻。钦差大臣袁甲三进围定远，擒首李光等来援，国瑞陷阵，胁中枪，裹创力战，贼辟易，乘胜破二圩，赐号技勇巴图鲁。奉檄援寿州，中途闻贼犯凤阳，回军夜往，连破贼垒，立解围，超擢游击。十一年，江、皖贼合众窥扬州，国瑞驰剿湖西，屡破贼，加副将衔。

同治元年春，捻匪犯淮安，国瑞率五百人绕出贼后，与总兵龚耀伦夹击，贼惊溃，马贼悉遁，步贼万馀回拒，国瑞偕总兵王万清合战破之。再破贼党李城於版傍。贼由众兴集扑清江浦，击走之。以砲船三十遏运河，夜袭桃源北岸，破贼圩四，直取众兴，拔十馀垒，擢副将。三月，率步卒八百败贼於泾河，转战至新河，贼逼堤而阵。国瑞麾队猛进，手燃砲殪执旗贼目，斩级千馀，以总兵记名。进剿泗州擒首韩老万，败之。四月，战於邳州新村，擒众亘三十里，国瑞分三路迎击，斩贼渠王春玉，掷其首贼阵中，贼骇乱，夜冒雨袭破其三营。别贼趋救，

昏暗不辨，自相杀，乘势蹙之，斫数千。捻势遂衰。

时山东棍、幅各匪麇集郟城，漕运总督吴棠檄国瑞进剿，连克数圩，毙悍酋孙化祥，馀党多就抚。五月，会攻兖州凤凰山，约副将郭宝昌、参将康锦文分路设伏，躬率小队抵白莲池，诱贼出，伏发，截贼队为二，擒悍匪刘双印。缘崖先登，诸军继之，克凤凰山，戮逆首宋维鹏等，赐黄马褂、头品顶戴。国瑞呈请归宗，复陈姓。

会苗沛霖叛，僧格林沁移剿，檄国瑞先发，漕运总督吴棠奏请国瑞帮办军务。国瑞至蒙城，先袭破红里贼圩以通粮道，继克王圩，越重壕进逼贼巢。皖军总兵宋庆会攻，国瑞以贼垒连属不易下，密令郭宝昌自全家集兑水支浮桥，宋庆守之，亲引军渡河焚贼粮屯，连破数垒。沛霖夜遁，为人所杀。淮甸平，以提督记名。三年，授浙江处州镇总兵，屯正阳关。

僧格林沁剿捻湖北不利，檄国瑞赴援，坐迁延，降三级调用，夺所部隶郭宝昌。国瑞缺望，人言其将反。八月，国瑞率千余人谒僧格林沁於光山，请为前锋，偕翼长成保等剿柳林大小诸寨。深入失利，国瑞力战两昼夜，始突围出。追贼蕲水、蕲州、罗田、广济，屡捷。贼窜英山、霍山，合诸军战於土漠河，斫毙数千，生擒数百。时群贼因江宁已克，降散过半。叙功，复原官。四年正月，翼长恆龄追贼至鲁山，遇伏，与副都统舒伦保等同日阵亡，国瑞力扼桥口，馀众得还。

贼犯襄城，国瑞乘夜大雪，出贼不意，火其垒，贼溃定。时贼被剿急，来往飘忽，僧格林沁率骑军穷追，国瑞步队从其后。三月，遇贼於确山，与诸军合击，大破之。贼仅馀马队，由遂平、西平直走睢州，过旧黄河，入山东境。僧格林沁以国瑞与郭宝昌战最力，奏赏所部军士各银五千两，又请奖宝昌遇提督简放。诏谓国瑞确山之战最出力，命酌量保奏。贼从台庄

渡运河，遂趋江北，国瑞蹶之，屯沭阳。

四月，贼复折入山东，僧格林沁战於曹州，兵挫遇害。诏罪诸将不能救护，国瑞以受伤免议。素恃功桀骜，自僧格林沁外，罕听节制。曾国藩奉命督师，谕戒甚切，饬赴援归德。至济宁，与刘铭传交恶，发兵争斗，杀伤甚多，踞长沟相持不下，诏严斥之，亦未加之罪。国藩疏论：“曹州之役，国瑞与郭宝昌分统左右两翼，宝昌革职拏问，国瑞不应幸免。”遂撤去帮办军务，褫黄马褂，暂留处州镇戴罪立功。寻养病淮安，益纵恣不法，欲杀义子振邦。漕运总督吴棠劾其病癫，褫职，押送回籍，收其盐本、田产充公；存银二万五千两储湖北官库，分年付费生计，毋令失所，俟其病痊奏闻。既而病痊，疆吏张之万、谭廷襄等交章论荐，召至京，予头等侍卫。

六年春，捻匪张总愚猝犯畿南，命率师迎击。国瑞两昼夜驰抵保定，诏嘉之。数败贼，追至河南境。行军辄自由，不听节制，所部尤无纪律，屡被弹劾。击贼於济阳、德平，皆捷。洎捻平，悉复原职、黄马褂、勇号，予云骑尉世职。以伤发，乞假居扬州。

李世忠与有嫌，相鬩，世忠缚诸舟，将毙之。曾国藩劾世忠，革职，国瑞降都司，勒令回籍。国瑞复潜至扬州，因总兵詹启纶殴毙胡士礼狱，牵连论罪，戍黑龙江。逾数年，朝廷犹念旧功，以询大学士李鸿章，鸿章谓其情性未改，精力已衰，遂不复用。光绪八年，歿於戍所。给事中邓承修、山东巡抚福润、安徽巡抚沈秉成、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疏陈战绩，诏允复官，并於立功诸省建专祠。

郭宝昌，安徽凤阳人。投效临淮军中，从战数有功。寻改隶陈国瑞楚胜军。咸丰十一年，国瑞击捻匪於高邮、宝应，宝昌率骁健十八人为前锋，陷阵得捷，又率兵三百破贼於天长龙

岗，擢守备，赐花翎。同治元年正月，捻酋李成、任柱等犯清江浦，楚胜军御之，战车桥镇。贼分众劫淮关，宝昌追截，夺还所劫税银数万两。贼奔还众兴集，宝昌潜师夜袭，连破二十馀垒，贼引去，擢游击，赐号卓勇巴图鲁。捻党刘添福等纠馀匪扰泗洲，山东棍匪亦响应，宝昌连破之汙河、沙浦庄，匪势渐衰。二年，匪首孙化祥就擒。积功洊擢副将，楚胜军名益著。

僧格林沁调令助剿白莲池、凤凰山，从陈国瑞迭出奇兵力战，生擒贼首刘双印，斩其党刘金春等於阵。任柱纠棍匪、教匪诸党来援，并击走之。白莲池平，论功，以总兵记名。移军剿苗沛霖。宝昌偕陈国瑞先至，攻破王家圩，渡河筑三垒，与贼对峙，断其餽运。贼悉锐来争，击却之，贼气夺。大军至，诸圩以次下，沛霖走死，加提督衔。

三年，调援湖北，与陈国瑞分军，名曰卓胜营，始独当一面。八月，粤、捻诸匪由湖北入安徽，至英山东北，宝昌合诸军败之黑石渡。贼首马融和拥众十万，议投诚，未决。宝昌单骑入其营，晓譬祸福，融和即日降。事闻，赐黄马褂。四年，从僧格林沁转战楚、豫之交，功多，特奏保提督记名。寻以曹州之败，诏斥不能救护主将，革职遣戍新疆。五年，曾国藩、乔松年奏请免发遣，留营效力。六年，从乔松年赴陕西，偕提督刘松山剿回匪於临平，克之。

捻魁张总愚率众万馀犯富平，宝昌纵间伺隙出奇袭之。令部将宋朝儒等设伏村墟，自率亲军挑战，伏起夹击，斩馘数千，又败贼於大荔大濠，复原官、勇号。进复绥德州，授安徽寿春镇总兵。七年春，捻匪由山西、河南直犯畿辅，宝昌驰援，日行百馀里，抄出贼前抵保定。贼至，见官军盛，引去，晋号法凌阿巴图鲁。蹶贼入河南，败之封丘、黄河套。张总愚匿村舍中，宝昌单骑独出，突遇贼，受伤堕马，部将宋朝儒翼之出。

事闻，予假两月调理，赐尚方珍药。未几，擒匪平，复黄马褂，以提督简放，予骑都尉世职。命从左宗棠赴陕西剿回匪。

八年，伤愈，西行，破贼於宜川，平绥德州叛卒。回匪东趋，命赴山西防河。九年，河西土匪起，宝昌渡河击破其众。奉檄搜捕北山土匪，悉平。十年，赴寿春镇任。十一年，霍丘蔡家集土匪李六倡乱，率轻骑百人往剿，诛渠魁而还。事定，加头品顶戴。光绪二年，平永城、涡阳土匪，被优叙。宝昌剿擒功最多，镇寿春先后三十年，淮北恃为保障。调广东南韶镇，未任，寻还故官。俄罗斯、法兰西、日本三次开兵衅，调防南北，事定仍回本任。二十六年，卒於官，赐恤。

论曰：秦定三、郑魁士并向荣得力之将，和春克庐州，悉赖二人，遂与皖事终始。桐城之溃，由於争饷不和，亦疆臣无调度之方以致之。傅振邦老於军事，持重无失。邱联恩名将之子，在豫军中最号忠勇。陈国瑞勇足冠军，剽悍不受绳尺，不能以功名终。郭宝昌战绩亦与并称，材武不及，而器量差胜焉。

列传二百十六

江忠义 周宽世 石清吉 余际昌
林文察 赵德光 张文德

江忠义，字味根，湖南新宁人，忠源从弟。咸丰二年，忠源率楚勇援长沙，忠义年十八，从军，转战湖北、江西。忠源殉难庐州，遂分将其军。五年，从提督和春复庐州，擢知县。七年，刘长佑援江西，攻临江不利，时忠义在籍，巡抚骆秉章檄率新练勇千人往助之，至则破石达开於平墟。临江既克，擢知府，赏花翎。八年，克崇仁，进攻新城，五战皆捷，加道衔。江西肃清，凯归。

九年，石达开犯永州，忠义赴援，连战破之，擢道员。又败贼新宁摩诃岭，扼武冈。贼围宝庆，忠义进援，会诸军迭战解围，赐号额尔德木巴图鲁。十年，驻守绥靖，母病归。贼遂陷绥宁、城步，围武冈，忠义闻警，分军守新宁，自援武冈，破其众。新宁之贼走踞东安，一战克之，加按察使衔。又破贼於宁远四广桥。十一年春，连破贼於全州白芒营、宜章栗源堡，还军屯新宁，遣参将江忠朝扼全州，贼目余成义斩其酋以降。加二品顶戴，特擢署贵州巡抚。石达开复自粤窜楚，众号十万，忠义以三千人扼会同，大破之。贼纠湖北来凤贼党肆扰，击走之，遂克来凤。达开走入四川。十二月，丁母忧，请终制，诏允开署缺，仍在湖南剿贼。

同治元年，移师援黔，克天柱，改授贵州提督。调援广西，克修仁，殄贼渠张高友。皖南贼炽，曾国藩疏调援皖，广西巡

抚刘长佑请留不遣，命署广西提督。二年，江西、广东皆调援，先后报可，忠义以广东兵有馀粮，他将足办贼；江西饷绌兵单，贼数十万，万一不支，东南全局瓦解，乃奏请力援江西。檄道员席宝田率前部先发，会剿陶家渡，自将攻湖口，逼贼营，屡出奇兵抄击，断文桥，攻太平关，贼酋黄文金受重创遁去，赐黄马褂。进援青阳，分三路进战，破贼垒，围解，太平、石埭、宁国诸城贼第出降，诏嘉奖，予优叙。会疾作，返就医南昌，未至，卒於吴城，年甫三十。优诏悼惜，依总督例赐恤，赠尚书衔，谥诚恪，立功地建专祠。光绪十一年，加赠太子少保。

从弟忠珀，记名提督。同治八年，剿贵州苗，攻克镇远、府卫二城，中砲亡，谥武愍。

周宽世，字厚斋，湖南湘乡人。咸丰初，从湘军，隶李续宾部下。战城陵矶、花园、半壁山，皆有功，擢千总。从援江西，攻广信，战乌石山，宽世出左路突阵，为诸军先，复其城，擢守备。破贼义宁，擢都司。回援武汉，战通城，宽世驰斩马贼三，生擒七，以游击补用。从攻武昌，六年，李续宾夜出侦贼，之双凤山，突战，宽世潜绕山趾横击之，贼败奔；又战鹰嘴，受砲伤，假归。累功擢参将，赐花翎。

既而罗泽南卒於军，续宾代将，召宽世回营。迭破贼於双凤山、鲁家港、小龟山，克武汉，复大冶、兴国，擢副将。七年，从攻九江，破援贼於童司箴，毁其垒，赐号义勇巴图鲁。破小池口贼屯，会克湖口，复彭泽。贼由临江犯兴国，宽世率千六百人击走之。八年，回援湖北，战麻城西南斗坡山。贼设伏，以马队诱战，宽世待其近，突击之，遂破其伏军，进克黄安，而麻城亦下。大军克九江，论功，以总兵记名。

从李续宾进军安徽，战枫香铺、小池驿，克太湖、潜山，捣舒城，宽世皆为军锋。十月，进攻三河，续宾战没，宽世敛

徐众守二日，弹丸俱尽，夜率亲卒突围，受重伤。是年冬，授湖南永州镇总兵。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巡抚骆秉章令宽世募新军二千援祁阳。破贼长庆桥，又败之长叶岭。进援宝庆，屯城东，连败贼长冲口、五里牌。李续宜援师至，会诸军内外夹击，贼解围走。回剿永州土匪，平之。十一年，擢湖南提督。

同治元年，赴安徽助剿，驻守桐城。二年，擒匪马融和犯桐城，击走之，移防六安。皖北渐定，调守安庆。三年，赴援江西，克东乡。四年，破霆军叛勇，追贼入广东，会诸军歼贼於嘉应。五年，回湖南提督任。伤发，乞休。光绪十三年，卒。

石清吉，字祥瑞，直隶沙河人。道光二十一年武进士，官三等侍卫。咸丰初，出为湖北郟阳镇守备，从剿黄陂、崇阳、应城，累擢参将。克安陆、京山皆有功，以勇称，所统曰飞虎军。寻隶将军都兴阿军，常从多隆阿转战。七年，援蕲州，拔太湖，攻安庆。八年，由安庆退保宿松，大战破贼。九年，攻太湖。十年，大战小池，克太湖，功皆最。十一年，安庆既下，会诸军克桐城。

同治元年，从攻庐州，清吉屯城西北，破贼垒，擒斩数千。进毁贼栅，树云梯攻城，贼方死拒，而陈玉成兵败遽去，遂由西门攻入，克庐州。清吉累以战功赐号幹勇巴图鲁，擢总兵，加提督衔。多隆阿督师赴陕西，以清吉统五千人留守庐州。二年，苗沛霖复叛，庐、寿、开土蜂匪起，清吉悉剿平之。粤、捻诸匪合扰豫、楚之交，清吉赴援湖北，屯孝感、黄冈，拔难民近万。

三年九月，匪酋陈得才、马融和合犯蕲水，围副都统富森保於关口。清吉率军驰援，会大雾，贼马步数万麇集。清吉进至药山，贼渡河抄后路，围数重，截其四营为二。自辰至午，血战，被九创，殁於阵。从战歿者，副将江星南、谷明发，游

击曾占彪、段会元。事闻，诏视提督阵亡例赐恤，入祀京师昭忠祠，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毅，建专祠。

余际昌，湖北穀城人。咸丰初入伍，剿匪积功至守备，署抚标右营游击，为巡抚胡林翼所识拔。七年，从战黄梅、广济。八年，陈玉成自太湖窜蕲州，际昌奉檄防皖、楚之交，败贼南阳河，毁贼垒三十馀，擒贼目。贼走英山，追蹙之，复其城，擢游击。又破贼弥陀寺，晋参将。李续宾军覆三河，潜山、太湖复陷，际昌屯英山，遏潜、太之冲。九年，进拔天堂。贼大举来争，际昌败诸王婆坳，追至鸡冠岭而还。再败贼槎水畈，斩馘千馀。时大军围太湖急，陈玉成纠党十馀万相持小池驿。十年正月，际昌偕金国琛由间道出高横岭，与诸军夹击，大破之，遂复太湖，乘胜会攻克潜山，擢副将，署湖北督标中军副将。陈玉成自六安回援安庆，霍山复陷。际昌偕总兵成大吉击破之，复霍山，加总兵衔。十一年，陈玉成入霍山，自黑石渡扑乐兒岭。际昌军溃，贼上窜黄州，革职留营。寻从克黄州，率新募昌胜五营援河南。

同治元年，屯陈留。捻匪麇集杞县，际昌驰击，大破之，进拔焦、赵二寨，复原官，赐号伟勇巴图鲁。十月，攻捻於汝宁，破平舆寨，生擒贼酋陈文，诏以总兵记名。僧格林沁嘉其勇，令充翼长，从剿涡河，斩贼渠杨兴太等。二年春，追破陈大喜於阜阳吴老庄。捻首张总愚窜侯集，际昌会张曜夜袭之，擒其党独角虎、周马，授河北镇总兵。夏，逐贼楚、豫间，败之麻城，蹙至方家寨，中伏力战，受三十馀创，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毅。

林文察，字子明，福建台湾人。咸丰八年，从剿台湾淡水土匪，捐饷助军，以游击留福建补用。十年，九垄山匪郭万淙掠建宁、邵武间，汀州、龙严匪胡熊扰宁洋、永安。文察随军

进剿，擒其党百余人。郭万淙遁据邵武上山坊，文察合军蹙之，降其众，复破胡熊於东板土寨，擒之，擢参将，赐号固勇巴图鲁。十一年，援浙，克江山，晋副将，晋号乌讷思齐巴图鲁。汀州、连城相继陷，文察回援，破贼金鸡岭，设伏，败之江防，遂拔连城，乘胜克汀州，以总兵记名。冬，杭州既陷，调援浙，文察领台勇二千人驻衢州。同治元年，破处州贼屯，而遂昌陷，文察进军逼之。李世贤自江山来援，文察设伏大柘、大庙及石练山之前后，贼至，击走之。夜，贼来劫营，复为伏兵所败，复遂昌，进克松阳。会总兵秦如虎攻处州，贼弃城遁，并克缙云，授福宁镇总兵。寻擢福建提督。

二年，台湾不靖，总督左宗棠令渡台号召旧部，统领诸军。文察分军攻彰化及斗六，克之。谕降诸庄，贼渠戴万生、林慧晟遁走。三年，破樵溪口贼庄，斩其酋林传，毁张厝庄、四塊厝贼巢，戴万生、林慧晟并伏诛。

粤匪李世贤、汪海洋合陷漳州，文察仓猝率二百人内渡，遇贼万松关，殁於阵，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世职，谥刚愍。本籍及漳州建专祠。

子朝栋，光绪中，法兵犯台湾，陷基隆，朝栋率家兵助战有功，捐钜赏，赐四品京堂，有声於时。

赵德光，原姓张，贵州郎岱人。从副将赵德昌转战云南，德昌弟畜之，故冒姓赵氏。拔补千总，擢都司。咸丰十年，自领一军，战独山，屡败贼，擢游击。十一年，贼窥省城，德光击走之。又败之羊场平寨，设伏於主戎山麓，殪贼无算，擢参将，赐号豪勇巴图鲁。教匪踞玉华、尚大坪，以王卡为屏蔽。德光率所部攻破杨义司、郭家庄、马笼口贼营，断其援，又破腰萝溪、新寨岩要隘，进逼王卡。德光先登，贼大溃，救出男妇数千人，擢副将。

同治二年，坝芒匪首潘明杰由龙里窥伺省城。德光迎击三江桥，贼败走。进攻甲秀阁贼巢，遂克龙里旧县，补都匀协副将，以总兵记名。三年，尚大坪匪扑省城，德光与布政使龚自闾等固守，贼寻退，加提督衔，署古州镇总兵。旋解清镇围，克龙里、广顺、定番、长寨，以提督记名。四年，匪首何二久踞开州、尚大坪，扰近省州县，无宁岁。德光选精锐过清水江剿之。贼纠集苗匪、教匪沿江以拒，乘间过江攻开州。德光固守十馀日，杀贼八九百人，乘胜追击，克沿江狮子屯、镇江屯、三龙营贼屯。进克滨江贼巢，斩馘二千馀，何二弃尚大坪而遁，被优叙，署安义镇总兵。

五年，署贵州提督。攻克永宁，解安顺围。六年，援定番，乘雷雨破贼，斩贼首许八十等，平花山贼屯，拔底季贼巢，晋号博奇巴图鲁。寻剿贼安平芦荻哨，深入贼伏，中枪阵亡。诏依提督阵亡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刚节，建专祠。遗腹生子秉钧，袭世职，复姓张氏。

张文德，湖南凤凰人。幼育於文氏，从姓文，名龙德。入行伍，隶镇筵营。咸丰初，从剿江宁、庐州，叙把总。六年，从提督和春攻三河贼垒不下，文德请独身持檄谕贼降，投诚者相继至，遂克三河。七年，从复镇江，擢都司。八年，从援福建，下浦城、松溪、政和、崇安，赐花翎。九年，叙援浙江功，晋游击。十年，从张国樑解镇江围，援贼复至，文德扼水栅七昼夜，贼引去，擢副将。自是从将军巴栋阿、提督冯子材守镇江。十一年，补广东罗定协副将。

同治元年，贼屡攻镇江，皆击退。冯子材奏言：“文德力挫贼锋，重围叠解，实为特出之材。”授贵州镇远镇总兵，赐号翼勇巴图鲁。文德以生父年七十无子，养父文氏有二子，陈请复姓，更名文德。二年，连破贼牧马口、薛村，克柏林村贼

垒，加提督衔。贼由东路来犯，文德御诸骇溪、谏壁，腹中砲，肠出，裹创而战，援军至，贼乃退；又破之博洛村，攻丹阳，毁贼垒，擒贼目。三年，克白垓镇及宝堰，贼党纷纷来降。会鲍超攻丹阳，招贼酋蒋鉴为内应，克其城，斩贼酋陈时永，擒赖桂芳，以提督记名。江南平，予一品封典，命赴镇远镇本任。

四年，总督劳崇光令募楚勇规荔波、独山。丁父忧，解职。六年，署贵州提督。七年，克开州，破鼎照山贼砦，克龙里、贵定，斩贼酋潘名桀，馀贼多降，被珍赆。进攻平越，擒金大五，连克麻哈、都匀，赐黄马褂，晋号达桑阿巴图鲁。请假归葬亲，文德既去，贼复炽。八年，回贵州，以粮匮军溃，都匀复陷。诏原之，免议，署古州镇。十年，授威宁镇总兵，督军剿古州苗。由九甲、五台山、扁担山及古州、丹江分路雕剿，年馀，苗渠先后伏诛。十三年，全黔肃清，予云骑尉世职。光绪元年，加头品顶带，擢贵州提督，剿平黎平侗匪。七年，卒，赐恤，贵阳建专祠。

论曰：江忠源诸弟并从治军，忠义最为杰出，将大用而早没，时论惜之。周宽世为李续宾所倚，无役不从，及自将亦未著奇绩。石清吉、余际昌、陈大富、林文察、赵德光等，皆久历行间，以死勤事。张文德佐冯子材守镇江，功最著，底定黔疆，与有劳焉。

列传二百十七

雷正綰 陶茂林 曹克忠 胡中和 何胜必 萧庆高 杨复东
周达武 李辉武 唐友耕

雷正綰，字伟堂，四川中江人。由把总从军湖北，积功至游击，赐号直勇巴图鲁。咸丰八年，从多隆阿援安徽石牌、潜山、太湖、桐城，诸战皆功最，累擢副将，以总兵记名。十一年，败黄文金於蒋家山、项家河、江家河、麻子岭，一月五捷，授陕安镇总兵。同治元年，克庐州，以提督记名。

从多隆阿援陕西，诏正綰先赴本任，未至，擢陕西提督，帮办军务，驻西安。二年，多隆阿既克东路，令正綰规三原，屡破贼。会解凤翔围，进援甘肃，连战灵台、镇原，皆捷。三年，破贼崇仁、新城，进逼平原。会多隆阿卒於军，都兴阿继督师甘肃，正綰仍奉命为副。克平凉，斩贼首铁西、羽轻林，赐黄马褂。於是固原踞贼悉窜龙山镇，追击败之。贼回窜，又陷固原。正綰疾趋莲花城，欲袭其巢穴，遇伏，受矛伤，部下亡千馀人，裹创攻莲花城，克之，诏嘉其勇。四年春，克固原，进攻黑城子，斩贼首黑虎。克官桥、李旺二堡，擒贼首木棍等。乘胜薄预望城，破下马关、半角城贼垒，进规灵州，分兵解安定围。

七月，偕曹克忠攻金积堡，军饷不继，为贼所围，饥溃。正綰自劾，褫勇号、黄马褂，黜帮办，归总督杨岳斌节制。正綰弟总兵雷恆及副将李高启等以主将失职，煽乱，犯泾州，正綰不能制止，愤欲自裁。诏念前功，不加罪，责令整军剿贼图

自赎。命巡抚赵长龄会杨岳斌按讯，正绾缚送雷恆等置之法。当事变初起，谣诼纷淆，诏斥刘蓉张皇妄奏，许正绾专摺奏事以慰之。所部招集增募仅三千人。

五年，兰州兵变，回匪窥伺，正绾支柱於平凉、固原之间，破贼於横河川，克平凉，复黄马褂、勇号。六年，左宗棠入陕督师，正绾率军助剿，援庆阳。七年，两破贼於长武，克黄家堡。八年，会攻董志原，克之，晋号达春巴图鲁。又破白彦虎於李旺堡。会攻金积堡，当西路，屡克要隘，合围。及马化隆伏诛，被优叙。

光绪十年，法越兵事起，命率甘军驻凤凰城，固边防，事定回任。两遇万寿庆典，加太子少保、尚书衔。二十一年，循化撤回倡乱，督剿无功，革职留任。二十三年，罢，卒於家，仍以前劳赐恤。

陶茂林，湖南长沙人。以武童入湘军，转战湖北、江西，积功至游击。咸丰八年，胡林翼调为楚军营官，扼黄州，破贼霍山、舒城，克建德，擢参将。十年，从多隆阿破贼於桐城挂车河，擢副将。十一年，破贼施家山，擒其渠，及克安庆，赐号锤勇巴图鲁。同治元年，克庐州，先登，以总兵记名。

遂从多隆阿西征，破贼於武关。从剿回匪，解同州围。克羌白镇、王阁村贼巢，功皆最，授汉中镇总兵。凤翔被围久，茂林率三千人往援，连战解围，擢甘肃提督。粤匪出宝鸡山口，扰郿县、盩厔，茂林要击雨门镇、二岭关，迭败之。进克汧阳、陇州。遂会雷正绾分道规平凉，阵斩贼首木仲沅讷三等，克之，赐黄马褂。进拔张家川贼巢，破龙山镇、莲花城援贼，解安定围。克金县，破贼惠城，擒其渠黑牙古。四年，克黑城贼巢，解靖远围。进攻会宁，所部索饷譁溃五营，贼乘之，六营皆陷。茂林调后路四营来援，突围出，退驻安定。巡抚刘蓉疏陈甘军

积弊，论茂林不职，茂林亦以兵溃自劾。诏斥废法营私，以致兵溃而叛，遂罢职，归。

十年，贵州巡抚曾璧光调茂林赴黔协剿。复新城，克安顺贼巢，平古州、丹江苗，复原官。光绪二年，收复下江、永从各城，破六峒贼巢，加头品顶戴，晋号爱星阿巴图鲁。十六年，署古州镇总兵，卒於官。

曹克忠，直隶天津人。初投效湘军，嗣从多隆阿，积功至都司。咸丰十年，令募五百人为忠字营，大破援贼於潜山、太湖，洊擢参将，赐号悍勇巴图鲁。挂车河之捷，擢副将。克桐城、宿松诸城，以总兵记名。同治元年，克庐州。

后从多隆阿西征，武关、同州诸战皆从。二年，攻羌白镇，克忠单骑往谕贼，贼请降，察其诈，潜师会攻，下之，乘胜夺王阁村，予一品封典。寻率乌拉马队及楚勇七营屯长安、鄠县之间。光泰庙为入省要冲，贼踞之以扼粮路，克忠击走之。分队清西路馀匪，省城始安。以提督记名，授河州镇总兵。渡渭连破贼於白起营、马家埠、白吉原，邠州平，陕回西趋。三年，平麟游诸匪。会援甘肃，连破贼於西河口、黑水峪，赴河州本任。克秦安，解秦州围，赐黄马褂。

四年，攻萧何城及马定嘴，将台、隆德诸堡，悉平。克海城，回匪并窜李旺堡、同心城，攻下之。偕雷正綰规取金积堡，屯强家沙窝，数有斩获。轻进，为贼所包钞，正綰军先溃，克忠亦退。因前功免罪，授甘肃提督。时陶茂林、雷正綰军相继譁变，回氛益炽，自杨岳斌楚军外，仅克忠一军与之相持。克忠援巩昌，贼败走，又毁董家堡贼巢。五年，援洮州，次李岐山，回目马芳乞降，诛其酋丁重选等而还。

兰州标兵变，杨岳斌令克忠移军镇慑。克忠至，人心稍定，然粮饷俱竭，乞病回籍。十年，诏起赴陕接统淮军，专防肃州。

十一年，所部有结会匪者，甘军马世俊骑兵亦变，降捻多叛应，克忠遣兵平之。复乞病解军事。十一年，署甘肃提督，寻解职归。

光绪九年，命募六营防山海关。十年，授广东水师提督。十一年，病罢，食全俸。二十年，命治天津团练，统津胜军。二十二年，卒，赐恤。

胡中和，字元廷，湖南湘乡人。咸丰初，从湘军剿粤匪，积功擢把总。六年，从萧启江援江西，复袁州，超擢都司，赐花翎。七年，从克临安，中砲伤，以游击留湖南补用。八年，破贼上屯渡，乘胜复抚州，擢参将。九年，复南安，擢副将。石达开由宝庆窜广西，陷兴安，遣党攻桂林，自率悍贼屯大溶江。中和从萧启江往援，大破贼於大溶江，贼窜贵州境，加总兵衔，赐号伊德克勒巴图鲁。十年，萧启江率军援四川，中和从之。启江卒於军，中和偕何胜必、萧庆高等分领其众。

剿滇匪李永和於井研，连战皆捷，贼解围遁，以总兵记名。寻授四川建昌镇总兵。十一年，永和窜踞富顺牛腹渡，两岸筑坚垒，背水而阵。中和选锐卒沿河设伏，自率羸师诱之，贼大出，伏发，截其归路，俘斩无算，贼垒尽夷，进解大邑之围，予二品封典。

骆秉章督师莅蜀，檄中和偕绪军援绵州。滇匪蓝朝柱在诸贼中最狡悍，围绵州日久。军至，连破之，围始解，又败之西山观。朝柱窜丹棱，与李永和合攻眉州。中和驰援，贼分路来扑，中和突阵，矛伤颞，血殷衣，不顾，奋击破之，解眉州围。进攻丹棱，朝柱遁走，复其城，以提督记名。同治元年，擢云南提督。李永和自眉州败后，窜踞青神，诸军进剿，数败之，永和遁犍为龙场，负嵎死抗。中和围之，垒石墙，编木栅，外浚深壕，密布梅花椿。贼知必死，突攻萧庆高营，中和截击，

败退，连战七日。贼伏不出，乃使降贼谭仁曲持书约降，期会於猪市坡，预伏兵贼巢旁。永和与其党卯得兴数十骑来会，伏起分攻，焚其巢。永和、得兴骇奔，追擒之，降其众五千。诏嘉中和运筹决胜，生擒渠魁，赐黄马褂。

石达开扰蜀边，中和偕萧庆高、何胜必合击於横江，走之。二年春，达开复分路犯蜀，自率大队数万由米粮坝渡金沙江。中和督军扼化林坪、泸定桥，击破之，贼走工部土司山中，达开旋就擒。调四川提督。三年，破滇匪於叙永。初，李永和既诛，馀党窜陕西，至是入甘肃，陷阶州。四年，中和偕总兵周达武往剿，毁龙王庙、三官殿贼垒，逼阶州城下，掘地道轰城，克之，斩贼酋蔡昌龄，尽歼其党。阶州平，被珍赉。

冬，剿苗匪於建武，腰中弹伤，力战败之。五年，剿屏山贼，解马边围，诛贼酋宋任杰等，馀匪悉平。十三年，调云南提督。光绪二年，抵任。三年，平腾越夷匪。七年，丁母忧归里。九年，卒，赐恤。

何胜必，湖南湘乡人。咸丰中，胜必应募入湘军，从萧启江转战江西、广西，积功至副将。从入蜀，分统湘果右军，破李永和於井研，又破之於资州，阵斩贼酋王二官，赐号御勇巴图鲁。十一年，会破滇匪蓝朝柱於西山观，又败诸青衣坝，解眉州围，追至青神，擒斩甚众，授甘肃肃州镇总兵。同治元年，会诸军克青神，追贼宜宾，擒贼目周廷光。偕胡中和诱擒李永和於犍为龙场，二年，偕萧庆高援汉中，战油坊街，不利，汉中、城固相继陷，革职留军。三年，会攻法慈院贼垒，再败之牟家坝，乘胜薄汉中城下，擒渠陈得才遁走，克汉中，复原官。又破陈得才於上元观，克城固，进规阶州。四年，卒於军，赐恤，谥威愬。

萧庆高，湖南湘乡人。隶楚军，积功至副将。萧启江援蜀，

调从军，以井研之捷，赐号果勇巴图鲁。破李永和於资州，以总兵记名。会剿蓝朝柱，解绵州围。同治二年，偕何胜必援汉中。油坊街之战，胜必先败，庆高赴援不及，同革职留军。三年，克汉中，同复官。追贼至城固，梯城而入，贼溃走。四年，进攻洋县，遣死士入城为内应，克之。贼酋曹灿章走踞八里坪，夹攻破之，灿章就擒，授汉中镇总兵。五年，卒，谥武毅。

杨复东，湖南浏阳人。咸丰十年，从胡中和援蜀。十一年，战富顺牛腹渡，解大邑围，擢守备。败蓝朝柱於绵州，擢都司。又破朝柱於崇庆，毁石羊场，焚贼巢，擢游击。同治元年，复丹棱，擢参将。克青神，平铁山贼垒，擒李永和。擢副将。五年，总督骆秉章疏陈复东历年防剿滇、黔诸贼功多，以总兵记名。七年，授四川川北镇总兵。光绪二年，调云南开化镇。六年，卒。

周达武，字梦熊，湖南宁乡人。咸丰四年，应募入李续宾营，从克岳州、武昌，累功擢守备。战湖口，晋都司。达武每战陷阵，手大旗荡决，续宾异之，使领百人曰信字营，常为军锋。八年，克黄安，擢游击，赐花翎。从续宾攻舒城，达武率死士先登，左耳受枪伤，克城后，留守。俄续宾覆军三河，舒城守军亦溃，达武以创重回湖南。九年，石达开围宝庆，巡抚骆秉章令达武募五百人号曰章武军，从知府刘岳昭援宝庆，守东关，屡拒战破贼。围解，擢参将。十年，援广西，克富川平古城、连塘贼垒，复贺县，擢副将，加总兵衔。石达开分党犯永明、柘牌，连战破之，擢总兵。十一年，会诸军克会同，贼走湖北，陷来凤。同治元年春，从刘岳昭攻克之，予二品封典。

骆秉章督师四川，调达武从剿。抵涪州，会贼酋周绍勇由大宁窜陕西，达武扼之窄子口，地当两山间，令部将李辉武逾险而入，贼溃走，追至大竹安吉场，擒绍勇及其党吴崇礼等，

檻送成都斩之，赐号质勇巴图鲁。又破郭刀刀於仪陇大仪寨，阵斩其弟占彪及悍党马玉音，追奔至巴州鼎山铺，擒刀刀，馀党皆降。绍勇与刀刀并为蜀中剧贼，至是悉平，授四川建昌镇总兵，加提督衔。二年，护理提督。

粤匪陈得才围汉中，众号十万，石达开亦由高县走宁远，全蜀大震。达武增募军四千人，往来游击。三年，得才之党梁福成合川匪蔡昌龄由汉中窜甘肃阶州，达武议以剿为防，率师越境，攻克江东水、严家湾贼垒。进攻阶州，自将台山穴地达城根，地雷发，城崩，选锋四百人先入，大军继之，遂克阶州，斩福成、昌龄。以提督记名，并颁珍赆。寻平松潘叛番，授贵州提督，仍留防重庆，备滇边。五年，剿平马边教匪，斩匪首宋仕杰、熊文才。

六年，擒匪窜陕西，左宗棠咨调会剿，令部将李辉武率三千赴陕。七年，破越嵩倮夷於普雄，进克西昌交脚夷巢，斩级数千，诸夷悉降，赐黄马褂，晋号博奇巴图鲁。九年，诏赴贵州提督任，率所部六千人行，沿途平苗砦。先是贵州剿寇仰客军，出省城百里即莫能制驭。达武与巡抚议增募至三万人，分任战守，由龙里进凯渡，截上下游贼为二，复都匀，分军破贼永宁、威宁。十年，遣锺开兰攻克麻哈州之高水塘等地数十砦；遣何世华破粤贼李文彩、苗酋李高脚於都匀、独山，收复八寨、三角诸城，并克镇宁、归化及吴秀河、斑竹园诸苗砦，复清平、黄平二城。始与楚军席宝田合。十一年，会席军败苗酋张臭迷之党於茶牛坡，斩馘甚众，降者数万。追至冷水沟，生擒贼酋，馀党李高脚、李文彩窜荆蓬坎，分三路追击，尽殄之。旋破群苗於清平香炉山，宝田擒张臭迷。苗疆平，予骑都尉世职。

光绪元年，乞病归。三年，授甘肃提督。十年，肃州妖民王林倡乱高台，讨平之，斩王林。十九年，万寿庆典，加尚书

銜。二十年，卒官，赐恤，建专祠。

弟康禄，从达武剿贼广西、湖南，历保知县。同治元年，从赴蜀，破周绍勇，擢知州。四年，从克阶州，擢知府。从至贵州，总理营务。十一年，下游肃清，擢道员。驻军普安新城，招抚流亡。十二年，会匪煽乱，康禄督亲军百人往讨，众寡不敌，死之。赠内阁学士，予骑都尉世职，谥壮节。

李辉武，湖南衡山人。周达武部将。咸丰中，从剿粤匪，洵擢游击。十一年，从入四川，剿涪川鹤游坪踞贼，擒贼酋周绍勇、郭刀刀。辉武功为多，擢副将，赐号武勇巴图鲁。同治三年，从援阶州，辉武由伍家坪进军，扼州城外北山条竹埡。四年，攻破桥头里贼垒，又破贼於孟家庄，歼城外贼殆尽。穴地破城，辉武先登，擒贼目蔡四。巡部，以总兵记名。从讨松潘叛番，拔其巢。寻攻黑河番，焚芝麻第五寨，馀寨皆降。乘胜连破大松树及竹自三寨，以提督记名。

六年，擒匪窜陕西，辉武率步队五营赴援，剿破汧阳、陇州、宝鸡诸贼，西路肃清。八年，剿董志原窜匪，毙贼目王明章，晋号福凌阿巴图鲁，授汉中镇总兵。九年，偕提督刘端冕分击北山回匪，破翟三、禹得彦於县头镇、陈村。十一年，擢甘肃提督，仍留防汉中。光绪四年，卒，赐恤。

辉武在汉中久，军民相安。疏濬府城东河道达汉川，旁引沟渠以资灌溉，民食其利；又修复褒斜栈道，商旅便焉。没后，士民簦请建祠，从之。

唐友耕，云南大关人。咸丰中，滇匪起，陷贼，至四川叙州，自拔来归。从战有功，授千总，署通江营守备。贼扰盐井，屡从战击走之，擢守备。十年，战峨眉索桥，受伤，破贼双福场，进平天全茅山贼垒，擢都司，赐号额勒莫克依巴图鲁。十一年，援潼川，破贼解围，擢副将。骆秉章督师至蜀，檄友

耕会诸军援绵州，令自石桥铺进攻，友耕观望不前，被劾，褫职留营。既而会援眉州，友耕军先至，战比有功，围解，复原官。战青神，阵斩贼目张兴，身被二伤，裹创力战，贼大败。

同治元年，破石达开党赖裕新於工口州。三月，达开围涪州，友耕驰援，解其围，授四川重庆镇总兵。会诸军复长宁，贼引去。是年冬，达开屯叙州双龙场，分党屯横江，友耕攻破江岸贼垒。二年春，贼由横江窜新滩溪，与屏山隔一水，友耕虑贼乘间偷渡，乃济江设伏，诱贼深入，败之。六月，达开谋渡金沙江，官军扼之不得进，改趋天全土司地，友耕击沉贼筏；达开奔老鸦漩，复为土兵所遏，遂就擒。友耕擢云南提督，留屯川南。四年，丁母忧，诏改署提督，友耕请终制，许之。七年服阕，署四川总督崇实奏缓陞见，令募勇防川北。八年，调赴云南，招降回寇李本忠等，赐黄马褂。光绪六年，署四川提督，八年，卒。

论曰：雷正綰、陶茂林、曹克忠皆多隆阿部下战将。多隆阿歿后，甘肃军事实倚三人，以饷匱兵变，遂难成功。克忠较有谋略，其军独全，终以病引退，后犹称为宿将。胡中和、周达武等皆以楚军平蜀寇。唐友耕以蜀军颉颃其间，并躋专阃。达武晚任贵州军事，与席宝田同定苗疆，建树较闳达焉。

列传二百十八

郭松林 李长乐 杨鼎勋 唐殿魁 唐定奎
滕嗣武 骆国忠

郭松林，字子美，湖南湘潭人。咸丰六年，隶曾国荃军，从援江西，克安福，从剿永新、太和、万安、莲花、龙泉，叙奖把总。进围吉安府城，七年，石达开率悍党来援，邀击於吉水三曲滩，松林首陷阵，多斩获，收复新喻、峡江、吉水。八年，随克吉安，擢守备。九年，克景德、浮梁，赐花翎。十年，围安庆，会剿陈玉成於小池驿，进壁集贤关，每战皆捷。十一年，克安庆，擢游击，赐号奋勇巴图鲁。克庐江、无为、运漕镇，下沿江要隘，擢参将。

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八千赴上海，松林从，与伪忠王李秀成伪慕王谭绍光大战沪西，破贼众十万。会攻太仓，砲击城隍，士卒争进，浮桥断，贼乘之，死数百人，松林力御，始得收军。二年，克太仓，松林败贼茜泾、支塘，会克昆山、新阳，以总兵用。李秀成合水陆数十万援江阴，犯常熟，刘铭传谋乘贼未定击之。贼北自北濠，南至张泾桥，东自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筑垒凭河，势大炽。铭传进北濠攻其左，松林进南濠攻其右，周盛波等进麦市桥为中路，黄翼升以水师助之。松林败贼陈市，越南濠趋张泾，挥刀荡决，血染衣尽赤，贼大溃走。铭传、盛波等同破贼，自顾山以西皆尽，以总兵记名。寻克江阴，以提督记名。又破贼缙山、梅村、麻塘桥，松林受矛伤，既而苏州、无锡皆复，加头品顶戴。

三年，克宜兴、荆溪，败贼张渚，毁贼垒，收溧阳，解常熟围，授福山镇总兵。大破三河口贼营，贼争道，六浮桥尽断，尸塞河，水为不流。克常州，进剿浙西，克长兴，复湖州，功皆最。贼走广德、徽州，合江宁、杭州贼自江西窜闽。四年，李鸿章檄松林率五千人航海赴援，克漳州、漳浦、云霄、诏安，贼窜广东嘉应，遂破灭。

五年，曾国荃调松林率新募湘军剿捻匪於德安，克应城、云梦，复败之阜河、杨泽。追至白口，中伏，松林伤足，卧地不能起。将卒不见松林，复闯入阵，负而出之。弟芳珍战死。松林以创重假归。六年，创愈，李鸿章令统万人号武毅军。时东捻任柱已毙，余党走寿光，松林要击，破之杞城。贼沿海南走，阻瀾河，捻酋牛喜子麾白旗贼犯刘铭传军；赖文光麾蓝旗贼犯松林军。两军纵击，贼大溃，寿光民圩皆出助杀，贼赴瀾河死，浮尸二万馀，俘万馀人，夺获骡马二万匹。贼酋徐昌先、范汝增、任定皆伏诛。赖文光凫水南奔，松林疾驰六百里，追至清江。文光死奔，至扬州瓦窑铺，为吴毓兰所擒。东捻平。

七年春，西捻犯畿辅，松林败之安平，再破之茌平。自临邑筑长围至马颊河，松林偕潘鼎新、王心安守之，败贼於海丰，追至德州，历十六昼夜，斩捕过半。六月，松林会潘鼎新大破之沙河，俘斩四千。捻走黄、运、徒骇河间，松林与铭传纵横要击，张总愚赴水死。西捻平，赐黄马褂，予轻车都尉世职。授湖北提督，调直隶。光绪六年，卒於官，优恤，建专祠，谥武壮。

李长乐，字汉春，安徽盱眙人。同治元年，以外委从郭松林隶淮军，充营官。克柘林、奉贤、南汇、川沙、金山，解松江围，复青浦，擢千总。战四江口，松林军方泰镇，长乐率所部深入，近贼垒。夜半，趣军士起，曰：“今陷贼中，旦明贼

觉，无得脱者。盍出奇计劫之！”遂投火贼幕，鼓角乘之，贼惊扰，长乐奋呼进，大破之。又设伏黄渡，击之半济，又败之吴淞江南。四江口围解，擢都司，赐花翎。

二年，进屯常熟王庄，援贼踞陈市，阻官军进路。从松林自南溇攻贼右，连破贼营，直趋长泾。长乐陷阵伤胫，裹创力战败贼，擢参将，赐号侃勇巴图鲁。寻克江阴，规无锡，出新塘桥。贼凭垒鸣砲俯击，长乐濡絮裹身越沟进，败之；逐奔至亭子桥，刺贼酋黄子隆中肩，又设伏兵败援贼。李秀成围大桥角营，从松林往援，夺其舟，贼退走，尽平梅村诸垒。会诸军围攻无锡，率轻骑掩至，梯城入，黄子隆就擒，长乐获其子德懋。寻坐失察部勇，褫职留军。进规常州，援总兵唐殿魁於奔牛，解其围。三年，败贼上湖桥，克宜兴，复官。移军溧阳、金坛，战皆捷。回援常熟，解其围，连破贼於杨舍、华墅、周庄、三河口，会攻常州。四月，合围，长乐先登，贼酋陈坤书、黄和锦就擒，复常州，擢副将，赐号尚勇巴图鲁。

从松林进克浙江长兴，以总兵记名。进湖州，破吕山贼。攻贼酋黄文金於尹隆桥，官军不利，长乐率三营别屯李家港，保粮道。贼倾巢来争，长乐偕易用刚夹击之，斩贼酋黄十四，破尹隆桥，遂复湖州。四年春，从松林援福建，战於海澄赤岭。松林分兵为八队，长乐居中当贼首李世贤，破走之，窜漳州。长乐进屯古田，据山东形胜，贼悉锐力争，击卻之，复漳浦、云霄。南趋诏安，破之梅村，复其城，加提督衔。福建平，旋师江苏，屯镇江。

曾国藩督师剿捻匪，松林已归，长乐代将其众以从，兼统忠朴三营，为游击之师，转战河南、山东间。六年，李鸿章代国藩督师，松林复至军，增松林军至二十馀营，号武毅军，长乐所部曰武毅军前军。破任柱於赣榆，要赖文光於濰县，长乐

等并力奋击，贼皂水东走，蹶至余家寨，贼受创甚钜，复要之寿光南北洋河、巨瀾河间，擒斩三万，文光窜扬州被擒，赐黄马褂。

七年，从剿西捻，战安平，马军失利，长乐等以步卒驰援，贼大溃；追至饶阳杨家村，又要之深州李家村，破其马队，斩获无算。三月，败贼大坯山。援提督陈振邦於大河村，解其围，追挫之茌平、沧州，援副都统春寿於海丰郝家寨。六月，追至乐陵，擒总愚子正江、弟得华，战商河，枪伤总愚。西捻平，以提督总兵遇缺题奏，晋博奇巴图鲁。十年，署湖北提督，寻实授。光绪五年，调湖南。六年，调直隶。近畿海防重要，奏令长乐驻芦台，扼大沽、北塘门户。十五年，卒官，优恤，谥勤勇。

杨鼎勋，字少铭，四川华阳人。咸丰二年，应募从军，初隶湖北按察使李孟群，克汉阳，擢把总。七年，隶提督鲍超军。八年，战湖口，擢千总。十年，鲍超与陈玉成大战小池驿，鼎勋见玉成立阵中指挥，独从壮士十数人突前击之，玉成骇走，复太湖、潜山两城。叙功，赐花翎。李秀成踞黟县，鼎勋击贼城下，夺门入，大军继之，复其城。十一年，复建德，擢都司。破安庆赤冈岭贼垒，擢游击。初，小池驿之战，鲍超嘉其功，令将五百人，所向有功。诸将嫉之，譖於超。

同治元年，李鸿章督师上海，遂去超从淮军。虹桥、四江口诸战有功，累擢副将。募淮勇千人，号勋字军，屯金山张堰，扼平湖乍浦要冲，习西洋枪队，每战辄为军锋。二年，破新昌贼垒，连克枫泾，斩贼四千，生擒五百；再战西塘，裹创奋击，大败之，擢总兵，赐号锋勇巴图鲁。从程学启规苏州，鼎勋攻下城外坚垒，苏州复，加提督衔。三年，会克宜兴、荆溪、溧阳，解常熟、无锡围。攻常州，贼因苏州之杀降，惟死守。鼎

勋以蜀人将淮勇，惧诸将轻己，每战辄先，昼夜环攻，尽毁城外贼垒，血战三日。造浮桥，率死士先登城，炮弹洞胸达背，左右扶之，绝而复苏，遂克常州，以提督记名简放。创愈，进克浦口，复长兴，招降湖州贼党，会克其城。追贼至皖境，克广德。四年，偕郭松林援福建，攻乌头门贼垒，复漳州，授江苏松镇总兵。

五年，调赴河南剿捻匪，败贼朱仙镇，蹙击至定陶、睢宁。六年，破贼於黄陂、孝感，擢浙江提督，调湖南。十月，破贼於山东濰县，追至夏湾，贼酋陈怀忠乞降，分军出周家寨袭贼，大破之。追击於诸城、胶州。东捻平，论功，予骑都尉世职。七年，驰援畿辅，破捻匪於安平，追至杨家村，降贼酋张志清。偕郭松林击贼濬县大邳山，又败之卫辉，阵斩贼酋王建瀛、熊八，擒悍贼何士喜、周久於龙王庙。贼窜山东，自德州趋天津，鼎勋守运河，修墙浚壕，贼来犯，辄击走之。会旧伤发，遽卒，数日而西捻平。李鸿章疏闻，赠太子少保，谥忠勤，建专祠。

唐殿魁，字荃臣，安徽合肥人。咸丰十年，巡抚翁同书檄率乡团援寿州，力解城围。又从克合肥三河汛，解六安围，叙千总。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援上海，殿魁从，隶刘铭传，克南汇、川沙、奉贤、金山卫、柘林五城，积功累擢都司，赐花翎。二年，克江阴杨舍汛城，擢游击，赐号振勇巴图鲁。复江阴县城，擢参将。寻克无锡，以总兵记名。

从刘铭传攻常州，铭传受重伤，令殿魁偕副将黄桂兰督兵进。甫至奔牛镇，而常州、丹阳两路贼麇至，围之。殿魁据石营依河岸，壁垒悉为贼轰毁，坚守二十馀日。铭传裹创往救，殿魁从内夹击，苦战数日，围始解。三年，克常州，生擒贼首陈坤书，以提督记名。四年，增募所部至三千人。从刘铭传渡淮剿捻匪，破张寨贼垒。五年，授浙江衢州镇总兵。追贼至湖

北，克黄陂。擒匪自山东回窜，铭传督兵追至乌官屯，殿魁继进，杀贼五百馀。六年，调广西右江镇。

擒首张总愚窜安陆。铭传与鲍超约会战於永澧河，铭传欲先出，殿魁请少待，不从。超未至，铭军先遇贼，部将田履安、李锡增战没。殿魁战小挫，受重伤。及闻霆军大捷，复裹创力战，遂殒於阵。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壮，建专祠。

唐定奎，字俊侯，殿魁弟。偕兄转战江苏。从刘铭传剿捻於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积功累擢副将，赐花翎。同治六年，殿魁战歿永澧河，定奎方省母回里，奔赴军，誓杀贼复仇，遂代领兄旧部，转战河南、山东。六年，殄任柱於赣榆，破赖文光於寿光，所部杀贼最多。东捻平，以提督记名。七年，从剿西捻於直隶、山东，赐号呼敦巴图鲁。铭军凯旋，告归终养。九年，丁母忧。刘铭传赴陕西剿回匪，调定奎接统铭武军，定奎请终制，命俟陕西军事平，回籍终制。十年，定奎回防徐州。

十三年，日本扰台湾，生番滋事。船政大臣沈葆楨奏请援师，李鸿章荐定奎率所部往。七月，至台湾，驻凤山，择险分屯。龟纹番社引日兵与刺桐脚庄民寻仇相鬪，定奎示以兵威，日人引去。时疫流行，士卒先后死千馀人，定奎拊循周至，兵气不衰，赐黄马褂。

枫港、狮头诸社番屡出戕害良民，光绪元年，游击王开俊进剿，中伏死。内外番社结党劫杀，各社就抚，皆怀观望。定奎分遣七营屯东港南势湖，自率四营当其冲，葆楨檄诸军并听节制。定奎上书陈兵事，略曰：“逆番昼伏莽中，夜燎山顶，精於标枪，伺间辄发。专恃深林密箐，狙击我师，我进彼隐，我退彼见。今欲扫其巢穴，必先翦其荆棘。宜增募土勇，导引兵丁，随山刊木，务绝根株，然后分道进兵，草薶擒猕。其有

奸民接济盐米火药者，按军法，庶几一举可以成功。”葆楨据以入告。於是开山进兵，攻克萃山、竹坑、本武诸社。狮头社犹负险抗拒，定奎令诸将得险即守，自剿狮头两社，别遣师扼断外援，遂攻下之。移营驻守，被胁十馀社皆归命，给衣履酒食，译示朝廷威德，咸受约束。设招抚局，示约七条，曰：遵籜发，编户口，献凶逆，禁仇杀，立总目，垦番地，设番塾。以龟纹番酋充诸社总目，赦其胁从。台南大定，诏褒奖，命内渡休养士卒。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寻擢福建陆路提督。

沈葆楨调两江总督，奏统所部驻防江阴。九年，伤发乞休，不允。法越用兵事起，海防戒严，诏促力疾赴防。十一年，和议定，病请开缺，允之。十三年，卒，优恤，谥果介。

滕嗣武，湖南麻阳人。咸丰初，从军湖北。十年，小池驿之战，功多，超擢都司。从攻安庆，嗣武率所部扼要筑砲垒，垒未成，贼突出万馀来争，嗣武力击破之。十一年，克安庆，叙功擢参将。同治元年，改隶淮军，从李鸿章至上海，解松江围，赐号伟勇巴图鲁。屯北箬山扼贼冲，贼犯宝山，与诸军夹击破之，进拔南汇，以总兵记名。

二年，偕程学启规苏州，败贼於正义镇。地当要冲，以嗣武守之，辅以水师，分军伏桥口伺贼。昆山贼势蹙，启西门遁。伏起，水师以巨砲环击，贼大溃，立复其城。移军会攻江阴。贼自无锡来援，连营数十，栅垒棋布。军分三路进，嗣武率八营当中路，攻麦市桥，以轻兵伏河堤，燃砲毁贼垒，贼溃走，追及之三巴桥，歼获殆尽。进次无锡城下，贼首李世贤以全军拒战。嗣武身先士卒，怒马突阵，败之谢家桥，又败之荡口。贼退据朱王桥坚守，嗣武出奇兵袭击，擒斩千馀，加提督衔。既而克无锡，以提督记名。

三年，会攻常州，破援贼於奔牛镇，攻下宜兴、荆溪，嗣

武伤右股。四月，会围常州，嗣武当南门，砲毁城垣，克之。七年，从李鸿章剿捻。畿辅事平。八年，授湖北郟阳镇总兵。十一年，卒，赐恤，谥武慎。

骆国忠，安徽凤阳人。初陷於粵匪，授伪职，知贼必败，阴谋反正。常熟久为贼踞，福山与狼山夹江对峙，贼设屯以扼后路，国忠任城守。同治元年，李鸿章莅江苏，兵威日振，国忠因水师游击周兴隆举城薙发降。鸿章令兴隆、国忠选骁健万人，分守水陆要冲，以防苏州窜贼。福山守贼胡经元、江胜海原约俱降，国忠遣人召之，比至福山，不得入。国忠夜率兵往，令其弟国孝攻其南，自与兴隆攻其北，断贼登舟之路，枪殪贼将侯得龙，贼舟师遁走。经元、胜海杀贼渠数人，率所部出，与国忠合。国孝越重壕毁贼垒；兴隆等分兵尽拔许浦、白茅、徐泾诸垒，贼将钱寿仁亦自太仓率所部二千诣鸿章降。总兵鞠耀乾率师船泊徐泾，千总袁光政入城助守。

十二月，李秀成等以众数万自苏州来攻，连营十馀里。国忠乞济师，常胜军五百人自海道往援，而贼由江阴再陷福山，声援隔绝。鸿章令潘鼎新、刘铭传、张树珊以三千人趋福山，与黄翼升水师并进。福山城小而坚，攻之不下。常熟被围愈亟，国忠敛兵入城，兴隆屯城西虞山相犄角，为死守计。二年，贼以砲坏城东垣，国忠力拒不得入，树云梯缘城，亦击卻之。贼增垒掘隧，数道并进，城危甚。会鼎新、铭传诸军急攻福山，贼分兵赴援，留者仅数千，国忠乃开城出战，毁贼垒，擒其渠朱衣点。福山既克，诸军来会，城围始解。捷闻，优诏嘉奖，擢授国忠副将，加总兵衔，编降众为忠字八营。会攻江阴，战甚力，既克，赐号劲勇巴图鲁。署京口水师副将，留守江阴。三年，破丹阳援贼，以总兵记名。寻克常州，以积劳伤发，乞假归。

五年，从刘铭传剿捻匪，转战湖北、河南、山东，所乡有功。六年，东捻平，以提督记名，赐黄马褂。九年，铭传督办陕西军务，调国忠从行。十二年，卒於乾州军中，赐恤，谥勇肃。

论曰：郭松林、李长乐、杨鼎勋、滕嗣武皆由湘、楚旧部改隶淮军，平吴、平捻，卓著声绩。唐殿魁淮军骁将，惜未竟功。定奎席兄馀光，名位转出其上，固有幸有不幸哉。骆国忠智勇坚毅，识时为杰，当时名满江南，成绩可纪也。

列传二百十九

萧启江 张运兰 唐训方 蒋凝学 陈湜 李元度

萧启江，字濬川，湖南湘乡人。少贾於蜀，后始折节读书。咸丰三年，入塔齐布军。四年，从平岳州，克武昌、汉阳、兴国、大冶、蕲州，叙县丞，晋秩州同。五年，广东贼犯湖南，湘抚骆秉章檄启江募兵协剿，曰果字营，自是独将一军。攻茶陵踞匪，率壮士数十人薄南门，贼自民廛跃出，攒矛环刺，启江手擒数贼，贼莫敢逼。寻会克其城，贼走江西，陷弋阳、兴安。启江偕罗泽南复两城，进收广信，赐花翎，擢同知。

六年，刘长佑援江西，总统诸军，启江属焉，驻师浏阳。贼陷万载，启江大破之楮树潭、大桥、竹阜，遂复万载；而崇通贼复犯浏阳，援贼大至，扑营，启江鏖战败之，蹙至八角亭，毁其垒。会曾国华驰至，偕由洪塘、新昌、上高捣瑞州。前军至登龙桥，击退袁州贼，进攻新昌、上高，拔之，擢知府。进攻袁州，启江与长佑分地扼贼。长佑攻西南，启江攻东北，尽平城外贼屯。城贼惶惧，启江策临吉贼必来援，设伏败之，尽夺其辎重。寻破贼合山，克分宜，加道衔。进攻临江，七年正月，大捷阴冈岭，斩其酋。贼势以孤，乃潜约抚、建、新淦援贼趋太平墟，犯长佑营。长佑战失利，营陷，贼乘势回犯阴冈岭。部将田兴恕、杨恆升突阵，斩悍酋数人，师从之，贼崩溃，夷其垒四十七。城贼穷蹙乞降，而贼首仍负隅死拒，乃诱其出战，启江挥军疾进，薄城而登，遂克之，擢道员，加按察使衔。长佑寻以病归，刘坤一代之。启江与进攻抚州，连下宜黄、崇

仁。抚州贼屯樟树镇，将伺官军渡赣袭临江，启江与坤一回击，大破之。进次上顿，距抚州十五里，筑垒甫毕，贼至，迎击败之。进攻高桥，贼弃城遁，追斩千七百有奇。抚州复，加布政使衔。

九年，贼陷南安，纠众数万犯赣州，踞新城墟及池江诸地。时曾国藩督援浙军，启江率所部从，檄援赣州。启江遣田勇三千诱贼，贼争出赴利，启江摧锋直进，斩级数千。田勇者，江西募农夫防贼，贪鹵获，倚湘军无所畏，集者四万。启江曰：“众而不整必败。”禁之不可，遇伏果溃。湘军为少卻，部将胡中和力战断后，复进败之，平新城墟、池江、小溪、凤凰城诸贼垒，贼退入南安。南安故有二城夹水，贼分屯相犄角，军至皆弃而走。启江进屯城外青陇、黄陇，结垒自固，令曰：“入城者斩。”有顷，贼果还南城，攻之，败走。启江曰：“贼狡而弱，吾直驱之耳！”攀堞以登，贼夺西门走，追杀数十里，赐号额埒斯图巴图鲁。进信丰，会总兵遮克敦布攻吴家岭，启江率中营进。贼万馀来扑，击败之，破先溪桥贼垒，城兵出而夹击，立解其围。时江西郡县皆复。

石达开由崇义窜湖南，郴、桂所属皆告警，启江驰防。贼已由永州窜围宝庆，启江自临、蓝趋永州，扼东安，屯白牙市。刘长佑、李续宜解宝庆围，追至白牙，启江会军夹击，擒其酋杨家廷、马继昌於阵。贼窜入广西，陷兴安，尽集悍党大溶江逼追师，遣别贼直犯桂林。启江由全州趋兴安，复其城；攻大溶江，大捷，解桂林围，以按察使记名。移军回湖南。

四川军事急，命启江率师往援。十年春，甫至，以疾卒於军。诏赠巡抚，从优赐恤，谥壮果，湖南、江西并建专祠。其所部留四川，骆秉章用以平贼焉。

张运兰，字凯章，湖南湘乡人。咸丰初，从王珍转战衡、

永、郴、桂，积功擢同知。六年，战通城，运兰设三伏，营前斩贼酋张庸忠，擒鲁三元，克通城，又大破贼于崇阳白蜆桥，赐花翎。七年，从王珍援江西，迭捷於临江、吉安、乐安、新城、广昌，功皆最。王珍卒于军，运兰与王开化分领其众。吉安贼窥永丰，运兰屡败之，擢知府。又破贼於峡江桥阜滩、狮子山。移军吉水，扼贼三曲滩，相持数日，血战十数次，斩贼渠黄锡昆。渡赣江，破石达开於朱山桥，达开焚屯而遁，遂解永丰围，擢道员。八年，略定乐安、宜黄，逼建昌，败贼于厚坪。破水南贼巢，分剿南源、里塔墟、刘家坑，直捣谢坑，毁贼垒，斩其酋廖雄篙等，复南丰。建昌之围始合，五月，克之，加按察使銜。贼复犯南丰，击走之，追及新城杭山，降贼众数千。

时诏起曾国藩督师规浙江，国藩行次江西，贼已入闽，疏调运兰及萧启江率所部从。会贼陷安仁，别将失利，运兰进击，大破之，歼贼数千，克安仁，赐号克图格尔依巴图鲁。由杉关进剿破贼顺昌，回援景德镇，战於李村，斩馘二千馀，解散千计。九年，援饶州，败贼于栗树山，克浮梁，加布政使銜。

是年秋，粤匪犯湖南宝庆，运兰回援，叠破贼於宜章、星子、市禾洞，追至广东连州，破九陂、石塘、白虎墟贼巢，殄贼逾万，授开归陈许道。十年，曾国藩军祁门，运兰偕鲍超破贼黟、歙。十一年，克休宁，擢福建按察使。再复黟县，尽夷贼垒。时运兰统五千人防徽州，寻移防宁国，值大疫，悍贼麇集，与霆军力拒之。同治元年，拔旌德。二年，命援广东，捣阳山石莹贼巢，降其众三千，擒巨酋李复猷于连州。

三年，赴福建按察使任。时江、浙逸贼众犹十馀万，由江西入闽，蹂汀、漳二郡。运兰率五百人趋武平，遇贼，众寡不敌，总兵贺世楨、王明高，副将雷照雄皆战歿；运兰被执，骂

贼，支解之。事闻，赠巡抚，予骑都尉世职，谥忠毅。武平及湖南、广东建专祠。

唐训方，字义渠，湖南常宁人。道光二十年举人，大挑教谕。咸丰三年，曾国藩创水师，训方领副右营，嗣改入陆军。从罗泽南克蒲圻，复武昌，又从攻兴国金牛堡。国藩命募常宁勇五百人统之，曰训字营。从克田家镇、蕲州、广济，拔黄梅，进军濯港，败悍酋罗大纲。是夕，贼谋袭大营，训方巡营惊觉，贼退走。明日，攻孔垅街口，训方率壮士踏肩陟高墉，诸军乘之，遂破孔垅。

五年，从泽南援江西，克弋阳、兴安、广信、德兴、浮梁。援义宁贼屯城外鸡鸣、凤凰二山，与城犄角。训方逼鸡鸣山下，督队先登，贼惊溃，乘胜拔其城。从泽南援武汉，克蒲圻，进攻武昌。累擢知府，赐花翎。六年正月，率三百人夜由鲇鱼套至藕塘，夺二垒，又破援贼於豹子海。会襄阳土匪高二倡乱，围府城，巡抚胡林翼令训方偕舒保马队往剿。破贼於峪山，援贼至，又败之。进克樊城，追至吕堰驿，斩女贼宋氏。援宜昌，破贼於南漳，权襄阳知府。七年二月，川匪刘尚义犯宜城，扬言趋荆门，而使南漳贼袭府城，训方备之，急扼武安堰，贼奔据武安城，进攻之。会都统巴扬阿来招降，训方进剿高二於瓠湾，乘雪夜进攻，擒之；而巴扬阿所抚贼复叛，掠郧、房、保山、竹山、竹谿、保康、兴山。训方会陕西军连破之武当山金顶，斩其渠，馀贼降。襄郡悉定。先以克武汉论功以道员记名，至是加按察使衔，授湖北督粮道。

陈玉成合捻匪犯蕲、黄，训方自襄阳赴援，连战败贼，进屯张家塆。胡林翼令於蕲州境内建碉卡，训方以二千人守之，贼迭来攻，皆击退，赐号奇齐叶勒特依巴图鲁。调援临淮。寻以李续宾军覆三河，回防湖北，屯陈德园。九年，会攻太湖，

贼围鲍超於小池驿，多隆阿不能救，令训方移军近鲍营为接应。甫至，筑垒未就，为贼所乘，乃退屯新仓。十年，解军事，赴粮道任。未几，连擢湖北布政使。十一年，胡林翼驻军英山，病甚。贼上犯黄州，抵淞口，武昌震动，讹言繁兴。训方处以镇静，诛乱民数人，人心始定。淞口贼亦击退。

同治元年，安徽巡抚李续宜因母丧夺情，请假回籍，举训方自代，命暂行署理。苗沛霖反侧久，遂叛，安徽诸军皆不能制。二年，僧格林沁大军至，始平之。抚循降圩，收其兵械，奏移凤台，治下蔡雉河集，增立涡阳县。都统富明阿奏劾训方，降调。三年，署湖北按察使，寻署巡抚，授直隶布政使，兼统练军出省防剿。七年，西捻平。请开缺省墓。光绪三年，卒于家。湖北请祀名宦祠。

蒋凝学，字之纯，湖南湘乡人。咸丰初，在籍治乡团。五年，从罗泽南克武昌，奖国子监典簿。六年，率湘左两营从巡抚胡林翼攻武昌。屯赛湖堤，引江水入湖，合长围，进薄城下，平贼垒十馀。武昌复，论功擢知县。从克黄州、大冶、兴国，逼九江。七年，分统三营屯北岸陆家嘴，攻小池口，屡战皆捷。都兴阿檄攻童司箴。童司箴背江据湖，通黄梅要隘，贼五六万踞之。至则贼数搏战，凝学坚持不退。寻陈玉成来援，众议退兵，凝学曰：“童司箴不克，水师往来失所据，九江之师亦掣肘，势所必争。”请增兵千人，宵济合水师，连日鏖战，破之，平贼垒数十，进克黄梅，擢同知。八年，会攻九江府城。凝学穴地道迤东而南，地雷发，坏城垣百馀丈，从缺口入，歼贼甚众，擢知府，赐花翎。连复麻城、黄安，擢道员。

十月，李续宾三河军覆，官文檄凝学问道遏剿。会多隆阿、鲍超击贼於宿松花亭子，破之。贼退太湖、潜山，凝学驻防荆桥。九年，移屯黄州罗田，会攻太湖。十二月，陈玉成大举来

援，凝学移军龙家凉亭，与鲍超小池驿之军为犄角，留四营遏太湖东门，城贼出，击退之。十年正月，鲍营被围急，凝学进援，甫拔营，贼大队来抄，凝学挥军截击，多隆阿率马队应之，战竟日，擒斩二千馀。乘胜攻罗山，冲贼垒，诸军合击，贼大溃，加盐运使衔。十一年，陈玉成复犯湖北，凝学回援武昌县，败贼赤壁山下，复其城。会总兵成大吉等攻黄州数月不下，诏降贼目刘维楨，复蕪州，选出众五百人为忠义营，使维楨诈称援军，诱城贼出，击之，遂克黄州，以道员记名，加布政使衔。

苗沛霖叛，陷寿州，凝学进屯六安，克霍丘，增募水陆军。苗党姚有志、潘垵等乞降，各圩多反正，授甘肃安肃道。同治元年，移屯颍州。二年，粤匪李世贤北窜，凝学移军舒城，击败之，又追败之六安，贼引去。苗沛霖复围寿州，凝学回援，破贼於牛尾冈。寿州寻陷，凝学坐救援不力，褫布政使衔，仍驻防颍州。会僧格林沁督师剿沛霖，凝学克霍丘各圩，水师分驻三河尖、临淮关，进破黄梁集，克颖上，收附近城各圩，斩贼党苗呆和、苗呆花，复怀远。沛霖势日蹙，遂走死。

三年，粤匪陈得才等纠众三十万自陕西回窜，图救江宁。凝学屯英山，遏贼金家铺，败之。贼复自麻城犯霍山，凝学退石家嘴，与按察使英翰相犄角，伺贼过狙击，殪千馀人，拔出难民数千。英山解严，复布政使衔。进援湖北，收复罗田、蕪水、麻城三县，解蔡家河围。贼复窜安徽，凝学蹙追，沿途袭击，绕出贼前，遏之霍山长岭庵。路险，贼不虞兵猝至，多坠涧死，降者三四万，贼首陈得才仰药死。简降众为步队五营、马队三营，馀悉遣散。

是年冬，陕甘总督杨岳斌奏调凝学赴甘肃，行次樊城，会霆军譁变。凝学所部亦以欠饷不靖，请於巡抚郑敦谨，借款资遣湘左八营，留忠义营於湖北，自请回籍养病。命两月假满仍

赴甘肃。五年，募湘勇二千，号安字营。至西安，巡抚刘蓉奏请凝学屯泾州，兼顾关陇。六月，败回匪於华亭，与提督雷正綰、总兵张在山等约夹击，深入被围，士卒死伤七百余人，总兵周太和、周清贵，副将黄德太等均歿於阵。凝学溃围出，屯平凉，转战而前，至省城，署兰州道。六年八月，回匪犯兰州，守城兵仅凝学所部千余人，登陴固守，屡出奇兵焚贼垒，贼寻退，以按察使记名。八年，署按察使。九年，复署兰州道，擢山西按察使。光绪元年，迁陕西布政使。四年，以病解官，未行而卒。赐恤，赠内阁学士。

陈湜，字舫仙，湖南湘乡人。咸丰六年，曾国荃赴援江西，招湜襄军事，从克安福、万安。七年，进围吉安。国荃奔丧去军，湜代领其众。寻以父忧归。八年，从蒋益澧援广西，克平乐。贼趋桂林，湜率四营遏之於大湾车埠，败之，乘胜划苏桥垒。从攻柳州，克浔州。九年，石达开围宝庆，湜募千人出祁阳赴援，与李续宜夹击破之。十年，曾国荃围安庆，使湜总军事。湜规地形，请塌枞阳口蓄水阻援贼，力扼集贤关，从之。贼酋陈玉成来援，阻水，趋集贤关，击破之。十一年，克安庆，自是独领一军。循江而东，会克诸城隘，累擢至道员。

同治元年，从国荃攻江宁，建议先并力九袱洲，断江北接济，先后会诸军击走李秀成、李世贤援众。二年，城围合，湜当西路，克江东桥、七甕桥、紫金山诸隘，赐号著勇巴图鲁。三年六月，克江宁，湜入旱西门，遇李秀成率死党出走，逆击反奔，寻为他军所擒，以按察使记名。

四年，授陕西按察使，调山西。擒匪方炽，陈筹防五策，建水师於龙门、砥柱间。五年，擒酋张总愚谋渡渭，湜令水师焚三河口浮桥，督民团备渭北，贼不得逞。六年，命湜驻汾州，节制文武。冬，总愚乘河冰合，窜入山西，七年春，犯畿辅。

湜以疏防褫职，遣戍新疆，巡抚郑敦谨疏请留防。冬，陕回将乘隙渡河，屡击走之，诏免发遣。

左宗棠西征，檄湜率五营出固原，断汉伯堡贼南趋河州之道，歼余彦禄馀党於罗家嶮。九年，金积堡平，复原官。十年，进规河州，宗棠令湜尽护诸将渡洮进攻。连克陈家山、杨家山、董家山诸回堡，逼攻太子寺老巢，破其外壕。十一年，提督傅先宗等战歿，贼乘胜来攻。湜置酒高会，密令总兵沈玉遂急捣之，马占鳌穷蹙乞降，缚悍酋狗齿牙子等以献。河州平。十二年，叛酋马桂源、马本源踞巴燕戎格，湜率军进讨，二酋败遁。湜善视其孥，遂因占鳌来降，数其罪诛之，并斩马五麻诸悍目，赐号奇车伯巴图鲁。四月，逾河收循化。循化撒拉回素獷悍，恃险扰边。湜深入其阻，群回缚悍目马十八、沈五十七等二十余人献军前，缴械受约束。湜规地势，修城设官，分营扼驻，与西宁、碾伯、河州声息相通焉。寻谢军事回籍。

光绪八年，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调统水陆诸军，兼治海防，驻军吴淞。以私行游宴被劾归。十二年，复出统南洋兵轮，总湘、淮诸军营务，授江苏按察使。二十年，辽东兵事起，诏集旧部防山海关，移屯关外鞍山站。二十一年春，进驻大高岭，遣将援辽阳。和议成，擢江西布政使。命剿甘肃叛回，未行，复驻山海关。二十二年，卒，赠太子少保。

湜从曾国荃最久，后屡蹶，仕久不进。世称为宿将，光绪中，命绘中兴功臣於紫光阁，徵集诸将之像，湜与焉。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官黔阳教谕。曾国藩在籍治团练，元度上书数千言言兵事，国藩壮之，招入幕。咸丰五年，国藩移军江西，令元度募勇三千屯湖口。六年，移屯抚州，偕江军林源恩合防。与贼相持久之，饷绌，分军克宜黄、崇仁；而贼自景德来援，抚州贼出攻江军营，林源恩死之。

元度突围出，移屯贵溪，防广信。七年，贼二万来袭玉山，守卒仅七百人，元度迎战，断贼浮梁，贼以步队缀军，骑贼趋上游跣水渡。乃回城拒守，被攻两昼夜，元度立埤。兒间，弹中左颊。贼忽罢攻，钲铙杂作，知其穴地道，乃掘壕以防，伺其穿隧及壕殪之。贼技穷引去，伏兵邀击，安仁、弋阳、广信皆平。元度先已累擢知府，以道员记名，至是加按察使衔，赐号色尔固楞巴图鲁。八年，率所部平江军援浙江，败贼玉山子午口。会克常山、江山，授浙江温处道。

十年，曾国藩督师皖南，调元度安徽宁池太道，防徽州。至甫三日，贼由旌德纠合土匪散军入绩溪丛山关。遣同知童梅华、都司单绥福率千人往援，败挫。贼趋郡城，元度退走。国藩奏劾，褫职逮治。会浙江巡抚王有龄奏调援浙，元度不待命，回籍募勇八千，号安越军。将行，粤匪犯湖南，巡抚文格留其军守浏阳，偕诸军破贼，诏赏还按察使衔，并加布政使衔。

会杭州陷，王有龄死，诏左宗棠代之。元度率军入浙，与李定太守衢州，授浙江盐运使，署布政使。国藩以元度罪未定，不听勘遽回籍，复劾革职，交左宗棠差遣。言官再论劾，命国藩、宗棠按治。国藩奏：“徽州之失，元度甫至，情有可原。

“宗棠疏言：“杭州失陷，非因其逗留所致。惟落职后求去索饷，不顾大局。”论遣戍。沈葆楨、李鸿章、彭玉麟、鲍超等交章荐其才，代缴台费，免罪归。同治初，贵州巡抚张亮基奏起剿教匪，以功复原官，擢云南按察使。光绪八年，丁母忧。服阕，补贵州按察使，迁布政使。十三年，卒于官。

元度擅文章，好言兵，然自将屡债事。所著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集，并行世。

论曰：萧启江、张运兰功在江西，在湘军中资劳最深，中道而殒，故恤典特隆。唐训方、蒋凝学转战功多，旧部散亡，

再出遂不竟。陈湜、李元度皆蹶而复起。元度文学之士，所行不逮其言，军中犹以宿望推之尔。